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一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3.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一八册目次

集部・詩文評類

詩藪內編六卷外編六卷雜編六卷續編二卷（二）

〔明〕胡應麟 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藪十八卷》提要

東越胡應麟著

楚詞自屈原外宋玉唐勒景差並著名字今屈原存者雜騷詞二十五篇宋玉九辯招魂諸賦一十二篇景差大招一篇而勒賦絕無傳者據漢杋文志原賦二十五篇與今傳合玉賦一十六篇似缺其四按九歌例析九辯爲九則反溢其四篇外仍列勒賦四篇而差著作不錄東漢初去戰國近勒賦宜有存者不應至王逸世並沒不傳差賦既不列杋文又不應大招一篇至逸始出朱元晦常定大招差作亦以絕無

左驗爲疑余以大招屬差誠無証據勒賦四篇志於杋文此其左驗之大者葢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况逸所注楚詞本劉向校定而班固杋文志一倣劉氏七畧舊文使大招果差作詎容並置弗錄兼固敘詩賦但舉宋玉唐勒絕不及差大招出勒審矣

或謂古文苑六賦除大小言外餘四篇不類不當是杋文所志勒賦四篇而大招自爲差作則杋文之數既合而王逸之說亦全併識此第其說終有可疑

宋玉賦高唐神女登徒及風皆妙絕今古古文苑于選外更出六篇小言也大言也笛也諷也釣也舞也

以爲皆王賦昭明所逸者余始以或唐景之徒爲之細讀多有可疑笛賦稱宋意送荆卿易水之上按王事楚襄王去始皇年代尚遠而荆軻刺秦在六國垂亡際不應王及見其事諷賦卽登徒好色篇易以唐勒唐景與王同以詞臣侍從顧謂勒讒而所賦美人亡一佳語亂云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殊鄙野不雅馴釣賦全放國策射鳥者對舞賦王長公固以傳毅爲疑及讀宋人章樵注云舞賦文選已載全文唐人歐陽詢節其詞編之秇文類聚此篇是也好事者以前有宋王問答之詞遂指

王作正與卮言意合然則古文苑所載六篇惟大小言辭氣滑稽或當是一時戲筆餘悉可疑而舞賦非王明甚昭明裁鑒詎可忽哉此篇皆當是漢魏間淺陋者擬作唐人誤收

今據漢志一十六篇之數定之九辯九篇幷神女高唐登徒招魂大小言風七篇正合原數屈賦二十五篇俱完勒賦四篇大招其一亾其三篇景氏未有徵也

宋王賦昭明選外古文苑所收六篇已大半可疑陳氏文選補遺乃有微詠賦一篇題宋王撰余驟覩其目驚喜亟閱之惟其詞迥不類又微咏名義殊不通細考乃知宋王微所作詠賦微有傳見宋書及南史不載此賦蓋見於他選中首題宋王微詠賦陳氏不熟其人遂以意加點作玉而以微字下屬于咏謂爲宋王所撰可笑也弘正間編廣文選亦以此賦爲王楊用修大譏之不知其誤自是承籍前文噫一賦耳作者選者考覈者註誤糾紛乃爾可不愼哉

文木賦漢中山王作見西京雜記及古文苑等書明甚文選補遺亦作中山王近廣文選乃作木賦而題中山王文撰似以中山爲地而王文姓名者其誤又甚於宋之王微信天下未嘗無對也中山王名勝見文苑注中按咏賦賦中絕無微字而文木賦序文本字甚明編選者槩不省大疎畧矣

自屈原九歌九辯後續爲其體者九懷九歎九思九愍並載諸選然古文苑有蔡邕九惟僅存第八一章亦匪全篇也今中郎集又併此不收世罕知者識其名以備考

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二十五篇之目卽今九歌九章天問遠遊等作明矣所謂離騷自是諸賦一篇

之名太史傳原末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王指事咏物別爲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易未濟高宗伐鬼方說者以鬼方楚地而絕無明証惟竹書紀年載高宗伐鬼方其下有次荆之文則鬼方屬楚可據及讀離騷天問九歌招魂大招等篇荆楚風俗宛然在目益信鬼方之爲是域昭昭矣世多以楚辭解山海淮南紫陽獨謂二書悉放楚詞而作眞千古卓識第屈子問意自寬二書曰特恣爲曼衍無稽之說遂致後世紛紛皆其端于屈氏不知靈均

本以悒鬱無聊之念筆之于詞他說則皆無病而呻吟者嗟乎千古風人之義惟靈均于兲爲得其正也哉

王伯厚云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益謂此愚按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可以証集傳之說按伯厚引陸終之娶爲証尤明切第竹書高宗世自有伐鬼方及次荆之文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一事也後漢書誤引王季事爲高宗故以入西羌傳云

伯厚又云三閭楚昭屈景三族也屈原爲三閭大夫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于長陵則三姓至漢猶盛也麟謂三氏皆楚最著族故稱三閭蓋卽秦閭右之意景差亦三閭之景楚將有景翠景鯉昭雎昭陽昭常等皆其人也

朱子語類云楚辭沈存中以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殼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曉不

得按楚聲率用兮字獨招魂用些故謂巫呪極之得

楊子雲反離騷蓋深悼三閭之淪沒非愛原極切不至有斯文長沙龍門先已並有此意班孟堅獨載此雄傳其義可知第子雲命名太過又莽世不能遠引故爲後人所持藉如賈生賦吊屈原子雲但以此命名亦何不可本其情出于慕說傷痛豈薰蕕岐趣者紫陽之抨擊似亦未悉其由今隨班逐例學明經語言三尺童子盡解辨此豪傑士要自當有獨覺若前人已悉則不必過求也[illegible]

按雄傳有廣騷畔牢愁等篇意率與反離騷亡異以

班氏刊落今皆不傳當時子雲第目反離騷爲廣騷則後人决不攻之如彼惟其好立異名故紛紛人口不已昔人謂子雲老不解事信然然昌穀反反騷亦贅也

楊子雲反離騷似反原而實愛原與女嬃之詈同莊子休敘道術似尊孔而實外孔與楚僕之箠異何也子雲賦家子休道家也知義玄文偃之呵佛與小白重耳之尊王迺得之

劇秦美新或以爲谷子雲者近之焦氏筆乘載其辯甚詳不備錄當時杜子夏右歸藏易後世遂訛爲子夏安知劇秦美新非此類耶

十九首之目漢世無之第以名氏不詳總曰古詩梁鍾嶸詩品稱陸機舊擬十四首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今士衡集擬古止十二章昭明又去其一益以他作爲十九首如去者日以疎客從遠方來皆鍾氏所稱則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生年不滿百迴車駕言邁等六首亦當在四十五首之內外陸所擬蘭若生朝陽與橘柚垂華實等九篇別爲章次較鍾所稱原數今世僅存十五大半失亡然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又載樂府則飲馬長城窟之類舊亦鍾氏數中未可知也

鍾氏謂古詩士衡擬外四十五首頗爲總雜疑出建安諸子而取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二首爲優今讀去者日以疎生年不滿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詞皆絕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採蘼蕪一篇章旨渾成特爲神妙第稍與古詩不同是當時樂府體四坐且莫諠中四語極工惟悲與親友別蘭若生朝陽七篇奇警畧遜疑鍾氏所謂總雜者足覩昭明鑑裁然詞氣溫厚非建安所及謂出曹王非也

蘇李錄別逸詩十餘章皆東漢魏人擬作者昭明所選少卿三章和平淸遠一唱三嘆今所錄諸篇矯峻

參錯體殊不倫昭明裁鑒洞精乃爾然亦非建安後所辨也

鍾嶸詩品云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至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按蘇李同見文選詩品標李爲五言宗而蘇絕不入品又古詩或謂枚乘而嶸以枚馬之徒吟咏靡聞葢嶸與昭明同世文選未盛行而王臺爲後出故也

古詩十九首並逸姓名獨王臺新咏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氣法例之槩當爲乘作然鍾嶸詩品已謂王楊枚馬吟咏靡聞文選文心亦

無明指不知王臺何從得之至兩宮雙闕語誠類東京而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冉冉孤生竹王臺皆別録則他篇非乘作明甚宜昭明通係之于古也劉彥和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辭而王臺了無作者飲馬長城窟王臺題蔡邕而文選無復撰人咸似未有定說云（王臺枚乘九首蘭若生春陽非文選中者）

漢人賦冠絕古今今所共稱司馬楊班十餘曹而巳余讀漢志西京以賦傳者六十餘家而東漢不與焉總之當不下百家范史不志秇文東漢諸人制作遂槩湮没無稽志之所係如此然班氏本七畧而芟之

者也志之於畧僅三之一則西漢諸詞賦家亦僅半存而已如司馬相如友盛覽梁孝王客路喬如公孫詭乘鄒陽羊勝韓安國又慶虯之有清思賦中山王文木賦並載稚川雜記志皆不收則知西京之賦巳不啻百家不必東漢也然無可參考姑按志盡録之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趙幽王賦一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偃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皐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
楊雄賦十二篇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華錡賦九篇
別栩陽賦五篇　眭弘賦一篇
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漢武帝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張仁賦六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臣嬰齊賦十篇　魏内史賦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賈充賦四篇　秦充賦二篇
淮陽王賦二篇　魏内史賦二篇
臣延年賦七篇　長沙王羣臣賦二篇
右漢秇文志其賦四十六家四百十篇外又有無名氏雜賦一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蓋當時類輯者後世總集所自始也并錄于後
雜出行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思慕及悲哀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雹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虫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詞十二篇
隱書十八篇
　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今考漢諸賦存者賈誼三篇旱雲鵩鳥虡賦是也枚乘二篇菟園忘憂館柳是也司馬相如賦六篇長門大人美人子虛上林二世是也淮南王一篇屏風賦是也孔臧賦四篇諫格虎楊柳蓼虫鴞賦是也劉向賦一篇請雨是也司馬遷賦一篇悲士不遇是也揚雄賦七篇甘泉河東長楊羽獵逐貧太玄蜀都是也漢武帝賦一篇李夫人是也凡存者七家三十篇而已
又按漢志無離騷楚詞類而屈原宋玉皆列賦中則今載離騷中者皆賦也考之得莊夫子哀時命一篇王褒九懷九篇趙幽王拘幽詞一篇（幽王賦無可考蓋即史記所載）

淮南小山一篇（即淮南羣臣賦）又賈誼惜誓弔屈原一篇劉向九嘆九篇楊雄反離騷一篇（漢書本傳）三家巳見前合之得七家二十四篇然東方七諫七篇亦騷詞當入賦中而漢志不列未詳（又所鉛錄載劉向所賦中四語蓋得之類書者全篇不傳）
又董仲舒有士不遇賦直致悁忿殊不類江都平日語且漢志無仲舒賦僞無疑太史亦有此賦尤可笑遷雖將畧非長不應至是（二賦蓋六朝人所擬者曰陶序引之隱偶出耳）
秇苑卮言云兎園或謂乘子臯作據末婦人先歌而無和者亦似未完之篇余考此賦亂云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

望柰何味其詞意絶與長卿美人賦末女子歌類蓋其後必有和歌無遂訖于此者謝希逸月賦亦此類也

古文苑兎園賦注云乘有二書諫吳王濞通亮正直非詞人比是時梁王宮室踰制出入警蹕使乘果爲此賦必有以規警之詳觀其辭始言苑囿之廣中言林木禽鳥之富繼以士女游觀之樂而終之以郊上採桑之婦人畧無一語及王氣象蕭索葢王薨乘死後其子皐所爲隨所睹而筆之史言皐詼笑類俳倡爲賦疾而不工後人傳寫誤爲乘耳

西京雜記云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今考漢志皐賦之多爲兩京冠至百二十篇長卿蕩思一生賦不滿三十首蓋遲速之故然皐賦今遂亾一存者長卿六賦古今以聖歸之後之作者可以鑒矣

東京班張雖富碩王延壽靈光特高古延壽夢賦用斮批擣扼等字退之李皐碑全祖之

諸賦漢志外尚有遺者今據昭明文選古文苑文苑英華文選補遺廣文選考列姓名東京諸作并續志焉

中山王賦一篇文木　鄒陽賦二篇酒又代作几賦一篇

羊勝賦一篇屏風　公孫乘賦一篇月

路喬如賦一篇鶴　公孫詭賦一篇文鹿以上皆西京賦

劉歆賦二篇遂初甘泉宮　班彪賦一篇北征遊居

班婕妤賦二篇自悼擣素自此以上並西京賦外慶虬之清思賦盛覽一賦俱不傳

馮衍賦一篇顯志　傅毅賦二篇舞賦又琴賦見古文苑末

班固賦五篇兩都幽通終南竹扇　班昭賦二篇東征針縷

張衡賦九篇西京東京南都思玄歸田觀舞髑髏冢溫泉

梁竦賦一篇悼騷　崔篆賦一篇慰志

馬融賦二篇長笛圍棋　崔寔賦一篇大赦

黃香賦一篇九宮　楊乂賦一篇雲

李尤賦一篇函谷關　邊讓賦一篇章華

蔡邕賦八篇述行漢津彈碁短人筆賦又古文苑末有琴胡栗協和昏賦三篇

趙壹賦二篇窮鳥疾邪　杜篤賦二篇論都又首陽山

張超賦一篇青衣按超見後漢文苑傳雖東京末非邈弟也古文苑注有青衣賦稱蔡邕

王延壽賦三篇靈光王孫夢賦

詩藪　雜編二　遺逸中　載籍

東越胡應麟著

宋晁公武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槩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爲集蓋其原起于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淩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爲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爲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右見文獻通考談秇之上有不可不知者因錄之

古今別集當自離騷爲首荀卿宋玉以及漢世董賈馬楊諸集存于宋世者僅僅數卷諸藏書家率謂後世好事鈔合類書成帙非其本書然班史秇文原不著錄隋史始見篇名其卷帙已與後世無異則其亾逸固不始于宋唐矣

西漢前無集名文人或爲史或爲子或爲經（經解如董毛類）或詩賦各專所業終身至東漢而銘頌疏記之類文章流派漸廣四者不足槩之故集之名始著今漢人集傳于世者惟蔡中郎當是本書其集十卷亦獨富于諸家即漢人集不始中郎今世所傳故應以蔡爲首然隋志蔡集本二十卷又外文一卷而獨斷不與今合獨斷僅十卷雜文不滿百篇與通考數目正同則今所傳𢌿宋時本視隋唐又逸其半矣

漢文集自中郎外無過十卷獨孟堅集十七卷而通考已絕無其目班外司空李固集十二卷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少府孔融集十卷河間相張衡集十二卷自餘隋志所列百餘家皆數卷而已

繇欽陳琳王粲皆有集十卷通志以列漢末實皆魏作也

自漢而下文章之富無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緐富當首于此陳思集

亦五十卷魏文二十三卷明帝十卷吁曹氏一門何盛也今惟陳思十卷傳武文二主集僅二三号亾者不可勝計矣魏又有曹羲集五卷見隋志又曹志集六卷陳思子也高貴鄉公最聰穎有文隋志集四卷今亾久矣凡鄭氏通志所錄第據隋唐舊文非宋世所存書也

隋志漢有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卽與孟堅同時伯仲者也而晉又有鎭東從事中郎傅毅集五卷蓋名姓偶同非一人也

管幼安龍臥一代似不以文章著者而隋志有集三卷有德必有言也惜世亡一傳六朝處士有集者呂

安二卷皇甫謐二卷楊泉一卷閔鴻三卷江淳三卷范宣十卷許詢三卷殷叔獻四卷戴逵十卷薄蕭之十卷周元之一卷宗炳二十卷雷次宗二十卷陶潛集十卷陶弘景集四十卷魏道微三卷謝敷五卷劉訏一卷今若閔薄周魏數子世罕知姓名矣

諸葛武侯集隋志二十五卷宋世秘文志文獻通考俱無其目蓋武侯遺文存于隋世者尚富至宋悉不傳矣余家藏二刻本蓋國朝人鈔錄諸史類書爲之者又有武侯心書二卷乃近世僞爲不足識也今遺言往事揭如日星固不以是輕重而殘珠剩玉淪沒淵海能亾三嘆因識其目于兹云

蜀文人有集存于隋者僅司徒許靖二卷而譙周輩俱無之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霸玄之子固宜有文又魏有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三國志稱達容止才觀甚爲魏人所重然叛臣不足道也晉有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正本蜀人終于晉豈晉嘗以爲巴西守與

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于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晉有著作郎胡濟集五卷蜀將胡濟嘗與姜維期會而不至者或其人或否未可知也吳又有陸景集一卷卽水軍都督爲晉人所

殺者二陸之前固已有其人晉又有光祿大夫劉毅集一卷非滅桓玄者然滅玄者亦有文也

劉穆之謂宋武帝云戰勝攻取劉毅固以此服公至招合浮華吟咏風月此不爲公下也據此毅之有文可見隋志光祿大夫毅乃論九品者晉史別有傳非以功名著者也六朝以功名著而文有集者杜預劉琨世所共知外錄其僻者于古今文武相資非若後世判而爲二也

太傅羊祜集二卷　輔國將軍王濬集二卷

侍中王峻集二卷　大司馬陶侃集二卷

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　大司馬桓溫集四十三卷
秦丞相王猛集九卷　中書郎郗超集十卷
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　大將軍王敦集十卷
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　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
太傅謝安集十卷　僕射王坦之集七卷
臨川王劉道規集四卷　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
武陵太守袁覬集八卷
漢有魏相集二卷陳湯集二卷張敞集二卷師冊集五卷皇甫規集五卷張奐集二卷士孫瑞集二卷其人皆顯著而不以文名者今惟奏疏啓劄間見漢書云

漢以下婦人能文甚衆而有集行世則六朝為多惜皆不傳今自三數知名之外無論篇什并姓氏不得而詳矣乃唐宋以來女子往往以隻字之工紀於簡冊遇不遇豈特士哉因據諸家書目所存者類而錄之
晉武帝左貴嬪集四卷　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
司徒王渾妻鍾氏集五卷　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
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　海西令劉臻妻陳珍集一卷
劉柔妻王劭之集十卷　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
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　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
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　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

宋婦人辛氏集一卷　后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
梁武帝臨安公主集三卷　記室范靖妻沈氏集三卷
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卷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隋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　漢惟班婕妤曹大家二集魏晉婦人無傳集者
右俱六朝間婦人集晉最盛至十餘家唐能詩者雖衆而集自上官魚李外不多見帝女有集古今惟臨安主一人世但知梁武諸子不知更有此女也陳主沈后能文詞而不聞張孔同事將限於色耶徐悱妻唐世尚存故唐選亦唐詩之盛無慮千家流傳至宋半已亡逸度南而後諸家所畜僅三百餘蓋五百之中又逸其半矣今世

傳百家唐詩十二大家二十六名家蓋以單行別刻纔百數十而已余夙耆秇文至于拮据唐業頗極苦心購募殘編鈔謄秘錄之外凡散見諸書附載羣集稍堪卷軸靡不窮蒐摠之不盈三百之數間閱宋人書目有製作至繁而字里行藏邈無可考者嗟夫昔之文人學士平生精力咸萃茲途當其馳騁名場飛揚秇苑隻辭之懿半簡之工咸以紙貴鷄林價傾洛下孰不懸精結念宇宙自期詎意零落異時遽同草木鴻函鉅櫝散若晨星充棟盈車鞠為茀穢此太史所以躑躅於名山元凱所以欷歔于片石者也夫一

綫尚延千秋如在義存後死恐沒前規因據三史秇文五家經籍以及列傳野記之中凡遺編名輒加捃拾芟除復襍融會有無具列兼收以貽同好夫載籍云亾姓氏昭灼後之君子披覽斯文興言襃碆倘可以慰作者于九京遡遺風于百代如曰踳駁淆亂速朽爲宜則杜李以還例應焚擲余固亡所容余喙矣

按唐宋秇文志及遂初堂尤氏通考晁陳二氏書目凡詩文集俱以世相承不爲疆限而宋秇文志顛倒錯亂次序難憑尤氏素稱博洽類例亦頗混淆惟馬鄭二家紀律森然燁如指掌而通志整齊時代綜核

篇帙尤爲詳明計鄭與諸家後先相望不應紀載特觖蓋但據新舊唐書一略纂集非如尤晁陳氏但錄宋世存者以故多寡懸殊然亾逸書名往往具在亦迻古之博觀也鄭畧唐人總集三百四十六部別集一百六十九部合於嚴氏所謂五百家之數宋史所錄則又缺十之一而他集鄭畧未收者亦間載焉馬氏通考大槩不出二書而亾者幾又半之蓋史官所據崇文總目當宋盛時而通考所據晁陳二氏丁宋末造戎馬匆勳之際宜其散軼愈衆也遂初載說郛中第記書名而無卷袠今並鳩集參會異仝仍酌取

近例以初盛中晚分列左方（王楊盧駱等集二百餘家世有行本不列[illegible]）

按唐秇文志鄭經籍略並不分詩文中間容有單行文字不錄詩歌者唐世以茲取士卽間有之不過千百之一今集既亾從考証姑從前例備載篇中

初唐睿宗一卷　陳叔達十五卷　竇威十卷　褚亮十卷　薛收十卷　蕭瑀一卷　庾抱一卷　孔穎達五卷　王勣五卷　包融一卷　劉希夷四卷　郎楚之十卷　任敬臣十卷　崔融十卷　于志寧四十卷　上官儀三十卷　劉孝孫二十卷　李義府四十卷　顏師古六十卷　溫彥博二十卷　孔紹安五十卷　岑文本六十卷　蕭德言二十卷　崔君實十卷　劉子翼二十卷　武平一一卷　殷聞禮一卷　崔湜卷　陸士季一卷　高

季輔二十卷　謝偃十卷　沈叔安卷　陸楷二十卷　曹憲三卷　潘求仁三卷　殷芊二卷　徐濟一卷　袁朗十四卷　楊續十卷　王約一卷　任希古十卷　凌敬十四卷　王德儉一卷　徐孝德十卷　杜之松十卷　宋令文十卷　陳子良十卷　顏頲十卷　蕭鈞二卷　劉穎十卷　司馬僉十卷　鄭秀一卷　耿義褒七卷　楊元亨七卷　劉綱二卷　馬周十卷　王歸一十卷　薛元超一卷　鄭世翼八卷　唐覲五卷　劉禕之七十卷　盧郝處俊十卷　崔知悌五卷　李安期十卷　張太素五卷　劉允濟二十卷　鄧元挺十卷　李懷遠八卷　盧受采卷　王適卷　元光容二十卷　薛耀二十卷　閻鏡機十卷　郎餘慶十卷　喬備六卷　富希穀十卷　徐彥伯十卷　谷倚十卷　張柬之十卷　桓彥範二十卷

嘉謨十卷 吳少微十卷 魏知古二十卷 閻朝隱五十卷 韋承慶
六十卷 閭丘鈞二十卷 蘇瓌十卷 員半千十二卷 劉子玄二十卷
李乂十卷 姚崇十卷 丘悅十卷 上官昭容二十卷 盧藏用三十卷
劉洎十卷 來濟二卷 十 杜正倫十卷 李敬玄三十卷 許彥伯十卷
裴行儉二十卷 崔行功六十卷 張文琮二十卷 麴崇裕二十卷
宋璟十卷 劉憲三十卷 許子儒十卷 蔣儼五卷 趙寵智二十卷 賀
德仁一卷 十 張昌齡二卷 十 杜易簡二十卷 濮王泰二十卷 蔡
允恭二卷 十 令狐德芬三十卷 顏元孫三十卷 姚璹七卷 杜元
志十卷 楊仲昌十卷 五 崔液十卷 五 徐堅三十卷 元海十卷 王瀚
一卷 權若訥一卷 白履忠十卷 鮮于向十卷 康玄辨十卷 康希銑
十卷 康國安十卷 狄仁傑二十卷 王助一卷
右初唐一百三十餘家宋秘文僅存任敬臣崔融徐
鴻劉希夷趙彥昭崔湜武平一十餘家通考惟錄王
績東皐子餘並缺叅宋末無一存矣
盛唐李適一卷 郭元振二十卷 孫逖二十卷 李翰一卷 梁肅二十卷
一卷 張均二十卷 嚴從一卷 蘇源明二十卷 張孝嵩十卷 樊澤十卷
盧象十二卷 崔國輔十卷 綦毋潛一卷 裴倩五卷 蕭穎士十卷
楊貢十卷 五 李華十卷 元載十卷 蘇渙一卷 邵說十卷 元結十卷 于
休烈十卷 武就五卷 劉迥五卷 張鷹五卷 王季友一卷 劉彙二卷 吳
筠十卷 丘爲一卷 毛欽一二卷 崔良佐十卷 閻翰七卷

右盛唐三十餘家宋史尚存其半通考僅二少一而
閒溢小集數家豈後人從類書錄出前此未行耶
中唐崔祐甫二十卷 常袞十卷 楊炎十卷 歸崇敬二十卷 羊士
諤一卷 樊宗師一百九卷 劉太真一卷 韋渠牟一卷 竇叔向
一卷 竇鞏一卷 李峴一卷 吉中孚一卷 暢當二卷 鄭常四卷 朱灣四卷
劉方平一卷 麴信陵一卷 于邵四十卷 柳渾十卷 鮑溶五卷 齊抗
一卷 章八元一卷 劉商十卷 竇常十八卷 鄭絪二十卷 鄭餘慶
五十卷 崔元翰一卷 楊凝一卷 李觀三卷 呂溫十卷 穆員十卷
符載十四卷 張登六卷 郄純六十卷 陸迅十卷 姚南仲十卷 柳冕
一卷 李吉甫二十卷 韋貫之三十卷 令狐楚一百三十卷 孫元晏
一卷 韋武十五卷 武儒衡二十五卷 李道古三十卷 董侹一卷 白行
簡二十卷 張仲方二十卷 鄭瀚二十卷 李絳二十卷 馮宿四十卷
劉伯芻三十卷 段文昌三十卷 韋處厚七十卷 劉栖楚二十卷
沈亞之九卷 王起十卷 白二 崔戎二十卷 王涯十卷 張南史一卷
羅讓二卷 十 柳仲郢一卷 十 歐陽袞二卷 張仲素一卷 李紳二卷
顧況十卷 李治十卷 溫造八卷 牛僧孺二卷 魏暮十卷 戎昱
十卷 靈澈十卷 靈一一卷 玄範一卷 十 法琳二卷 十 惠曠八卷 皎然
十卷
右中唐七十餘家宋史所缺過半通考僅十數家
晚唐張碧一卷 劉言史六卷 施肩吾十卷 汪遵一卷 薛能十卷 李

廓卷一陳羽卷一陸暢卷一盧肇卷三陸龜蒙卷一袁皓卷一裴說卷一許經邦卷一雍裕之卷一趙摶卷二李敬方卷一裴夷直卷一孟遲卷一崔珏卷一公乘億卷一王貞白卷一吳仁璧卷一陸希聲唐彥謙卷二聶夷中卷一翁承贊卷一朱景玄卷一崔道融卷一王德輿卷一羅浩源卷一鄭良史卷一譚藏用卷一鄭雲叟卷一陸元皓卷一楊復恭卷一譚正夫卷一薛逢卷十二司空圖卷三十韓琮卷一郁渾卷一朱朴卷四王駕卷六褚載卷一周曇卷一王轂卷三陳光卷一湯緒卷三韋靄卷一薛瑩卷一謝蟠卷一嚴郾卷二任翻卷一喬舜卷一沈彬卷二劉駕卷十楊夔卷五顧雲卷一陸扆卷七陳陶卷十鄭賓卷一齊夔卷一羅衮卷二鄭準卷一黃滔卷十

陳黯卷三李嵩卷三黃璞卷十來鵬卷一林藻卷一王秉卷一林蘊卷一韋說卷一丁稜卷一陳詡卷十李郢卷三朱鄴卷一楊弁卷一王振卷一李磎卷四韋鼎卷一鄭畋卷五林嵩卷一劉昭禹卷一段成式卷七李羣玉卷四賈冠卿卷一袁不約卷一劉綺莊卷十劉得仁卷一陳商卷十七盧延讓卷一倪明基卷一杜荀鶴卷一王文果卷一高駢卷一馮涓卷三蔡融卷一謝璧卷四劉鄴卷四吳融卷四趙賜卷一韓偓卷一孫魴卷一江爲卷一崔頎卷一尚顏卷一自牧卷一無愿卷一處默卷一虛中卷一智暹卷一子蘭卷一齊己卷十

右晚唐百二十餘家宋史缺三之一而外溢二十餘家通考僅半而已舊唐書經籍志止初唐文集李杜以下俱不錄新史乃備載諸家郎析出唐末入五代者餘皆仍其舊也

通計七家書目世所不傳者近四百部當南渡末已亡十之七八今郎一二間存率好事鈔集類書非其舊也余以余所藏板行及傳錄諸本大都六百餘家益唐人詩集姓名可見僅此或耳目之外尚有所遺然決不能過三百則截長補短七百極矣餘遂并其姓名失之良可慨也唐詩品彙不及七百之數紀事雖千餘家中多詩話連及不皆作者今世傳大家惟李杜韓柳元白諸集差全王楊燕許集動數十餘卷至高岑盧賈卷亦不下十餘今皆寥寥染指蕐全集已亡好事者從諸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爾惟晚唐人才委瑣大半當是本書

唐集篇帙多者無若令狐楚一百三十卷王起一百二十卷元稹一百卷至樊宗師幾三百卷而古今獨盛矣考王元三氏歷踐華要著作之富地位致然獨怪樊創造艱深險絕之文而浩繁若此殆有不可曉焉[illegible]

唐人自選詩英靈間氣國秀中興外孫季良有唐正聲三卷王正範有續唐正聲五卷韋縠有才調集十卷劉明素有麗文集五卷李戡有唐選三卷柳玄有同題集十卷崔融有珠英集五卷曹恩有起予集五卷殷璠有丹陽集一卷劉吉有續又玄集十卷陳康圖有

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總類五十卷王承範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蔡王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一卷陳正範有洞天集五卷又有前輩咏題二卷連璧集三十二卷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名賢絕句一卷不題名氏要皆唐末五代人所集當宋盛時相去未遠存者應衆第尤延之齋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摭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槩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後湮沒久矣姑識此以資博洽宋蘇易簡晏同叔俱有選今惟

洪景盧趙昌父等十餘家傳云鄭逵志宋人詩選至宋不載豈宋書亦未也邵若但據唐秘文志耳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花萼見李乂集凡四尚一尚正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真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獻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蛻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秘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惟金針皎然吟譜傳餘絕不覩自宋末已亡矣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爲唐無詩話者非也金針集題白樂天宋人皆以爲僞想當然耳宋梅聖俞又有金針集亦僞作

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漫記其目古今詩人秀句二十卷元兢編泉山秀句二十卷黃滔編文場秀句一卷王起編賈島句圖一卷李洞編詩圖一卷倪宥編寡和圖三卷僧定雅編風雅拾翠圖一卷惟鳳編宋則呂居仁有宗派圖高似孫有選詩句圖尚存

唐咏題二卷是省試詩觀光集三卷是先輩行卷又

瑤池新咏三卷俱唐婦人詩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遠姑記其目于左令狐楚斷金集一卷元白倡和集一卷三州倡和集一卷許昌詩一卷洛陽集七卷彭陽倡和集三卷裴均壽陽倡和集一卷渚宮倡和集二十卷峴山倡和集八卷荊潭倡和集一卷荊夔倡和集一卷廬山倡和集一卷劉白倡和集三卷名公倡和集二十一卷漢上題襟集十卷松陵集十卷靈澈倡酬集十卷[illegible]倡和集一卷五僧詩一卷僧中十哲集一卷贈毛仙翁詩一卷賀監

歸鄉集一卷浙東酬倡集一卷白監東都詩一卷右
據諸家書目備錄宋秘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
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
悉不存毛仙翁詩一卷載唐詩紀事中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
殷璠高武頌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
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
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無名氏有續本事詩今不
傳盧瓌有抒情集亦本事詩類也會昌白廢氏一詩云載抒情集可見
五代諸人率與唐末亂今據志別錄傳者尤罕覩矣

杜光庭集三十卷見通志　韋莊浣花集二十卷
王超洋源集二卷見宋文志　楊九齡要錄十卷
馮涓龍吟集三卷　又長樂集十卷
游恭集一卷　又小東里集三卷
又廣東里集四卷　湯文圭登龍集十卷
又宜搜集一十卷　周延禧百一集二十卷
沈顏聱書十卷　又解聱書十五卷以上竝同
李後主集十卷又集十卷　李昊集二十卷[illegible]
宋齊丘集六卷　郭昭慶芸閣集十卷上同
李爲先裴然集五十卷　成文幹梅嶺集五卷上同

馮延巳集一卷　孟拱辰集三卷見宋执文志
孫晟集五卷　徐鍇集十卷見本傳
潘舍人集二十卷　僧彙征集七卷
章震詩十卷　孫魴詩三卷以上竝同
廖光凝詩七卷見通考　李建勳詩一卷
又鍾山公集二十卷　李叔文詩一卷通考李九齡恐即此
李存詩四卷　郭鵬詩一卷以上竝見宋执文志
江爲集一卷　李明集五卷
羅紹威政餘集五卷　高輦冊臺集三卷
羅隱集二十卷　江東後集三卷又見宋史

吳越掌記集三卷　李琪金門集十卷
崔拙集二卷　賈緯集二十卷以上見諸雜史
又續章堂集一卷　梁震集一卷以下竝見通志
公乘億珠林集一卷　張況一飛集一卷
王仁裕紫閣集十一卷　乘韜集一卷
熊皦屠龍集五卷　李愚白沙集十卷
孫光憲荊臺集四十卷　王仁裕西江集一百卷見史
韓熙載集五卷以下竝見宋史　李氏應歷八集十卷又見金史
和凝演編集五十卷　又游藝集五十卷
鄭炎集一卷　孫光憲筆湖編玩三卷

薛廷珪集一卷　孫開物集十六卷
王朴集三卷　馮道詩十卷
丘光𢍰詩一卷　劉昭禹詩一卷
按右諸人集今存者惟帛羽羅隱李建勳諸家僅百
中一二而南唐伍喬孟蜀花蕊各傳集則志所列缺
焉

詩藪雜編二卷終

東越胡應麟著

晉陳壽以魏吳蜀爲三國唐丘悅以江南鄴下關中爲三國咸總南北名之余所稱三國則皆北朝也盖拓拔魏高齊宇文周氏云或曰昌黎氏誚齊梁陳隋作等蟬噪六代諸人且爾矧三氏區區乎然芙蓉楊柳宋人舉以難韓者實高齊詩彼謂溫子昇吐任含沈鏁謝凌顏誠匪篤論徐孝穆寒山片石亦寧免于迂譚余既詳抡六代諸人篇什以三氏詩家者流率存而弗論者因稍差次其品流品題其撰述而馮氏

所收間有遺逸亦附見焉

李延壽云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同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右北史文苑傳序

又云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昔之士則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聲實俱茂有永嘉之遺

烈焉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明皇御曆文雅大盛陳郡袁翻袁躍河東裴敬憲莊伯伯茂范陽盧觀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蔵趙國李騫樂安孫彦祖濟陰溫子昇咸能博綜蘇縟興屬清華比于建安齊氏云啟廣延髦俊邢子才魏伯起盧元明魏景李崔長孺邢子明祖孝徵杜輔玄暢子烈盧洪勳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思道以文章著又王晞杜基卿劉逖魏騫蕭愨顔之推等並稱述于時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于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云云

右北史所錄三朝名士今篇什傳者無幾因備存姓氏用闡遺逸大抵元魏之才子昇獨步高齊之譽邢魏齊肩周雖寥落而王庾二子實冠前流序弗列者豈以本皆南産耶

六朝前人王謐文者凡四漢宋二魏也子桓無論漢文稱其仁魏文稱其孝然二帝實皆有文漢文不見賈生自擬過之胸中蘊藉槩可想見惜製作不甚傳魏文史稱其雅好讀書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等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著述百有餘篇蓋元魏文人無能及者宋文景陽樓一首宏壯麗密時亦寡儔然則四君謚文皆無忝而孝文在夷狄則尤難也

孝文竹堂饗侍臣聯句云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羣臣和無及者非推避故自是當時咸出其下惟邢巒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差稱巒起經生爲大將稱文武全才而不云能詩觀此調戎狄無人可乎以經術顯武功者惟杜當陽及巒

周明帝過舊宮詩云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漬晩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整齊工密儼似唐初諸人五言詩

北朝諸王絶無習文事者惟彭城王勰差見翹楚所賦銅鞮松詩時以方曹子建謂幾于七步而成也今詩存云問松林松林知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先是孝文賦此詩亦僅十許步今不傳

陳思煮豆雖七步而成第小詩耳不足盡所長也唐人有日賦萬言者二皆用吏十餘口授亭午而成七

千其事甚類余已別錄然二人雖平生製作亦無一傳得非以拙而速耶果爾耶日課萬篇曾不若賈島三年而得十字也詩話總龜載開元初有史青者零陵人上表以陳思七步成詩尚爲遲澁請五步成之明皇試以除夜應聲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裡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此篇甚佳宜其言之誇大廼唐詩人中紀事品彙諸書絶無史青名姓因以類附志于左此詩諸選多載或以爲明皇英華又作他名氏俱不言史青作恐五步之内未易辦斯也

宇文招周宗室封趙王與弟滕王逌並好文學今各

存詩一首二王與庾信王褒酬答頗有梁孝魏文之風北人中不多見也

企喻歌四首六代時北人歌謠僅此及瑯琊王鉅鹿公主數題見郭氏樂府此則元魏先世風謡也其詞剛猛激烈如云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等語直秦風小戎之遺其後卒雄據中華幾壹寓内郎數歌詞可徵舉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類了無一語丈夫風骨惡能衡抗北人陵夷至陳卒併隋世隋文稍知上質而取不以道故煬復爲春江玉樹等曲蓋至是南風漸漬于此而六代淫靡之音極矣于是唐文挺出一掃而汎空之而三百年之詩遂駸駸上埒漢魏文章関係氣運昭灼如此今人率以一歌之微忽而不省余故詳著其說俟審音者評焉

瑯琊王歌八曲其音較企喻稍嬋緩蓋在南北之間第五首云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隴來浮游渭橋下蓋是時姚興都關中頗饒樂寡兵爭此歌必其時作長安雖詞家通用至渭水渭橋則斷爲關中無疑或又以爲姚萇時歌按萇都關中事屬草創旋卽病殂非也

瑯琊王歌諸家咸無解考姚氏貴戚大臣惟姚緒封晉王姚碩德封隴西王皆興叔父且勛望優崇故自餘雖親子弟率封公如廣平東平之類殊無所謂瑯琊王者而是時晉有瑯琊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晉書瑯琊王伷傳當司馬道子收會稽王時國已除而姚興時復有德文不可曉此歌末章一儈馬高纏鬃遥知身是龙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按晉史載記廣平公弼姚興子泓弟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諸將咸敗亡獨弼率衆與戰尨尾堡大破之據歌足可想見其人然貪殘好亂欲殺泓而篡之興病革聞變因力疾臨殿前賜弼自

盡此歌正猶鄭人之歌叔段苐亦可見其非姚萇及
泓時作矣
慕容垂歌三首其一云慕容攀墻視吳軍無邊岍我
身自分當枉殺墻外漢後二首語意略仝諸家但注
垂履歷而此歌出處憒然按垂與晉桓温戰于枋頭
大破之又從符堅破晉將桓冲堅潰垂衆獨全俱未
嘗少衂惟垂攻符丕爲劉牢之所敗秦人蓋因此作
歌嘲之則此歌亦出于符秦也（楊用修謂垂自作尤誤）
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足爲北朝第一顏之
推賞之可稱具眼而盧思道不以爲然又臨高臺云
崇臺高百尺迴出望仙宮畫栱浮朝氣飛梁照晚虹
小衫飄霧縠艷粉拂輕紅笙吹汶陽篠琴奏嶧山桐
舞逐飛龍引花隨少女風臨春今若此極宴豈無窮
此篇整峭特甚惟第二聯失粘且與下聯句法相犯
余欲爲除去此十字則上下粘帶音節格調亡不完
美足與陰鏗安樂宮競爽入唐初皆爲第一昔侯譏
者評之
又上之回云發軔城西時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凍
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淸警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
擁杖返皇州此篇亦全合唐律者楊用修律祖取慤

芙蓉露下落一首而反遺此并録之
顏之推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玄宗馬色分朝景
雞聲逐曉風本此朝曉稍犯不若顏句穩健云
馮淑妃入周賜代王達達甚嬖之馮彈琵琶絃斷作
感琵琶云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應
看膝上絃王維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本此
宋劉昶入魏作斷句詩云云按此卽今絶句也絶句
之名當始此以倉卒信口而成止于四句而篇足意
完取斷絶之義因相沿爲絶句耳或謂漢魏已有絶
句者不然蓋漢魏自有小詩四句者後人集詩以其
體相類故以此名之非本名絶句也
韓延之宋義士也司馬休之起兵劉裕以延之有幹
用密招之延之復書斥裕詞絶壯憤司馬氏通鑑采
之入魏有贈李彪詩惜南史不列之忠義而置北史
雜傳中因表而出之（事及韓詩并見詩紀）
劉孝標本名法武年八歲爲魏兵所掠轉徙入代都
貧不自立寄人廡下讀書後歸南朝居金華洞中有
山棲志今傳龍城録云金華山北有[illegible]洞俗呼爲劉
先生隱身處以松炬照之石刻云劉峻字仲卿漢室
射　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

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
牌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按此說吳正傳
謂王性之僞撰所謂劉仲卿葢卽孝標也世知孝標
爲梁人而不知入北故識此又山[illegible]詩見下條
劉孝標晚居吾郡遂爲婺人今紫薇岩是其讀書處孝
標本以文學烜爀齊梁間篇什殊寡知者今所傳二古
詩宏麗緻密逺薄宣城卽同時任沉不無愧色惜他作
不甚傳因詳錄于後俾不以文學沒其實焉自江州還
入石頭云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
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

隄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絙瑟經禽
亂我思江海遊會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嘆
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始
營山居云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
事耕織鑿戶窺嶔崟開軒望嶃崱激水簷前溜脩竹堂
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動杳杳流波下不
極彩綺玉山隈想像瑶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
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又出塞一首云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
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攙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

極日暮動邊聲右梁詩而響亮嚴整王楊極意無以
加也
北朝人五言合唐律者惟王劭冬晚對雪云寒更傳
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
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此詩不
但體格合唐其興象標韻無非唐人者楊用修五言
律祖乃不列馮汝言詩紀亦遺之近閱文苑英華雪
類得此因亟錄云
按隋書劭太原人字君懋弱冠好讀書家人竊所食
盤中肉不之覺祖珽魏收等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

不能得呼劭問之劭具陳出處取書驗之一無舛謬
時人咸稱其博物齊滅入周後遂爲隋文帝知遇在
著作二十年采擿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世推
精覈云據史則劭不特能詩其嗜學洽聞皆北士所
罕覩以修隋書多蕪雜故聲譽不甚振然此詩風華
奕奕非劉晝等比也劭雖[illegible]北[illegible]故[illegible]
庾開府世但重其大篇視孝穆揔持但略以氣骨勝
然不甚流轉五言小詩特有佳者合處往往類盛唐
王子淵玄圃詩石壁如明鏡飛橋類飲虹太白兩水
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全祖之此[illegible]故不論

魏收尺書招建業及臨風想玄度二聯詩紀不錄意皆無全篇也

李騫崔劼使梁席上作蕭蕭風簾舉燈花寒不結見酉陽雜俎語資類二子他作湮沒此亦可推

崔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一卷見唐秘文志蓋二子皆能詩今乞什亦不傳矣

楊用修記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酉陽雜俎云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為麒麟函（韓麒麟見北史）雜俎記庾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按子山推魏若此正與孝穆相左然收碑頌今亦罕見云（溫表陵亦不見傳）

古今文人險惡如郗鴻豫息夫躬邪佞如許敬宗宋之問皆詞場諱言者然未有如北齊祖珽之甚也珽傳載其履歷蓋市井負販小人無賴之尤薄行不足以言之然自昔類書劉孝標何承天等悉不傳惟珽修文御覽特傳丁宋詩載文苑英華凡二首亦綽約有南朝風珽雖屢嘗奇辱竟死牖下而其子君彥復以文知名隋末小人有天幸如此要之實古今沴氣所獨鍾也

北齊文士著者三人邢劭魏收祖珽珽凶惡汙賤為古今詞人之冠收亦亞焉然其才實有可觀挾瑟歌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銀裝玉筯下成行無論格調為唐七言絕開山祖其風致亦不減太白龍標但音節未盡諧盖時代然也

邢子才差為長厚亦不能無疵其詩乃稍事沖淡與梁陳諸家不類如夜直史館冬日傷志等篇輸寫情愫往往可觀至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臺等句標致亦不乏也北朝文士節行必以溫子昇為最楊遵彥蹇諤匪躬[illegible]撓之

詩紀有盧詢中婦織流黃詩一[illegible]田貞崔行一首二人絕無可考蓋詢即詢祖[illegible]也古今同姓名者最衆然北朝詞客素寡安得一時人偶同

如此又絶不見於他書耶馮慎於闕疑故並存之

北周文士王褒庾信爲冠然皆南人也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余考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即補傳允奩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餘文士同姓名者甚衆詳見別編因子淵漫發於此若蕭轂之訛盧詢之脱則余灼見其然非鹵莽也

漢王褒字子淵周王褒傳云字子深非也必褒以名同漢人故遂襲稱其字傳作于唐人淵高祖諱也如陶淵明改稱深明而蕭淵明但稱蕭明云

詩紀隋陳子良後又有陳良亦脱子字文苑英華誤字甚衆見周必大表盖宋已然子良集三十卷乃載唐志云隋末人

詩紀有魏人袁曜馮氏疑爲躍字誤按躍翻弟字景騰以字義及兄名律之决當爲躍無疑且北史文苑傳及序皆止有躍而無所謂曜者此類直改正之可也

北朝人亦多有集今録其存于唐者惟覩其目可也

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司空高允集二十卷

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

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　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薛孝通集六卷　宗欽集二卷

魏孝景集一卷　少傅蕭撝集十卷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卷　尚書僕射魏收集七十卷

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陽休之集三十卷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趙平王集十卷

滕簡王集十二卷　儀同宗懍集十二卷

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又衡集三卷畧集三卷

今考諸人詩存馮氏紀者魏文韓顯宗宗欽盧文明袁躍趙王招滕王逌各一首陽固二首周明帝三首高允宗懍劉逖陽休之各四首蕭撝五首釋亡名六首邢邵八首溫子昇十一首魏收十三首王褒四十七首庾信特居北朝之半而李諧薛孝通無詩蕭慤顔之推無集記此以俟續考

北朝集存于宋者惟庾開府二十卷此外盡亡余近所收庾集外乃有王褒一二家益後人録書中錄出者非本書也

諸人著集者攷北史高允溫子昇蕭撝邢子才魏收王褒庾信各有傳李諧見崇傳下盧元明見玄傳下袁躍見翻傳下韓顯宗見麒麟傳下陽固及子休之俱見尼傳下魏孝景當作季景與收同族亦有傳相

聯薛孝通見辯傳下劉逖見芳傳下大率皆名下士
也
詩紀有韓延之贈中尉李彪詩云賈生謫長沙董儒
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遊策駑
厠羣龍如何情愿奪飄然事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
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馮注延之字顯宗
事晉司馬休之休之敗入魏作此詩誤也按北史韓
麒麟子顯宗字茂親以才學節槩傾動一旹晚遭張
彝奏免謫白衣領諮議以展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
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丞李彪以申憤結所撰

馮氏燕志及孝友傳十卷北史洎魏書載其履歷甚
詳緣附父麒麟傳後故覽者不追精究此詩正其被
謫時作載傳中甚明者也詩紀注末亦謂一云韓顯
宗字茂親而不復定爲其作盖偶未讀此傳也弟以
爲韓延之亦有由延之既謝絶劉裕以裕父名翹宗
顯宗因以顯宗爲已字而名子曰翹示不爲裕臣也
二人節槩剛挺頗類而延之見采通鑑稍稍有聞又
詩中有去舊國屆新邦及無援失侶等詞意亦恍忽
相近故詩紀斷以爲延之而不審起句賈生董儒語
迥不類且傳明言向洛贈彪去舊國二言乃爲向洛

發也當延之入魏在魏太武時而顯宗及李彪俱顯
孝文時其世迥不相及彪傳載彪疏稱漁陽傅毗北
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
見舉註述是同而享年弗永弗終茂績云云則彪與
顯宗交契可見考延之及彪傳絶無游往之迹詩紀
之誤無疑余舊亦以爲延之及讀麒麟傳乃知因字
而誤析然自快不啻獲一眞珠船此卷前則尚仍詩
紀之文今不復追改以志余讀書之未至且兩存以
俟精史學者

詩藪雜編三卷終

東越胡應麟著

古風兩漢近體三唐能事畢矣宋元以降世謂無詩迺其盛時巨擘旁午簡編詩家者流稍名涉獵咸指掌上獨自梁迄周五朝戎馬劻勷文章否極韋莊羅隱諸人既繫籍于唐末徐鉉陶穀等輩又接轍於宋初自餘三二雋流或以詞見或以學稱歷數十百年中遂若茲道中絕無復一綫之存者近楊用脩詩話旁蒐僻隱不遺餘力此特未遑余暇讀五代小說雜談覺其間人雖微尚有足衍句雖陋時尚或可觀悼

彼生之不辰將泯泯偕腐草木因悉采彙爲一編以論雲門大呂即方回阿段例掇弗遺庶異時博雅君子上下千秋於斯無憾於戲詩至五季湮勃之用以當詞壇迺風雅大明之日猶有若余之藻飾而品題之者士誠志於不朽奚以後世爲患哉

大率五代詞人與南北朝絕類中原最寥落覺江淮爲盛楚蜀次之自歐陽氏不立文苑傳世率以馮瀛王輩俚語爲五代詩不知亦頗有工細者聊撮錄之

南唐中主後主皆有文後主一目重瞳子樂府爲宋人一代開山祖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意不勝辭至此君方是當行作家清便宛轉詞家王孟其詩今存者四首附皷吹未與晚唐七言律不類大槩是其詞耳凡詞人以所長入詩者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即襯字鷓鴣天也後主兄弘茂弟從謙各能詩宋人小說記煜題扇詩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又髩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卒無全篇嘗著雜說百篇時以方典論云見江南別錄又后山詩話徐鉉稱煜秋月篇今不傳

孟後主昶世以荒淫不道然實留心文藝嘗與花蘂夫人納涼作詞云氷肌玉骨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髩雲亂起來瓊戶

啟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按昶詞蘇長公洞仙歌全檃括之元人琵琶記新篁池閣亦出此而花間集不載近吳興補刻復遺之因錄此昶又嘗書石刻五經當唐末海內名晝士咸入益州昶子玄寶甫齔誦萬言七歲卒先是王蜀王衍亦能文詞見蜀檮杌等書吳越後王亦能詩詳見[illegible]詩話

錢忠懿王俶亦能詩汝帖載其七言一律云廊廡翠幙遮禁林深處絕喧譁界開日影憐窗紛穿破苔痕惡笋芽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結氷花謝公木是深沈量徒把輸贏局上誇詩不能大佳然五代

昔李重光最有文詩律亦僅爾爾此載石刻中又將湮沒故録又後山詩話記其金鳳欲飛遭掣搦一詞是俶不但能詩並解長短句也至宋而錢惟演董子孫咸以文鳴矣

五代諸後主南唐孟蜀各以詞翰聞吳越雖不甚表著即帖中可窺一臠皆遠勝創業者又王蜀後主衍亦能詩詞所輯有烟花集又李後主弟從謹兄弘茂並知名見南唐書蜀檮杌等録

後唐莊宗世知其勇略及俳優戲劇而已然實于文秕留心者史稱其幼好學通春秋大義又嘗手抄春

秋曰我于十指上得天下見高季興傳中五代優伶傳云莊宗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閒往往能歌其聲樂府所傳如夢令一詞殊不在李王父子下第以沙陀能此尤不易云

王仁裕孟蜀學士嘗夢人以刀剖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因名集曰西江詩平生殆萬首今不傳宋氏文志有仁裕他集而無所謂西江者惟玉堂閒話尚行世中載七言律數首皆清雅特格卑弱耳登麥積山絕頂云踏遍懸空萬仞梯等閑身共白雲齊窗中下見羣山盡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徑鶴長棲天邊爲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仁裕又有賀王溥一律載總龜世所傳開元遺事非其撰也（五代史獨仁裕和凝有傳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仕蜀歷唐晉漢至少保與凝集各至百卷）

和凝字成績生平撰述共分爲六種香奩集其一也今獨此傳其句多浮艷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鬓垂香頸雲遮藕粉着蘭胸雪壓梅靜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半夜燈皆見瀛奎律髓方氏以爲韓渥葉少蘊以爲韓熙載大槩晚唐五代調率相似第渥當亂離際以忠鯁幾殺身其詩氣骨有足取者與香奩殊不類謂凝及熙載則意頗近之詩話

總龜又載凝桃花臉薄難成醉柳葉眉長易覺愁之句可証云（凝仕晉漢封魯公）

劉昭禹婺人少師林寬後爲湖南宰終桂府幕官蓋當在陳陶羅隱輩後又有經費冠卿舊居詩紀事乃列之嚴維李泌前大誤紀事最精詳而亦有譌甚當改正者如呂温呂恭皆呂渭子今乃温恭列前而渭在五卷後此類是也（紀事云劉嘗爲睦州刺史恐未然）

昭禹題經費冠卿舊居云節高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閑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舊棲處斜陽鳥自還懷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

香絶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淸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嗟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又有句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品彙有劉昭禹送休上人之衡岳詩一絶此必昭禹作禹與屬文相亂耳休上人卽貫休事楚圓嘗居衡岳間（詩云草履初登南岳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曹松衡陽人贈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蘸罷注參仝契夜燈微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見詩話總龜按唐有曹松卽一將功成萬骨枯者非此也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柳枝詞云閶門風暖落花乾飛遍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遊人多凭赤欄杆二詩見郭氏樂府品彙已收之按三楚新錄云光憲蜀人高氏辟爲書記表章文檄皆出其手最好聚書以兵革難致每發使諸道必重價募得之嘗書至萬餘卷然自負史才以藩服恒鬱鬱每吟昔人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品彙取其詩入唐亦未當如曰凡五代悉係之唐則王仁裕等皆不得遺必仕宦唐世或撰述聲名已著唐時者乃可光憲北夢瑣言尚傳

韓熙載相南唐有文名詩之傳者獨寡惟它年蓬島音塵絶一絶見詩話熙載亦謚文江南人呼爲韓文公世所傳昌黎像皆熙載也見筆談又江南別録云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觀元和之風按潘佑文今尚存送人一篇見晁文元道院集要江南別録陳彭年撰彭年以博洽聞于宋初南唐人也

李建勳父德誠已爲楊行密將後尚王入相至江南垂亡始沒於唐世亾毫髮干與計氏紀事不録良是

近以其集存乃列百家詩中大可笑品彙因之亦誤今五代詩集傳者僅建勳一家而已集中佳句頗多雖晚唐卑下格然模寫情事殊工漫摘數聯于後歐伎云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夏日云池映春篁老簷垂夏果新寄僧云杉松新夏後雨雹夜禪中闕下云鳳翔雙闕曉蟬噪六街秋宮詞云簾垂粉閣春將盡門掩梨花日漸長故壇云舊碑經亂沉荒澗靈篆因畊出故基殘牡丹云失意婕妤粧漸薄背身西子病難扶望廬山云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峰皆有思致聽笛及批牒二絶句亦南唐近事今

集中所遺者并識之

伍喬詩一卷類刻唐百家僅七言律二十首盖類書抄合者有詩上杜牧疑唐末人然唐餘錄江南垂亾命喬放進士榜又集有寄史虛白詩南唐人無疑也其句如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石樓待月橫琴久漁浦驚風下釣遲亦有風韻瀛奎律髓取喬二首今存

廖凝字熙績隱居南岳江南後仕爲彭澤令遷連州刺史與李建勳爲詩有集行世咏中秋月與聞蟬爲絶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平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絶微雲衆木排踈影寒流疊細紋遥遥望册

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話雨濕莎庭放吏衙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

廖融字元素隱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巳淩蟾王元游贈天台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攜家上赤城拂琴天籟寂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仕檝載月十洲行題檜云何人見植初老對梵王居聲高秋漢迥影倒月潭虛夢仙云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飛駕五雲車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車鈿剎塵覆錦帳香銷畫燭愁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右見郡閣雅談二廖並居南岳當是兄弟調亦相類皆晚唐之幽邃者又句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舟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寓居韶賀間中秋月云寒侵萬國土冷浸四維根迯人云萬木凋秋裡孤舟半夜猿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塞上云風高弓力滿霜重角聲枯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佳二句或以爲晏叔原作見郡閣雅談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孤鴈詩云雖逢夜雨迷深

浦終向晴天着舊行

伍彬邵陽人初仕馬氏後入宋喜雨云稚子出看莎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解官云蹤迹未辭鴛鷺侶夢魂先到鷓鴣村又劉章亦事馬氏有蒲鞋詩見册鉛刻錄

路振唐相岩玄孫贈彬云庭樹鳥頻啄山房人未眠寒岩落桂子野水過茶烟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登祝融峰云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悼李韶云雅句曾抄遍孤墳客弔稀谷史虛白云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後終于長沙人也虛白見唐餘隱逸傳奇

卞震蜀人卽事云兩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又茶香
解睡磨鐺煮山色牽懷耆屐登
裴諧説弟説見唐詩紀事諧終于桂嶺湘江吟云風
回山火斷潮落岸氷高杜甫墳云名終埋不得骨任
朽何妨
馮延巳相南唐以詞顯今傳見花間集嘗有句云鴛
甃數行曉日龍旂百尺春風
陸蟾居攸縣題于規云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
罅月欲落窓間酒正醒 並詩話總龜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李德誠贈詩曰建水舊

傳劉夜坐 洞有夜坐詩 螺川新有夏江城寶松江城詩云
鳫飛南浦鍾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曉來羸駟依然
去雨後遙山數點青 江南野録
蜀王義方春日詩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煖風輕到
花又蜀王廷珪詩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
臺滿天錫南唐人仕至員外與沈彬分題云風便磬
聲遠日斜樓影長彬詩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鍾撼秋
聲入殿廊 彬入唐人中然仕南唐甚顯
九華山人熊皎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
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 並郡閣雅談

李範關中人題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
堂空秋日云淸猿啼遠木白鳥下前灘
楊鳧字鳧之山中云背日流泉生凍蚤逆風歸鳥赴
巢遲又皮光業句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啣泥帶落花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颯廟前江
水碧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
孟賓于蟠溪云松根盤蘚石花影卧沙鷗
徐休雅長沙人宮詞云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
看牡丹一把柳絲鈎不住和風搭在玉闌干
任鵠送王正巳云五峰青拄天直下挂飛泉琴鶴同

歸去煙霞到處眠罷跳霜葉逕虎嘯夕陽川獨酌應
懷我排空樹影連又邵拙詩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
陸蟾居攸縣題石頭城云蒹葭侵壞壘煙霧接滄洲
孟嘏贈史虚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陳甫字惟岳吉水人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
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
高元矩宣城人贈徐學士云燕掠琴絃穿靜院吏收
詩草下閒庭 並郡閣雅談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嘗有人陟嶮攀蘿至絕壁
於巖下鍬空處見一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

辭未云黃台作其詞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攖草暗碧潭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淺甲毛猶緑鶴化幽翎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茅家兄弟寄書還黃精苗倒眠青塵紅杏枝低掛白鷴容易煮茶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常尋靈穴通三島擬過流沙化百蠻新隱漸開侵月窗舊林猶稅枕沙彎手疎俗禮慵非傲肘護靈方秘不慳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頑笻枝徒杖菖蒲節笋籜高簪玳瑁班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

聆耳冷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碣難窮不死顏早晩重逢蕭搗客願隨芝蓋出塵寰右載青緗雜記末云台國初任屯田員外盖五代人仕宋者此篇整練宏富非大才力不易到押險韻尤工客因稍節略録左方余考宋七言排律遂亾一佳唐惟女子魚玄机酬倡二篇可取前選亦不及云 [illegible]看吾百韻在二作下

陳希夷生唐德宗世歷五代至宋初嘗與乜久遊贈詩云有將問着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 翰府名談

羽流舒道紀題赤松宮云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雖晚唐體而句語渾成足為佳什與李頻四皓東西南北人一首絕類又題浩然觀云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嘯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藥竈碧寶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棋未殘舒五代人名見貫休集浩然觀在吾邑今不存 見吳正傳詩話

許堅題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巒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掣青蛇宅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

伊用昌留題皂閣觀云雨吹山脚毒龍起月照松梢

孤鶴回 以下並郡閣雅談

沈廷瑞彬子南唐人有句云金鼎銷紅日丹田老白雲

李夢符梁開平初人漁父詞云村寺鍾聲度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明霞錦 綉[illegible]

李昇受禪初忽夜半有僧撞鍾執至將殺之僧曰適吟得中秋月詩命誦之曰徐徐出東海漸漸上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昇喜遂釋之右見古今野録然或以為貫休

西山與滕閣對峙留題遍寺中有僧至言詩總不佳何不撤去守問僧能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

蒼蒼萬古碍新月半江無夕陽按未聯或以為陳希夷今讀此前兩句氣勢相應信僧作也宋人以為切西山故盛傳第以此意繹之反覺纖巧只泛然看自渾成此又見劉貢父詩話曰宋初僧所題

湘南僧文喜失鶴詩一向亂雲尋不得幾臨流水待歸來見雅談

茆山老僧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詢老僧今日又移居見摭遺元人易未二句作隱者詩

蜀僧遠國感懷云卌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亂飛花

唐末僧齊己虛中皆居楚貫休後入蜀滿堂花醉三

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鴈宕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雨濛濛皆無全篇又蜀僧有蒸豚詩見總龜又湘南乾康有詠雪詩

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卭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黃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餘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云云按右詩不類嘗為狀頭一說謂黃為郡掾郡守欲以女妻之黃上詩自述守大驚詢之知本黃使君女所居惟一老嫗遂嫁之蓋后人因此演繹為傳奇而以狀元附會用修據為事實恐未然見太平廣記

花蘂夫人費姓或云徐氏按郎瑛類稾以蜀有兩花蘂皆能詩皆亡國皆徐氏也王蜀徐妃二人亦各知為詩見蜀檮杌一號花蘂孟蜀花蘂宮詞一卷今傳又君王城上樹降旗絕句載後山詩話嘗供事故主像宋主問之以張仙對信慧頡女子也

盧絳字晉卿夢一婦人贈詩曰清風明月夜深時箕

帚盧郎恨已遲宅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江南伶人李家明王感化亦各能詩蓋唐所無云

唐詩人仕宦五代及流寓隱遯諸落人與事可考見者漫記其畧徐鉉張洎陶穀梁周翰孫光憲陳諵伍喬皆入宋李九齡九代人今列唐非也

沈彬唐末舉進士不第晚仕南唐貴顯次子亦能詩

宋初尚存見南唐近事

孫魴與沈彬李建勳友善亦終于南唐

陳陶晚居江南本楚中人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小妓號蓮花者往西山待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

神女下陽臺簡答之云云今作陳喬南誤

羅隱嘗爲錢鏐判官晚終魏博羅紹威師事之稱叔父紹威亦能詩有樓前灔灔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之句以隱集名江東自名其集偷江東紹威父弘信有題柳七言律今傳唐武臣父子能詩僅此

杜荀鶴嘗上詩朱全忠温賦以秀才呼之見太平廣記品彙列陸龜蒙輩前恐誤杜後爲田頵客

李山甫爲樂彦禎從事公乘億同今詩集列五代

皮日休晚終南粤一說謂造讖文黃巢殺之非也辯見兩山墨談又通考載陸放翁引皮光業辯光業當是襲美後人俟考

張蠙晚仕蜀中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蠙句也唐詩之壯渾者終于此又水向昆明闊山通大夏深見瀛奎律髓亦壯而今集不收

韋莊爲蜀相晚唐詩人之顯者莊其最也

江爲居南唐以譏死宋文鑑有爲詩疑品彙所考未確然宋人有吳江處士詩意與品彙合盖文鑑之誤也

牛嶠仕王蜀柳枝詞二首見樂府頗工

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爲樂彦禎所殺宋張師錫步其韻作老兒詩五十韻尤可咲二作今皆傳總龜

馮涓仕王蜀爲翰林學士見紀事張泌宋初尚存

歐陽氏史不立文苑傳以五代無文也雜傳以詞學稱者李琪李愚馬胤孫馬縞崔居儉李懌盧質薛融李崧王延裴皥諸人而獨稱王仁裕和凝爲文章宗匠以饒著作故第五代兼長詩文者實僅僅二子考凝詩詞槩多猥褻仁裕叙述亦萎薾無大過人自餘可見劉昫賈緯並以史稱緯書不傳而昫舊唐書近頗行世或以勝新史余不敢知然唐事亾徵者頼以參考云又胡嶠陷虜記今附載五代史契丹末嶠石晉人

詩藪　雜編五　閏餘中　南宋

東越胡應麟著

宋人詩最善入人而最善誤人故習詩之士目中亾得容易着宋人一字此不易之論也然博物君子一物不知以爲已媿矧二百年間聲名文物其人才往往有瓌瑋絕特者錯列其中今以習詩故槩捐高閣則詩又學之大病也矧諸人製作亦往往有可參六代三唐者博觀而愼取之合者足以法而悖者足以懲卽習詩之士不容盡廢乎今蒐諸詩話考列姓名并銓擇其篇句之可觀者于後庻南而後世所厭薄

此特詳焉要以爲考見古今助而不顓備詩家也

楊文公談苑云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能詩者甚鮮如楊徽之徐鉉梁周翰范宗黃夷簡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俶劉師道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寶臣陳堯佐悉儕流後來著聲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拱蘇爲朱嚴陳越王曾李堪陳詁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焦宗古錢惟演昭度楊牧之林逋周啓明劉筠並工詩者也

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粤嶲州之楊徽　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徐鉉　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焙茗旗香周梁翰　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鄭文寶　黃隺晨霞傍樓起頭陀青艸繞碑荒薛映　晨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漸沉劉師道　山程授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李建中　謫去賈生身健否秋來潘岳鬢班無李維　隺歸巳改新城郭牛卧重尋舊墓田錢熙　奇材劒客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呂夷簡　奇材劒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宋綬　南陽客自稱龍卧東魯人應歎鳳衰焦宗古　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錢昭度　青鳥不傳王母信白鵝曾換右軍書楊南鄭　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錢惟演　梨園法部兼

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劉子儀　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李宗諤　部吏百函通爵里從軍千騎屬橐鞬陳堯佐　九萬里鵬重出海一千年隺再歸巢丁謂

右楊大年所紀慶曆以前人才略備內李西臺以書顯宋宣獻以學稱呂許公以業著皆不名能詩今摘其句誠有過人處徐鼎臣鄭文寶本南唐人王元之林君復非西昆體亦與列者蓋通一代計之不專同調同事也朝貴而不及李文正後不[illegible][illegible]憨楊升魏埜郭雲濤閻俱不[illegible]伊亦有遺處士

劉綜學士出鎭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因進呈章聖深究風雅時方兢尚西昆體親以御筆選其平淡

者得八聯夙駕都門曉涼風苑樹秋(畢迥)秋聲和暮角
膏雨逐行軒(李維)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錢惟演)塞垣
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朱巽)汾水冷光搖畫戟
蒙山秋色鎖層樓(孫僅)極目關河高倚漢順風鵰鶚遠
凌秋(劉筠)按談苑外又有諸人其盛如此
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稱然實西昆之一也冰從
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裏看靈和字面稍僻又于
柳不切遂落西昆余爲易作長楊便了無痕迹蓋太
液切冰長楊切柳本天生的對彼嫌其熟稍進毫釐
頃成千里此西昆與老杜分界處初不在用事間學

者當細酌也
熙豐以還亦有作昆調者歐陽公組甲光寒圍夜帳
彩旗風暖看春畊介甫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
從文貍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是
也
古今詩人窮者莫過于唐而達者亡甚于宋漢蘇李
魏劉王晉阮左北溫邢韋皆阨窮擯折顛本至飢寒
也唐世則飢寒半之宋諸名公僅梅聖俞陳無已以
窮著自餘雖處士亦泰然終身漫錄烜赫于左
李文正張忠定呂文穆晏元獻陳文惠錢文僖宋宣
獻宋元獻呂許公寇萊公陳恭公王沂公龐穎公韓
魏公范蜀公司馬公范文正歐文忠王岐公王文公
韓持國胡文恭呂忠穆趙忠簡陳去非葉少蘊趙忠
定周益公文信公皆執政能詩者也
按右宋諸鉅公李明遠晏同叔陳希元錢思公宋公
序寇平仲韓稚圭歐文忠王禹玉胡武平王介父陳
去非世多悉其能詩者呂文穆未第時人稱其詩于
胡秘監陳執中題柳一絕見詩話甚佳張乖厓高廟
二絕頗豪呂文靖夷簡王沂公曾在西昆派見文公
談苑司馬范二文正並大儒然涑水有詩話而希文

篇釋時爲好事播傳龐穎公范蜀公並見溫公詩話
呂忠穆葉少蘊詩見方氏律髓忠定忠簡二聯雜見
諸說持國平園咸負聲稱信公雖氣誼赫赫詩律(實工)
盧多遜丁公言夏英國蔡持正元厚之皆執政能詩
然品格邪詭不得入前流就中若丁晉國謂其才情
足上下寇忠愍當時不入相居然宋初一[illegible][illegible]惟貪
冒富貴遂至不敢望魏埜林逋惜哉二陳[illegible][illegible]禹玉
亦似未能盡免夏文莊最稱才美今傳者寥寥云
次則王元之楊大年梁周翰楊仲猷趙師民李建中
宋景文余希古晁文元劉子儀錢希白曾子固子開

梅昌言劉原父蔡君謨鄭毅夫蘇文忠文定曾公袞張芸叟王安中曾吉父呂居仁汪彥章尤延之范至能洪景盧等皆侍從清顯大抵熙豐前詞人多達景德前達者彌衆紹述後秕士多窮淳熙後窮者愈繁仕不甚達并名不甚傳者陳亞權審黃庶黃台滕自李絢楊諤王琪司馬池才仲才叔冠國寶周知微俞汝尚杜默鮑當陳克王鑑杜常耿仙芝張子厚蔡天任天啓弟楊備億弟盧載崔鶠曾交等別見者不備錄南度前隱居不仕則郭震楊朴魏埜林逋李樵种放徐積邵雍曹汝弼黃知命王嵓王初等諸人南度後

江湖流派斗量筲計風軌蕩然矣古皆有句釋遺事散見羣書者

宋世人才之盛亾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曾亢自爲江西初祖矣韓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鄰幾蘇才翁子美等皆永叔友也歐于錢文僖爲僚劉晏元悳爲門人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王深父容季子直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

王平甫王晉卿米元章張子野滕元發劉季孫文與可陳述古徐仲車張安道劉道原李公擇李端叔蘇子容晁君成孔毅夫楊次公蔣潁叔等皆與子瞻善者

黃魯直秦少游陳無巳晁無咎張文潛唐子西李方叔趙德麟秦少章毛澤民蘇養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馬子才廖明略王定國王子立潘大觀潘邠老姜君弼皆從東坡游者

荊國所交則劉貢父王中父俞清老秀老楊公濟表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門士則郭功父王逢原蔡天啓賀方回龍太初劉巨濟葉致遠二弟一子俱才儁知名妻吳國及妹諸女悉能詩古未有也

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德操徐俯洪朋林敎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本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皆莫能及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多依放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胡元任云

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驂翁墨客代不乏人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餘無聞焉

右呂氏所列皆江西涪老派也陳師道足配享外潘徐韓謝洪高晁李江饒權可差見詩話餘罕稱者然當時率有集今者列左方凡元祐後靖康前詩派亦大槩盡此遺者無幾云

文獻通考江西詩派至一百三十七卷又續十三卷富矣世所傳何寥寥也劉潛夫云何人表顯潛仲達

大觀有姓名而無詩王直方無可采陳后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不皆江西產也同時曾文清贛人又與紫微詩往還而不入派惜當時無人叩之

今考派中諸人有集見馬氏通考者謝無逸溪堂集五卷謝幼槃竹友集七卷李彭日涉園集十卷洪朋清非集一卷洪芻老圃集一卷洪炎西度集一卷高荷還還集二卷徐俯東湖集二卷晁冲之具茨集三卷汪革青溪集一卷林敏功高隱集七卷林敏修無思集四卷潘大臨柯山集二卷韓子蒼陵陽集三卷夏倪遠遊堂集二卷祖可饒節善權各有集皆浮屠云諸人集無一傳獨王直方詩話存說易行集難久蓋古今然也

又居仁詩話載晁詠之西池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邊紈扇麗人行精鍊宏整足稱宋人佳句第一惜全篇不可見并識此晁氏最多才說之詠之冲之補之皆兄弟也

唐中葉後詩文異驅宋文人乃無弗工詩者王元之楊大年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黃魯直陳無己張文潛等輩烜赫匕論王禹玉宋子京蘇子美晏同叔唐子西楊廷秀陸務觀輩皆其人也明允子由子固

亦俱有篇釋非漠然者

晁補之在六君子中獨不以詩名而詩特工詞亦可喜又世絕不名其書今褚枯樹賦有其跋字畫雄放信名下士也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

宋諸人詩掩于文者宋景文蘇明允曾子固晁無咎掩于詞者秦太虛張子野賀方回康與之掩于書者石延年蔡君謨掩于畫者王晉卿文與可掩于儒者朱仲晦呂伯恭掩于佛者晁文元饒德操掩于學者徐鼎臣劉原父掩于行者徐仲車魏仲先掩于勳者

冠平仲韓稚圭掩于餙者胡邦衡文信國掩于奸者丁朱厓蔡持正掩于佞者夏文莊曾子宣掩于兄者王平甫掩于弟者蘇才翁掩于詼者陳亞掩于謔者劉攽掩于誕者惠洪掩于顛者米芾（諸人皆實有篇章非漫指者）

惠洪詩話譏蘇明允曾子固皆不能詩然明允晚歲登門最不才一篇典實豪宕實佳作也子固如方氏律髓所收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足爲佳句方氏舍之而取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及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二聯此皆詞耳然則謂二君不能詩豈公論哉

子由亦有篇什然不甚當行如前所稱明允一律絕未覩而宋人有以爲勝子瞻者方氏律髓取其說大謬也

甲秀堂坡一帖云邁往宜興迨過隨行迨論古今事廢興成敗稍有可觀過作詩楚辭亦不凡也陳無已送迨詩眞宇飄揚今有種淸談絕倒古無傳過颶風賦鼠鬚筆詩各奇偉可謂過得坡筆迨得坡舌不知邁何所得也（稍考坡集有與過聯句自擬杜氏父子云）

黄門長子遲建炎中知婺因家吾郡二子籀簡皆能詞籀有雙溪集簡有山堂集見吳正傳詩話餘多仕顯至明蘇伯衡遂以文著一代而詩亦工蘇氏之盛易世猶昌如此

李定舒亶世知其爲凶狡亾賴而不知其留意文學者亶有賦載呂伯恭文鑑又梅花二律見方萬里律髓如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裏一枝香頗自成調

李定宋有四人其一晏元獻甥字仲求洪州人文亦奇蘇子美爲賽神會李欲與蘇以其任子也却之李慚憤致興大獄梅聖俞所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是也然則二豎非憒然筆墨不識一字之流徒以忮害名流姓滅字毀鄙虐路粹盖亦同然可不戒哉

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卽與大獄害蘇子瞻者與劾蘇子美李定相望後先數十年中事二人同名姓同爲朝士同誣陷文章士所陷同蘇姓同兄弟齊名者（舜欽與兄才翁亦稱二蘇）又同以書名一代同罝獄同貶竄古今奇特有此然嘉祐中又有李定濟南人嘗廵歷天下諸路老于正卿（見詩話總龜辨疑門各條）又神宗時有吏將李定（見沈存中筆談）百年内同姓名四人古今奇特更若此又漢書李通傳蜀先主紀各有李定是古今有六李定也世人第熟其一二三則駭庸知宇宙間大自糾紛余閱諸史傳茲類彌众于同姓名考詳之

楊廷秀云自隆興以來詩名世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趙蕃劉翰黄景說徐仲道項安世鞏豐姜夔徐賀汪經方翥云云

右楊氏所叙南度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絶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餘子趙昌父黄景說差著他率畢畢然南度作者殊不止此今博考于下方已見顯達中者不備錄

陳去非胡邦衡李泰發朱少章喬年逢年仲晦王民瞻劉彦冲歐陽鈇康伯可劉攽之姜特立周尹潛姜光彦游伯莊康伯可張孝祥馬莊父韓元吉張澤民

戴復古劉潛夫王武臣高九萬黄子厚喻汝楫李大方曾景建王從周葉清逸孫季蕃武允蹈于去非徐思叔危逢吉甄龍友杜小山路德章敖陶孫蕭彦毓游寒岩嚴坦叔黄孔暘方巨山周公謹伯弜方萬里胡元任嚴羽卿劉會孟謝皐羽永嘉四靈杜氏五高

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爲晚宋而謝翱七言古時有可采者焉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亾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右見湅水詩話余前考九僧不能盡得其地今并列于此諸人蓋皆與寇平仲楊大年同時其詩律精工瑩潔一掃唐末五代鄙俗之態幾于升賈島之堂入周賀之室佳句甚多温公蓋未深考第自五言律外諸體一無可觀而五言律句亦絶不能出草木蟲魚之外故不免爲輕薄所困而見哂大方然詩固不當泥此歐蘇禁體元白唱酬疲竭才力何與風雅迺束縛小

乘者又不可不知許洞公案漫兩發之許爲近體諸僧咸閣筆云

慶曆間與歐石交者秘演熙寧間與蘇黄交者道潛及仲殊契嵩而善權祖可列江西派惠詮詩見和子瞻惠洪詩見賞曾直志南詩受知元晦宋初則潘逍遙元豐則饒如璧皆士人也又懷璉景淳清順圓悟遵式善珍可士等各散見詩話中宋林間大隱畫此餘詩膽編

南渡之末忠憤見於文詞者閩謝皐羽甌林德暘皆有集行世然當時義士甚衆不僅僅二子也余嘗於里中吳正傳遺裔家得手錄谷音二卷乃杜本伯原輯宋遺民之作凡二十三人詩百首杜皆紀其行略

率豪俠節介有大志而不遂者當元并海内日或上書或伏劒或浮海或自沉其不平之鳴往往洩於翰墨所傳諸古選歌行近體太半學杜時逼近之以詩道否於宋世而國亾之日乃有才志若諸子亦一時之異也余恐遂湮没不傳因節錄大槩于此其詩之合作者若程自修痛哭行毋琇宿金口元吉夜坐王鎡秋漲嚴道立酬蘭五張琰出塞丁開歲暮虞天章宿峽口等篇氣骨咸自錚錚不能備錄

陸放翁一絶老去元知世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憤之氣落落二

十八字間林景熙收宋二帝遺骨樹以冬青爲詩紀之復有歌題放翁卷後云青山一髪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每讀此未嘗不爲涕淚也

程克勤所編宋遺民錄凡十一人王鼎翁謝皐羽方韶卿唐玉潛林景熙汪大有龔聖予張毅夫吳子善梁隆吉鄭所南鼎翁嘗爲文生祭文信國毅夫即函致信國首者聖予爲文陸二公作傳而汪嘗以琴訪信國獄中梁鄭皆義不仕元方吳二子並吾婺人與謝翱善翱慟哭西臺實相倡和景熙玉潛收故主遺骨世所共知諸人率工文詞不但氣節之美今林謝詩集尚傳汪鄭二子詩附見集中咸足諷咏然同時劉會孟黄東發亦以宋遺民不仕元學行尤卓卓云

甚矣南度義士之衆也吳正傳詩話載史蒙卿一律云宫花攢曉日仙隺下雲端自是傷心極那能着眼看風沙兩宫恨煙草八陵寒一掬孤臣淚秋霖對不乾絶與谷音諸作相類又孫應時一聯云秋聲搖落日野色蕩寒雲

龔開聖予善畫馬吳正傳記其數詩末一絶云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

陽沙岸影如山皆宋遺民錄所不載又李珏贈汪大有云淚傾東海盡愁壓北邙低方鳳吳思齊詩亦散見禮部詩話皆婺人

林景熙字德暘東甌人宋亾入元不仕遺集二卷今傳其戀戀宗國之意蓋未嘗頃刻舍也五言律如老淚遺陵木鄉山出海雲烟深凝碧樹草没景陽鐘七言如衣冠洛社浮雲散弓劒橋山落照移隺歸尚覺遼城是鵑老空聞蜀道難雖不甚脱晚宋亦自精警集中大半此類忠義氣槩落落簡編有足多者

林收二帝遺骨或謂唐珏玉潛紀載紛紛頗難懸斷第以冬青詩唐作則未然此詩在林集與他歌行絶

類蓋二家同創此舉遂以恭作附會于唐耳
吾邑唐詩人惟舒元輿釋貫休二家當南渡則杜氏五人旟伯高旃仲高存叔高旞季高擒幼高才氣烜赫一時歌行近體雖沿溯宋習而竒思湧疊非劉改之輩下惜時方崇尚議論莫能自拔才則不可掩也伯高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犢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仲高金谷行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眼見高樓直下如海深白玉一碎沈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語意皆警

宋人詩話歐陳雖名世然率記事鬬及詼諧得數名言耳劉貢父自是滑稽渠帥其博洽可覩一班司馬君實大儒是事別論王直方拾人唾涕然蘇黃遺風餘韻賴此足徵葉夢得非知詩者僞或中焉呂本中自謂江西衣鉢所記甚寥寥唐子西錄不多其中頗有致語亦不可盡憑葛常之二十卷獨全頭巾疊疊每思讀之雖竭高似孫小兒强作解事面目可憎許彥周迂腐老生朱少章湮沒無考洪覺範滑稽談詩而誕妄全出在彼法當墮無間獄中陳子象掇拾遺碎時廣見聞張表臣獨評自作詩大堪抵掌自餘竹坡西清等種種脞無惟楊大年談苑紀載差博槩可采

南度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　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劉辰翁雖道越中庸其玄見邃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騷場巨目劉坦之雖識非高邈風雅一編大本卓爾初學入手所當亟知三家皆唐世未有胡元任議論時佳若阮氏總龜黃氏玉屑但類次前聞而已

劉辰翁評詩有妙理如杜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宫劉云此語投贈中有氣若登高覽勝則俗矣按杜登覽詩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類何嘗不佳第彼是本色分內語惟投贈中錯此則句調尤覺超然此嘗逆之意外未可以蹊逕論也

早朝詩九天閶闔開宫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劉云帖子語頗不痴重秋興詩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劉云對偶耳不足爲羆皆有深致余每謂千家註杜猶五臣註選辰翁解杜猶郭象註莊卽與作者語意不盡符而玄言玄理往往角出盡拔驪黃牝

牡之外昔人苦杜詩難讀辰翁註尤不易省也
杜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劉云金波綺席如此破碎謂之不謬不可至王禹玉用其格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頊覺新奇後來述者益衆實杜爲開山祖第劉評尤不可不知
張文潛以杜涓涓戲蝶過閑慢爲開慢曾閔朱斿北斗閑爲殷皆非是論詩最忌穿鑿當觀古人通篇語意文勢庶得之惟恐濕漢旌旗劉從失字爲近
老杜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劉註云謂鳳飛于高何物小兒政是人名戲筆如李白桃紅類余以高鳳

不作人名亦自可第杜本意用聚螢故引高鳳作對不然則聚螢全不相關此推深於詩又深於杜者得之諸家何解會此然以爲警句則非也蓋聚螢本趣韻高鳳又趁聚螢總之非出經意必欲對聚螢何患無佳事佳語耶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本自眼前語劉嗛其誇註云破字猶言近萬非也下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言自料雄敵植親耳劉以爲他人不能敵看惟有子建近之皆求取太深失其本意
杜課伐木語多難解而令宗武誦又作詩催宗文樹雞柵劉云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苦事殊可發一笑也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劉註此甫謙詞以答柳芳尊已本涉用意而令爲名言由世之談道者借甫自文不可不辨每閱劉註必含蓄遠致與杜詩互相映發令人意消
南渡時天彝少章者吾郡人嘗評唐百家詩多切中語而詩流罕見稱述今節錄於左方高常侍詩有雄氣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工部遊皆唐人巨擘也王昌齡尤所實玩李頎於諸人中尤有古意沈

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自儲光羲而下常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元和而後雖波瀾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如此邃遠淸深不可得也
楊巨源淸新明麗有元白所不能至者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將相之重聲蓋一時其詩宏毅闊遠與灞橋驢子上者異矣錢起戚擅場盧綸李益中表酬倡大曆十才中號爲翹楚司空文明結思尤精二皇甫亦鐵中錚錚戎昱多軍旅離別之思語益工意亦淺矣盧仝奇怪賈島寒澁自成一家張祜趙嘏集多律詩蓋小才也于鵠曹唐侯蟲自鳴耳許用晦工七言然

原缺

東越胡應麟著

語詩于宋元卑卑甚矣即以匹詩夫孰曰不然完顏氏國宋元間夷而閏者也謂完顏氏有詩匹論詩流大駭通古之士且重疑之雖然語其極十五國風外皆騈拇也要以全舉宇宙之詩則言兩漢不得舍六朝言三唐不得舍五代言宋元不得置遼金大河清洛之都四帝所培植良厚完顏入而有其氓黎而重之大定之治衣冠之度南而未盡薦紳之留北而思歸豪傷之崛興而靡賴者正史所傳雜談所錄蓋班

班為格調則中州一集恍忽大都雖殘膏絕響而篇什具在必以無詩弗可也余束髮治詩上距成周下迄蒙古備矣則金百年內不得獨遺以世所尢略也因特詳其人頗采其語而耶律氏有可据拾亦附姓名焉

王長公云元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高士談字季默俱有集見金史以下並節畧金史原文及宋元雜說諸人集槩無傳者故不復評其得失云

蔡松年字伯堅文詞清麗尢工樂府與吳激齊名號吳蔡體有集行世子珪字正甫亦能詩有南北史志等書十餘種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米元章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尢精樂府造語清婉有東山集十卷通考又有詞一卷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初學詩夢其父與方寸白筆遂大進有集行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人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妙品評者謂畫高于書書高于詩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詩歌樂府尢工號玉峰散人有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有昆侖集

王兢字無兢彰德人博學能文善草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兢手書士林推為第一楊氏丹鉛錄嘗稱之

鄭子聃字景純英俊有直氣詩文亦然所著二千餘篇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弟有天倪集

党懷英字世傑宋太尉進十一代孫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為第一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能詩尤工書黨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罕及時人以渢配之號黨趙有黃山集行于世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楊用修丹鉛錄以庭筠爲南宋人誤也金史傳甚明）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子曼慶亦能詩并書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尤工絕句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襲前人李純甫見之曰今世太白也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博學强記長于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

龎鑄字才卿遼東人工詩奇健不凡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人幼頴悟異常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所著老莊中庸鳴道集解數十萬言今鳴道集解尚散見釋氏書宋太史景濂云金李純甫亦能言士也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文法柳宗元歌詩俊逸效李白同時詩鳴者雷琯庚冊王元粹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作詩有志風雅文刻意樂章與趙秉文李純父游

王若虚字從之有慵夫集

王元節字子元有遯齋集

麻九疇字知幾博通五經尤長易春秋文精密奇健詩亦工明昌以還稱神童者五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立晚尤邃于醫

元德明好問之父太原人有東岩集三卷

德明女爲女冠亦能詩見元人小說（以上諸人見金史文苑傳中）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人幼頴悟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滏水集三十卷七言長歌筆勢放縱近體壯麗小詩精絕五言沉鬱頓挫字畫遒勁與楊雲翼代掌文柄人號楊趙爲金士巨擘焉（[illegible]）

元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奇崛而絕雕鏤巧縟而謝綺靡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

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蔚爲一代宗工所著詩若干卷杜詩學東坡詩雅十餘種所撰金源實錄百餘萬言好問金亡不仕其品格特高今有其集二十卷已詳論於元世此但據金史云以上並金史列傳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群書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以下五人見宋景濂京師偶閱李汾金史亦有傳元裕之寮文行傳叙載李冕卿等皆云能詩

雷淵字希顏爲文章詩喜新奇飲酒數斗不亂與友人高廷玉李純父號中州三傑

劉昂霄字景玄聰敏絕人學無不窺細瘦不勝衣幅巾奮袖詞鋒如雲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博學能詩文與李汾同在史館

汾得罪琯送之信陵以酒酬公子無忌墳痛飲大呼

汾字長源太原人工詩雄健有法皆骯髒士也

中州集五言律句可讀者葵花前日雨菊老異鄉秋[illegible]煙塵榆塞迥風雨麥秋寒[illegible]喬木蒼烟外孤亭落照間綠漲他山雨青浮近市煙[illegible]退飛嗟宋鷁畏暑甚吳牛少時過桂嶺壯歲出榆關[illegible]向人如惜別入戶更低飛李致美題燕高臺平竹抄幽逕入花陰喬君章蜃樓春作市鼉鼓暮催衙[illegible]乾坤雙鬢老風雪數聲來趙周臣雁暗蛩侵壞壁低雁落寒郊設燎彤庭敞懸燈玉殿深周德卿白首留他郡歸心繞故山王賓

滹沱春水渡瀛海夕陽樓雪照潘郎鬢塵侵季子裘趙文孺曉烟明遠樹暮雪暗歸樵閻子秀夜風喧馬櫪秋露冷雞棲史舜元高風梧墮砌久雨竹侵廊張子玉長風催雁北衆水避潮西[illegible]卿地傾濰水北山斷穆陵東党世傑

排律如吳彥高雞林書事李之純贈高仲常亦頗有格大抵金人詩纖碎淺弱無沉逸偉麗之觀間采一二欲以備當時之體而已或以諸子趙宋遺黎漠然于宗國之感而從事詩歌者然中原淪沒已久而勃興戎馬間俾腥膻之氣一洗而駿空之其功有足紀

也

七言律如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元好問地形西控三秦險河勢南吞二華秋[illegible]繡被暫同巫峽夢銀鞍多負景陽鐘[illegible]連昌庭檻惟栽竹卷畫溪山半是梅[illegible]萬里山川悲故國十年風雪老窮邊劉無黨山色過秋渾作雨海聲迎暮欲吞潮[illegible]積玉未平鳩鵲尾飛花先滿鳳凰城[illegible]征雁久疎河朔信小梅重見汝南花[illegible]木落高城仞過雁霜飛幽館乍聞砧[illegible]大抵七言律合篇絕少僅首遺山集亦然諸句猶[illegible]意[illegible]然其時故不易

也

李汾長源在諸人中稍有氣格如紫禁衣冠朝玉馬青樓仟陌瞰銅駝汴水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日晚豺狼横路出天寒鵰鶚傍人飛昆侖劫火驚人代瀛海風濤撼客查皆頗矯惜年未四十而卒不爾當出元裕之上

劉無黨差有老成意如客裏簿書慚老子詩中旗鼓避元戎一首全不粘景物而格蒼語古即宋世二陳不能過盖金人雖學蘇黃率限籬塹惟此作近之

金人七言絶亦頗有篇什苦不落勝國後在諸體中

差爲佼佼今錄數篇餘可例推

李公度楚宮云離宮樓閣與天通暮雨朝雲入夢中回首舊時歌舞地女蘿山鬼泣秋風吕唐卿李白醉歸圖云春風醉袖玉山頽落魄長安酒肆廻怅殺中官尋不得沉香亭北牡丹開馬子卿村居云籬落牽牛作晚花西風吹葉滿貧家閉門久雨青苔滑時見雙鳧下白沙李長源下第云學劒攻書漫自奇回頭二十六年非春風萬里衡門下依舊并州一布衣吕信臣春月云柳塘漠漠暗啼鴉天鏡高懸玉有華好是夜闌人不寐一簾疏影上梨花高子文對雪寄友人云簌簌天花落未休寒梅疏竹共風流江山一色三千里酒力消時正倚樓劉鵬南宮詞云暖入金溝細浪添津頭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曉十二珠樓盡卷簾周德卿即事云楊花顛倒入簾櫳睡鴨香消碧霧空盡日尋詩尋不得鵓鴣聲在夢魂中吳彦高秋興云後園雜樹入雲高萬里長風夜怒號憶向錢塘江上寺松窓竹閣瞰秋濤皆薄有唐人遺響

金人五言古如党世傑王仲澤吳彦高諸人大抵陶杜蘇黃影響耳王元粹一篇頗似曾讀文選者

七言歌行時有佳什蔡正甫醫無閭任君謨觀潮趙

德明秋山平遠圖王飛伯折楊柳雷希顔昆陽元夜高獻臣飛將軍皆具節奏合者不甚出宋元下

竅丹君澤在金不知名短歌二章其醉中一首宛有大人之作

党懐英趙飛燕寫真一首甚工又金山一章亦宋體之佳者

大抵金諸人才具無出元好問者第格調亦不能高

金諸家詩集僅此尚傳趙秉文楊雲翼號金巨擘製作殊寡人㲄李之純深研佛學王無兢精于題署王庭筠妙于丹青博雅之士閒染指焉党世傑才力英

英覺在諸子右吳彥高劉無黨趙文孺李長源之次

金人一代制作不過爾爾固宋氏餘分閏位然戲曲實爲古今正始所謂董解元者迄不知其州里名字嘗怪元裕之蒐獵雋髦殆盡此獨棄遺豈當時未崇此道或董視元稍後出未之覩耶

金世諸主章宗于興起學士最有功然不聞製作惟海陵數篇見桯史今錄以資談柄題軟屏云萬里車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又有題岩桂驛竹述懷三絕過汝陰一律亦奸人之雄也亮又有詠物篇並見桯史又金將紇石烈子仁詞一篇見齊東埜語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賦詩翟故拙起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大笑續曰霜天明月照蓬瀛衆駭然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角一聲云云衆遂延之上坐見說郛後四句亦清雅逈不類中州諸作以稍冗故不錄

元裕之妹亦能詩爲女冠朝貴有欲娶之者元曰可問吾妹其人仰訪之方刺繡朗吟曰補天手段聳施張不許纖埃落畫堂傳語新來雙燕子移巢他處覓雕梁其人自失而去見說郛并下則俱同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没者不少紹興間關陝暫復有于驛舍得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裝點春光似去年又一絕不錄又陳郁話腴錄梁仲卿遼東一篇史舜元昆陽一篇皆歌行史作尤悲憤可觀也史舜元亦見中州集

朱弁以章世知其節行而不知其能詩詩亦罕傳惟元好問所選諸體略備蓋弁羈虜中歷歲詩皆中州所作元取以鄭重其集耳五言律多整峭忠義之氣勃鬱篇章匪直中州諸子即南渡不數見其句如已負秦庭哭終期漢節回霜清穫稻日風急授衣天朔晦中原隔風煙上巳疑山藏千疊秀雲結四垂陰黃雲縈晚塞白露下秋空輪奐初經漢光分半隱城不知垂老眼何日覩龍顏誰知渡江夢日夜繞行宮皆可取惜諸體非所長也

嘆馬角之不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弁祭徽宗文也用修誤爲洪忠宣忠宣松漠紀聞所載韓昉諸制詞頗皆典厚可觀昉南人金史文苑傳昉首列詩似非所長至夏國高麗等表文亦含成語者蓋紀聞出洪适手錄記憶之間不無潤色也

滕茂實字秀穎吾婺人使金割三鎮不酬留雁門臨歿作哀詩遺命刻石墓上書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元

以爲吳人非是詩絕酸楚以宋調不錄然其人可重也中州集又有滕七言律三首吳正傳謂是滕元發後元發本東陽人葬姑蘇

楊用修詩話載施宜生含笑花詩云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褰帷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讀者多不知宜生何人按程史宜生福州人少遊鄉校不利有僧鑑其相當大貴然毛皆逆生法必合此乃驗因從范汝爲范敗亾命入金金主亮校獵國中一日獲熊三十六宜生獻賦有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之語亮大喜擢第一驟拔至禮部尚書來使宋漏亮南侵焱歸而被烹其爲人蹤跡奇甚

且于宋世事有關而史逸之故節錄于左此詩亦頗佳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烟古來興廢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叔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境惟商或携至者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及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友節者盖其父也右見趙與時賓退錄詩不能佳然黍離之感具焉錄之

庚溪詩話載陳相之使虜於燕山驛壁閒得一詞云書劍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楸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游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商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鴻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右詞乃風流子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惜其後不題名氏其寓旨有足悲者

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出侍兒佐酒中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抆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此詞載容齋隨筆佳作也玉林詞選亦采之激爲米元章壻能書及詩文金史有傳按芾有壻段拂字去塵米喜其名字與己合以子妻之激字彥高米之壻激不知亦有取義否耶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

光

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吟蜜扶餘九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其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予甚厚賜姓李名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泛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東丹王事見遼志及宣和畫譜董逌畫跋陳桱通鑑續編等書）

丹鉛錄又云契丹太祖初立即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招諫亦可嘉也右俱見楊用修集夷中有人若此在中國不多見者然余讀遼史倍知太后意乃率群臣讓位于德光德光反疑之遂因唐明宗招浮海至中國常思其母問安不絕其器識高遠而行誼純至迺爾用修未能盡述并志之（揚用修畫北苑有跋云謂北苑乃舍儀非畫者也）史又載倍居國日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俱入秘府其才挄多方又如此足爲五代人物第一世但知保機德光輩惜哉

平王隆先聰明博學有閬苑集行于世（以下並據遼史原文）

耶律屋質博學知天文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進秋游賦又進捕魚賦上嘉之

耶律資忠博學工辭章著兎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耶律八哥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

耶律學古頴悟好學工譯鞮及詩

耶律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于詩尤工有詩文行于世進四時逸樂賦遼主嘉之

耶律庶箴庶成弟亦善屬文

耶律瀚魯庶箴子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父庶箴嘗寄戒諭詩瀚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

耶律韓留工爲詩應詔進述懷詩上嘉歎之

耶律唐古廉謹善屬文

耶律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經籍一覽成誦修遼實錄七十卷

耶律官奴沉厚多學于本朝世系尤詳不仕以觴咏自娛與蕭唑稱二逸見卓行傳

道宗后蕭氏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

天祚文妃蕭氏字瑟瑟善歌詩女直難作作歌諷天祚云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云云

鐸盧斡幼警悟沉毅好學善屬文作雉鳴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劉伸少穎悟長以詞翰聞

劉輝好學善屬文對策遇時病能直言

楊佶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舉進士第一任學

士文章得體與宋使梅詢輩唱酬咸稱賞之有登瀛集

張孝傑侍遼主秋獵賦雲上于天詩遼主甚寵異之

楊皙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郎

劉景資端厚好學能文孫六符有志操世其家

遼史文學傳四人製作不可得聞也錄其姓名于後

耶律韓家奴字休堅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入遼遼主欲建太宗功德碑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文成以進上悅加禮部尚書按通志略有李氏應歷集十卷即澣作傳中國者晉張礪亦入遼見五代史應曆遼年號又胡嶠有陷虜記附五代史契丹末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巳祓禊水濱鼎偶造席唐俊置下坐欲以詩困之鼎援筆立成唐俊訝其敏妙遂定交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

耶律孟簡字復易六歲父出獵命賦曉天星月詩應聲而就父大奇之

耶律谷欲字休堅冲澹有禮法工文章

耶律氏小字常哥幼秀爽有成人風長操行修潔自

誓不嫁能詩嘗作文以述時政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風之

楊文公談苑載契丹通事舍人劉經一聯云野韭寒猶長沙泉晚更清又談苑載遼人一聯父子並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雁門悲見總龜

詩藪

東越胡應麟著

自三百篇以迄於今詩歌之道無慮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大宏大曆積衰至於元宋極矣明風啓而制作大備

國初稱高楊張徐季廸風華穎邁特過諸人同時若劉誠意之清新汪忠勤之開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劉崧貝瓊林鴻孫蕡抑其次也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王子充劉伯温方希

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復自北而南矣

徐氏詩評曰金華胡仲申之雄壯蘇平仲之豐腴宋景濂王子充之純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別并州筆記曰宋王二氏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則婺中諸君子冠冕國初不獨其文也他如方希古張孟兼唐處敬皆篇什不乏劉伯温又文掩於詩矣

大槩婺諸君子沿襲勝國二三遺老後故體裁純正詞氣充碩與小家尖巧全別惟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命以故手神意態小減當行而吳中獨擅今海內第知其文矣

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温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第格不甚高體不甚大耳

高太史諸集格調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風骨穎利則遠過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禰而弘正諸賢楊榷殊不及之用修詩鈔始加蒐輯至兩瑯琊咸極表章衆論遂定然高下便應及楊徐張二子遠矣

楊孟載結客少年行用沈君攸體如豪名獨擅秋千社俠氣平欺蹴踘場白璧一雙酬劍客明珠千斛買胡娘金丸挾彈章臺左寶騎開筝太液旁梅子隔墻羞擲果桃花深院笑求漿等語視沈作遠過之又岳陽一首壯麗欲亞孟浩然其末句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尤爲膾炙然元調未除正坐此音節迫促故也

季迪下劉青田才情不若楊孟載氣骨稍減汪忠勤以較張徐諸子不妨上座絕句小詩特多妙詣但未脫元習耳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國朝選體前驅

仲默於國初特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弗如也閩林員外子羽諸體皆工五言律尤勝合處置唐錢劉不復辨别甘瑾浦源藍智皆有可觀高廷禮擬早朝大明宮及送王李二少府詩如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淸川雨散巴山出大澤天寒楚樹微殊有唐風國初襲元此調罕覯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澗飛流帶苑墻諸天日月環龍衮九域山河拱象筵衲經雁宕千峯雪定入蛾眉半夜鐘雲邊夜火懸沙驛海上寒山出郡樓皆氣色高華風骨遒爽而諸選詩家例取其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等句迺其下者耳

國初三張以寧光弼仲簡以寧氣骨豪上國初寡儔藻繪畧讓耳光弼仲簡亦有佳處然率與元人唱酬故明風當斷自高楊作始若廉夫大樸韋俱鼎盛前朝無聞當代掠其餘剩尤匪所宜

吾邑與諸公同時者吳正傳禮部子大學士沉最爲太祖眷遇然初不以詩名余往甚怨之近得其選集雖儒生本色時露而高華整肅體格天成合處詎出當時名家下惜全篇完善差寡輒句摘之以俟賞音其讀史十咏如黃石履云躡劉舒國步蹴項立炎基中郎節云窖中同卧雪海上共驅羊子陵裘云大澤垂綸夜東都繪象時諸葛扇云白旄麾牧野赤幟指咸陽太白靴云遠遊觀宇宙高舉躡星辰中散琴云新聲鳴廣厦雅曲奏閒房皆用事精切神州十咏北闕雲云紫風細作千行紫捧日高騰一朶黃居庸翠云春雲映處屏如畫御輦來時色欲流内苑花云萬年枝上紅雲擁五色屏前繡幰開都門柳云萬樹連營春細細千條夾岸雨絲絲禁城鐘起句華鯨飛舞出滄溟直上中天望闕鳴上林鶯結句飛飛更向高枝語三十六宮春晝長尤爲俊爽他若風淸霧捲明

東壁野迥天垂出太行星環太乙尊黃道日麗層霄映翠華九成殿上飛金雀萬歲山中舞碧鸞硯草玉堂蓮炬絳紬書金匱竹編靑國初殊自錚錚而諸選絕不及之

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沉書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物華半老胭脂苑春霧輕籠翡翠城因彈别寉心如剪爲妬文鴛繡懶成陽臺樹密朝霞迥巫峽潮回暮渚平等句特精工流麗與孟載詩皆七言排律妙倡第稍異唐調耳中祈春夜詞采桑曲

國初婦人僅金華宋氏一篇自云太史同宗其詩甚長贍雖格不能高頗眞朴濃至脫元習至處境之逆殉夫之誠奉姑之孝咸備厥躬蓋前代未覩者

孫仲衍驪山老妓行濃麗繁富殆過千言而中多猥冗蓋歌行雖極長贍而精嚴不失逸宕之內而紀律森然乃爲可貴不然卽萬言易與耳孫同時嶺南黃哲亦長七言古才情少劣氣骨勝之

自方正學死事海內諱言其文近始大行褒顯而祠廟尚缺萬曆中侍御蕭公廩督學滕公伯輪郡守吳公自新合策創宇臨安四方忠義大快當時死事諸

臣若練子寧周是修程本立茅大方黃叔英顏伯瑋黃觀卓敬姚善胡閏輩皆工句律篇什傳者往往氣格崢嶸足覘夙負世動詘文人無行余不敢謂然也

永樂中姚恭靖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頗以位遇掩之詩體實平正可觀

宣廟好文海內和豫雖大手希聞而名流錯出若曾子啓劉孟熙張靜之李昌祺及閩中諸王龔皆浸潤明風解脫元習然才俱不甚宏鉅非國初比

成化以還詩道旁落唐人風致幾於盡廢獨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嚴整高步一時興起李何厥功甚偉是時中晩宋元諸調襍興此老砥柱其間故不易也

國朝詩流顯達無若孝廟以還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淸石文隱瑤謝文肅鐸吳文定寬程學士敏政凡所製作務爲和平暢達演繹有餘覃研不足自時厥後李何並作宇宙一新矣

觀察開創草昧舍人繼之廸功以獨造驂乘其間考功以通方繼躅其後一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故明詩首稱弘正然崔康但以文名敬夫獨長樂府自餘邊顧朱鄭之流遺集具在余備讀之總之派流甚正聲調未舒歌行絕句時得佳篇古風律體殊少

合作與嘉隆諸羽翼大槩互有短長也

李獻吉詩文山斗一代其手闢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磨西來獨闡禪教又如曹溪卓錫萬衆皈依至品藻人倫則尚有不愜人意者如序徐昌穀集云大而未化故蹊徑存焉何元朗謂獻吉詩比之昌穀蹊徑尤甚王長公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何王爲篤論則獻吉非至言駁何仲默書云古詩如風螭巨鯨步驟雖奇不足爲訓然仲默詩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與李評殊不類又謂何百年萬里層見疊出今李集比類尚多於何所極稱張光世詩讀芰陵集

亦殊未見超遠非何徐比

獻吉送徐昌穀詩金華數子眞絶倫謂宋王諸公也偉哉東里廊廟珍楊文貞也我師崛起楊與李京口長沙二相也弘正以前巨擘大槩盡之但送昌穀而不及其本郡高楊輩豈謂尚存元調耶

古今才人早彗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蚤彗兼斯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默二子風華神秀絶自相當然子安尚沿六代綺靡仲默一掃千秋芽塞其識與功不可同日語也

自昔文人厄運位遇通顯百不二三至以勳業自見

者千古寥寥劉元海恥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歐陽氏慨元劉事業姚宋篇章盖造物乘除大數應爾惟國朝勳業才名兼者頗不乏人帷幄則劉文成密勿則楊文貞靖難則于肅愍出塞則王威寧戡亂則王新建平盗則林司寇行邊則楊太保禦虜則唐文襄治水則朱司空定變則張司馬皆文武兼該聲實咸備前代所罕覩者

弘正間宗工巨擘若李獻吉何仲默羅景鳴皆文人兼氣節者崔子鍾王子衡薛君采皆文人兼學術者

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毎恠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及讀獻吉送昌穀詩是時少年誰最文太常邊丞何舍人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邊李之句則李何於邊正自不淺余細閱當時諸家若仲𠑽德涵敬夫子衡詩皆非長華玉繼之升之士選輩或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僻獨邊視諸人差爲諧合不得不爾若君采子業年宦稍後元非同列今總挈群集篤而論之李何徐外偏工獨造允先觀察具體中行當屬考功

國朝詩僧無出來復見心者宗泐有盛名而詩遠不逮弘正以後緇流遂絶響若羽流則全未覩他方流亦俱不競也

楊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綺縟獨擅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如題柳七言律云垂楊垂柳挽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鬪雞寒食後玉蛾翻雪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路邊遊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煙風流蘊藉字字天成如初發芙蓉鮮華莫比第此等殊不多得大槩錯綜纉金雕繢滿眼耳滇中作如春與八首語亦多工

楊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長榆合遠天新來催飛鵠微霜度早鴻等句置齊梁不復可辨危言盛稱王稚欽花月可憐春一首亦六朝語非盛唐也

用脩才情問學在弘正後嘉隆前挺然崛起無復依傍自是一時之傑第詩文則飣餖多而鎔鍊乏著述則剽襲勝而考究疎大槩議論太高者力常不副涉獵太廣者業苦不精此古今通病匪獨用修也

楊滇中最善張愈光張才與學遠非楊比特以調合

自信陽有後論後生秀敏喜慕名高信心縱筆動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詰之輒大言三百篇出自何典此殊爲風雅累余請得備論之夫燧人遐邈聲詩蔑聞尼父刪修制作斯備夷考國風雅頌非聖臣名世之筆則田畯紅女之詞大以紀其功德微以寫厥性

情曷嘗刻意章句步趨繩墨而質合神明體符造化猶夫上棟下宇理出自然此道既開後之作者即離朱墨翟奚容措手東西二京人文勃欝韋孟諸篇無非二雅枚乘衆作亦本國風迨夫建安黃初雲蒸龍奮陳思藻麗絕世無雙攬其四言實三百之遺參其樂府皆漢氏之韻盛唐李杜氣吞一代目無千古然太白古風步驟建安少陵出塞規模魏晉惟歌行律絕前人未備始自名家是數子者自開堂奧自立門戶庸詎弗能迺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良以前規盡善無事旁搜不踐茲途便爲外道故四言未興則三百啟其源五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歌行甫遒則李杜爲之冠近體大暢則開寶擅其宗使枚李生於六代必不能舍兩漢而別搆五言李杜出於五季必不能舍開元而別爲近體盛唐而後樂選律絕種種具備無復堂奧可開門戶可立是以獻吉崛起成弘追師百代仲默勃興河洛合軌一時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上下千餘年間豈乏索隱弔詭之徒趨異厭常之輩大要源流既乏蹊徑多紆或南面而陟冥山或褰裳而涉大海徒能鼓聲譽於時流焉足爲有亡於來世其僅存者若唐李長吉之歌

樊紹述之序記堂奧門戶竟何如哉

今人因獻吉祖襲杜詩輒假仲默舍筏之說動以牛後雞口爲辭此未覩何集者就仲默言古詩全法漢魏歌行短篇法杜長篇王楊四子五七言律法杜之宏麗而兼取王岑高李之神秀卒於自成一家冠冕當代所謂門戶堂奧不過如此若人影子之說以獻吉多用杜成語故有此規自是藥石非欲扯盡棄根源別安面目也今未嘗熟讀其詩熟參其語徒執斯言師心信手前人棄去拾以自珍一時流輩互相標鵠將來有識渠可盡誣譬操一壺以涉溟渤何岸之

能登

馬軾者不知名而詩鈔載其送岳季方詩如五合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薑城𣊿氣東南起合浦珠光晝夜浮格特高華雄峻足爲嘉隆前驅不可以名取也

陳約之高子業集序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龢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

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令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求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者

詩藪續編卷一　終

詩藪　續編二　國朝下　[illegible]　嘉靖

東越胡應麟著

洪永以至嘉隆國朝製作又四變矣吳郡青田纖穠綺縟一變也長沙京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永樂以後諸子變高楊者也見謂汰尖纖而就平實其流也庸冗厭觀嘉靖以前諸子變何李者也見謂略粗重而擬精華其弊也弱靡不振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嘉靖之爲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未聞爲中唐

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乏藉使學之酷肖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故取法不可不上也

自北地宗師老杜信陽和之海岱名流馳赴雲合而諸公質力高下強弱不齊或強才以就格或因格而附才故弘正自二三名世外五七言律往往剽襲陳言規模變調粗疏澁拗殊寡成章嘉靖諸子見謂不情改創初唐斐然溢目而矜持太甚雕繢滿前氣象既殊風神咸乏既復自相厭棄變而大曆又變而元和風會所趨建安開寶之調不絕如綫王李再興擴而大之一時諸子天才競爽近體之工欲無前古盛

矣

高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孫山人五言律晩唐之卑弱者七言律晩宋之疎慢者僅歌行一二

王稚欽才高一時而制作遂無入彀五言律稍成篇亦非上乘中年潦到不能盡其才耶

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傅合耳然其才殊有逕庭于鱗七言律絶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鷙足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凡有所

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縝麗茂秦融和第所長俱近體耳

長興商也廣陵師也廸功夷也歷下尹也信陽顏也北地武也

弘正之後嘉隆之前之爲律詩者吾得二人曰皇甫子循之五言清空瀟洒色相盡空雖格本中唐而神韻過之曰嚴唯中之七言錬鍜精工鑪錘盡泯雖格本中唐而氣骨過之

弘正五言律自李何外如薛君采之端麗温淳高子業之精深華妙置之唐人毫無愧色然二君俱不能七言律高蓋氣局所限薛由工力未加

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屬對多偏枯屬詞多重犯是其小疵未妨大雅

紫氣關臨天地濶黃金臺貯俊賢多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少陵句也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王維句也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南州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李頎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

空島嶼微青蓮句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咏句也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岑參句也凡于鱗七言律大率本此數聯令人但見黃金紫氣青山萬里則以于鱗體不熟唐詩故耳中間李頎四首尤是濟南篇法所自

弇州四部稿古詩枚李曹劉阮謝鮑庾以及青蓮工部靡所不有亦鮮所不合歌行自青蓮工部以至高岑王李玉川長吉近獻吉仲默諸體畢備每效一體

宛出其入時或過之樂府隨代遣詞隨題命意詞與代變意逐題新從心不踰當世獨步五言律宏麗之內錯綜變化不可端倪排律百韻以上滔滔莽莽杳無涯際五七言絕句本靑蓮右丞少伯而多自出結搆奇逸瀟灑種種絕塵七言律高華整栗沉着雄深伸縮排蕩如黃河溟渤宇宙偉觀又如龍宮海藏萬怪惶惑王太常云詩家集大成千古惟子美今則吾兄汪司馬云上下千載縱衡萬里其斯一人而已

弘正之後繼以嘉隆風雅大備殆於無可着手而敬美王公特拔新標異於四家七子之外古詩歌行勁

逸遒爽宗吳李謝方之度如以配哲昆誠無愧色五言律氣骨雖自老杜旨趣時屬右丞至七言律卽右丞不能脫穠麗而獨以淸空簡遠出之詞直而意婉語淡而致濃此格古未覩也唐人稱樂天廣大敎化主李益淸奇雅正主二子不足當謂兩瑯琊可耳

余與友人拈二王律詩長公有花裏鳴絲千嶂色月明飛鳥萬家春次公則飛鳥夜懸天姥夢栽花春映赤城標長公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月動搖次公則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浮沉眞勍敵也

盧次楩詩華藻不如謝而氣勝之世但知其賦耳

七言律大篇于鱗華山四首元美咏物六十首皆古今絕唱然于鱗四首之內軌轍已窘元美百篇之外變幻未窮

獻吉仲默各有秋興八章李專主子美何兼取盛唐故李以骨力勝何以神韻超學何不至不失雕龍學李不成終類畫虎

李以氣骨勝微近麁何以手神勝微近弱濟南可謂兼之而古詩歌行不競

宗子相以歌行自負雖超忽飛動而嗇決相半人多

惜宗早夭未成余謂不然昌穀三十三仲默三十九年才與宗上下皆卓然名家何得以未成論

徐子與七言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惜少沉深之致耳品格在明卿左子相右公實於諸子最早成律尤溫厚縝密但氣格微弱茂秦雖流暢然自是中唐與諸公大不同

少嘗見雜刻中子與七言律數篇工甚過晚年今集皆不載

仲默昌穀外集殊不佳仲默是後人集其幼時未成之作昌穀是後人集其初年未變之作于鱗遺集不

多郄有絶佳者

中原自李何輩先達高子業以沖遠繼之嗣是作者雖篇什間存終非炳赫嘉靖中張助父最爲傑出諸公後當首稱

宋文憲子璲王忠文子紳並工詩髮中一時之盛

國初如宋潛溪文章學問宋仲珩書名不直髮中三絶皆可爲海内第一王司冦稱承旨雲蒸龍變天下共歸豊人翁謂舎人威鳳冲霄當代獨步郎異時定論可知而自其父子得之尤前代罕見也

高自標致前無古人論學問無如鄭漁仲論書畫無

如米元章而後人卒莫之許也二子氣質傲誕相近觀其著述無論是非可爲絶倒本朝楊用修論詩論學亦然而疎漏尤甚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

杜之和賈大減王岑李之岳陽遠慚孟杜信陽北地並賦無題而獻吉偏工歴下瑯琊俱咏雙塔而于鱗特勝皆一日之短長非終身之優劣

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虎卧鳳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一語允可爲後學法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晩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鑒戒前規遂爲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束而未暢惟弇州信手匠心天然湊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系與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

皇甫子循以六朝語入中唐調而清空無迹楊用脩以六朝語作初唐調而雕繢滿前故知詩有别才學貴善用

嘉隆一振七言律大暢邇來稍稍厭棄下沉着而上輕浮出宏麗而入膚淺巧媚則托之清新纎細則借名工雅不知七言非五言比格少貶則卑氣少媮則

弱詞少淡則單薄句稍緩則沓拖國朝惟仲默于鱗明卿元美妙得其法皆取材盛唐極變老杜近以百年萬里等語大而無當誠然彼白雲芳草非錢劉剰言乎紅粉翠眉非温李餘響乎去此取彼何異百步咲五十步哉

信陽之俊北地之雄濟南之高瑯琊之大足可雄視千古然仲默爲大家不足于鱗爲名家有餘

獻吉章法多縱横才大不欲受篇縛也于鱗對屬多偏倚才高不欲受句縛也其故于鱗以易獻吉以避故二君詩格高絶而無卑弱之病然以是言律終非

本色當行遍讀杜集即排律百韻未有不整儷者近唯仲默元美伯玉明卿體既方嚴而格復雄峻學者孰讀當無此病

李饒幻化而乏莊嚴何極整秀而寡飛動鳳質龍變弇州其自謂耶

汪司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中歲尤刻意詩歌五七言近體盡刷鉛華獨存天骨雄深渾朴壁立嘉隆諸子間自爲一家非俗眼所易識也其格調精嚴句律整峭斲削鍛鍊之工幾于毫髮亡遺恨深于少陵者當自得之弟仲淹仲嘉並工詩競爽世稱二仲云

自北地濟南以峭峻遇物古人握沐之風幾于永絕嘉隆間吳郡新都相繼崛起兩公德望位遇震曜一世而皆下士急才後生一善必奬掖陶鎔孜孜若弗及當代知名之士靡不出其門者司寇起任南都賓客走白下歲數千人司馬奉太公家居車騎塡委供中幾滿余于兩公俱通家子以蹤跡迥絕又嬾慢不能自通兩公曲加推引遂並辱國士之遇他可槩見云（司馬嘗衡余歌余劉邀中丞余七言律四章極爲長公所推余別有紀）

中州李何一盛邇後浸微張中丞特起新蔡周旋瑯琊歷下間其天才絕出如龍泉太阿鋒不可犯王次公絕推重之謂出宗徐上然不妄交游一日邂逅朱山人館讀余詩大擊節見賞余亦極意應酬遂爲變觀側目至徵色發聲追思頃成往事可一慨也

穆廟時寓內承平薦紳韋布操觚命簡家驥人璧雲集都下余所獲游處者嶺南則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下則文壽承周公瑕曹子念殷無美吳文仲信陽則何啓圖燕市則劉仲修江右則楊懋功楚中則陳玉叔劉子大丘謙之就李則戚希仲沈純父東越則董子鳴康裕卿晉陵則朱在明安茂卿濠梁則朱汝修吾里則祝鳴皐每花朝月夕文酒雍容窮極勝事今半化異物矣

國朝武臣希習文事獨李臨淮惟寅崛起勳胄中（惟寅名言恭）折節海內人士宗附如歸王次公序其詩郭定襄後一人咸謂實錄余以惟寅文雅尚當過之

近日詞場自吳楚嶺南外江右獨爲彬蔚與余交最久者喻邦相胡孟弢朱可大喻如浙江觀潮雁宕天台等作胡如天津望海匡廬彭蠡諸篇朱如泰岱嵩高兩岳游稿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

明宗室攻古文詞者嘉隆間惟灌父最博洽饒著述余髫歲即與交豫章用晦先鳴諸子勃起貞吉宗良

與余酬復特久一時競爽名家未易屈指盡也

陳京兆玉叔温良樂易海內稱其長者尤喜汲引後學即閭巷岩穴有片善必孜孜稱述不容口所至戶屨恒滿詩文清婉典飭居然漢唐閒名家所著二酉園集製作甚富兩司馬咸有序盛行于時

康裕卿山人與余最善余髫歲從家君寓都下裕卿自李臨淮處見余詩輒擊節稱賞因盡徵夙昔所撰讀之每疵病必爲指摘自是定交歷二十載如一日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閎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爲人爽朗俠烈片諾可寄死生兩瑯琊皆酷重之今

尤不易得也

周公瑕以書名一代詩五言律沉婉有致七言律尤工合作處高華整麗足上下嘉隆諸子而世率以書名掩之如游燕諸作毘盧閣觀象臺等篇皆必傳于後世者異時自當有定論也朱司空汪司馬王長公次公咸亟稱其詩以公瑕不近名故其語罕傳云

延陵鄧欽文詩素不知名戊辰春余同黎惟敬諸子游西山歸各賦詩鄧所作八首特精工冠一時今其人已歿弁識此

詩至七言律八句之中往往冗弱況衍之十韻以上其難可知唐老杜外作者絕少惟近王次公壽長公十五韻豐勻整密字字精工足爲此體作祖且盡刷鉛華獨存風骨尤排律所難也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與象諧合之際極可嘉賞如老杜之入蜀仲默于鱗之在燕元美之伏闕三郡明卿藏甲西征敬美禮帷蘭省皆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

老杜夔峽以後過於奔放獻吉江西以後漸失支離仲默秦中之作略無神彩于鱗移疾之後大涉刻深

元美鄖臺之後務趨平淡覼其中年精華雄傑往往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世返以是爲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詩之晚年彌工者惟張肖甫汪伯玉二司馬黎惟敬歐楨伯亦不失故步皆嶺南巨擘也

獻吉學杜趨步形骸登善之模蘭亭也于鱗擬古割裂餖飣懷仁之集聖教也必如獻吉歌行于鱗七言律斯爲雙鵰並運各極摩天之勢

張助甫五七言律高華雄爽類宗子相而精密過之

黎惟敬五七言律深靚莊嚴類梁公實而老健過之

重臣分省出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岳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右季迪送沈左司入關作壯麗和平句句大體可爲國初七言律第一

吾筱景濂文仲珩書皆國初第一而七言律亦盛有佳篇如承旨送張仲藻畢姻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乗鸞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舍人題水簾洞雲屋潤含珠綱密月鈎凉沁玉繩低鮫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皆精工華整國初似此有幾

弘正前七言律數篇外惟危素送人之嶺右有中唐風王直西湖高棟早朝得初唐調此外或句聯工而全篇不稱或首尾稱而氣格太卑不足多論

七言律唐人名家不過十數篇老杜至多不滿二百弇州乃至千數誠謂前無古人然亦最不易讀其總萃諸家則有初唐調有中唐調有宋調有元調有獻吉調于鱗調其游戲三昧則有巧語有諢語有俗語有經語有史語有幻語此正弇州大處然律以開元軌轍不無泛瀾讀者務尋其安身立命之所乃爲善學不然是效羅什呑針踵夸父逐日也

李于鱗以詩自任若微吾竟長夜等語誠有過者至今爲輕俊指摘然亦出於古人如杜子美獻書自謂楊雄枚臯臣可企及又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又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九齡書大字七歲詠鳳凰之類不可勝道太白尤自高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茫茫若埃塵退之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亦是此意至如杜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李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韓世無孔子則已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言尤大意尤遠初學目不覩往籍輕於持論何損作者

退之我願身爲雲東野身作龍蓋戲語耳獻吉因之云子昔爲雲我作龍抑又甚矣

仲默氣質絕溫雅亦有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亾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亾於謝之語遂開一代作者門戸彼身繫百千年運數豈容默默以沽長厚至與獻吉書評駁不少恕詎有毫忽勝心所謂古之益友而李答書暗嗚叱咤形於楮

墨雖言皆藥石彼此用意瞭然至再書以激之而何
直受不答有以見其量也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觀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
言無當吳中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沈啓南王履
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亦以偏工書畫
不能致力耳履吉諸作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
年可亞昌穀嘉隆間周公瑕近體殊精詰亦書掩之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鳧康德涵
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
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

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illegible]
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嘉靖初為初唐者唐應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
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為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
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
古詩冲淡當首子潛律體精華必推應德
同時為杜者王允寧孫仲可為六朝者黃勉之張愈
光允寧于文矯健勉之於學博洽皆勝其詩
詠物七言律唐自花宮仙梵外絕少佳者國初季迪
梅花孟載芳草海叟白燕皆膾炙人口而格調卑卑

僅可主盟元宋獻吉題竹仲默鰣魚于鱗雙塔始為
絕到元美至六十餘篇則前古所無也
弘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追逐李何士選繼之升之近
夫獻吉派也華玉君采望之仲鶡仲默派也昌穀雖
服膺獻吉然絕自名家遂成鼎足
隆萬詠物之妙者若黎惟敬賦月掖中青桂隱園
歐楨伯賦雪禪堂邀客酒如霞極為精工宏麗而二
結句尤出人意表皆傑作也
以唐人與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唐
有工部青蓮明則弇州北郡唐有摩詰浩然少伯李

頎岑參明則仲默昌穀于鱗明卿敬美才力悉敵惟
宣成際無陳杜沈宋比而弘正嘉隆羽翼特廣亦盛
唐所無也
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
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
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則北郡弇州之歌行仲默
明卿之五言律信陽歷下吳郡武昌之七言律元美
之五言排律五言絕于鱗之七言絕可謂異代同工
至騷不如楚賦不及漢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
明一也

詩藪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有筆叢已著錄是書凡內編六卷分古今體各三卷外編六卷自周至元以時代爲次雜編六卷分遺逸閏餘各三卷皆其評詩之語明史文苑傳曰胡應麟幼能詩萬歷四年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著攜詩謁王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歸益自負所著詩藪十八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云云是應麟著此書時世貞固尚在乃內編又自紀其作與王長公詩二百四十韻事豈應麟又續有所增益歟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顧元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白齋詩話一卷》提要

吳郡顧　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絶句云蠛蠓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崇人覷下界一微塵裡鬬英雄　昔笛鹿嚌解爲毒艾葉雀啣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誰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咏潮詩書既遒勁詩亦雄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蓋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

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
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
非黃金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旣得凱旋駐蹕金
陵復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絶句
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
詩絶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
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
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

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
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
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
四絶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
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鑾一顧之　趙
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
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
華慇懃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甎多幸也得
相隨載後車　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
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西涯先生在内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
閣春深近九重堦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
種芙蓉登臺未買黃金駿補衮難成五色龍
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音節渾
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
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
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
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内二集共

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倂之豈前輩
之本旨乎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
黃叔明畫此詩意并篆此詩書上隱者應潔
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王文恪公鏊自内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
問之荅詩云勇退歸來說守公此機超出萬
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
畫慘淡難識遂爲絶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

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
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
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
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
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
傳誦
祭酒莊渠魏公校撰儆謝時臣將書莊渠岡春
公公曰此小景不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四景
不識肯留意否乎願先包羅於胸中而後運

於筆端人仰而望太陽豈能睹其眞體惟泰
山之上有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
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
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
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
台之巔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
列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頂
晨起遥見霧氣在下若大瀛海遶山高者僅
露其頂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觀吾嘗以
問顏石屋荅曰我以爲混沌也大山有日觀

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
長安觀者西望秦間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
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
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
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
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
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其
詩曰窓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
之正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岳言而爲有
聲之絕景矣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
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
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
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
轍消受爐香一味閒　經時臥病斷經過自
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
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
叛凡應辟者皆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

可及也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詩有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揔輸僧有人易數字云莫怪為僧心不了為僧不了

也輸僧出家舍去愛緣揔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中造業者已霄壤矣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閩陳侍御琳典南畿學政甚得士子心正德間以諫去國諸生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為傳誦其詩云春風露冕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抗疏要談天下事謫官應過海南村湯湯江漢羈臣淚納納乾坤聖主恩歷試古來名節士為古身屈道尤尊識者以為不下李師中送唐御史也

越僧某索書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為

陳可與讀書虎丘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掛席訪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磴寒泉煮石鐺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

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開一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丘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之句戊子五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屬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以拱矣負此重托言之於邑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氷凍有米無人相送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
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集唐句先生江
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間家於江村橋故有
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孫一元峴雲菴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
開石扉古之人但言柴扉荊扉並無石扉之
理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
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
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鎖鑰一元好
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多識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臨官後
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駿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
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
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君子
可以知其養矣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
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鬓荊
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
種正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即今芝蔴也種時
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
若獨種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
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
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
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
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
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節南東州節道
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遠峯沐雨幽

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蓴鱸食季鷹之
高劒譚吊闔閭之古基酣而世慮忘酒竟而
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
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蘚苔漫滅竟不
知在何處姑識之

吳興王雨舟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
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
集有鐵老吟餘其宮詞尤藴藉可喜姑舉其
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矣其詞云鴛鴦長
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

少才拭龍床布地衣　昨日閤中進荔枝尺
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帶承金奩客賜脩儀
盡不知　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
名宣索宮花親自挿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
類此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算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
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
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
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矣
唐之漁翁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之釣翁則

爲多事人矣
沈醉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
格嘗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
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
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
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
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交易買
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
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癡[illegible]

頭粮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illegible]
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illegible]
取剝陪償終則籍沒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
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
皆不售田吳人所以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
切中時禍不獨爲常熟發也
山居集者岳漳河岱隱山居而作也詩凡三十
八首體裁不一其警策如杖竹云萬竿同蔽
日數畝不分烟如淨明寺云方丈留鶯語山
門待馬跡題余水亭云竹深雲日細江滿[illegible]

荷高山居云豆熟藏山兎何尚宿雨蟬七言
如暮秋遊眺村居繚繞原外人烏縱橫夕
照前如山夜喜晴云脉雲落木明星動雨過
空庭暗水鳴如姜惠剛過訪云石門落葉鳴
鵑鳩澗道芙蓉響蟪蛄皆清徤可喜山居在
陽山西之白龍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
竹尤爲幽絕余嘗題其壁云山中少隣並來
往即君家還上自生竹墻隅亦種花脫巾漉
沽酒敲火試新茶幾度長松下論文意自嘉
又絕句云竹裡茆堂帶激湍清風日日報平

安主人風雅輕文組只恐君王畫去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并
儉亡抵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
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爲君主耶後事泄融一門爭死竟坐褒近
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巳
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石守
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
孔融
西湖飛來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珈也

下天竺堂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世
孫宰子補之也方崇陵豪自秋官慮囚江浙
省過杭憩西湖之天竺廼索筆而題之曰飛
來峯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則天奇損矣叔
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則人奇索矣知
一者廼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
翻是案何以服人余嘗寓西湖之上每棹舟
觀天竺畫壁未嘗不窮日而返今爲同祿取
去不可得見矣惜哉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
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
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
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
爲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
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
基兆於此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
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

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
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
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
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江夏吳偉齠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
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
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以吟咏達
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詩云白
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
對嘴惜不多見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沉吳市中嘗刻漫稿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裡陽山應在席門前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過滸墅竹青塘上喚輕橈道其實也後寓丹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元大性極疎嬾好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

夷白齋詩話終

夷白齋詩話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元慶撰元慶有雲林遺事已著錄是編論詩多隔膜之語如秦韜玉詩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可謂寒酸窮眼元慶乃稱其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品題殊誤所錄明詩多猥瑣至譏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謂魚腹中安得有書尤高叟之為詩矣

詩譚十卷續錄一卷

〔明〕葉廷秀輯評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譚十卷》提要

詩譚自序

濮上鄙人幸聞郡先達李伯承之風弱冠學爲詩坐以天性嬾慢不克刻畫唐人比壯歲因親老乞閒菽水之暇齋心習靜稍稍知薄世味而饜道情向之所爲詩頓欲棄去矣然而夫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以及于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博物洽聞舉必繇之詩之關切于學若此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夫子删詩之旨也近思錄曰興于詩者吟

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又云與于詩是興起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此眞說詩之善者也夫古今之人不同而此心同古今之詩不同而此理同逆其心而端

之以理取彼短吟暢我滿懐取彼快談印我至性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詩之益人信如是而後益人也愚盲人也見地不靈問津滋遠輒敢横襟于作者之

室憑臆所至妄侵世務豈不自立一罪案哉雖然我用我法可也常怪依傍之内必無眞品文章事業須從至誠做起而後可自信以信之百世詩家有聲譟海内而于自巳性靈上不曾道

著一語猶之功名場中往往有捷致大位而于本等職分上不曾盡得一事總之世法日重則道法日輕世教沉淪誰任其咎與抑世之談道者吾惑焉世間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間大道

理舍大道理而高談性命類剖腹以藏珠也至剽竊釋老之蒿矢爲發明心性之筌蹄猶之以巴人下里而奏響于陽春白雪之側不顧識者之掩口也可勝惜哉愚之于詩譚也凡關于忠孝大道理未始不三致意焉國家多事爲人臣子者正宜提出真精神力量以畢效之

君父請以是集而告之　海内君子其以爲譚詩也可譚道也可即以爲譚天下事也亦可

明崇禎乙亥孟夏東魯葉廷秀謹序

葉氏廷秀　潤山

一讀邵子詩至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竊疑之巳而思詩不關身心世教即擅場何益爰采詩之有關係者雖近俚必錄否則如楓落吳江等句猶之白紙黑字而無益于事茲集中竊倣三百篇之遺意令人可興可觀庶于詩敎有合云

一學者開卷有益山林朝市總從自巳體貼

去自件件開發性靈茲于松風竹韻前偶披偶得偶當偶書可揮談于王公大人可問詰于村夫野老可抵掌古今世事可款語現前風花而總之取醫俗疾原本旣忘情事錯出問而暢言不妨任肆時而引言有關係世教處不妨累連而總之于天理人情外不溢一語

一篇內事類書巳汗牛充棟故不必分門取次展閱有得正在冷然入人

一集中古今事不妨錯見一人不妨重出如入太行之麓花鳥各別其趣即片石數樹在遊人之自領畧耳

一有因人而錄其詩者詩即不甚關係而人巳彩乎自遠有因詩而想見其人者未尚論其人而詩巳脩然不朽然而詩之不如其人久矣孔子云聽言觀行方爲百不失

一之法誠不敢以詩槩人也

一標題間用詩中要語以便讀者急流著眼

一詩中事中有關切世教者方用○○次用：：平常或加、或并不加、所以別于選詩之林

一凡屬愚見評論其點批皆出自胡氏旵仲間續渠意則低一字附于後

一踵產并觀妄思鼓吹風雅即古今名公大

儒之詩多未采入他可知也然天下無盡者書終身誦讀不及千百之毫釐亦到手不放可耳請正于　海内高人志士或增錄或增評大家式詩教之靡而補世教之衰有厚望云

一千里寄刻字句間舛避旁多訛前者爲甚後出稍正觀者原之

詩譚用

書目

近思錄

孝經集註

正學編

道一編

小學内外篇

太平御覽

原敎錄

韓文公集

唐詩紀事

吳草廬集

許魯齋集

越陰齊語

尚論篇

蘇子瞻集

歐文忠公集
大學衍義
包孝肅奏議
范文正公奏議
源流至論
唐語林
捫虱新話
鶴林玉露

梛子厚集
於硤注筆
涑水迂書
齊東埜語
平江紀事
南溪詩話
全唐詩話
省心錄

吳禮部詩話
一閒集
世說新語
自警篇
玄敬詩話
韻語陽秋
綠雪亭雜言
西湖麈談錄

皇明通紀從信錄
誠意伯集
交泰錄
近代名臣錄
皇明理學名臣錄
潛溪集
大學衍義補
羅一峯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
羅整庵語錄
慎言集訓
羅念庵集
呂涇野語錄
白沙詩教
薛文清公集
蓬窗日錄
灼艾集
王塘南語錄
呂心吾呻吟語
萬以忠約言
歸子慕語錄
薛君采語錄
陽明先生集
閒情小品

見一筆談
可齋襍記
閒古隨筆
西湖志
近峰聞略
順義縣志
濮州志
懷柔縣志
耳談
續耳談
詩歸
明雋
明詩正聲
詩壇合璧
明詩選
李少保詩

草木子
古今彤史
古今名媛類編
紺珠集
風雅廣選
敘家要略
顏光衷廸吉錄
瑜子兵法
啓牘故事
唐詩助道
烏衣佳話
湘煙錄
古今藥石
呂涇野文集
楊啓昧山居功課
楊椒山集

青谿集
晝永篇
東坡客語
晉書纂
陶靖節集
邵康節集
韓詩外傳
黃石公素書
周濂溪集
廣輿記
呂文選抄
趙夢白尺牘
李少卿伯承詩
百可漫志
聽雨紀談
蓬軒類記

客座新聞
枝山前聞
駒陰穴記
簷曝偶談
庚巳編
紀善錄
西樵野記
閒中今古錄

蘇談
畜德錄
莘野纂聞
綠雪亭言
仰山脞錄
歲抄
正楊 陳文燿集
名世類苑

梓吳
古今人物紀畧
水東日記
藝藪談宗
書窗紀愚
快書
中州野記
黃山谷集

李延平集
談苑
初學記
林和靖集
聖學宗傳
來瞿塘集

詩譚用終

詩譚題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聞丐詩

鬻廬詩

羅倫巳復官

賣子嘆

踏災行

況太守

尹鳳岐諷時

附讀書論

題倚樹人

李西涯謚

樵夫圖詩

陸文量刼私奔

鄒庶常詩

不作盲聾喑啞官

辛性堂書懐

賦雪憂國

一度遷移一度開

道人書壁

衡山峻節

枚點太平

詩伎守義

刼黃金詩

題牧牛圖詩

文田投詩

清風兩袖

文公祠詩

愛蓮堂詩

蘇李泣別

四知臺詩

爲官徹底清

勸廉直詩

心不可有一事

登臨覺險
詩喜同道
臨危莫愛身
文公追詩
散作十分春
上買似道詩
重內輕外
騎驢歸里

問池臺主
腰下幾時黃
戒躁進詩
太白畫見詩
朱陳村詩
詩賀三諫官
古人以學爲詩
詩存龜山祠

過昭陵詩
時清未忍辭官
夫婦雅操
覓睡方
賦牧童詩
狂得我情
呂與叔詩
野色天光

來瞿塘詩
節婦吟
閒處坐
洞庭老人詩

卷之六

李嶠才子
蘭溪幽居
乞食詩

卷之七

心定萬事定
胡康侯詩
送鄒汝愚
一峰挽詩
我道固當然
忼慷歌
包孝肅詩
醒心亭

贈隱士
銀豆謡
咏蓑衣詩
咏傀儡詩
陳剛中詩
題爛柯山
題詩御史臺
巫頂飛雲詩

僧規詩
送見素致政詩
咏召伯湖女
警惕詩
董蘿石
得詩銘墓
皺眉亭詩
德顯郤求輓詩

涂副使詩夢
子畏改字
胡文德
詩免伐木
野人疎禮
渡楊子江
題秋胡詩
未嫁從死

卷之九

雪望詩
山居詩
挂瓢歌
唐球詩瓢
方三拜詩
上柳相公
漁父歌
司空圖高節

送丘爲詩
張彪穠詩
試院詩
享清閒福
書聯自警
畢竟思未有
李乂餞詩
咏石季倫

守睢陽詩
負薪老翁
孟門行
越謠歌
燕子樓詩
舊桃賦詩
木蘭辭句
咏昭君詩

館考佳句
功成歸田
裴潛挂胡床
詩戒好色
新嫁娘
歸信吟
梁石門詩
千里詩同

黄陳聯句
包中丞稱職
示學者詩
出守桐廬
寒草含綠
寄傅逸人
仁義浸生民
虛心得賢

夜深吟
不忘君
林居
服除送兄弟還都
古人重非道
自警
大裘軒
張牧之竹溪

保生在無欲
賣餅兒
墨染絲
獄多重囚
讀邵康節詩
一等吟
物理吟
詐者吟

憂喜吟
不願吟
為善吟
待物吟
天事吟
君子吟
善惡吟
天人吟

求鑑吟

中原吟

時事吟

名實吟

治心吟

人情吟

知人吟

民情吟

見義吟

責己吟

恩怨吟

長憶乍能言

悟人一言

答人書意

緣飾吟

知人吟

自古吟

答王宣徽

傷心行

代書寄友

感事吟

試筆

寬猛吟

龍門道中

閒行吟

首尾吟八首

陳白沙詩

詩譚題終

詩譚卷一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一心學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

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求放心而心學之旨盡矣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扃鑰發明性學之淵源惟以敬爲傳心之要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橫渠之論正心曰當以已心爲嚴師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規伯敏曰紛紛枝葉費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呂與叔曰終日聖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众形役然則先賢之用心爲後學之楷模外此果無餘蘊矣羅一峰曰凡治已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

除而病證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徹論也安得有志心學者而共證之

心學難言矣未問操心先問識心不識心之爲心而遽言操心心斯病矣善乎程伯子之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仁者識心也又曰識得後不須窮索不用防簡惟誠敬以存之存之云者猶獲一物惟存之無失而已非時時拘執之爲存也況心乃

冲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而亦無可拘執無可操持者。故聖賢工夫有次第之不同先曰察識後曰存養。曰擴充。至於存養之功亦惟曰戒懼。曰顧諟。曰克明。曰緝熙。曰敬以直內。曰直養無害。皆隨時隨處因其自然而惺存保任之耳。大都明善之功原難。而誠身之功較易。陽明子謂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即本體。二語可法、儒者未先識心每專事操

心未有不方所執持而拘攣把捉之者又卽釋氏嘗言煑砂作飯盲修瞎鍊是也就詩而論則如朱子詩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又千葩萬蕋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又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若悟本來非木石。保君弘毅不能休。又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功夫。又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及爲有源頭活水來。數點梅花天地心。等詩、不可枚舉、要皆善言心。亦善言操心之句。几程子言敬亦精曰居敬則心中無物。苟非識心體虛明。何能以無物之敬爲居。若執一敬以居心則心中已多一敬之物爲障礙。如鑑體先

滯影光而以之照物安得纖毫非察邪。識此庶可言心亦庶可言操心矣

行得始爲難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呂涇野先生極服此論、先生嘗與某先生至一寺甚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由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推其論、亦

曰行必由知而入知至方能行耳伊川易傳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之在先守之在後聖賢見道分明自是如此

前賢詩云知未能行知未真真知未有不能行然則欲求能行亦惟求知之真耳真知亦難言矣程明道曰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

不知之然未嘗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又朱子與趙恭父書云只是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亞晩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覩程朱二夫子之論則知至方能行愈了然矣

舟中自如

宋唐介爲御史時言事遭貶英州介南行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浪洶湧舟人怖之介兀坐舟中自如吟以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异汨羅平生仗節義今日任風波夕跡南岸又繼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且高歌大氣節人果處困而亨也此與伊川渝涪渡江遇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事同皆從見大心泰中來非臨時可勉强

也

方鬼子詩

方惟深字子通能詩所居陋巷蕭然終日閉門或吟詩獨步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靜中搏擊跳躍故人謂之方鬼子方嘗徑造一園亭不遇主人竟盤礴終日因題詩云何年兀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樹眠一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

悲近日暑爲素商遊客、古來賢達恙名多 人間不信事難爲

去何須問主人主人自是六[illegible]中客又嘗詠ホ析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行舟詩云滿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緊人釋仲殊訪方留詩云多年不見玉門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瓊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方之清簡云、

五星詩

謝疊山作五星詩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覇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乃實錄也、

咏破錢詩

毘陵有一女李姓年十三歲能詩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依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夫世界自公平惟錢神能顚倒之可勝嘆哉、

鑷白髮詩

將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觀此可破老年之憂

題北風

嚴滄浪題北風云夜來雨雪北風顚吹得波濤欲暗天世上如今少知己煩君牢繫釣魚船世無與隱在江湖而管廊廟者多矣一罹風波却憶山林身名胥溺悔何及哉嚴之題北風真不減北風之什也、

詩罷點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亦可謂勇於受善矣、昔明道先生作縣皆嘗

視民如傷四字。豈安民苦不遑。忍無益而又害之乎。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在初爲吏者。尤宜知之。

題韓溪

蜀峽路間有溪曰韓溪乃蕭相國追淮陰侯處也劉涇題一絶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嗚呼士貴士賤、固自有時、抑或求人與求于人者

有不同耶、近俗一至大位、僉以不見客爲高四方利病杳不相聞。無怪用人行政。多有不合衆心者矣乃謝客之意、惟恐人干之以私也。苟平生秉公從不以私干人。人誰敢干之以私者昔尚書左丞相李廣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廣廷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庭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議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縣獨不爲天台范公理所禮文定深器之即擢爲德安太守再擢貴州方伯或勸范當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吁有三公之清公當不徒以謝客爲高矣

鄴中贈王大

李太白鄴中贈王大詩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若主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沈憂亂縱横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騮擫下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耻學琊琊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

正論

桑柘解體在此二句

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此詩始敘相遇之情而終勉之以存令名、可謂古人交道矣。因思有士如此、忍令其彈鋏行邁、當日司推轂者何人與。因憶歐陽永叔送任處士歸太原詩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戰勝。敗。係。人。謀。得。失。繇。廟。筭。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遍直欲抹奇謀。不。為。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

況于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策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用舉謬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饑是用乞　併勿來太輕易耶

按永叔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此詩之作想在野時乎、故末句有激乎其言之也。萬曆末年有喻子龍德以其所學干本兵不合拂衣而

壯士應如此

去今讀其著喻子兵法似胸中有甲兵者乃知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包孝肅應制畧曰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何如耳。若得其人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然則進賢退不肖寧須歲月哉。

子房智勇

李太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此詩中智勇二字、足該留侯一生。天地皆振動一語、尤足令留侯千古不死也。如此詩議論、豈非有用文章。

分賢愚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

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瘁且欲分賢愚韓退之贈孟郊詩也分賢愚一語近于玩世然足使貧士吐氣矣

兒曹鞭笞

坡公古意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于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笑爲翁兒吏賢嗟嗟蒲鞭政微且有以刑罰

輕重恣喜怒者矣昔人言爲官不是使性氣處一語可爲龜鑑

高適贈盧明府

吏治非學問不可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静然本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把高風美爾兼少年胸懷豁清夜史漢如流泉明日復行春逶迤出郊壇登高見百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烟奸猾唯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徭役牽君觀黎庶心撫之誠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能奏明廷主一試武城絃此詩當與春陵行並傳以爲良吏之檝

古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

髮後世稱聖賢夫自禮教不明學者惡檢柙而趣跅弛且有禮法不爲我輩設之說矣夫不學禮無以立聖訓甚明　明薛文清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吁其嚴乎

寄生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燦燦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共榮盛

時曾莫見眞贋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起微櫱辨别爭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舍容固有害勤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玩此詩永叔其有深慮乎毛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言小人在位而氣熖衆盛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貴防之于早則可矣

韓公閱古堂

兵間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夫由十百整齊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玆將柰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罄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惰識恩威謳吟起羸瘠猇猻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閒暇傳記尋往昔英雄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辨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此歐公詩足爲韓公道出吏治苦心不止先憂後樂之云也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卻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夜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恩議 國

凡事實做須先得人

家徵募動點鄉兵所謂驅市人而之戰也府帖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鄉村轉報而上竟成紙上畫虎耳歐陽文忠置兵禦賊議曰去年所置鄉兵弓手等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所以張皇騷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令之兵空

有其名終不濟事天下盜賊日甚豈可不憂如必行州縣置兵之法先須澄汰官吏免致虐爲騷擾反更害民有是哉文忠之論爲至也愚嘗謂察吏安民爲弭盜良策不知于時務何如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棄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

薛文清曰于居察院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于心

味醲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民之饑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䌛逃今夫一命之吏歲月之祿皆萬姓之脂膏也再以居處供應吏卒厮役詳陳悉筭則宜凜然若履氷岌然

若臨淵有惕于素餐負乘者多矣不肖者且視爲一方討債逞虐肆貪罔所顧畏何也獨怪上人激揚不明卽有彈劾吞舟多漏吏治何繇焉其且明知其貪虐不堪而故微色發聲以示其意及暮夜之金進竟轉而推薦之者幾何不播其惡于衆哉

送張道士

韓文公欽送張道士詩言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是壯士游虎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奇迹老于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開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文公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言將老當賢也）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

孝者所以事君安敢不監

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俟（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有道氣象）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特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多此一句）非公誰

學者進德修業雖勇字不得

草廬自警

吳草廬先生十八歲、卽奮志正學、其自警詩云、氣昏嗜臥害非輕、纔到更初困倦生、必有事焉常恐恐只敎心要强惺惺縱當意思沉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着此一鞭能勇猛做何事業不能成此克己之旨也、橫渠曰爲學須矯輕警惰、凡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

治、只言長短、不及及弱者也、　明呂涇野先生語錄問意所便安處、如何去得、先生曰不止一端、如于飲食居處衣服處俱是、只是受病處不同、須是于意所便安處一刀兩斷方能有爲

榮陽公閒居詩

榮陽公謫居閉門却掃不交人物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性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

其誰歟乎

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亦是此意

決策復隱

泉州守臣滿壽庚拒宋益廣二王殺諸宗室帝移潮州納款于元壽庚武人其計皆出于兄壽宬所畫決策既定乃佯着黄冠野服隱山中自稱處士不臣二姓之意忽二書生來謁索紙筆寫詩其一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其一曰劒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書畢拂袖而去壽宬惶汗失措而已

詩止供魚

錢武肅時西湖苦供使宅魚羅隱題潘溪釣罔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開詩咲罷其征

石壕吏

愚嘗謂詩生于情情至自能動人稽古征役之苦載在變雅如有俅玄草漸漸之類洵足爲窮民揮涕偶讀杜子美之石壕吏描情寫景悽楚不堪有意民瘼者宜何如動念也詩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夫吏呼及老嫗誠爲其事然在征役煩苦之日實有此景後世差役之出驅民如赴湯火往往公費一而私費百不魚

天下事之壞于推諉者大所謂前人諉之後人後人又諉之後人究何濟

肉盡不止間以情免者則傷其財以身免者則去其鄉猶未已也一人役而扳累數人一家逃而移禍數家貪酷之吏且利其遺產擅行計賣致民流離無所生還無路如之何民不窮而盜不起也

歐陽文忠論治詩

讀歐陽文忠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二詩指畫時弊、吐陳治略、寫

山心上痌瘝不可以詩論矣然非文忠誠不能有此詩也其荅子華學士云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便有漸治意）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爲高寛縱以爲仁（米光病根）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乃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寖隳頽（餘米者漸）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富且安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餘治之）

四語正是用鍼艾以伍先之之意

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徧身湯藥乃常劑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呻吟痛定肢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寛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倖濫官絶貪侈牧羊而去很未爲不仁人俊乂沉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比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難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舍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二語正是徒煩用益之意）家至與戶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難我昔忝諫官日常趨紫宸聖君

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常親上副明主意下寛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諭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槩豈止一方云（天下之心）

因時度勢以求至當須從座公採詢中來

送張洞推官云自古天下士及時難必成爲謀于未然聽者或莫聽忠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天下事坐壞于此）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任抵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

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稱落效臣
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
前執失恃安而弛兵酒餚爲善將術嘿乃名卿
慮患謂生事高談咲難行一方兵遽起恩智俱
勞勞上煩天子仁旰食憂吾儂謀議及臺阜幽
棲訪巖桐小刑不足爲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
就令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繇集功名乃知
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

巖巖經畧府樽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
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
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
義當來請長纓恩按歐公二詩即奏議無如此
貼切乃知熱腸報國者一矢口不忘當世之慮
可謂有用文章矣公詩有曰文章無用等畫虎
豈非有所重哉韓子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士君子固無
時無地而得忘世也

南獠詩

洪宋區夏廣俠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合
春熙者推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搆挺歲南
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胡如斯初似懼人
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
有上源水淺山嶮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
狠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

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
冠宜爲鼯鼠竊及蟻聚近乘馬敢窺勢亦不久
仕官軍來相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
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
龍江一牧拙羅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
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
亦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冠融州湄縣宇

寡出奇 劫擄掠 情形過 異 永對敵 時倚勿 何用 都離子 日百萬 之師統 于一稱 則勝若 千萬人 千萬其 心共以 卒千敵 必矢近 甚遺將 [illegible] 不相謀 一過針 互前後 矛盾何 以制勝

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胔無藥醫
長刀斷人股横屍滿野遶婦人及孳產驅負足
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討削奏疏一
一開宸闕赫爾天斯怒選將與王師精甲二萬
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旆閃朝曦八營
與七萃豈得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
前驅巳歷境後軍猶未知荷戈莫言苦負糧深
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嘵咋訐不出還

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縑錦
贈伹心詐爲甲戎帳草草起賊戈蹶背揮我領
老叟言不覺犂雙眉吮毫兼壘簡占作南獠詩
願值采詩官一敗于形墀愚按此歐公詩慨盜
賊之釁端起于養癰憤將帥之縱寇不啻放虎
始終以招安爲名以軍事爲戲耳近時事不敢
盡談願以此告之當事附弭盜愚議于後

弭盜愚議

讜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
昔黃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師耳方其
伏莽鼠息擒之一隷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
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迨其召號羽翼嗔目
語難以至凋軍遣帥糜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
爲中原一勁敵卒難翦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
巳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
詰猶驚蛇打草議僉富爲兵猶揠本治標卽議

編鄉民爲兵驟行之則兒戲畫虎而安得緩急
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
行弭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騷兵先貪而盜且
餌逗留悖怯將與卒同心擄掠姦殺兵與盜同
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敎天
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
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
魄猶以亾命邀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敎

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横、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中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爲今日切務。惟在
聖明嚴勑撫鎮、一意剿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鄰國爲壑、而暫報蕩平。勿以觀望爲智、而徼幸解散。務期渠魁盡薙、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斂靖、卽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

抑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以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且厲民而讀法、撫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見赤子之弄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
朝典。是亦防川于未潰、防火于未然之急着也。此類奏議、已屬常談。但期得人。以實行之。乃于時事有濟云。

詩譚卷一終

范文正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詩譚卷二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魏鶴山句

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乃出處一致之言豈易當之

凡他作[illegible]

不讀非聖書

邢子詩曰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學者俗用于博至撫釋典道書及他異書涉獵如騖豈知六經已具聖賢之精神就中討味知至篤行終身不盡凡不正之書徒亂人心思不可讀也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詩文一篇西山擲之曰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出所謂木心不正木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服其言再三謝之

誓儉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十數首其一云黑河萬里全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獲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書稱大禹不過勤儉二字人主之儉也易藏富于民漢文帝之世可知也范文正云爲今之計莫若省國用國用足當先寬賦役此言非救時之良籌乎國用省毫釐即閭里之鉅萬即運輸上納之間稍一調停得當何至民間用一而費百也愚讀懷柔縣志載周仲士議賦役一事切中時弊云天下有名爲節省而其實有大不便于民者則今之清滅條鞭是已里甲

近世已成通弊矣

透底之論

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爲條鞭立法者貴其可繼故改鞭之始尚寛有餘地以俟有司之酌處乃一倡爲節省之說各款盡爲裁減減之又減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將終焉已乎必不能已則私役里甲以濟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兩累之大家爲掩耳盜鈴之計其害更甚于加賦竊謂今日之裁減太甚徒掣賢者之肘而益以恣不肖者之無忌俾當事者宜何如

詩譚　卷二　三　十竹齋

從長計議也按此乃萬曆年間議也迄今不啻十倍之矣里戶之私貼僉報之偏累千瘡百孔莫施補救其如民何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憂國者于此必不能已矣

孤山誤爲姑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獨字也有廟江壖乃爲婦人蓋誤以孤爲姑龍圖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但乞靈愚

根本切實之談

謂天下大誤者無如廟祀遍天下一呼羣施托散海內之物力生起愚民之邪教已至極重難返長人者止之反似尼其義舉矣曷以明白易曉之理諭之曰內不敬父母而外敬神佛一惑也明不懼憲典而幽懼違佛法二惑也近不修現前而遠思修將來于不可問之處三惑也較刀錐于父子兄弟而施什百于衲子緇流四惑也彼愚夫愚婦豈無一二本心不昧誘其明而

詩譚　卷二　四　十竹齋

歸之正者乎此孟子所謂反經而昌黎氏稱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呂心吾有言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即百家並出亦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即風寒終非危症也此言其有見歟

樂意相關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香生不斷樹交

花禽樹且然、吾人自同族以及百靈、悄心一思、未有不嘿嘿關情者、如陶淵明歸去來辭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嘆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等胸襟、實有萬物一體之意、非止對景興情、如拈花弄柳意也、其古詩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俱此意、

李涉遇盜詩

唐李涉遇盜、問以秀才能詩、盍爲賦之、李遂占

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于今半是君、皆論盜之生也、固繇于民窮氣數至此、滋蔓難圖、推其養癰之故、無非平日之姑息、與臨時之招安、遂致其日新而月盛耳、昔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繇衡以稱之、猶懼其不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來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關、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欲善而民善矣、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悟、起再拜受教、盡散

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于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可思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讒之于人甚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人心事、或

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剝之、或拙所恨而鬬之、或中所獲而發之、或覬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或探所傾吐而慫慂之、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且以為愛巳、不知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為所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善惡邪正。閒時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銷盡。以不聽為主。則讒言自然歛矣。昔甯進在許昌有說話客求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郎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又說我矣、進武人闇不曉事然此言實偶中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勘得破時。方不為其所用。

下位聽讒為禍巳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仁賢不保矣。語云木腐蟲生自家心腸愛憎不能乾淨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至矣。王文正云旦處安有毀人者。唐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為留守或有上書請共謀反者太宗按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之。如此君相讒人何自而入。

善戰服刑之案

唐曹植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云不如直與封侯印勝取沙場萬髑髏。讀之知善戰者服上刑之案。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夫軍無賞士不往軍無

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殺人如殺草是何言哉、軍士固以嚴飭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巳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果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聖祖遺將每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卒不獨徐中山也卒成大功與　國同祚然則後

之爲將若冒殺飾功、不惟犯惡殺之條。且犯

祖宗之譴矣。

紅女詩

皷石屏紅女詩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春蠶重剝繭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龍圖贖典一春一夏爲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我此詩可與乖叓中詩並傳

誤傳寇至

羅一峯詩閭里亂縱橫秋原暝色生爭傳負芻至并作泣岐行道遠多亾子風驚似驟兵荒村獨醒處空切救焚情近世賊盜蜂起人無固志（民無信不立）寇未至、而鄉曲風鶴皆驚奔竄不遑安望其家自爲衛人自爲戰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可爲三嘆

挽海忠介

海忠介初起即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貪殘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遂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誰能有此言）辭甫上而有南京右都之命公曰欲正百官當自御史始飭法燭奸一時牛首雨花燕磯等處冠蓋寂然卒之日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後士民泣送兩岸簞食壺漿（斯民何常不三代也）之祭數百里未絶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直奏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長物冷落靈前有菜羮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行樂及時

古詩云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教人行樂及時也樂天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唐詩白頭縱作花園主、醉折花枝是别人、讀

之令人悽然、每見入名利場中終身擺脫不得、且曰幾年畢尚平之婚嫁、幾年築晉公之綠野、嗟嗟、此志果遂。必須與閻羅先講定也。可發一笑

孤兒寡婦船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較送歸作詩一絕戒過關津但以吾詩示則式遏其行矣詩曰十口相攜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悽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惟公仁心故有是惻怛之語。

詩悉農苦

李約觀祈雨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此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意也。又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使爲民牧者、讀此可惕然于民瘼矣。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這番難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傑每左右之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行邊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技者曹西山賦詩曰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比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推詩之意。蓋言居高者之危也。履盛持盈、則用小心。還須大手。一覆公餗。如王良往來不憚煩之誚、甚于北山移文矣、

憶昔詩

元杜宗元憶昔云憶昔功名徤自期何曾皺着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屋暫尋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并毫筆定自閒中更有詩全學放翁中多有理

正是忙處閒做方是豪傑

三年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蓋為世人身寄山林而意係朝市者言也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不知有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誘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定如是又豈除日之損道心云乎哉

空門意味長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震京邑嘗與同年遊文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語出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詠嘆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

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竊以士大夫貴顯須帶幾分禪氣不可將假認眞即人品事業定不遠大　明楊文貞指官帽謂人曰看得此物輕一分則人品輕一分看得此物重一分則人品重一分卓哉此語足破貴顯之恃

題眞妃塚

眞妃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

吳宮之側行客競爲詩題有舉子譚銖過書絶句後來題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此言雖爲眞娘而發其實看透世人天下忠臣義士幾許生死湮沒其誰過而問之可勝浩嘆

題焚書坑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

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足爲士子吐氣又見一詩焚書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意亦相類

守庚申詩

道家言人身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過是日輒不寐許郢州詩夜寒初共守庚申杜子美云孤燈照夜守庚申是也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信有是物矣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亦彷彿丘之禱久矣之意也須自信得過談何容易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敘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庾

侍郎云舊壘危巢今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戸飛庾憐之會再秉文衡遂擢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爲萬世笑矣昔人有遇舅氏故洩題目遂不赴場屋陳剩夫見棘圍待士不以禮遂棄去舉子業嗚呼高矣

典却春衫

元吳思誠先生未第時晨炊不繼欲將布袍質

米于人室氏有客色先生戲作一詩曰與郄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按傳曰士窮見節義孟曰窮則獨善其身孔曰君子固窮然則士奚必諱言窮也　明塘南王子縛茅爲屋室僅容一席甲陋甚而稍隔市塵每以佃之一日偕同志輩啜茗清對講磨切偲戒

不得治一觴以恣俗動又羅一峯留客及午尚未舉火亦曠然不以爲意家居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有寒士所不及者二公清風卓哉遠矣

文正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夫世風不古如谷風詩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者多矣求可與共患難者誠不易得也

眞率會詩

司馬溫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供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可自樂爲具雖微誰笑貧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

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諸君子于崇儉救奢之念何殷殷也大抵留款從簡固以率眞亦求可繼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若近日一召客便勞數日營聚几案充盈徒飽童僕之腹而已夫東客者情一而辭十多也甚者皆不中情觴客者嘸一而品十

多也甚者皆不中嚥維風去太甚請告之崇儉君子。

張莊簡公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餚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盞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勞煩以安生且也、可汰浮費以養廉。可全物命以惜福。可杜淫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百君子、相與遵行之、高忠憲家訓有云但以方便存心

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酒筵省得一二品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又云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肉以養老外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况當民窮盜起相戕相賊之時尤非飲酒食肉之日也

勇退爲難

趙嘏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夫待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期歸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軒冕者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上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言

豈誠心哉夫急流勇退、自古難之、只此處見不定、行不決、罹禍無及矣、丈夫寧爲玉碎亦所甘心。蒙汚莫辨剖心難洗尤可浩嘆之甚。

借書沽酒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風典五州晚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

傳家如此

僧掛草鞋

有僧主山寺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沾泥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公之輕去就如

此也然必如此方做得實事若一有係戀則利害得喪之念興而慷慨敢爲之氣沮矣有志世道者宜何如

養鴿遺讖

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聖書其讖刺甚矣其與衛公養鶴遺誚何異

區區活數魚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晩歲歸鍾山作放魚詩曰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麵代犧牲者何異九沙山人萬表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咏雲遮天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于厚不爲禮

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眞善比類僧曰曾有一詩甚奇如峯如火又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譏意子厚嘿然

世態炎凉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髪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項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足以見世態炎凉之變

詩人言志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

輕梢看晚濤接䍦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溼鬍鬚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詑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狠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輓舟夫咏

陸式齋咏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雁鶩行挽舟終

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昔人謂詩文無關世教雖工何益愚於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正難其人

胡廣同名

胡廣廬陵人居官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　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故終身被寵無異其病篤時有人假楊公士奇名投詩云漢朝胡廣號中

析屑之淺猶謚文𫝀然則謚法之不楨
綠以品級于之豈含蓄世之公哉然木可釋議也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憐天生兩奸宄、枉教名姓正相同、愚論天下事之不濟大槩壞于模稜之人、大川利涉尤需砥柱、脂韋茅靡誤國滋大、夫子稱甯武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則濟變之所重從可知矣。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爲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必爲。見得眞處卽聖賢之心也。司馬温公作韓

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謝不爲哉。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四語。以爲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此言總之忠赤體國。不論一已利害。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卽在此也、

師生並高

山陰司馬遊伯亞乃羅水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岡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並高、司馬後爲謝過似矣古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君子恥言、若闈中較士暗中模索、總欲爲國家得人、乃一撤闈而儼然私門桃李矣、恐古來君親師三字非是之謂也、近人一登賢書、且不知有受業、而知有座主矣、禹

城楊公東明分試後獨不受門生帖謝絕禮儀、不問可知也。其答所取士書曰門生二字斷不敢受、非朽夫過矯薦賢爲國。原不宜私樹桃李耳、如不相忘、用晚生帖足矣、卽孔孟處此料必正此名也、近春秋闈撤後、動以打點常儀爲苦。日後居官又以餽問禮節爲苦。甚至囑託等事愈令門生不堪。維風不去其太甚。而反以此言爲迂薄、如何、

勸孝偈

彌勒佛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木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世爺孃。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恭誦此偈、勝念法華一藏。昔王梅溪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陳眉公亦謂不禮爹孃禮世尊。敬甚麼。俱是此意。胡無所補

同氣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矣。愚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情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寧有涯哉。嘉靖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呂甫兄弟亦偕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又見一詩云兄弟同胞最相關。莫爲閒事起爭端。眼前有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其勸兄弟之和亦切切矣。憶昔官京。李時寄家兄詩有長安桃李發千樹。不及故園棠棣香之句。今回想、不堪讀幾時爲弟兄之詩也。

明呂文簡公曰人家兄弟不和。多起于婦人。馬谿田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

我 朝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法嚴正。子孫幾

千餘人馴行孝謹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家政數以事入覲
太祖召問其故答云惟不聽婦人言而已豈不度越晝百忍以進者哉吾濮蘇杏石公著聞見錄載余祖葉古河氏兄弟最相友愛古河業儒時余伯大河耕以佐資斧古河敬兄如父即古河舉鄉爲官府貳後大河于人前呼名應之唯唯古河令大名時大河肇給米薪以成其操後大

河病篤囑其子曰我一子弟數子同居有年倘析居不可兩分照兄弟人數分之可轉語爾叔我歿則瞑目矣今雖不能與弟永訣歸塋時必待弟來料理兩心方安古河轉河間貳府聞之即立請差便道塋兄哀禮俱盡分產厚給其侄可謂友恭兩盡矣愚不肖遵守同居之風與先兄合章相敬二十餘年不分爾我鴈行中斷情則死生以之耳可勝於邑

題畫猫圖

濟上王舜耕題畫猫圖云愛養狸奴已有年主翁多費買魚錢而今碩鼠憑陵甚何故花陰飲爪眠文衡山題鳥啄稻圖云西風策策稻初黄應費農家歲月忙官欠未輸私未辦何功小鳥却先嘗詩誠有味亦似有激乎其言之矣

織婦詞

嘗讀杜甫之石壕吏張謂之白頭翁道窮民應

征之苦凄楚不堪近吾濮李先芳織婦詞可謂同一情至矣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間夜夜紡績達曙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極初三初四月初見連宵坐待月如練木綿花少筋力衰七口促成一疋半兒啼饑女號寒里胥到門横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

過順義詩

蕪湖李都諫貢過順義縣詩其憂民勸令之意

情見乎詞、詩云順州三載五廻過、轉眷閭閻月
受疴、私鼠近城偏有窟、科差卒歲客于羅、秋容
憔悴霜來近山色空濛霧裏多賴有邢官解民
事一分寬處卽謳歌夫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邵夫子之言也、李公時撫順天故有三載五過
之語、

詩評卷二終

詩評卷三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人心不如石

劉禹錫竹枝歌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夫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本然也。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伊川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明道又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繇自家則是心須教繇自家。然則語其功曰正心語其關曰誠意愼獨以戒欺求慊大學已明示之矣羅一峰曰愼之在

治心。心正百行皆正矣。薛敬軒先生曰予見一伶人于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以恐懼之心勝故也君子學道必常存恐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苟安于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董生行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邵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可為董生嘆）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亦可為董生慨矣）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

（哭出求董生之孝悌天放郡瑞見于異類如此）（凡自玷身名俱可遺父母憂知之乎）

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乎董生無與儔。嗟嗟如此孝行純節、何止見咏于文公之口、文公亦未推轂于朝、其知之于失意時乎、未可知也、愚于甲戌仲冬讀禮倚廬、揮涕讀汶（令祖）上董孝子傳、載董少孤貧、以賣豆腐為業、出入必告母。所易錢得一果一羹即懷歸遺母。恐為（用心之極）女嬰分去不盡入母口先嘿遺婦攜女出始進而奉之。每冬與阿婦甘忍饑寒必竭力為母製綿衣被夜必起視被之寒煥枕之高下母性剛時有呵詈董偕婦跪門以外雖盛暑祁寒必俟母色霽而後起凡如此四十年如一日也母病（不如此非孝子矣）日夜侍牀側婉轉問視願以身代迨沒為孺子泣。憔悴至不可識。塟于所居里許晨夕必哭拜（敬禮）

事與董絶類天性與至分人猶恐難能

其墓。偶夜半睡熟起而呼母不得走墓所哭之深夜月冷哀聲切切隨悲風遠聞里人有聞之淚下者。傳行而聞風者爭有題言海陽胡氏刊爲一帙傳播思復愾愾嘆曰孝之感人有如是哉。世間好事惟忠孝。便是宇宙大道理合大道理而高談性命。是割腹以藏珠也。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如董孝子何嘗學問。而即其事親生死之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往讀可齋樵記

載桐城有乞兒沈姓者凡所丐有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篚中有人偵其所之沈至一河崖傍。坐地出前飲食整理之。手挈登舟陳食老媼前。跪奉酒伺接杯沈乃跳躍唱山歌嬉笑以樂之。必食盡乃更他求。日日如之。乃知是其母也。凡數年母死。沈亦不知所之。若沈非所謂以孝隱哉。此等洵非常人、而僅自道路之卩物色之。可勝慨哉。

許魯齋思親詩

魯齋七月望日思親詩思切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靜燈前敘。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知一日變生離泰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九日思親詩年年九日淚沾衣往恨傷心未易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擾關河迴風色蕭蕭草木衰回首天涯漫凝涕

悲風千里暮雲垂讀之知先賢一生血誠用之于親存沒以之人子感此則生前之竭力當不容已矣、諺云生前不供一杯酒、死後墳前枉奠漿、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至喜不敵懼、而愛日之誠眞有不能自已者矣。廸吉錄云但思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竭力承歡無奈來日苦短則孝思自然痛切。又按孝經云孝始于事親中

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孝道無盡一生行之不足一事虧之有餘使于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孝之道大矣哉白玉蟾傳云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爲之成是以明王以孝治天下亦此意也乃學者虛談性命反遺孝弟爲常行明道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此即有子所謂孝弟爲

仁之本意也夫道一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者順此嗚呼此所謂聖賢一貫之道也舍此更有何道更有何學

薛文清公孝思

薛文清公瑄至孝性生十六歲值母喪哭莫都如成人禮迄葬父母後讀魯齋思親詩輒潸然淚下因和詩云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煖頻隨杖屨嬉百歲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泪感暌離自緣孤子無誠孝不見人生有盛衰　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春花似舊時堂構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嬉中宵只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憶高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　彷彿音容彷彿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烏哺稚子曾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摵摵草荒春塚雨離離

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又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天地無窮水自流老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閟松楸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又沅州三月一日思親詩風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苦喧妍無邊雨露滋羣物大地陽和浹九泉懲忿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箴光榮

不及酬親願。俯仰終天淚泫然。

又紀先人舊遊詩之一 陰陰夏木遶茅廬曾是先人舊寓居梁上又來前度燕篋中空有昔年書聲音尚想當窗發杖屨猶疑隔戶趨五內此時摧裂甚詩成滿紙淚如珠

又思親詩二親俱久逝孤子際明時繆忝風霜任深承雨露私光榮寧及養劬育竟何爲爲願涓滴報焚黃會有期

又永思堂爲賀太守賦瀘州賀守孝心純、一日何嘗忘二親巳痛音容隨化盡更悲霜露逐時新情深易感無窮恨、天大難酬罔極恩我亦有親俱早世爲題詩卷淚沾巾按此知公之永言孝思情見于詩者甚多他不及載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體此生則致其孝、歿則致其哀情固有不容自巳者矣、昔顧歆讀蓼莪篇輒執書痛泣、于路感風木、嘆息親養不及負米時、良有以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禮曰人子有終身之戚、其是之謂乎、

白沙上疏歸養

陳白沙告養詩丹書春暖下漁磯、終是功名與願違、鷗魚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未持寸草酬萱草且著民衣拜衮衣 天子若憐臣母老、滿船明月伴吾歸。詩意切摯、可想見其孝

思矣、按白沙薦辟至京、 勅吏部考試、辭疾不赴。上疏懇乞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尋、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憲廟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上表謝不辭而歸。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眞蓋實錄也、又按白沙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輒動心亟歸。及母喪服闋絕不衣錦繡日向爲親娛耳其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亦確論也。

雲霄忤貴人

明逖貢贈北山周子詩華髮青袍不染塵宦程

迴復　主恩新縣人爭說中都宰曾向雲霄忤貴人讀此而有感于世事之日盲也忤貴之名人知羨之忤貴之實人爭趨之何也、夫阿附權貴、所以求福、奈小人之性無常能福我卽能禍我況氷山易盡則權貴且不能自保我何如哉故均一死也。死于附權則遺臭萬代、死于守正則流芳百世屈滕執政洗馬御史當其得志、已奄奄泉下之人不識命數到來則蟻羶蛾火立見濡首已耳。愚往有任事議每思告之海內意氣男子及閱廸吉錄忘身總論良有當焉附錄于後

忘身總論

夫忘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着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囁嚅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模稜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

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百鍊眞金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氣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韡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寘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藩俱陷大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

不死動满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溝壑挺身鋒刃即造物神鬼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雖尋常富貴尺蠖自好亦只是傍門作活未有能為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也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槩覩如王衍殷浩崔司徒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狠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嘶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任太過到得洩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為天下笑以此言之假事斷斷是弄不成大鑒臨甚昭自不容一个偽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揉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

天地萬物即不幸而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有橫死者自視寃對不可避然真忠孝其死為明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世福也毋論權奸即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即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為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又何必惴惴然為肉為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于此學得方是真學于此捨得方成喜捨進之則一絲不掛無名無功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即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不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任事議

論天下事于今日議之不易任之良難而悲獨于難者易言之一日明哲保身之說㝡足阻人敢爲之氣夫人窮年呫嗶始博一官父母妻子環而待命爵祿身名有初圖終一蹈履尾動憂墮淵誰肯輕性命而爲　國家者而愚竊謂人世升沉原不可問居官盡職分所當然昔人鞠躬盡瘁與身終始豈異人也哉韓魏公云任國

家事直當以死付之朱文公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歷觀古來英雄濟天下事俱從捨死忘生中來脫有毫髮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矣又況榮辱晦顯命數前定人非生而佩印綬者豈不可以予奪聽之　朝廷乎一日投鼠忌器之說㝡足挫人執法之心夫明知孰爲伸法孰爲枉法中起顧忌疑慮叢生一鑒直前

之取戾微聞局外之調停兩端首鼠主持立撓愚謂總之不從　國家起見也生我成我莫如君父食其祿者任其事責成非淺天下事惟公道足以自信足以服人吾執其公即　天地鬼神猶欽之而彼不公者能違衆心而遽施鑠金銷骨乎且積公憤而毀自滅譽自來三代之直道未始不在人心也一日掣肘牽制之說㝡足柔人擔當之骨夫事有可否人有公私使公爲

他山之攻猶爲有益之藥石也若私爲衆楚之咻則亦直行所是可矣或者曰以上掣下權不雖已如何愚謂從此斟酌曲當正觀定力平生所學何處可負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事必有所濟惟有利物濟事之心自有行方術圓之智茫茫宇宙電光駒隙千秋事業決于一朝誰爲制人之生命者而不畏　明法畏掣肘乎試就時事而畧言之吏治之日敝

仁賢吐氣在此

也縣于道法之不明民生之日蹙也縣于守令之曠官守令之曠官縣于賢否之混淆賢否之混淆縣于評官之失實評官之失實縣于採訪之遠民率今之道而欲吏治民生頓有起色者未之有也無他議事易而任事難也

嫉賢報詩

賈似道譖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李召用相過于道李贈詩云君來路我歸路天理彰彰胡不

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共用雷司戶事以丁謂曾譖貶寇準及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于道謂求見竟絕之乃知嫉賢之報天未嘗不速也千古而下如文潞公之薦劾己臺諫眞爲國家不爲一己也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間有不是處但因之而遽謂不足信啓人主薄諫臣之端則言路之塞從此始矣　永樂朝諫臣極論建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失計　上猶寬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小夏之用心其猶潞公之心哉又閣下李賢嘗議楊文貞爲本朝巨擘然以攻己者爲輕薄必欲黜之視文潞公何遠哉及自家入相以羅倫議己遂謫爲提舉或引潞公故事請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之也此言眞得

罪于天下萬世矣然則言官建白斟酌事非眞見人非大惡亦當爲國惜體勿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容則當以護惜直臣爲第一義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事爲急則悖入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焰所用者鮮矣

鳴珂遊帝都

李泌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可謂有志矣、

相廉夫詩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相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誠聞廉夫至甚悅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朝是夫計在此）

彭澤說淵明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間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修書鬧幾場

景泰 朝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竹侯志書完日開館時丁參議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詈于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傖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嘗論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能故耳、夫子奪原聽之君父。勤勞本責之職分從國家起見何處容得我私。况比肩立朝相與有成。如皐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掩映于前

後語云獨力無成。正是之謂也。人情中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慫汾陽釋之萊公結恨王公薦之范公拂稆韓公就之皆是平心無我忘身體國大關係處若忌根仍在勉强抛却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中來何可易言

韓公當國時寂被司馬温公激惱然韓公包荒聽受無幾微見于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便

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

識見相度

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是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

凡事只看其理

人耳愚謂黨同伐異正是看得有自家人耳若從國家起見。則自身非我有而况于人乎。

何必不問其人是誰

愚謂忘身體國不特同寅和衷爲然汲引人才正見以人事君之義。　明侍郎黄公孔昭爲選郎時持選法寂慎汲汲以人才爲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夫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變自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繇知之故公退輒延

見詢訪有所得人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在文選者十五年噫可法矣。

知此秉公嫉私。猶在文選十五年。當時可謂有公道也。

一　狗監薦才

唐伯虎題相如滌器圖琴心挑取卓王孫賣酒臨卬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人因思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有如時正

儒賢事急用賢力能舉賢而罕聞有同升公陟之雅必其人原非實心體國者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以臧文仲爲竊位以其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也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讒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如冉浚洛蜀之黨且相傾軋況其下乎嗟嗟世之

盛也士修其實不求名而名自至世之衰也士自修其實不求名而名則不至豈易之言潛言見亦有數焉而不可強與稽古韓文公三上宰相書范文正以丁憂上宰政書自是憂世熱腸匪爲私也今有行之者必哄爲躁于進矣士將何以自見哉

讀顏光衷廸吉錄載推賢舉能之報因言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繇此漢高問人于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于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何破格也昭烈三顧隆中而天下已冉定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本于道即修幣定交若或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衹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

一二卑賤儒紳請託奔求之可厭一槩峻其門戶尊已凌人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廟堂以及外任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器格全在于此處別大小耳

推賢知賢惟聖知聖

題清風嶺詩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

而題詩者甚衆相縻夫詩云界馬駛駛百里程
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木不似巴陵
漢水清後縻夫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
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
侔矣、夫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
矣。若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送詩勵夫

王逵妻徐性聰慧能詩逵署河津教諭弘治中

應湖廣聘典試徐送以詩云烏紗巾上郎天宮
耻見懷金夜半中。誰敢欺心霑雨露。同流楊震
起清風。又干聖求君試秉衡低昂屢變稱斯乎
有丈夫氣
勿徒苟取虧天理心似長江徹底清逵次途中
果有以賄囑者怒而却之尋擧一子徐訓以詩
有道非身外無難事。稱此青春好自修之句。子
名扇亦擧山東鄉試婦德母儀談者美之

甄節婦歌

節婦甄氏年二十配夫三載而夫卒或有勸其
改適者節婦哭曰此言何至吾耳乎吾聞婦之
事人從一無二吾生爲某氏婦死爲某氏鬼矣
聞者惻惻毛暨於戲婦貞其夫。子孝其親。臣忠
其君。是皆出于秉懿之正。天柱賴以立。地柱賴
以固者。惡可無聞哉。湖西羅子倫爲作歌曰
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回金石無
全堅白日經中街飄忽沉西海妾心日不如長

夜曈曈光不改明月懸清輝三五二八圓又虧
妾心月不如一圓耿耿無虧時妾心一寸鐵不
與洪爐滅妾心萬鈞石不觸洪濤裂妾髮可剪
凡節婦詩無此痛快斬截
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憶妾二十春結髮
事良人焉知三載皇天傾羅幃繡幕生素塵懷
中三歲兒水上浮漚倫白髮蕭蕭垂老親絲衣
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夫死養姑心愈固朱
三代而後僅爲
幡人奏丹書來。黄金北斗高門戶。又聞杞梁妻

人不好名誠如是也

一哭梁山傾精誠變天地。黃土非無情。君不見章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隣今年歸西家顏色

善恐分明方可言節義

皎皎如桃花如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汚泥沙。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緲凌紫霞。蓬蒿仰面空咨嗟。

詩譚卷四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憶魏鄭公

洪武間御西鷹房覩海東青翰林唐肅有詩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堂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可謂善于規諷矣、夫諫體多端無過于直諫諷諫乃因事納忠。共功率多于直諫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昔人上一章奏、動焚香積誠以冀君心之一悟。誠有言責者所宜勉也。唐谷那律爲諫議大夫常從高宗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不漏那律曰能以瓦

爲之吏不漏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疋可謂諷諫獲報

詩記講席

孝廟弘治元年御文華殿講書畢賜講臣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鞾叩頭謝訖上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職分當爲皆頓首而退程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罘罳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袞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

清班容宦履老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一時交泰盛事眞可照耀史冊也

題劉寵廟

王叔能過劉寵廟詩云劉寵清名自古傳至今遺廟留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有嬉笑譏刺之意愚嘗謂女子之貞一失而餘無足觀居官之大節一貪而餘無足取同任

詩書禮義中者誰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趨羶錢癖罔厭貽笑不恤大都意爲子孫計長遠不知止留冤債于子孫耳至于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悖出立臻膺鬼神之怒博閭閻之歡傾窮民之身家樂有限之享用可乎有初筮仕時猶知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

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至于官之大者統轄愈衆效尤愈廣一人受賄則千人骫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湧（可憐）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可勝嘆哉陳子謂劉東山曰貪官汚吏浸漁百姓甚于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誰與行之乃猶以憐才之說爲貪吏寬者夫以恤民治事爲才未聞以巧浚民膏爲才也近日　明旨以民窮盜起皆有

司貪殘所致可謂洞見吏弊矣奉行澄汰豈非察吏者之責乎

贈葛蘭賓

二語品足千古

葛蘭賓隱居養母以孝聞高文穀贈以詩云烏紗巾子鹿皮冠林壑幽栖若謝安百歲殷勤惟奉母一生瀟洒不求官（享受不小）淮鹽海錯常供饌野杏山桃屢薦盤架上有書尊有酒老年心事足淸歡蘭賓泰州劉莊人也

聞丐詩

梅聖俞聞丐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與前輩蠶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其意相同讀之令人勃然興施濟之念矣諺云富家一宵費貧家百口食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凡救人性命所損無多而所濟不少仁心爲質者常有設身同患之意初不爲市德沽名計也眼見富者能散財則恒保其富愚令衡水時見其邑趙氏曾捐金五百建通濟石橋迄今免漳水飄沒之患趙富于今更盛子孫亦好善樂施知其方與而未艾矣

鬻廬詩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于鄰價成有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

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情詞悽然可爲蕩家之戒昔趙淸獻公所居甚隘弟侄有易鄰居以悅公者公曰吾與鄰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士夫居鄉當知之

羅倫已復官

羅編修一峰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爲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塡門客散名猶在

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嘗論小人妨賢起初只是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愼之於始哉

賣子嘆

馬𢪠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離骨賣兒曹此時一别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

贖兒無命九原抱長怨切莫憂爺娘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絶悲風颯颯天茫茫讀此詩當改容垂涕愚近閱邸報晉中饑饉之甚至父子夫婦相食草木焦枯斃骨枕藉流離亂亡寧止賣兒一事耶近世急催科而緩撫字民苦不得上聞久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近之守令有三年報政而足不履田間者矣其視巡撫公何如也

踏災行

天災流行何歲無之長民者實行恤賑庶免流亡乃故事應之間有無益而又害之者不有其民其如惻隱之心何因讀袁介踏災行願司牧者各書一通焉其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毿毿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

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原無本爲經營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絶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

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

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泪、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簡田吏、

況太守

蘇州知府況公鍾所在有惠政、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謡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惠田叟、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楊文貞公贈之以詩有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

重迎張益州之句。愚嘗論古之銓人者爲地擇人、今之銓人者爲人擇地、偏是盤錯難治之地、多用朽鈍無用之人、何者巧者避而拙者罹也。乃若久任之法、其要實驗之民情喜怒、而後黜陟無倒置之患、否則止供巧營之趨避耳、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治病者不問其舉止言論、但能治病便是良醫、凡治民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公爲

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急、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尹鳳岐諷時

尹鳳岐先生在翰林好作詩諷切時事、水東日記載其一首、因時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有詩云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詩近于戲、而因以諷取

士之法莫要于鄉評蓋人之言行能掩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衆知修于家而暴于庭亦甚彰明較著矣昔者成周之鄉里選舉也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考之歲終又考之三年大比又考之而所考非一日則縣鄉而之學縣學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敎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

之此選舉所以爲良法與然而惟行于公道昭明之世人人以公舉爲快大家以私囑爲耻而後可以收取士之效脫一不公仍不如制科之法爲暗中摸索而得之者使課學行于未仕之先課職業于入仕之後是非眞而激揚明何患人才不三代也

正雅如此

附讀書論

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后之學者共無過于經明行修爲第一義矣乃一入塾肄止爲尋章摘句之套一售棘闈無非榮身肥家之念豪傑之典不聞禮義之教滋湮士風學習日陋一日往往干義瀆倫之事常出于誦詩讀書之人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如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詩以學于子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誠不可不知

題倚樹人

長安市肆壁上畫一人撫簣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于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氷山謝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李西涯謚

謚法萬世之公幸而得之及足貽笑李公西涯謚文正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

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出近峰聞畧載西涯疾篤時諸老入視問以有所言否李在榻上叩首諸老曰莫非欲謚文正耶李又叩首既而請謚乃得之李之貽笑固宜而當日史筆何輕假以至此也先臣徐師曾曰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亦得其人則重失其人則輕矣東莞陳建議曰謚法之定其必畧釆唐末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閣臣復衆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勛臣親公必謚侯伯之蒞軍府加宮保必謚謚兼美惡文臣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不拘內外有德行政事卓然可見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及科裁之仍取自 上裁是惟無謚則已有則有美無惡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

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恐謂人鮮鐵筆則以惡謚加人恐難言之即
高祖十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于彝泰二王猶命之曰荒曰愍豈可槩之後世哉然則文武之臣其爵應得謚者亦慎擇之而後有謚即有眚者不予之謚亦可矣然從古幽厲有謚而況于人臣乎是又在當事者矢愼矢公勿滋議者之口可也竊以須先道業而後文學先忠事而後榮名

先遠年而後近歲主謚者人主之春秋議謚者
人心之是非持眞是非以昭布公道已往現在
不妨通一折衷以經
聖明之定以服天下萬世其法重于當世之賞
罰以作將來勸懲可不愼哉

樵夫圖詩

有人題吳小仙畫樵夫圖云婦囑夫兮仔細聽
採柴須放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顚崖

險處行近濮陽李伯承題鄭鳳山漁者云勸君
且自守山阿黃口小兒留戀多莫買漁舟釣明
月江湖日夜有風波此詩俱可警世非泛作也
涑水迂書載天雨迂夫出見販車息于高蹊
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之覆不遠矣行未十步
聞讙聲顧其車果覆其徒曰子何以知之迂
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濘而蹊獨不
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

高位者可省

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
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販車之足云

陸文量却私奔

太倉陸公容字文量少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
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紿以有疾期
之後夜女退陸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
女來窺笑讀書欲抱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
相如遐明託故遷寓是秋遂膺鄉薦然則亦天

之所以報善也載觀宣淫敗度者動自短其祿
文府有祿、萬惡淫為首百行孝是先
壽究其禍根本于一時慾炎不自撲滅耳昔人
詩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亦可
爲凜凜矣

鄒庶常詩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
宵不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于會
江門外公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倆窮

便是有大志

三巴第一名世上都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時年方弱冠耳及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宦官遂下詔獄其寫懷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如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公殆天植孤忠非與賣直沽名之輩同日而語也

忠臣心事青天白日

不作盲聾喑啞官

進賢舒梓溪及第未幾以建言出爲福建提舉賦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顏生來戇直懷孤憤不作盲聾喑啞官夫氣節日微言官有寒蟬之誚人入作盲聾喑啞矣批鱗折檻伊何人哉猶曰事有不可以口舌爭者諍之罔益夫天下有必不可少之議論即聽與不聽不計也況明主不可以情求而可以理奪安必片言之不可以回天也

率性堂書懷

閣寧德少保莊敏公聰初爲吏科給事屢疏劾選法徇私必置諸理而後已今忌者旋劾公左遷國子學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樸樕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職菲才原不稱言官爐芸香煖圖書靜爐篆烟

初無悲意

消午漏殘自咲此身宜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公于成化間掌都察院事時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厭之謂公不能鈐其屬公曰已既不言而又禁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賦雪憂國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用事果切無漫語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餓烏

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哀安其愛民憂國之情藹然可掬至如昔人隨車縞素灞陵驢背等語自是閒話頭

一度遷移一度閒

津南陳鼎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爲典史繼方陞一水山縣爲詩曰性懶才踈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命一度遷移一度閒甚有可以怨之遺意

道人書壁

多買莊田咲汝癡解頭糧長後進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童賣與誰乃乞食道人書壁之詩雖爲俚言實中民瘼國家多事差求繁與百畝之田不足一役之費何况民窮盜起多藏適爲寇資亦民生之不幸也

衡山峻節

文衡山先生有病起遣懷二首其一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途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其二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歎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賓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此詩傳因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直亮明哲想見其人

枚點太平

盛世不無逸民亦以枚點太平故孫布衣一元曰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林烟火是漁家嵒頭老檜占風雨石上昌陽閱歲華枚點太平還着我棕鞵桐帽送生涯按一元號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高逸不可一世嘗寓居武林費少師罷相東歸訪

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少師坐待益恭孫乃出了不相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挾赤城大奇大奇少師出謂馭者曰吾一生不曾見此人

詩伎守義

金陵教坊妓齊三錦雲能詩善鼓琴常對詩人雅談終日不倦名振當時與庠士傅春私愛過春緣事繫獄雲脫簪珥爲餽或售臥褥供之後

謫戍遠方雲欲從行不果臨別送一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泪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春去後雲輒蓬首垢面閉門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疾沒人多義之其關盼盼之流與

郤黃金詩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百兩追送蘷州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世無楊震黃金晝行乃有受餽滿橐而問于尋常餽遺發覺以市公道者其誰瞞與有愧此公多矣

題牧牛圖詩

蘇州劉完庵鉦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溼簑衣

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之掛冠去昔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可謂勇退矣

丈田投詩

楊貢以民間多隱田于是爲丈量之法有投以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間洲渚寄與沙鷗莫浪眠楊爲廢法凡

奸猾吏胥不樂無事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慂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使專辦軍儲無一毫指染猶恐豕削元氣于民困之日況廉吏少而貪吏多因之爲利尚可言乎丈量之法賈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但與此相類尅剝之道是不一途其始皆以興利爲名也上開一孔下鑽百竇以及假借侵漁莫可殫詰于是告奸日煩獄頌日滋罪罟日長

愁怨日盈斯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王安石行青苗之法初何嘗不言興利而利窮害生卒以亡宋李文靖公曰流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以此少報國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亦可報耳

陸象山曰往充員敕局凡四方奏請有所建置更變多下看詳其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凡此皆至論愚作令直隸特見條議之下州縣者應接不暇就中斟酌施行十無一二可者蓋地各有不相宜勢各有難行故也長人者不于此調停而一槩施行雖犬悉驚矣如何而可

按朱文公有言曰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不與他文書混閉郡皆曰不可

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造說以爲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悍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誑遂合詞以爲不可今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于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文公之言如此然則丈田之法或得其人精其法則

于有利無害以清徭役以恤貧累或亦可行之而無弊與然在吏治日敝之日誠未可輕議也

清風兩袖

于兵部謙性孤介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共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大節挺挺可想見矣

今時之人并不長民議矣

其後遭變臨刑賦詩云莊椿居士老來魔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日月 大明重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績邁張良散楚歌長嘆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此等氣槩眞不愧大丈夫也

文公祠詩

白沙題潮州韓文公祠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滄洲一鱷魚其意即蘇老題廟碑也

愛蓮堂詩

莊渠魏公督學嶺南以正學迪士始一二較上以文及後專崇行簡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有定列臨試止出一破而已然親信一二生徒惟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賄敗公嘗會十郡之士講于泉司之愛蓮堂有書一絶云自疑自失自驚人爲主斯文用意深惟有愛蓮堂上月分明照破此人心愚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況偏聽生奸先無公道何以激勸士類哉臨海陳公選提學畿南徧歷州縣出宿學宮嘿然端坐以身爲敎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士風感化薛文清在成均時訓監士以仁義道德隨人善誘兼令習禮樂一時太學頓見三代威儀多士翕然向化所謂以身敎者從以德化者疾也虚飾耳目徒貽咲柄耳

慕古門知其短十句得

蘇李泣別

有題蘇李泣別圖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吏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爲功名其慷慨淋漓讀者可感

明許敬齋謂門人曰吾歷宦途四十餘年升沈得失亦以備嘗未嘗爲自己功名費却片紙此念可對天日汝輩宜取法者也

四知臺詩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有詩云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公嘗言士大夫不愛錢便有七分人了又言取與是士人一大節不可不愼也公有却贈詩有人情重贈尤多柰我心中義理何縱使盡添齊楚富一身之外總爲他

爲官徹底清

江丞相古心知吉州遇上元放燈同樂雨作有士人投詩云隱隱雷聲天鼓鳴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嫦娥作主人後古心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風濤大作索紙筆寫詩云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分付此身葬巨鯨公之素行清白可知矣

勸廉直詩

好事盡輸純與直漫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誡

欺誕之詩也臣節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此真宗疾奔競之詩也有官居此罷無地起樓臺此贈寇萊公之詩也田園貧窄相國稱富詩書此贈富鄭公之詩也然則厲天下之風俗激天下之節義存乎上之人握其機而利導之耳嘗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舉廉有原武帝之舉廉而闔郡之廣不薦一人是何廉吏之艱耶出源流至論

心不可有一事

陸放翁詩曰胸中那可有一事海内應知無兩人讀近思錄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上不可有一事然則胸（張侗初有聯云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少好人）中果無一事者豈非海内無兩人乎又子瞻題靜照堂中云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愈知無一事之難

傷時詩

帆力勞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鄭雲詩何等痛切愚謂人心有主豈名利所能沉醉許衡少時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一梨且然何況大事

亳邑薛蕙曰小見有病癖者凡其飲食皆注于病以益其疾世俗之病正類于此人苟懷聲利之心則種種學問皆化爲人欲以助成其功利之一念雖或爲善亦不免卒歸于此故有志于學者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

崑山歸子慕曰取予一事最是吾儒立身大節不可不謹若于此稍有苟且便是失其本心不可爲人矣更說甚道更說甚學古人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矯也只是欲存其本心而不失耳此與彝齋事相發明

從仕詩

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韓文公可謂勘破世局矣

寄劉逸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復來孤艇依前入

亂流高眠歌聖日下釣坐清秋道不離方寸而能混俗求尚顏詩也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切不可有市井之習

聞規啼

孟浩然聞規啼詩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為何情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利人濟物隨感而動江

湖廊廟隨遇而施可矣

呂溫偶然作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愚謂丈夫作事正不必令兒女知也

詩有道氣

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之氣象豈尋常詩人可及

詩譚卷四終

詩譚卷五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心和政平

錢起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云抱琴為傲吏孤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客

夢幽興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夫抱琴之牧大是韻事心和政平之語尤為政之藥石乎諸葛武侯為相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輕重蓋言平也然先有集思廣益之心而後有稱物平施之道可易言哉

崔膺感興

感興云富貴難義合困窮易感恩古來忠烈士多出貧賤門世上桃李樹但結繁華子白屋抱

思近得句半生不敢言忘世頃讀備然可報恩

關人青雲壯心灰本以勢利交勢盡交情巳如何失勢後始嘆門易軌嗟嗟失勢易軌自是世態起滅何見之不蚤也蚤見而達觀之卽齊窮達于一視可矣

扣人難得心

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昔人有詩白頭不負髯齡志記得城南杜館時亦此意也

上崔諫議詩

李昭象山中上崔諫議云半生猿鳥共山居吟月吟風兩鬢疎新句未嘗忘敎化上才曾忍不吹噓全家欲去干戈後大國中興禮樂初從此升騰休說命祇希公道數封書恐詞正是公道書難做耳天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爲公如薦舉一事必不令人知而後爲無所爲而爲如令人知或待人求公亦私矣宋程伊川與韓持國

爲人臣子不可一日無此心腸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傳云有一官員上書求爲知巳伊川云持國居大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巳是甚道理夷叟云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朱斯言也執公薦舉之道可知矣

衞隼句

衞隼詩往往事從閒話來一語極足爲捫舌一箴

何忍便休官

高駢好爲詩雅有奇藻其言懷詩曰恨少平戎策慙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挂鐵衣寒主聖扶持易恩深報効難三邊猶未淨何忍便休官玩斯詩也其有忠肝乎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耻也宋新法行天下騷動邵子門人爭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去何益也彼藉口多事輒思引身者必其爲羊公鶴耳

杜荀鶴詩

時世行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又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乏子孫還

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讀此可知亂離之苦民不堪命久矣楊文襄一淸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至今日之所急者又可知矣

結交黃金

高適贈任華云丈夫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交始親世人不解結交者唯重黃金不重人黃金雖多有盡時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名不移又張謂詩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然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又杜甫詩翻手爲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嗟嗟交友爲五倫之一利害關于世道不可不謹也　明薛文清公曰天下治日少亂日

多正以君子交少小人交多耳此至言也

春陵行

（爲牧守者皆宜書一通于座右　多事之日恐到處皆春陵也雖得此公安人待罪四字）

元結春陵行序云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戸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

一片惻隱心

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曰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切中）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朴之、郵亭急傳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悲傷誰

二語儘強項吏不強項不能行其意

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駈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守令有此）命、符節我所持（心何實事不可欲）、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大儒當在此）、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大漢見在此）、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郡不犯此州

還今酷吏沾襟者見此惕腸

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曰、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微切）、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能是真心愛民）、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

正雅言之

船、將家就魚麥、歸老山海邊、

杜子美和舂陵行序云、覽道州元使君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典人不今）寄元也（人知乃今）、曰、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

子美流鄉困苦。一飯不忘君父。觀和詩乃出賢賢至誠非常作也。忠孝名臣

際、狠狽江漢行、數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凉飈振南岳、之子寵

若驚、色阻金印大、興含滄溟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時蘇源明薦結于肅宗時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乃攝監察御史、發宛葉軍屯泌陽、全十五城、帝善之、代宗時侍親歸樊上、後拜道州刺史、民樂其敎、愚備錄之、元公之愛民如子、杜公

伊川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之好賢猶巳、具見之矣、國家多事、益須良吏、如差役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中求便民永利者爲之區畫曲當、不啻巳事、差役亦何至甚病民也、或者謂不患無良吏、患上之人激揚無法、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爲欲伺察州縣、州縣爲欲掩蔽、不如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敎者敎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耳、

爭比堯階三尺高

秦長城詩云、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比堯階三尺高、即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意也、後世以土木之費、而令國瘠民貧、不可鑒與、

辛苦吟

于濆辛苦吟、隴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饑、窗前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妹、化爲嫫母姿、一

笑不直全自然家國肥末二句深有味

行不由徑詩

封孟种行不由徑詩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泰方行不復由荒徑無由見蔣生三條遵廣達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塵步步清澹臺千載後公道有遺名讀此可以愧奔競砥氣習士有正行學無異蹊豈非世教之幸哉　明薛文清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人奬

激奬激當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大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是可爲世教一籌也

贈米嘉榮

禹錫嘗贈歌人米嘉榮詩云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此句可爲世風一慨噫尚齒崇讓周禮有之數年來見英少子弟一入黌序便趾高氣揚目無先進先進亦只得改顏事之不知其所學何學所修何行也總之世教衰人不與讓將如之何

弔魏信陵

白樂天感遇詩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此處大可觀人）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真良吏）然則信陵之

治行可以觀矣讀此不覺重有感也守令賢否百姓知之最真言之最確曾不過而問之以致殿最顛倒與百姓之好惡大不相侔遂使守正之士刓方爲圓要譽弭謗惟利害是圖而不恤萬姓之生死者謂萬姓無能爲也嗚呼直道在人民口如川秉懿好德尤不可泯因記　明嘉靖間朝城王鳌土以進士爲蒲城令猛摯豪强寬撫赤子嘗執法處一銓曹之兄欲赴京　廷

素書曰足寒傷心人怨傷國信知此言

奏後仲法而止諸有惠政蒲民父母戴之數月而調去蒲民尸祝不已家立一木主焚拜可謂得人心之至矣再調被謫終于南部白詩所云男女涕皆垂惟有邑人知正此公之謂也萬姓之頌聲不能達于天子豈可數數哉大抵巧于愛民者必拙于沽譽是在銓人者破格舉用將人人以良吏自勉矣愚嘗謂吏治之不清由于官評之失實官評之失實由于採訪之遠民吹

噓之口日僞道路之口不靈何以收察吏安民之效哉

蘇渙變律

蘇渙有變律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按渙後以舒哥叛伏誅何歷險而自戕也詩之不如其人久矣

費冠卿孝隱

冠卿字子軍池州人久居京師感懷詩云煢獨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氷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一得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絶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秋聲後登太和二年第母卒旣葬而歸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

院李行修舉其孝隱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于榮養恨多積于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絶跡仕進守其性志十有五年峻節無儔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敎也宜承高奬以儆薄夫推尒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下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味其言高潔

制亦不刋

明哲俱見之矣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一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夫孝者所以事君豈徵起不能爲世用哉弔墓之詩猶不足爲求忠者勸也

皇家結網疎

北窗瑣言云大年中陳陶歌詩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氣覩其詩自見其閒居襍興云一

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釣五溪漁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然則結網之疎豈非薦賢之責哉人臣以報國爲念則所薦無非公以植私爲念則所薦無非私薦者公則薦一人得一人之用薦者私則薦百人不得一人之用矣故短牘朝馳長牋暮進其薦曰見親故交求彼此相推其薦曰互綢繆託契夙有恩私其薦曰諛白晝大都與好爲市其薦曰鬻此無他總之從私不從公也苟以報國爲念而他不遑顧欲薦賢而賢者至矣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桷與榱士生清朝誰甘肥遯不慮中原無麟鳳也

楊貴時與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嘗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掩形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此詩寫世態冷煖盡矣貴不易交富

不易味安得斯人而與之挽頹風也

講筵賦詩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時講孟子哲廟喜賦二絶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映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强記師承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奏凱還一時主臣相得甚爲可傳

我　明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達意、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謂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眞不世出矣。

鶴傍牡丹圖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雲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國儒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釣者口號

唐末撫州禁汝水放生池採捕、忽有人垂釣、邏者捕之、釣者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刺史見詩釋之

夜安晝閒

趙清獻詩曰山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澗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此非有平昔之焚香告天而何易以及此哉常人汩沒情欲憧憧擾擾日夜無息那討安閒境地大學知止靜安所以不可幾及也

分甘念母慈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冉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晝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厠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

則日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詩曰永言孝思其山谷之謂乎古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殊情至動人

抄經頭陀

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此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也筮仕解褐亦可以此爲規

晦翁警世詩

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音中亦曰惠廸吉從逆凶而已矣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皆前定浮生空自忙亦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而已矣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亦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矣斯朱夫子以詩警世之意也

登臨覺險

李邇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邇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惟清正人乃能言此

詩喜同道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壽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圃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一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韻人也、

臨危莫愛身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凄凉、晚歲收用、衰落愆創、刓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文公追詩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敎宰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文公其仁者之言乎、

散作十分春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

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盃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此言邑宰可書諸屏也、

上賈似道詩

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此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也、凡在高位者能無警于心、與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當知知進知退之義切不可自誣以誤國也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乞致去此不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重內輕外

唐楊汝仕建節後詩云抛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間山僧見我衣衫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元厚之絳以給事領長樂親舊祖道多以東閩柑荔等食用之物珍美爲言絳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誇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然則重內輕外之情見矣人臣隨分自盡何內外歧視如此宋包孝肅以諫議乞外任章至七上歐文忠亦乞補外情詞迫切

明劉公大夏爲兵部郎秩滿朝議以太僕處之公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我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止今幸登朝不得爲親民官非素志也遂自求爲福建參政乃知有志濟天下事者何嘗重內而輕外也

騎驢歸里

劉偁久困選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律身廉謹家至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眞宗聞之用偁爲京官　明臨海陳公選嘗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淸德大可嘉尚矣

問池臺主

白樂天絶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

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知足之義仕宦不止車生耳徒貽笑耳

腰下幾時黄

燕公肅爲侍制十年不遷遂作陳情詩曰鬢迸今日白腰下幾時黄不久果遷然熱中之誚不能免矣

戒躁進詩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常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共一曰我本羇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惟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晩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然則人臣到處希速化者必其居官而不思盡職者也何官不可作第一等事何處不可作第一等人業有崇卑官無顯晦賢者自當勉之

位高不可無此心

覩物之數如此

太白晝見詩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感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䄶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消天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宗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修德應彼蒼去饞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紀綱內修政事仍外攘誓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爲禰非爲殃願勿徒以虚文禳包孝肅論星變疏曰災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可不寅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德則

承本于誠信猶應於事耳

災至應之之善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此即願勿以虛文釀之意也忠義具見之矣

朱陳村詩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才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

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隣（便）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及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詩賀三諫官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懽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佐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于上亦除諫官

味其詩以謂宜爲事者除諫官亦宜

古人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

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于詩者是誠弊精神于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于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亦有學士假借者）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淳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

詩之不可欺人如此夫不可不

知言無以知人今言與行等之人品自見矣

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詩存龜山祠

楊龜山廟祠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

公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瓣香覓路拜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不能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

趙好在人心

集錢贖之然則身苟富德誠不必潤屋爲子孫長久計也

過昭陵詩

宋仁宗仁愛厚澤難以言罄有人過昭陵詩云農桑不擾歲華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其邊將一語足槩宋室之弱

時清未忍辭官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縣吏之言若今人只爲懷山之言惟行戀官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與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俱勘破宦情

夫婦雅操

王元若癖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夫婦同心商訂韻雅知已已足豈可多得

覔睡方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覔仙方覔睡方睡亦有方耶先睡心後睡眼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是也是亦有方矣

賦牧童詩

黄魯直七八歲時賦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魯直舞象之年已勘破世局如此

狂得我情

王陽明講學于天泉橋上時月白如洗諸弟子歌詩理琴遠近相答陽明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語諸弟子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使入于道耳龜山詩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可醫學者騖高之弊

呂與叔詩

克己詩云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呂涇野極愛此句以為深合孔門求仁之旨

禮儀詩云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食孰為末後孰為先言禮之切

于日用無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也程氏遺書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于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履危地此乃勞苦也嗚呼禮教不行風俗何繇正哉

野色天光

張子韶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嘆曰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

徹處境界皆如此

來瞿唐詩

來瞿唐蜀孝廉也自萬曆中樂道求溪厭科目之學焚引爲侍養計益邃心理學其示學者詩曰爲學如燒窑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烟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于心上覓何處是蕩蕩有人問蕩蕩何以用功也曰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蕩蕩而自蕩蕩矣又有詩云撤去百般憂明鏡光瑩瑩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又云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又云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頂絕目四面顧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此非悟後之言乎又詩我有春情滿壯懷自言曰春情者仁心也次云必生

芳草傳消息方遣流鶯說去來言仁性不可見惟發之惻隱則可言之故必傳其消息而後可說去來也又詩云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已變黃梅言紅日白玉者謂良心本無私欲赤松仙人也黃梅禪僧也言天下學者通講禪矣此公見道分明見於詩者如此其論治道大都以崇節義破常格爲言亦留心世務而有得者矣平生篤行孝親亡依墓除喪終不脫麻衣嘗書

願學孔子四字以自勉、吁有士如此而竟以孝
廉終其身因讀其書而有感于世未嘗無人特
不用耳。

節婦吟

張籍在他鎮幕府中李師古以書幣辟之籍却
而不納作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
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
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

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
可以動人、如閔子辭費宰亦日善爲我辭焉所
以曲遂其高尚也、若絶交書不免惹禍、

閒處坐

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
莫思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邵康節云
堪嘆五伯爭周爐可咲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
閒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康節覺度越多矣、所
謂被他急流中討快樂三十年非虛語也、

洞庭老人詩

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
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恐世人知乘除者少
知乘除則不至于離披酩酊矣易曰知進而知
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知乘除者少、
而良夜月明、决不肯收釣筒也、
又昔人題漁翁夜釣圖勸君急罷釣明月已無

多較足醒世、

詩譚卷五終

詩譚卷六

東皋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曰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李嶠才子

天寶末玄宗幸蜀嘗置酒登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

不見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之顧侍臣曰誰爲此詞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

蘭溪幽居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遊寓居蘭谿詩云柴門間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會語相關窗草不去意同

乞食詩

陶淵明乞食詩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續云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杜子美上山道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續云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乞食亦有不可必得者矣又山谷樂貧齋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靑艸

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繇是論之貧者固士之常也無論士人居官受得貧窮然後做得實事程子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明呂仲木教學者每舉夫子士志于道章爲言士非安貧安可與之談道哉

武侯入寇誰家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

平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按温公嘗日想隨年月編紀統之正閏未一經心思定也至文公綱目始以昭烈爲正統他逆不得竊借所以立萬世之綱紀至矣

黄花晩節

韓魏公嘗言修初節易、保晩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晩節香、李彦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晩節之規。

共醉竹根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杯同一醉也、孫是推之喫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則富貴貧賤同一視可矣

詩賦家山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赴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迭促歸、

志堅詩送妻

顔魯公爲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

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鬓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公判之曰王歡之廩既虚豈尊黄卷朱买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壞風俗。若不重懲。僥倖者多。遂笞之仍歸楊記他書載買臣之妻因買臣入會稽羞觸木

文公亦嘗三上宰相書矣、曰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何也、

而死旁人目曰羞墓　明方孝孺過羞墓詩云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
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退之剝啄行

韓退之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
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
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

開闔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
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
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
獲罪于人亦有以獲罪于人者僕在京城一年
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
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
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
爲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

文公豈何以出時所向之語、從文字門勿待其人攻待其所不可攻非獨此法待小人之法亦然

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
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按昌黎此
書何始高而終抑也、豈委蛇明志賢者爲之乎、
易曰不惡而嚴、待小人之道盡之矣、

弔岳武穆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王之子雲祔焉名
人佳客弔詩固多如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
日淡無暉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

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拍拂有人行酒著青衣林
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瘞西湖已卜他年
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
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
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高則誠先生明云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葉靖逸先生紹
翁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皆忠

壯激烈讀之墮淚近時如前陽林見素先生後云十二牌來馬便東郎城狠狽流相從中原赤手經營外底事書生發料中大將幾看刑白馬諸君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吹落厓山此夜風則又追前作而抗軼之矣孫太白山人一元云誓死從來建大勳長驅虎旅破妖氛中原故舊今餘幾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氣在皇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鐵馬嘶嘶戰後雲亦傑作也

續詩遇主

儒士彭友信以貢至京遇

太祖微行指虹吟曰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信續之彭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深賞識遂擢為北平布政使以詩遇主亦盛事云

題梅見賞

明會稽王冕題梅詩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太祖見之大見賞焉按冕字元章號山農元季隱居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與人觀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也賦詩鵬搴海怒見者毛髮為聳　高廟取婺州物色之授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君子惜之後世止傳其善畫梅尤可惜也

雙硯明廉

臨安趙太守洪武間辛業太學為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知為趙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應制悟主

永樂間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逢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太祖感此詩即日命夏原吉迎 仁宗于南京非縉諷諫之力與

宋尚書治河

永樂間宋尚書公禮疏鑿會通河始罷海運功不在陳平江伯下因微過 勑服儒巾治事其

權中微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立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中臨清閘簫鼓叢祠歆餕餘幾度會通橋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有王主政始請于 朝、得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畧示勸功之意、

陳士哲樂隱詩

施州陳濟字士哲受業石崖黃溥之門其樂隱詩云莫咲山翁老一瓢閒來無事不嚣嚣坐看蘿月籠和靄、臥聽松風鼓舜韶、竹几穩如居士座鵲冠幾勝侍中貂山深况復人來少盡日何曾一折腰亦可想見其高致

胡馬圖

有人題趙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苜蓿枯奚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詩亦有嘲誚之意可怪近來器用多畫胡俗、如屏風香爐之類、多畫獵馬胡樂、豈非中華

之恥而宜禁者乎、

宣德六年敕

宣德六年辛亥敕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自已也夫枉己求售非忠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

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遯世遺人一已之私朕之所懐天下之公照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爲國重臣同朕欣戚憂樂之暇特示觀之夫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觀爲空言可也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皥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廈豈是一木爲況予京薄資九五承

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懐抱材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溪弄緑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餐黄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咏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才將有爲豈徒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之屨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懐起待旦勞心亦求忘日宴嗟爾賢人何樂空

素行時至而行則能扶人臣之庶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

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傅巖何嘗終版築磻谿白首還鷹揚臥龍亦復興南陽早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麋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脱却芰荷衣掛在青崖隈翩翩並駕蒲輪來黄金如山築高臺待爾爲咏臺與萊毋爲令我悵望思難裁

讀此歌眞所謂求賢若渇也詩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不過是矣天生賢才以供一代之

用學至待時求爲可知斯善矣彼衒名于累以辱徵辟之典以羞當世之士誠志士所不爲也且人之難辨有甚于豫章之才者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亦用賢之難也

王文成避難遺詩

王文成守仁謫貴州驛丞時至錢塘度瑾怒未釋潜至海濱託言投江遺屨于岸留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歳月虚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

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誰知遺骨瘞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流子胥按逆璡毒流縉紳文成被謫恐無以自免託言投江以緩其怒是亦曲行明哲之道也、若傳文成至海岸有二使迎溺後被二童子扶行及與二叟奕棋聯句之說或出其門人附會之言必不可信、

文成行至閩界登山乔山徑數十里至一寺寺

有異人曾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于海上至是送詩曰二十年前好識君此來消息我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酹夕曛文成亦題詩壁間日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其遇異人事亦未可考實姑存其詩、

驛丞詩

有驛丞詩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暝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宦途勤苦如此、夫西陽影裏愁殺宦遊人何獨小官爲然也、

題画菊詩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関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画菊子畏愀然有感題絶句云黄花無主爲誰容

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意深可玩、

刺貪詩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侵貧家之田歳歳不已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絶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來數十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其譏諷真切頗可警世、

士人書壁詩

陳白沙先生倡道東南頗自尊重有一士人投見白沙拒之其人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踏荒蕪野鳥山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眞處爭人曾笑宋人愚書畢遂去白沙讀詩悵悵莫及

題梅花詩

劉廷美僉憲溥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間爲吳中詩人之冠京師號爲劉八句年五十歲遂解組成化初邢公宥爲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官閒好讀書

韓忠定公以青瑣外補當日時論屈之獨學士西涯送詩有人言才大難爲用我愛官閒好讀書之句愚令衡水縣邑小事簡西陽退衙得肆力于誦讀手抄書可等身有味于官閒讀書之句

夏忠靖大度

夏忠靖公原吉嘗蒙　賜古硯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　賜不知愛惜吾之罪也遂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有詠蛺蝶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苦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葢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詩止飛稅

梁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寧受一官不爲民噴耶竟身承其罪（複是民之父母）落職家居縣當大造賦冊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

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官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近世差役不均里胥蒙射豪貴包攬牢不可破一經僉役窮民立盡當事者宜何如去太甚也

老牛詩

桂林蔣相公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三聘之不至 御制詩一闋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

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晃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者忠義明哲具見之矣

富翁知幾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某嘆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某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歟有僧弔朱張二富戶詩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乃涉世至論

蘭節婦詩

陳友諒據竊時部將有鄧平章陷江右諸郡豐城汪姓者富族也懼而以千金賂鄧求生鄧見其妻蘭氏有美色反屠其家獨携蘭氏四歲兒二人而去婦曰公貴人也妾當侍巾櫛奈我夫初喪且時日不利願姑容當卜吉行禮亦不爲晚鄧從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閉其戶又故卒于外守護越數月蘭伺二姬假息嚙指血蘸筆題詩壁上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沒

紅巾幼兒不忍重從主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斷喉心似鐵黃泉到底骨如銀荒村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惨神詩畢即極殺幼兒而自刎友諒聞之罪鄧而爲蘭立廟然則好義良心果不以奸人泯也

詩規太守

救時名言不止

爲太守對症也

定海沃太守泮性褊執宦路鮮合太傅王襄敏公越曾爲詩規之曰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

訟貴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能用晩年居家猶指摘大臣過失訐奏坐戍榆林窮苦特甚久之方蒙　宥還閱此而有感也昔人言居家不必看邸報徒動熱腸或生技癢恐每于此癡心不已日擊時事思效噴地野哭耳

念親不逮

宋江都陳良輿子景山同登進士良性孝念親不逮嘆曰先子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余方登第不及景山遠耳有詩云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綵衣爲人子而不及養者讀之可以出涕

詩亦召讒

讒口可畏自古記之蔡持正作詩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又有詩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

子空簪鳳尾花後被監司指此句爲罪言既不得哭又不得泣此豈盛世之事近有一扇頭詩禍流縉紳者矣蘇子瞻咏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時相謂其有不臣意神宗問之對曰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蟄龍耶神宗曰彼自咏檜何與朕事唐李泌賦柳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顦顇楊國忠以爲譏已玄宗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

可乎有兩君之明智讒口焉得而入哉

昔趙飛燕譖班婕妤祝詛于成帝問之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詞辨足令讒者咋舌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意與婕妤類達人之見自是不同

苦役謠

近來郡京願狀等項使費又不

元李存義苦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往役名主首半是摘翁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上赤謬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截道歸來晡天下未平諸項碎每以附近先供需涉程茶酒率陪備所取鹽米何錙銖逃擔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捶撻生蟲蛆幾年辛苦堅忍蟻一界了邪鍋遊魚問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役得許從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替協無吝且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惟愉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遺下歸誰歟不聞隙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犂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有治法無治人良可嘆也

可勝言矣聯也 諸累難嚴足亦 嗟通而後可久之一法也

淘金行

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聞呼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魂呼童挑燈取金看囊中祇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胥怒嗔徐見執賣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來坐窗下妻子相對泣泣亦徒爾爲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可賣莫遣過限遭鞭笞獨不見西家賣金仍賣屋戶戶逋金猶不足讀此而知開鑛

程子論邵子詩日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果如此何害之有、

之事利少而害多、民爲邦本、不宜重苦、萬曆年間河南開鎮附近之處民逃盜起姚御史亟章請能繪圖以上爲小民請命吁可爲永鑒矣、

詩勸戒酒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其太夫人年已高頗慮其得疾賈存道作詩勸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公起謝之自是終身未嘗至醉此

固見公之改過友之忠告亦幾垂涕而道真難得也

養生詩訣

節飲食減嗜慾此養生六字符也道家服氣接命之說適足誤人耳偶讀邵康節一詩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嗚呼養生之道盡之矣

江梅一味酸

宋徽宗書七言於扇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命一太學生續之生即續云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書進大喜是生亦可謂調羹手段、

酌貪泉詩

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貪泉父老曰飲

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竟至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當終不易心夫使貪泉使人貪豈廉泉使人廉乎首陽之山桐江之水豈非以人重哉君子求爲不自變不懼有所以變之也韋應物詩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同意、

咏猫絕句

劉士亨有咏猫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

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譏刺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涉激諷陸放翁詩云褁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無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鴽真可謂豁達寬容法禁不張而奸宄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買臣圖

詹給事泮詩朝負薪暮負薪丈夫富貴搃風雨會稽愚婦何足嗔紛紛肉眼盡如此

九月書事

正德庚午歲大歉錢工部仁夫九月書事云四尺稻苗三尺水兩年逋欠一年征蓋紀實也催科撫字于災傷之日倍宜急講有司以愛民爲心者自然拯拔于當厄決不以延緩誤事如坡公奏議重復簡核則饑羸之民索之于溝壑間矣 國用匱乏顧辦難減即議蠲議賑竟未聞恩澤之下究也民生何以蘇哉

飲墨

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權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用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世人多不讀書安得如許墨飲之耶

憂國淚

陳去非讀中興頌詩乃云小臣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接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謂黃魯直潘大臨兩公也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

蘇氏原敬周程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灝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于周程惜乎後因嬉咲而成仇隙蓋明知程夫子之賢而欲抑人以揚己也吾道高下公論曲直豈蘇氏之徒所可枉哉

（愚謂學者須為造物徒方可為天下師）

水心句

葉水心為詩多有義理如萬井有情風煖後笻無伴月明邊又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又因上岩嵬覽吳楚遂從開闢數羲皇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此等胸次此等境界前此惟予美能之

王文康公詩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士以有用為貴覩此可以醒矣

依樣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

太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繇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咲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夫知　制誥者代　王言以詔示遠邇若切時洞理則足以感動天下非細故也依樣葫蘆何益之有哉即如外任考滿例有　制勅纔語過譽甚為非體　朝廷不重則得之者亦輕當事者宜有以審定而　奏議可也

長安貧兒鏤背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何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世情薄惡自是如此余于里中眼見有結客恣費竟至貧刺骨者求濟于素交十不獲一矣語云儉者德之共諺云

（恐所交非其人）

詩月酒然

儉用勝求人良有見也

木客吟詩

唐小說有一足叟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詩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指此

南陔孝子

晉束晳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其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

其之子罔或遊盤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按此詩有色養兼至之道可謂孝矣嗚呼人子孺慕時依依于父母之懷何等親切及成人之後世味蒙心往往對妻子日濃對父母日淡向朋友開笑向父母慼顏者可勝悲哉林和靖有言妻子爵祿乃賊忠孝之具可謂砭世至骨

咏懷襟詩

明薛文清公以篤行實踐爲學以復性爲敎屹然爲一代儒宗于今從祀百餘年毫無異議乃知人忠不行道不忠不服人也讀其詩自可知其人矣謹錄其咏懷詩 回首鄉關入夢頻馬蹄踏盡幾年春客中膽氣崢嶸甚肯把明珠暗贈人 瀟洒流年老鐵骨鬂毛雖白寸心丹天書重叠叩天寵驄馬長鳴宇宙寬 耿耿江

湖意不忘頻年草疏奏明光行臺夏日看時物最愛葵花向太陽 高堂燈火夜相親簡點詩書憶古人自愧久持三尺法一生長係寸心春霜竹風寒夜向深燈前讀易見天心京華又見逢長至坐憶堯夫子夜吟 燈花靜夜結金蟲爐火其如樹杪風小閣有春應自省此心期與萬人同 都城鐘鼓夜深沉棘寺燈前有客吟不是少陵驢有虛臺元自發清音 早知

大道心無外始知身閒樂有餘一卷陶詩千載興悔將名利役慵疎　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起東窗日影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先生及世熱腸讀茲乎共

楊忠愍詩

椒山批鱗大疏日月爭光其發爲詩句已見一班矣答胡敬所云一息若存還報　主萬年不死是吾心于今只合昏昏睡咲殺當時動業人疎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衰中第二人吁忠愍有此衷腸眞以　國家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歟其閒築京外城云萬里河山供　帝業如何謀計止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處治如何緩處用功夫庸醫費盡篋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讀此而竊有議也時當　淸朝不患小人之難去患去一人而人復一人則

時事日壞矣亦不患弊政之難去患去一弊而弊復一弊則吏治日非矣然則有留心世務者須標本兼治可乎

公又有閒賞功詩踏破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亦加封　聖明恩澗如天地不論無功論有功又讀易詩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息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覺從前大半非

此詩妙冀根備

先生其知易乎

羅一峰詩

羅一峰先生著書金牛洞十年不出有言其辭于隱者今觀其發爲文章與爲政一鄉何嘗頓忘用世之心乎讀其詩有聞道蒼生淚滿衣又却爲蒼生白了頭之句先生心事可知借天不假之年未酬經世志耳先生信道似韓子氣象似孟子出處大節青天白日故其詩有男兒生世間猥瑣非英雄脊梁須鐵硬一擔挑綱常儀餓添疎慵輕肥誤俊英等句信非先生不能作

也、
亦學者詩碧天如水浩無窮萬劫消沉晝夜同
獨步鴻濛誰不然一九光動紫薇中
題懷恩堂東風何事欲沾巾猶未全歸七尺身
一片昊天頭上立分明長照此心真
先生又有詩貞元自古天難老麟鳳中原網易
疎百歲逢君能有幾兩儀添我便成三褒衣醉
臥黃昏後一枕江聲鼻息雷此何等氣象、又老

來只怕風濤險瀨下瞿塘灔澦堆。則其廿于遯
世亦有所感歟、

謝信官

斛山先生楊爵因建言下獄時爲信官特達相
恤詩謝云患難人多畏信郎獨不疑相逢濡沫
日疑是受經時負氣能冲斗含餔可濟饑老夫
窮困裏冥報是前期此與楊椒山在獄得一敎
諭周濟之力椒山因教諭之任贈詩有君愛微
官僕愛然古來天地幾癡人之句事同、昔人道
義相憐不在知面與不知也若平素盟心急難
掉臂、視此愧然矣。

貧士輕富貴

靈寶許尚書讚感遇詩其一貧士輕富貴勢遠
易爲詞。此身無所有放言任自啗一朝近榮顯
議論非前時。身忽居省閣門庭若市達向時高
遁論寂寞不經思孤寒志不懾榮華勢不移始

終貞一節。矯矯眞男兒。詳此詩知未遇而輕富
貴及富貴而淫者有之、無他中心無主浮華易
動故也。必如明道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豪雄信哉、

英雄每欺人

感遇之五大朴日以散言語頗失眞詞致事抑（原不正大）
揚理義多汨陳悖經謂幽討反騃摳奇新每于
經常外。索隱以瀉醇滔滔惑衆聽貴耳目不論

欺非真智只是爲耳所惡

智者轉相信英雄每欺人大抵英雄欺人則言語爲之囮謝上蔡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談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彼大言誇張茫無歸落即欲欺人人豈可欺乎哉

詠桃

吳康齋有詩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知者以爲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譚卷六終

詩譚卷七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王心齋樂學歌

歌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按王名艮泰州人其孝友忠信乎于鄉黨宗族嘗著論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爲天地萬物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危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好學之志老而彌篤教人隨材開導從學者日衆時里中

聖經曰物有本末原不相離者也非他處内外

本末之云

樵者朱逊日樵蕘易麥粡擇精者供母而裂其糠粃爲糗以樵一日過艮之尚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艮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求則即近非巳有矣樵竊聽艮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水和糗以食疲則班所樵蕘于地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逌然得也又有韓氏者

陽明先生講學時聞樵人相語于途一日獨歎心一日獨浸天理陽明曰小子聽之彼二人者正講學也

居茅屋三間陶甓爲生嘗假貸于人爲甓雨壞甓坯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窯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縣鷄屢空妄如也其體道淑人有如此者

王摩詰送別

送孟六歸襄陽云掩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詩中以此爲長策二語極真厚不作一體面勉留套語所以爲古人之交情也後世送失意人惡聞此語便誇言之矣

鍾伯敬云文情世道蓋此十字

初出濟川別故人云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閒閣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各愁年鬢侵鍾伯敬云交情在各字若畢愁自巳則淺矣愚謂執政方持法

易字可拚

二句周旋慷慨立言得體詩可以怨其此之謂乎

獨有知時鶴

韓文公詩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喑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黽鳴無謂閤閤祇亂人繇是觀之君子之言如擲惟恐或出也小人之言如瀉惟恐或不出也故君子之言雖敷暢詳明其中自有守心守氣不

士君子公言何寃　無謂之言何用　從涵養中來

敢肆焉者。蓋知離中虛必根于坎實不敢務華
絕根也。韓文公有言箴云不知言之人、烏可與

柔書曰扞我祖會府以無咎

言、知言之人、嘿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
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
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不遇咏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豆時不登百人會中

三字有傲骨、

身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

在茂陵平安否且此登山復臨水莫問春風動
楊柳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

乃知石隱之無用。

然後拂衣去肯作徒爾一男兒。只末二語乃知
丈夫熱腸濟世。非為一身計顯晦。實為吾道爭
窮通也。右丞又有獻始興公云寧棲野樹林寧
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
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

果然則賢者自見進矣

大君子安問黨與讐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
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
所求。夫王右丞之出處無論矣韓文公上宰相
書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
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其一曰古之進人者或取
于盜或舉于管庫今布衣雖賤猶得以方于此
今觀其求進何皇皇也。豈以行道為急者不忌
形迹之瀆進與。范文正公以丁憂上執政書極

口語時事娓娓于萬言而先自曰忠者天下之
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
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
其言之尾曰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
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無一采及其往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為來代之鑒。今日之
言願采其一二為天下國家之益不願後之史

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然則文正以天下爲已任之心誠不以居憂而忘矣若後世之士效之幾何不以踰越喪禮而反來終身之棄哉

案書曰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羌村詩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譟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住得夢再添一二何則不若矣）

杯深于喜又在喜前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鬬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戈旣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就父老口中說出妙）此二首杜老似咏生還之樂耳以爲偶然以爲意外則許多垂老無家新婚別等篇流離死亡反爲尋常事矣民生其時不可長太息哉

描寫村落小家光景如見

匡時第一篇

明俞憲送萬楓潭南都兵諫云　天子屢頒蠲租詔官家猶索舊緡錢東南財力君親見肯負匡時第一篇思作令時每見蠲恤之令與徵罰之令齊下雖竟新例嚴而催科急長吏畏功令何恤黔黎卽議蠲議恤竟成畫餅耳（其止於徵役適辦不至）然而調停緩急周旋顧慮令上可曲應而下不重病此中須費盡心力而後令百姓受惠于萬一也至上

司之行照管州縣者鮮矣文法滋煩應接不暇酌量行止尤不得令胥役爲政蓋此輩願以生事爲市也若夫阜財之道無過塞其溢額始得其頭緒今則頭緒如亂絲矣計其大者耗于國用不可言糜于軍餉則可議多事繁興額供減而悉索多加派可重困乎昔人言恤民在省賦治軍愚謂治軍所以省賦也歐文忠公議財用疏曰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

救時諸論

蕁其受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匱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費大故也今雖有智者物莫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非可遲疑寬緩之時明矣按文忠疏合時務而參酌之惟是一方之盜速勦撫鎮以成功關塞撫鎮須慎擇久任令其募土著行屯田所餉者實而所省者大數年之後嘉與海內相休息可也不然事多賦煩有事之處固以相脅而胥為亂民無事之地且以騷擾不堪而生衆心邦本不固天下無恩此范文正上書而緦緦深憂者也或曰用兵之效須撫鎮同心皆實心為國家之人何事不濟則責在用人者勿以天下事為嘗試也

履霜操

一字一淚

尹吉甫子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人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韓文公詩也只饑寒履霜反覆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于此可見

勸孝勉廉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杜甫詩勉友以孝凄而至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岑參詩勉子以廉婉而切

此處乃可見廉

贈内詩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寛不可厚責之妻子也

白居易詩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貧苦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世人嗜利營利大半從妻子起見耳安得以此告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河陽掌記時所親諷之嘆曰人之常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達人之識自合如此、

樂天未必如此

永樂中胡知縣壽安者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謂妻子何胡曰吾豈遠于人情者乎吾輩讀聖賢書一登仕路孰不以砥厲名節爲志婦人女子非所知也一至任必以耳目玩好之物求給于我一漫應之共玷清名不小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孔亦偏見差可醫俗

憶兄弟

王維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挿茱萸少一人李白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于鄴衰門少兄弟兄弟惟兩人饑寒各流浪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孰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我乖異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夫相離則憶莫切于兄弟彼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如也、

心定萬事定

大節聖賢

此處勉強不得正可觀人

明天順間江右張公延祥諱元禎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聞共名召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王輒驚曰異哉此兒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常侍父疾籲　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　孝宗朝入侍經筵日講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

孝宗嘉納急索太極圖以觀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在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年進禮退義天下韙之

胡康齋詩

胡康齋有詩云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誠能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讀書者二年嘗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張弼有詩贊之云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眞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送鄒汝愚

蔡公清送汝愚讁行詩云讁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又此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遜志昔人勸勉之意出于道義果不以離別爲情也

一峯挽詩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鈎此周公瑛撰一峯羅倫挽詩也一峯晩居金牛洞註經爲業慨然以聖賢爲巳任世之知一峯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巳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爲未必盡知也

我道固當然

正氣益世罡風一流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武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鷦夷馬華自許何愚蓋有志於殉國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　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爲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

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清貧殊甚至貸米隣村亦曠然不以爲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忼慷歌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名兩句商量訂動世人）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雖愛）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大受用處）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字可玩）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玩此詩寫貪廉之情懸盡矣末句畢竟知廉吏之可爲人將何從爲勿爲優孟笑也

包孝肅詩

孝肅忠孝大業炳炳烺烺嘗見其遺像贊云能

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氷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公嘗爲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兎愁史冊有遺訓勿遺來者羞按清心爲治本二語亦可謂自道平生矣

醒心亭

歐陽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二亭相瑯琊幽谷

命搽客謝判祿植花卉共間謝以狀間位置公卽以一絕書其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需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茲表之令醒心與醉翁亭並傳

不免涉俗

贈隱士

陶淵明詩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十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好德如好色矣

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不忍舍

白樂天詩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蹈要路行擧動無尤悔物莫與之爭藜藿不充腸布葛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嘆聲豈是愛貧賤深知世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是人所難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披無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黄金鄉人化其風熏若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幾是安貧　幾是有開得人　善學

黄鄉人化其風熏若蘭在林一士之能化人如此何况鄉紳乃國家之望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然把積慶垂休的日子怕過錯過都是

隋珠彈千仞去也可勝惜哉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卽不然而恬靜自守正己率家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此下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有不可言矣又爭體面而此三字最悞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而若屈身關說干瀆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卽姑從我而心厭薄其人此又與於無體面之甚者也得勢勝者而以豪於里而人陰指之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

于曰士大夫居鄉遇人有急難勢可言則爲言之不能亦委曲扶導之此皆鄉之法也

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矣。近日禹城楊先生諱東明著有山居功課一書內云大夫居鄉。固不可輕爲人言。若一言而爭一郡之利害。雪人之大冤。出於無所爲而爲之。義自是青天白日之一端。不愈于杜門蒙面而無濟於事者乎。

愚竊論居鄉施濟洵是好事。但施濟之具從何處得來。待已則欲一塵不染。待物則欲千金不吝。此必不得之數也。惟是盡得一分。則做去一分。故施濟無盈量。求滿心而止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銀豆謠

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米而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

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幷刀剪碎盈升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繇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大抵時遇饑荒。賙恤之。詔何常不下。然須奉行得人。使人受實惠。總借一人以活千萬人耳。

得人固係如此

咏蓑衣詩

有人咏蓑衣詩云。輭綠柔藍着勝衣。依船吟釣正相宜。蒹葭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只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輕博換伊。此詩視江湖廊廟。又太分矣。呂子柟漁石之篇。爲送唐憲副之致政也。歌曰江湖者廊廟也。廊廟者江湖也。君子不忘

道是如此

江湖乃能立廊廟也

咏傀儡詩

王陽明咏傀儡詩云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大率世戲場固矣列仕途上升沉顯晦此乃真戲切不可認戲為真而可以智管力爭也然無地不可行法無官不可盡職卽就戲論之亦須粧一脚正生不貽觀者笑也

陳剛中詩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題博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俱出人意外可補史氏之不及

題爛柯山

張志道題爛柯山圖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如此看仙家亦淡矣迪吉錄曰神仙之道卽在人倫日用間而後世帝王躭嗜方術往往廢治弊在以迹索之而不探其理也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雖慕長生祇自勞耳軒轅集答宣宗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堯舜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然則人主何必捨大取小哉

題詩御史臺

沛縣尹顏伯瑋題御史臺壁云太守諸公見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南向再拜

死不忘國

自經死、盧陵楊文貞公過沛悼以詩曰平生金
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
一門忠義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
魯太師欲酹荒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泪空垂士
君子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為
蒲芬艾榮寧殺身以成仁不貪生而害義志士
烈夫古今一揆楊椒山臨刑作詩云浩氣還太
空貞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語其

友曰不如此死諸公又不憐我矣真所謂歸視
死者也愚今恒山時過其故里祟祠輝煌子孫
科第不絕誰謂忠臣無報哉

巫頂飛雲詩

邵京實閩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風雅惜其
唱和散逸惟鍾明德題京實山居十六咏內巫
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
陰時來時去自古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
廬占巫頂白石支頭臥雲影淸霄雲起隨飛龍
行雨歸來人未醒

僧規詩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讀書巳覺
僧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
窗殘日巳無多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筭來名
利不如閒信哉近世俗僧營營身家其不得閒
有甚市井矣東坡遊一山寺曰來分半日閒耳

其僧曰相公閒了半日老僧倒忙了一日雖是
詼談却是實語

送見素致政詩

林見素公征西成功隨乞休致益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者也李夢陽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
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送琴書
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豈也惜鷗機又云
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復起詔翻作急

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衢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愚閱　明雋詩日落風欲靜鳥啼人自開白雲如解事成雨便歸山似謂林先生矣

咏召伯湖女

召伯湖有女子一云姓鄭名荷花者常與嫂同行遇天暮至湖濱蚊蟲甚盛嫂邀女寄宿田家女不從因獨宿湖邊一夜蚊蟲嗜膚血盡露筋而死歐陽公有詩贈之至今有露筋祠　明陳

伯聖詩云湖上荒祠落晚霞野翁同尸說荷花當時非是無心者天下人無下惠家薛文清公詩高郵女子志何堅假宿寧論性命全甘向荒陂死蚊嘬此生元不愧蒼天又嗜血其如利嘴何荒陂一夕死貞娥縱教筋骨當年露落得清名世不磨

警惕詩

華亭侯廷言綸爲浮梁判簿設二屏各書數語以資警惕其一曰圓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踈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譏我圓我圓思我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我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爾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二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于天下草竹清清于天下木彼踈果何物穢于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

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董蘿石

海寧蘿石董公澐厲隱操正學行樂事多可稱其兄貧即割已產與之友人鄔魯以田來質後魯疾革出券焚之且爲經理葬事性好咏吟一時詩家吳下沈石田開西孫太白皆樂與之游

正論足以服人

年六十七始聞良知之說于陽明先生憣然悟曰不如此得爲人乎人問之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穀舉于鄉欲受較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用臨沒自吟曰我非汙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染一道天泉月自流可謂順受考終者矣呂子柟曰曾子有弘毅之學乃能做得易簀之事此處觀人一生豈可輕言

得詩銘墓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書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

知而不薦又何解也

有遺才哉語亦稍聞于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于議讒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較官邪大年所題之言用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譏已其

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眞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蛾眉亭詩

靖難之後有人賦詩蛾眉亭中曰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此蓋建文遺臣行遯時爲方孝孺作也或傳族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謝文肅詩孫枝一葉是君

恩謂此誰謂天之不善報忠臣哉

德顯卻求輓詩

淸江有詩人辛德顯者早孤家貧補爲小官在九溪嘗作謾懷詩有曰多病慮窮身外事久貧諳盡客中愁又曰芳草無窮鄉夢斷長安不見旅魂銷在京師作重陽詩曰人在金臺仰天上更于何處去登高詩家多愛惜之晩年旅無儲栗里中視故有以白粲豚蹄爲其兄求輓詩者

德顯卻薄其人卒却之不肯賦詩夫墓誌輓詩至今日而濫觴已極後世何以取方焉只得槩不作可謝世也億談藪有云任是好人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任是不好人有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吁可慨也

涂副使詩夢

豐城涂副使爲諸生時祈夢于九鯉湖仙祠夢入古寺花木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云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悵自分科目絕望矣越數年登進士爲御史以仙祠之夢不足信後爲廣東副使巡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所夢唐詩濃墨大字書在壁間乃惕然驚疑達旦不睡次日乃得罷官之報蓋仙祠之夢驗于結局也如此然則可知萬事之前定矣任人巧于爲謀天自巧于制命紛紛爭

營竟亦何益之有

子畏改字

余子客弁訪唐子畏于城西桃花塢別業子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靑藜拄杖尋詩處多在平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有人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聲未妥子畏曰出何處荅以老杜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子畏躍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

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按子畏落魄傲
睨而于詩猶服善語云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
過自攻可以長善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
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
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
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
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

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掄人過惡立事隨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
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訕刺論事
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
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
二十失愚每反躬自省罹此愆尤多矣伯玉行
年。悚然可懼。

胡文德

胡琮字文德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江陵縣
召爲御史未幾復出知麻城縣遷常德郡倅廉
介剛明所至有惠政其自常德丁艱歸庭有梨
方實識其枚數封之而去小奴誤攜白粲一斗
公見之取投之江笞其奴後以山西參議致歸
作詩云平生心地幾人知扶病歸來也是遲病
到老年心渴處閉門常臥菊花時自是杜門掃
軌不與人通監司守令慕其名求一識不可得

歲請鄉飲亦不赴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
敢干之者近古之介士也愚令獲鹿時得本縣
鄉紳王家相原任刑部正郎以鞫大獄不敢作
違心事遂告病歸親耕原上無意仕進會起池
州知府實出不意勉出鬻田若干畝作路資至
任未數月以待過客臺中禮疏致　奏劾疏中
懶慢止宜投閑好爵豈容虛糜等語至今王反
甚感之以爲知己不是過比買舟歸時遇羣盜

刼附近船見王船則爭搖手曰。此船知無他物。
不必驚也。抵里杜門數十年不入城市。二子考
試曾不片紙于觸王于酒中得趣、談及有別調、
其客廳書一聯云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
數行書、恩再謁徐詢始聒置家常酒食相欵幼
子傳餐。長子送酒。不異農家者流耕田自給日
用錢二十文自言所用已足矣。如此清介、不間
有　當事之奬勵、恩于今時敬禮之、以爲不殊

子游之得滅明焉、

詩免伐木

韓襄毅平蠻時取寨木于民有儒士某上詩云
斧斤若過前岡上、留箇長松叫子規、公下令勿
犯其地、前元胡子言嘗爲魏郡守取木于鄰塜
有人獻詩云只恐江頭明月夜、誤他千里鶴歸
來、胡遂敬禮之事頗相類

野人踈禮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
迓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
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踈禮節、
好從楊晝說楊喬、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彭公
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向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于楊晝曰子亦有以送
僕乎晝曰諾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
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晝曰扱綸錯餌迎

而吸之者楊喬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
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
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
驅之夫楊晝所謂楊喬者至矣楊喬不釣而來
諭士之不招而至者也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渡楊子江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署部言討曉事謫

姚安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淚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鶴朋待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川李時中贈唐子方韵送之八千里外未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無田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詔君

還。

題秋胡詩

有人題秋胡詩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誰知半世守孤燈其一日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寄意見不同也

未嫁從死

有一女子未嫁而夫死葬日至墓所自縊焉時是省御史往吊示與也贈詩云未親夫而繼夫亡不比尋常女子行白髮尚難操晩節青年誰肯棄春光魂遊碧落乾坤淚名入青山草木香今日吊君欲灑淚與君千載寄綱常

嫁女賦詩

有人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妝奩其人善畫止作舉案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手携其女以適其

夫詩云婚姻幾見闘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妝奩賣于別人家可謂知時務者矣夫世風不古愚作令時有告婚索妝奩此嫁後遺怨于女反目之久夫婦漸不同生者此夷虜論財之道也讀此詩也可以觀矣

去寺遺詩

廣東一寺爲人所圖其僧卽抽撥而去遺詩云慇懃收拾舊袈裟簡點行囊無半些衲拂白雲

辭古寺、杖挑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花、分付犬貓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夫貪得至及浮圖之業甚矣、其人非兒責之不顧也、僧囑犬貓同去、亦苦矣哉、

雲中詩

王越雲中行邊詩曰、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關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鍊成丹、讀之知塞上軍士之苦甚矣、爲帥者尚忍剝之以自肥乎、

修書寄嶺南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識令廣東者一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襴衫、老妻奈住輕輕語、爺正修書寄嶺南、此求濟之詞也、廉耻道喪、親戚投托、半爲官民之累、至清客乞薦書、尤宜謝絕、不可貪德我之虛名、遺他人之實累也、

戒仕宦子弟

詩但而謂已至

父兄勢于宦、子弟逞于家、一飽已過分、況乃事爺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詡勢可誇、勢亦有時欹、禍或來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詩譚卷七終

詩譚卷八

東泉謙齋葉廷秀辑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白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朱子感興詩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寥。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荒蕪。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馳不自悟。奔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北山何氏解曰、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于敗闕亡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收放之間。此道心所以惟微。人心所以惟危。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葢以此也。

王泉齋迷道詩

泉齋先生往拜楊船山至大安迷道作詩云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詭近遠。山路倍欹巇。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堠子。萬里不須疑。北山先生和云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崎巇。浪謂途言惑。先繇巳意移。知津要端底。真造始無疑。按泉齋嘗編朱子指要以示學者曰、大學分明聖賢巳是八字打開。今人却向外而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堠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有扣請者、語

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弱而已、噫至論也

北山先生隱操

太守係軒趙公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來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先生就答以要取閒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按先生氣體素弱、教授學者、或力疾厲

言竭盡底蘊、至于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凜凜、聽之悚然。每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爲問、有快于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于色。然則推其心亦何嘗忘世也。

仁山金先生輓詩

許白雲先生爲仁山門人、爲仁山輓詩云、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平曾獻策、私淑幸遺書

師弟以道相信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閟幽宮。按仁山將易簀、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于此矣。吾爲是書、蓋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亦未可泛傳也。惟許某可爲吾傳此書乎、

題頤軒詩

黄山谷敘頤軒詩曰、高君素作頤軒、請予賦詩予爲說其義曰、在易之頤、觀頤自求口實。其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單豹巖棲谷飲、有孺子之色、而虎攻其外。張毅曲拳擎跽、養人間之譽、而疾攻其內。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群。視其後者而鞭之。養鷹者饑之。是謂觀其所養之性也。庖丁不以

肯綮要其解牛之刀痀僂丈人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匹夫之志不可奪于三軍是謂觀其自養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觀其自養盡己之性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求盡性而已君素樂善能賢將求學問日新之功故作頤軒以養其正吉乃作詩以勸戒之

金石不隨波松竹知歲寒冥此芸芸境回向心地觀 知足是靈龜無厭乃朶頤虛心萬物表

寒暑自四時 辱莫辱多欲樂莫樂無求人生須强學萬古一東流 樞機要發遲飲食減味厚漁人溺于波君子溺于口 涇流不濁渭植桃無李實養心去塵緣光明生虛室

四休居士詩

山谷敘四休居士詩曰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俱忘其居與予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

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一語盡世上癡人

足安樂根本

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一病能惱安樂性四病當作一生愁借問四休何所好不令一點上眉頭

送鄭彥能知福昌縣

山谷詩往時河北盜横行白晝驅人取城郭惟聞不犯鄭冠氏犬卧不驚民氣樂只今民化作鋤耰田舍老翁百不憂銅章去作福昌縣山中

讀書民有秋福昌愛民如父母當官不擾萬事舉用才之地須得人眼中虛席十四五不知諸公用心許彝恭卓茂可人否按鄭既有守禦功何再遷一縣尹也宋法循資擢人拙守者不遷巧宦者速化其何以勸天下哉

洗心詩

司馬退之洗心詩云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踐之自不覺矣）不味膏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

短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生草木多枯色鷄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紱改換人間情去矣（為己之學自不務名）丹霄步向曉雲冥冥夫士人德業無地無時而不可以自修奚必塵視軒冕而逃之乃為洗心地也李太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云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則又勉之以出處一視而勿喪其心矣邵子亦有洗心詩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愚謂洗心先自立心始朱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譏巧宦詩

高駢家世禁衛折節為文學與諸友交硜硜談治道人稱為落鵰侍御聞河中王鐸加都統為

詩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蓋譏之也巧宦速化大位如取諸寄而有識者已議其後矣逸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毛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次藍關詩

永貞十四年正月韓昌黎表乞焚佛骨言甚直切疏入貶潮州刺史有次藍關示姪孫湘詩云

忠臣肝膽在此二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按皇甫湜作公墓志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氏蘇東坡韓文公廟碑中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嗚呼盡之矣

餞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南陽人少喜文章尚氣節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除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延英殿朝會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還鎮帝賦詩餞之詩云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越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向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玩此詩期勉之意懇懇惻惻君之待臣如此臣何以報之昔劉安禮問臨民於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矣君之使臣亦然常俯體臣之私而臣無不仰奉乃公矣

韋澳吟

韋澳以宏詞登科懿宗時爲邠寧節度使坐事

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郡常漫吟曰莫將韋監同殷鑒錯認容身是保身夫容身保身之辨豈不細哉賢者以委蛇行道不肖者以澳涊貪祿心術各別事亦因之薛文清公曰一意平易便是極廣中庸愚亦曰平易一道多爲鄉愿借口樹品者自知之

李景遜勇退

景遜大中中拜蜀節度使好獎寒士及開中書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皆蕃臣曰可以歸矣。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抛若一鴻毛急流勇退其此公之謂乎

讀李斯傳

曹鄴讀李斯傳云欺暗常不然欺明常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此公道語姝令萬世奸人寒心

口箴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詞利口作戒長

舌爲刺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嘿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慎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絃此箴於聖賢

思叙慎言集訓云欲死身心切要處誰知來口是關頭

謹言之道過半矣

芙蓉花

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景仙方云斷腸草不可食其名美好、名芙蓉、乃知邵子詩爽口物多將生疾。快心事過必爲殃。正是此意、

張九齡清約

張九齡在相位每見帝極言得失矢志匪躬李

林甫深忌之九齡懼乃爲鷰詩以貽林甫中有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句。林甫億其必退恚怒稍解亦公之孫言以全身也。中書舍人姚子顏狀九齡行日公所得俸祿。悉歸鄉園。先得賜物。上表進納。其清約如此。嘗賦詩曰清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有以見公之情也。

賦詩規誡

李日知鄭州人景隆初爲相初安樂公主館第

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亭章曰所厮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有規誡意庥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廻波辭諫

李景伯景隆初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爲廻波辭景伯獨爲箴規語帝不悅蕭至忠曰眞諫官也廻波辭曰廻波爾時巵酒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切忌非宜

樊公觀潮詩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常題詩樟亭云烟波悶悶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槩見矣至正壬辰遇紅巾之亂公張弓抽矢自卯至申射賊應弦而倒者甚衆矢盡不免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龜放長江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曰馬諳舊路行來慣龜放長江不共來夫清獻之清民到于今稱之其眞性也有以淸直見忌者皆繇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畱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乃又有以淸介爲好名者賈子曰烈士殉名名者聖賢之所貴也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豈無見而云然哉

淸眞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人知畏人知又其次也不畏人知民斯爲下矣

琵琶亭詩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卽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蓋譏其負宋而降元也

二語今俗皆者猶存

送王平甫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移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歡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歐文忠詩讀之知其實有愛惜人才之意不止爲失意之友欷噓也

求仙詩

至順辛未閩福建廉訪使客蘭沙求仙詩云刀

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近思錄有人問神仙之術于明道者答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然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仙人可爲周孔先爲之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是而已矣夫先生如此看得定所以挺持吾道而卓然爲一代儒宗也若偏曲之士溺求長生久視之術不知有天下者（秦皇漢武）幾多汨沒其中而罔益人亦順理窒慾以受其正而已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信哉

誤疑仙題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値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轎湊寵賚山積後知爲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此等近世緇衣黃冠往往以仙降佛放光之說恐惑衆人走天下貲財如騖愚民不足惜士紳亦有被惑者可發一笑

誦詩被遣

襄陽詩人孟浩然頗為王維所知待詔金鑾殿私召浩然入忽上幸見之維以浩然對上欣然曰朕素聞此人、令口誦詩、浩然誦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上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耶、遂遣還終身不得仕、今按浩然

臨洞庭詩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宜以此為稱旨而誦前詩何也抑有數焉而遇主于巷、亦無益耶、

明天順二年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無以對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蝸在頂上、人始知其不能承 命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洋大海中鷄初號遥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常見日、非虛

語也、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于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于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于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于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于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于介鱗之于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于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于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于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于人之脉色見

此界原是一則有理

之覩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積雪在日中雪消而土在此天地清濁之分也

人影在燈下近大而遠小此日月遠近之別也

詩譏安石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爲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雖後漢晩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綫魏塸穿直到横流破國年草滿金陵

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朱子虛詠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係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擾天下哉擾天下者必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瑾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大抵君子虛公小人執私一念之差國家隨之邵子詩云號爲君子能從善名曰小人能飾非良有見矣

杜詩論

白樂天海圖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譏者謂可以配黍離後之讀工部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節高邁秋霜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嗜

人加杜之詩而不知杜之人可乎

殺人如嚴武。則睚眦而兒戲之。房琯毀師公乃排衆而申救之。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列至與沈宋諂諛溫李淫艶者為伍前輩深以是為恨惜哉夫公之詩蓋愛君之盛心也北征之篇蓋倉皇間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孥他不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睨八極以樂

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荊公謂其識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徵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為肅宗而非為月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思明尚在而非為星也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屋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之强噫非杜工部之知道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知詩不能明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

真詩史

壘客同日語哉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讒佞也惡木一章傷小人也腐草之螢譏閹寺也寒城之菊惆士操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歎秋雨刺暴虐之傷恩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闢邊境之地也洗兵馬之作蓋言復西京之地掃犬羊之虜也又不特此也以是心而處已又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則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也則

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寄董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象皆為掃妖氛。嗚呼又何待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為一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先儒作公詩序又謂詩與唐錄猶槩見事迹復許之以為詩之六經則非特詩中之史又詩中之經也曾謂三百既刪之後果無詩乎出源流至論

情竭一語知體臣禮之義老誠一生忠義

樂道詩

程明道有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又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謝上蔡曰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一般

情竭爲知音

張說應制詩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裴度中書即事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厭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使謝歸耕乃事君致身之正

論政詩

邵謁詩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閤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漏山丘莫言萬木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夫股肱政行而諸侯政修此探本之論一葉方秋而萬木隨死此知微之言首提三握髮爲大臣者當知所取法矣

人有常言爲政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與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與利必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與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與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

已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明劉公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若爲吏時有事關爲民請命而不能明目張膽做去尚云異日能主持國是乎

彭惠安公韶爲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

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汚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汚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請又馬端肅公在兵部時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如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

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此二公之爲民請命正爲國伸法也愚於庚午爲京李時遇勳臣爭田執（公能明目張膽做去）

公奏辨後下部如議　允行夫何幸而蒙

日月之照哉

擬擬詩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洗瀾妖娙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餚雖日陳感激寧爲歎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大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按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此篇大抵言當世之士齪齪無能爲

國慮者願辱太守薦以下想見報國肝膽固不能以無過而展也

廉州歌

顏師古武德初刺廉州州人歌之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耼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皆論吏治之日偷也本於採訪之遠民趙公南星曰今長者民之父母也父母而不愛其子不可以爲父母今之令長以百計之愛民者幾人其所稱

者此主意合可爲民父母

爲賢能者皆上官之所謂賢能其遷爵以去皆主爵之所欲遷擢民有唾罵之者矣即自令長而驟爲卿相君子不貴也如其廉而不劌明而不刻民皆父母戴之而正不必顯擢君子所以有行法俟命之說耳

令長難應付處莫過衝途郡邑冠蓋相望皆能毀譽人者照常供億已覺難支況遇其間有過求者乎此非實實潔已愛民者鮮不以全副精

神用之應付過客而不用之畱心民事矣曾文邸公條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博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于此見公定力非可易言

野老歌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

貪肉張籍詩乃賦役不均之歎、

富貴曲

鄭雲叟詩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鬟却数鄉稅又蔣貽恭咏蠶詩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繰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二詩爲民上者所宜痛心、

王維漆園詩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数

枝樹按朱子語錄云摩詰輞川此詩余深愛之每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愚臆度之豈非謂劫破莊子本色乎呂心吾曰世之病講學者有二言虛而無當于用是吾言爲世之塗羹也言而不顧其行是吾言爲世之射的也嗚呼盡之矣來世功利瘠人如蟹斯赴總繇道教不明學脉滋晦使于身心性命上着眼何至向風塵汨没中虛度一生也噫好竽鼓瑟起人之厭久矣邪

予詩便都嘿嘿奈何見若不云云那得知可爲三歎、

詩辭方伯

弘治間有一方伯未第時與一生友善及仕生往造焉初見飲敘之外界無殷殷顧盼之意生題一絕于旅館云十年心事酒盃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夫貴不易交自古難之此生亦何必

過尤也隆慶間謝茂秦謁李于麟于官邸少遲出拂衣而去高則高矣人謂茂秦之名自于麟成之猶見其薄報而厚求也宦途中應付投刺良難維風去太甚方伯未始無見焉薛文清曰當官不輕接人甚好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出入門下爲相業玷然則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云

史不足信

史不足信久矣、司馬遷不爲紀信立傳、陳壽論武侯無將畧、又不爲丁儀立傳、劉靜修有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王守溪作擬舉言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

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抽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悉其情僞、或牽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拘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奸憸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薛文清公曰、自古作史者、非大公至正之人、受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也、

日射窻屋

薛文清公曰、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窻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

日射屋山內、烟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餘事不挂眼

文清公曰、凡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弗可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挂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地理警人

常熟有蕭姓者善地理時有富室選擇塋地連日苦于弗得蕭回題一絕于齋壁云行過前山復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想應相去無多路只在靈臺方寸間據地理書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愚嘗聞一絕句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蕭或有見于此

淵明醉石

廬山有歸去來館址在一山腰有淵飛短樹下

縈一潭丈石突起陶先生嘗醉卧于此吐痕如在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口氣似唐人

忠臣二女

永樂朝鐵鉉以拒靖難之師見殺其家屬發教坊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二女獻以詩遂聞于 朝 聖朝快事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頻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便為娼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按鐵公忠烈彌天不謂其女子亦有父風也

東野讓一步

大學士郭東野為翰林時其封翁家與鄰人爭一牆界寄書于東野具狀求上當事書東野漫上以詩云千里寄書只為牆嚴君何事苦忙忙地過千年換百主讓他一步有何妨相度可占一班矣一云千里封書只為牆讓他幾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還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春在枝頭

有尼悟道詩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此即道在邇而求諸遠之意也邵康節逍遙吟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後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地烏能了死生問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見道之言不可以詩論也

投詩渡舟

毛國英澤民之子也以詩鳴嘗經岳武穆駐兵

之地江禁方嚴國英上詩云鐵鎖沈沈截君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岳曰詩人也委舟渡之

勉淮南守將

副都茅大芳方孝孺嘗稱其志意偉然不亢不諂深有得正誼明道之旨貳吟之詩有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之句建文時在都院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文龍飜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其勸勉戒備之意忠烈已露于筆舌矣

詩評卷八終

詩譚卷九

東皐謙齋渠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狄梁公祠

一語回天福萬民巖巖英氣直如神不容私地親疎間必欲公心正大倫陳策旱荒蠲歲賦蹐

躋揚舉得賢臣太行山下雲飛處不見當時憶母人胡公儼詩也足爲梁公實錄

詩止和戎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士子能詩而姓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虛冷朝陽皆非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厭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戎昱詩也開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戎令其改姓戎固辭焉帝悅又曰記得其咏史一篇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因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淨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矣

傍水閒行

裴晉公度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覩其氣槩已有立殊勳致太平之意其傍水閒行詩閒餘何事覺身輕暫脫朝衣傍水行鷗鳥亦知人意靜故來相近不相驚讀之知太平臣子享無事之福玩其詩亦知公之襟度閑宏矣

以詩辭官

泰系會稽人隱泉州南安人號其居爲高士峯自號東海釣客與劉長卿善權得與論曰長卿

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益系以五言得名、後獨守薛公奏系爲右衛率府倉參軍系以詩辭免末云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眞高蹈之士也。

孫海諷刺

孫海自省郎典潮州但賦詩自適、嘗爲諷刺云忽然一曲稱君心。破却中人百家產。又城外平人驅欲盡。帳中猶打袞花毬。想感時事而云然

也。

耿偉名言

耿偉爲寶應左拾遺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世傳以爲名言。嗚呼此翟公書門所以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之云也。

元稹放言

元微之有放言五首首云近來逢酒便高歌、醉舞詩狂漸欲魔、五斗解酲猶恨少、十分飛盞未嫌多、眼前讐敵都休問、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末云三十年來世上行、也曾狂走趁浮名、兩廻左降須知命、數度登朝何處榮、乞我山中松葉滿、遮渠肘上柳枝生、他時定葬燒紅地、賣與人間得酒盛、平生豪爽、詩中盡露、微之亦于世上能討便宜去、士君子須看得功名生死俱輕、而後無事不可爲、亦無地不可樂、但信得前定有命、不可力爭、素

位而行、何入不得、許魯齋詩曰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須相順莫相違、又日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乃行法俟命之意云。

贈藥山高僧

李翺在郞州贈藥山高僧惟儼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再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

皋想僧固有道氣也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須臾不可離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去四大其戾于道遠甚故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入于其中矣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

道之詞翕然並興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討得失哉

明羅整庵曰禪學之至者亦僅得受用莽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取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反于心果何如也愚之于道也不啻隔萬重山然必不敢拾佛老之餘唾爲講學之嵩矢近日題立佛庵詩雖將釋道

同吾道只向此中錬此心闊世誰非名利客入山惟有磬鐘音天街月上石泉響松塢雲連鶴夢深欲學彥明主一靜流行坎止任浮沉又道人素性不參禪且以神教結衆緣覺世無如忙處淡持心須用敬爲先三春有句可呈佛五夜誰人敢告天消受清涼還獨笑紅塵門外自年年庵在愚素園之東隅立市井之遠故云

憂旱詩

貞元歲旱馬異爲詩云赤地炎都寸草無百川水沸煮蟲魚定應焦爛無人救淚洒三篇古尚書足見憂民之情

雩望詩

明汪南溟雩望詩風雩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前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富貴之家不可無此念

山居詩

山居詩未必盡有關係、令人讀之有白雲天際之想、抵多少炎熱世情、真輸却松風鶴夢、因披唐詩紀事簡錄于此、僧處默詩、薦簾高卷枕高歙門掩垂蘿蘸碧溪、開把史書眠一覺、起來山月過松西、（亦佛也是多事）僧貫休詩休話諠譁事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綠圃空堦雲冉冉、異禽靈草水潺潺、無人爲向君王道、巖桂枝高正好攀、又誰是言休即便休。（隔世）

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關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静中無物誰爲主張）又自古浮華能幾朝、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二語笑殺世人）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毳袍、又翠竇烟霞畫不成、桂香瀑沫雜芳馨、撥風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傍花窺玉鏡、嫩苔和水汲金瓶、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斷定作此）悉嘗謂世上聰明人、多被禪學勾引去了、吾道益孤矣、東山齊己禪僧偈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佛燈珣禪僧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此類不可枚舉、

挂瓢歌

許宣平新安人也、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夕歸、路人莫問歸何

地、穿白雲行入翠微、好事者題于壁、李太白見之歎曰仙人也、

唐球詩瓢

球方外士也、爲詩撚藁爲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疾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耳、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瓢也、接看僅十之三四耳、其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

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尊酒老夫顏亦紅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皆其佳句

方三拜詩

方干爲人質野每見客設三拜曰禮數有三人呼爲方三拜連十餘舉遂歸隱鏡湖西島閒居詩曰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

事頭宜白此峰題桃花塢周處士别業云細泉飛石出難盡孤燭和雲濕不明何事慵于稽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僧可朋贈干詩云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扳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稿呈隣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僧虛中悼干詩先生在世日秖向鏡湖居明主未巡狩白頭閒釣魚煙沙一徑小洲島四隣疎獨有爲儒者時來吊舊廬

上柳相公

顧況字逋翁志尚疎逸時柳相公招以好官況上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與狂生此生還似籠中鶴東望瀛州叫一聲

漁父歌

張志和漁父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兄

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也和其歌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逕已堪扳太湖水洞庭山風波浪起且須還按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遠嚴光之比云近陳白沙效其體云紅蓼風起白鷗飛大綱攔江魚正肥微雨過又斜暉村北村南買醉歸先生深于理學而詩脫洒如此

司空圖高節

優禮老臣、養國家多少元氣。

司空圖自京師歸隱中條山，自稱知非子，結屋溪上，命曰休休亭。尋召拜禮戶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趂朝參。此豈躡于相位者耶。河中節制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近圖居處，士人依之避難者甚衆。其厚德見信于人如此。

送丘爲詩

王維送丘爲詩：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不可無此心）按爲蘇州嘉興人，事繼母至孝，常有靈芝生庭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詔給休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以致仕官給祿，所以優養老臣，不可在喪而異，仍給之，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侯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縣經宅降馬而趨，其爲人所敬禮如此。

張彪雜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不如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膏腴。儒生未遇時，衣食不自如。久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懶入門，何況千里餘。君子有褊性，矧乃尋常徒。行行任天地，無爲猿親疎。按彪天寶末將母避亂，意圖靜高，故子美寄彪詩有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之句。

試院詩

唐人如貢舉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後爲下第者改作五言，偷不明猶可諉也，不公不可諉也。以爲國薦賢之典，爲行私納賄之具，無論負前心，并負心以負國矣。

朱老得閒乃是多耳

亨清閒福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强健亨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決于退思毋過于優游則區區者猶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遂矣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界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難赦唐突明月清風高韻曠懷自是照映千古矣

足衣替士之藏

書聯自警

呂正獻公嘗書古詩一聯于屏風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

畢竟思未有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白于官以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乂餞詩

李乂餞唐永昌云田郎才貌出咸京潘子文章向落城願以深心留善政當令强項謝高名得勸勉之至意

首來食笑坐此

咏石季倫

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此詩令季倫聞之應且含悔于地下也說者曰得綠珠墜樓之報季倫可以無悔夫生前享用爲有吾身身之不惜追恤其他澳忍不割竟同赴火夜蛾豈非萬世笑柄哉

守睢陽詩

張巡守睢陽日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陣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此詩忠臣肝膽逼露矣按巡鄧州人博學舉詩爲文不立草節義文章足千古矣

負薪老翁

張謂詩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更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將田宅借鄉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苦辛近傳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嗟夫善民七年方可即戎驅市人而之戰則無益而又害之也讀此方知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意

孟門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尊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人翻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讀此詩知讒言高張惟人心自作主耳木必先

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後讒間之用賢勿疑讒口其若之何

越謡歌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四下四傍莫不並見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此詩一段朴誠不作囘護諛詞不只責望別人古人交道也世人傾蓋相許酒肉作緣有如此出于至誠者乎

無怪反顏下石之可笑也、

燕子樓詩

讀詩至燕子樓而不覺三歎也夫忠義一道幾爲畏途丈夫有之、亦同景慶、何物青樓氏以色事人、人去則亦已焉、有如盼盼之貞志苦操、詩嘔心肺、北間白尚書之吟、瀝腸自明、而後從容就義、可以爲難矣生死之際如此看得分明臨没吟詩六兒童不識冲天物、設把青泥汚雪毫、是又移乎自遠矣、千秋事、以女郎得之、不以其常在人口而遺之也。

盼盼詩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北邛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二十年、 適看鴻鴈洛陽回、又視玄禽逼社來、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白尚書和云滿窻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帶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起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忍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盼見白詩泣曰自公見背、妾非不能死、恐百歲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

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如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黃泉不去隨、以後旬日不食而卒、我 明薛文清公有詩曰嫺妾當年一女流、猶知守節度春秋、往來忘義忘仁者、莫上彭城燕子樓

蒨桃賦詩

寇萊公有妾蒨桃因公贈歌伎以束綾蒨桃賦詩曰一曲清歌一束綾佳人猶自意嫌輕不知

機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爭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事若何、不堪恭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今觀幽窗軋軋臘天日短之句何物女子道出民隱悽楚矣唐僧處嘿咏織婦云蓬鬢蓬門積恨多更闌燈下不停梭成縑猶自陪錢納未值青樓一曲歌亦同此意、

木蘭辭句

從來說生男不如生女只是作后妃富貴想耳即賢婦持門戶亦未及忠孝大節當以緹縈木蘭曹娥諸女郎實之如木蘭辭文法朴貴借兒女情事發英雄本色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何等氣象文泰元戴妻王韞秀送夫入秦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此語乃千古作丈夫本領不意自女子口中道出、

咏昭君詩

昭君詩至彩至近世有金鈿換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怨而怒矣、何籌齋詩云春到穹廬雪未融日高氈帳煖如烘當時不遇毛延壽應恨孤眠老漢宮其意祖王荊公而非正高太史啓云妾語還憑漢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勸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宋濂]商巖夢裏賢較得詩家溫厚

之體、近日譚貞默云自古閼氏足美人漢家平地說和親明妃莫恨毛延壽底事全憑劉奉春以奉春君初開和戎之端此詩亦足齦案、愚往有一詩云馬上琵琶和淚彈胡沙萬里漢衣寒死生不怨毛延壽國色豈從畫裏看

館考佳句

李石城初入館試禁苑聞鶯有君王厭聽如簧舌莫向金門弄睍聲之句殊有味、

功成歸田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

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裴潛挂胡床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梁柱間、簡文詩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李白詩曰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此與懸魚留犢事類。

詩戒好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謔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明呂涇野曰私欲陷人、如谿間、如虎口。過此則天理坦途矣。慎之。愚往讀戒之在色時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閨閣愛重名節心微四語頗足警云

新嫁娘

王建新嫁娘詩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如此孝婦。却是難得。女誡不行。婦道久廢。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則有責于刑于之君子焉。

歸信吟

淚墨灑爲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此孟郊詩有陟岵遺意。

前人言少年登第一不幸恐之誠有至論

梁石門詩

國初人諱寅按文集敘云先生讀書修身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百世之下亦可以想見其人今讀其詩若文渾厚博大有道氣象也其咏哀孝子詩云哀孝子思死如生生欲死海鹽場上淚眼枯哀心無窮海之水誰云猛虎兇誰云長蛇毒咄爾兒毒人何獨無骨肉爾身雖墜斷腸已裂我腹父也寃螻蟻鄉兒猶飲食

被服裳皇天耶耶運三光如山之罪胡可以掩藏暑卧埃塵寒卧霜兎躍我前狐嘷我旁父魂有知見共處母存未忍兒身亡嗚呼天下幾人寃且苦孝子三年獨廬墓官書大字表門戶更願除却人間蛇與虎按袁諱道濟痛父死非命茹哀廬墓爲直指題旌云又寄劉伯溫詩江西十載誦君詩一見錢塘如故知躭學自嫌科第早論文何讓古人爲湖州兎頴刀鋒銳浙水魚

箋錦字奇珍重千金意千里長因明月動幽思觀此詩益知爲端人之友矣

千里詩同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

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梁州乃知志同道合之人千里果神交也昔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某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皆驚此其輕千里踐一諾不易得也又張堪與朱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不敢對張亡後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問曰大

江南虐根之累見于鄭元標之疏甚明

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鄲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遇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亦宜乎若荀巨伯看友人遇賊不去願以身代賊感其義班師獲全一郡徐晦送楊臨賀被謫呂夷簡聞之薦為御史曰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然則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誠如是也樹品與

觀人者其可忽諸

我愛仙居好

陳襄和鄭閎仲仙居云、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襄自註云予始至邑豪有以債負憑折細民田土者、逮驗分明、予治而歸之、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許其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千鈞待準平、笑余不如古、斯道未能宏、我愛仙居好除儒拗大

方諸生令講藝予每講書罷令諸生各轉相講授、童子俾入堂、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書、買地與民學孔子廟後修招學舍買三家三地以廣其豪驅車下黨庠予每出行諸鄉、選小學、則下以觀童子、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徬皇、此詩可補循吏傳、果言副其實、何患不傳、

司天臺

白居易司天臺云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城間下陵上替譎見天北辰微暗少元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二台、半見半滅中台折、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惟奏慶雲壽星見天之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夫昔人論國家治亂係于言路之通塞、李沆為相日以四

方木旱盜賊之事奏聞于上自言人主當知四方之艱難區區可以報國家者此耳卓哉其慮遠矣

瘦馬行

愚往讀世路盡嫌良馬瘦之句輒歎道出以目前論人之世情及讀李端瘦馬行乃爲道盡其詞曰

城傍牧馬驅未過一馬徘徊起還卧眼中有淚

皮有瘡毛骨焦瘦令人傷朝朝放在兒童手誰覺舉頭看故鄉生時漢地相馳逐如雨如風過平陸豈意今朝驅不前蚊蚋滿身泥上腹路人識是名馬兒疇昔三軍不得騎玉勒金鞍俱經過追辱獲獸有誰知終身櫪上食君草遂與駑駘一時老倘借長鳴隴上風猶期一戰安西道末句與杜甫驄馬行結句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馬上行同意

林和靖詩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頭秋色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和靖臨終之歲自書壽堂之詩也唐寶祥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視此果何如哉夫當真宗侈忘封禪之日逢合求用賢豪不免雖以寇萊公王文正公猶希承之獨和靖眞隱無求臨終一詩尤青天白日梅聖俞序其集謂其談道孔孟趣

向博遠曾封禪未及詔聘既老不欲强起之乃令長吏歲時勞問嗚呼一代高人和靖可以當之范文正公贈詩有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之句陳辭有封禪無書到玉京高風空有伯夷清之句臉智有平生豈少經綸策自古難遭夢卜緣之句可以知和靖矣和靖著有省心錄近聖賢之言亦非癖隱忘世者觀其偶書一首任塵欺古鹿盧聖經

窮燗更何圖、磻溪老叟能開氣、八十封侯不似無、得非情見乎辭哉、又其詩中貧爲吾道應關命、達似他途亦是才。惟道簿書多傍俗。自憐琴酒未妨公、又尋雲看月亦應勞敢嫌貧病是欺天、皆其言之有理者也。

勉學者

羅豫章序曰李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其詩云聖道繇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木稿灰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註云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日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又詩不聞鷄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矣人。註云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愚按此詩得大學明德親民之旨、

又詩彩筆書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註云吾道當無礙于物、又詩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庸、又按豫章師事楊龜山、嘗徒步往學、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朱文公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

挽李延平

朱文公挽延平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又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按朱文公從學于延平者數年、于延平之卒、所撰祭章、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築室三年、莫酬夙志之語、文公之于延平、師在則義然也、昔楊棟

師道之重如此

詩話羅李二先生于朝其言有曰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嗚呼此端本澄源之論安得知世務者而告之

春日變亂

唐薛能漢南春望云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回僖宗之亂凡再幸興元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姦邪用法元非法謂田

令孜輩唱和求才不是才自古浮雲蔽白日往堅宦者日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取其中一聯可通于治道李咸用春日詩浩蕩春風裏徘回無所親危城三面水古木一邊春衰世難行道花時不稱貧滔滔天下者何處問通津其變亂之情見乎辭

除書滿紙

孕涉長安作宵分獨坐到天明又策羸驂信脚行每日除書雖滿紙不曾聞有介推名按左傳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繇是詩觀之則當日之銓法可知公道衰微高賢被棄愚宵謂世界大抵便宜庸人歷觀載籍中君子或不得其位得位而不能善其終者不可勝數若富貴利祿多被庸人占去名器不勝惜也其如世道何

公道白髮

愚宵謂利欲嬲人須以有生有死之理急喚醒之免一生勞擾也百年駒隙渾不可料況人未必有百年身乃營營爲千年事不亦愚乎許渾送隱者詩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夫非此白髮公道人之勞擾愈無休歇矣又許詩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均堪警世陳了翁愛左緯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

國家用人亦當如此

句、爲有味、戴叔倫寄朱山人詩、此別已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卽是一生休、意同、

賈生

李商隱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昔人言治世莫如愛民此詩可以輿矣、

避俗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陳簡齋又衍之俗子令我病紛紛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大抵俗士易親高士難致易親者日損、難致者日益、高明當自擇之、夫子言損益六友、足槩士人之品、高下判若蒼素矣、愚嘗言避俗如避虎、方不爲俗所噬也、

布衣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祖其語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耻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哀窮悼屈之語頗多、通塞有命在人自置品第何如耳。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耻耶。

詩評卷九終

東魯謙齋葉廷秀輯評
新都無所胡正心
日從胡正言
子著胡正行較訂

源頭活水

朱文公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言

道心活潑物來順應之意也

源頭活水意更有在

依舊青山

朱文公水口行舟詩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欲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言私欲之風波雖起于一時而本然之天理則常昭著也

省力事多

邵康節首尾吟中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之意乎又有省力事多人不做之句讀之而有感于治道也先臣楊文襄曰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呂心吾曰治道之衰起于繁文之盛弊蠹之滋始于簿書之煩如今之文法繹絡郡縣應接不暇吏胥精明借以浸漁者良多若議提綱挈領之法惟是耑責府道遇有通行條例先裁

探本之論

定行止緩急不必一槩行屬不得輕差守催省郡邑無益之騷擾而畢力用之于職業官民兩利之道在今日尤宜急講也昔曾子固肇領郡時凡責所屬事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始移書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即有所追呼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久而莫敢慢事先期畢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此

政以通人情爲急此之謂也

非邪道之艮規歟。

譏張思叔

范温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

且躬耕。程伊川聞之曰于張思叔有何加損也。

鮮此者少

勸學

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

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程伊川極愛此四句以警人學道之意甚摯也。

復又有咏蠟燭詩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

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愚

每誦之爲寫出忠臣肝膽、

笑報常處士

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報汝陰常道士十年

騎馬聽朝鷄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

說。今按其全詩乃早朝感事題、跡星牢落曉光

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illegible]

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

麛故接云云

扶破了古之迷

睡德

蘇舜欽春睡詩云別院簾昏捲竹扉朝酲未解

接春暉身如蟬脫一榻靜。夢似楊花千里飛。嗒

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

爲頌絕勝人間較是非此詩卽可作睡德頌大

造勞我以與怡我以寢此心安處是吾鄉昔人

所以有十夢人間九不如之句也、

論文

程伊川曰凡爲文不專則意不工。若專意則志

局于此。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

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

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

子得心齋此詩甚好繇伊川之言觀之學者之

所重可知矣。我　朝劉慊齋語錄曰凡人有所

好。無論世味與淸課。皆有病。獨好義理則無病。羅一峯曰學者當打點自己身心詩文不如人無害也愚亦有詩文儘讓世人佳之句。

我亦有丹

伊川寄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其解云王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身然大槩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

論詩

眞西山曰古者雅頌陳于朝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凛然爲之弗寧詩之感人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皆樂府之新聲梨園之靡曲。其不蕩心而佚志者幾希。

羑里操句

伊川曰韓退之作羑里操甚好、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咏留侯句

王介甫咏留侯詩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伊川讀此曰非高祖能用張良張良用高祖耳

從容二字是從赤松遊的本領

人間不信事難爲

邵子詩天下止知才可愛人間不信事難爲二句一連讀可謂深于言治道者矣愚閱薛文淸讀書録云余讀否泰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年來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

乎此者余犂然有當于心乃得句云大抵只看否泰卦濟川日日有津梁　又見朱子讀陰符經極愛自然之道靜四語取本經讀之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朱子解曰此四句說得極好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漸漸恁地長只管逐些子挨去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也愚謂此中有幾焉易之言幾也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曰知幾其神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皆善言幾者也天下事得其幾如理亂絲者之得頭緒則漸不難而大要不過于進賢退不肖進得一分則退得一分退得一分則進得一分正陰陽互盛之理而君子小人消長之開也

魏此以窺子輿氏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語未始無見于此而云然矣

逢時

陳子昂詠郭隗云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言士之遇合有時而不可強也昔諸葛武侯序陰符經云世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去巖石以養其命世人以夫子爲不遇時以秦儀爲得時信哉

歐公好詩

朱子云歐公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是第一好詩是第一等議論

知孔明詩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此孔明語也可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于揚顒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

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若是者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當時事勢如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庶乎知孔明之心者。詩可訂千古是非。于此可見矣。

十矣知孔明之心

華林書堂

張齊賢題豫章胡氏華林書堂云。一百年來煙爨同。衣冠江左慕家風。兒童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孝悌筠編爭紀錄。門閭天語賜褒崇。莫將六闕方朱氏。葉葉燕燕奉始終。按朱敬則家門孝友。三葉旌表門標六闕。如所題胡氏果稱其實。所謂爲政于一家。非歟。孔子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于此可感。

極是難得

致政相公

歐陽文忠上致政太保杜相公云。儉節淸名出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閒人。鈴閤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按此詩乃知士君子居官美政。居家美俗。至念歷國家則未可一日忘也。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

有一言中于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至退休于穎水之上。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于世。其殷殷世務。豈以在野而忘情哉。故上致政相公。有味于問治民之句也。

送唐介詩

唐介爲御史。敢言有聲。其言事被貶李師中有詩送之云。直誠自許時不與。孤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並游英俊

博得如此方是

顔何厚巳死猶雄骨尚寒天意若爲社稷計肯教夫子不生還仲訥云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魑魅獨爲宜中州事業眞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古聖明容直道未甘憔悴死荒陲滿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按介被貶尋召復官生還與公議二語信不虛也介有寄杭州孫資政詩何人富貴不圖安大抵爲臣節欲完乎執樞機謀國重心存忠義入時難臨風未覺能

娯老衡斗誰知劒氣寒天子聖神思舊德肯教旌馭久盤桓其平生節義情見乎詞矣

黄陳聯句

救時急務行法俟命之言

黄庭堅寄上叔父夷仲詩中云頗令山海藏國用乃見縣官恤民深陳師道寄下邳家詩中云去留有命眞如此俯仰從人却未然愚每愛其言可爲治民體身之規

包中丞稱職

宋楊蟠聞包孝肅爲中丞時稱職賦詩云薦宣執法動朝廷丙魏于今亦有聲公道未亡猶可立世人不慣却須驚幅員潤澤嘉謨進臺閣風流故事明時論已兼言責重莫教天下笑虛名末句深有勸勉之意然在孝肅自名副其實也

示學者詩

徐仲車先生積初從學于胡安定先生學以至誠爲本沉思六經而善爲文詞其示學者詩云

古俗今時總不分只將虛實判澆淳養心有要先除偽入德無難只用眞此道若從爲得路他岐若往是迷津我曹好尚雖迂濶最愛山夫共野人末句之意亦禮失而求之野猶有任眞意乎愚嘗謂士人汨于利欲自蒙養巳壞反求此道必須滌腸洗胃方可斬斷茅塞較不如山野之人有好一善者引而充之入道爲易惟其誠故也按仲車自言初見安定時頭容少偏安定

此懂要紧

厲聲云頭容直積遜是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自言積從安定學安定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積食于中堂二姬侍側食已積請出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積未及對安定曰莫安排積遜是有得乃積之悟門也再按志林云徐仲車古之獨行也耳聾甚至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

周知其詳此所謂禪定生慧或有之若莫安排之言近于禪語理應不出于安定之口也

出守桐廬

范仲淹出守桐廬道中有詩其一云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夫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孝經曰孝始于事親中于立身終于事君非以顯親揚名忠以成孝之謂乎又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

懷妻子榮又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僊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何等光明俊偉

寒草含綠

梅堯臣詠寒草詩曰寒草纔變枯陳根已含綠始知天地仁誰道風霜酷可謂達盈虛消息之理者矣吳幼清解復卦之象曰草木不歛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于復而復之所以貴于靜也寂

者感之君翕者闢之相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其言俱爲近理

寄傳逸人

當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朝未得歸寄語巢繇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張詠寄傳逸人詩也大抵在廊廟而羨江湖者不可勝數如寇萊公書懷詩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俗信浮沉終

斯直道扶元化肯爲虛名役片心嘿坐野僧扉書掛閑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待霜毛漸蕭簪末句乞閑之意在公爲可信在他人未可信也卽食祿尙位者何嘗不指掌風月點綴泉石洗括歸計詩住山人少說山多空只年年憶薜蘿不是自心應不信眼前歸計又蹉跎是豈能見幾明決者哉呂夷簡詩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見幾人來可謂勘破世情矣

仁義浸生民

謝濤讀史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片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閱讀史詩多矣此言甚正

虛心得賢

王安石咏諸葛武侯詩慟哭楊顒爲一言餘風今日爲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讀此知主臣相須自古言之有求賢若渴之主乃有鞠躬盡瘁之臣何可易言

夜深吟

叩几悲歌淚滿襟聖賢千古我如今寒琴絃斷燈青暈誰會男兒夜半心何等慷慨淋漓

不忘君

林居而不忘君父讀書時更覺興起如張葳老大詩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面岩堯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又別部中諸公

詩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近見明詩誰言在野君恩薄數卷殘書亦俸錢因得句誰憐一念難釋處　君父恩深比地天

林居

大都心足身還足祇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隨處樂不分朝市與雲山宋李宗易詩也近見陳白沙有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之句較覺透脫愚嘗謂江湖廊廟達觀之總一

勞局如仕宦而拯下民之溺林居而表章聖賢之言此中俱有苦心焉陳師道有詩勤苦著書如作吏世間枉是最閒人然則處山林者亦何嘗閒也

服除送兄弟還都

宋韓雍詩日月忽已遠再見新穀升喪期有常數古我衣與纓俯仰自悲咤淚下肝膽崩尚惟立身報不即泯餘生肅肅忠憲公秉德輔休明

報國有遺意訓言猶在聽況茲世厚恩兄弟秩王庭一朝出門去事業各有營上當答君仁下以爲親榮獨此抱疴瘵謝喧守柴荊掃冢奉時祭履田課春耕既無公家責聊狗狷者情出處雖云異要以道爲程此詩可謂得性情之正

古人重非道

王令襍詩古人重非道饑不苟豆羹有爲非其心不脫冕而行如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歟人猶以學爲名愚嘗謂道法世利重輕必不兩立一些勢利不能擺脫更講何學何道吾不知之矣

自督

憶昔爲小官位卑職易營朋知喜其勤民口亦見稱中間忝臺諫已覺言難行然賴識者恕尚謂無欺傾數年忽遭遇用大過其能名虛稱不實任重力難勝具瞻不可欺衆動招譏評士論

因不與自知亦甚明祿厚難報答徒滋驕侈萌子孫忘艱難服用饒誇矜清白素風滅冗長浮費增親舊多責望厚薄貽怨憎貧賤勝富貴古語信可憑請病家能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帥邊兵寇狂適偃蹇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羣氓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隕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可不常惕懼臨

淵履春氷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此范純仁自警詩可謂言言肺腑爲官長者各宜佩爲韋弦可也

大裘軒

謝逸題王立之大裘軒云小人拙生事三冬卧無帳忍寒東窻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氣血暢蕭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醲此法秘勿傳不易東百兩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覩名軒心人人如挾纊噫此山中真樂惟負曝野人可以共語

張牧之竹溪

林敏修咏張牧之竹溪序云張牧之隱于竹溪自號漫郎不喜與世接瑢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人或以少漫郎余獨喜與古人意合乃作竹溪詩

幽洞古城陰結屋清溪曲溪流堪回映上有青青竹漫郎欣得之緑髮詠空谷高風及前修勝趣隨遠矚惡客徒投人立談非我欲麾去寧汝嗔真意聊自足或言不當爾往往相謗讟答云豈吾私恐作林泉辱源流别涇渭臭味同草木肯當百事勝容此一物俗獨餘嵇阮輩蕩槳戒臣僕澗醪澆古胸日没還秉燭僕忝瓜葛後意氣頗相屬平生幾兩屐共老三徑菊行年事無定此計諾已宿徑須買牛衣兒亦荷書簏從子竹間遊溪魚剝寒玉

保生在無欲

賀鑄咏燭蛾云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意何切自取焚如酷感彼羣動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咏其詩言簡而意已盡

賣餅兒

張未序比隣賣餅兒每五更未旦卽繞街呼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略不少差因爲作詩且有所警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絶、捧盤出戸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崇卑志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閒、夫人世營營竟無歇處、身家殷繁愈墮苦海矣、嘗讀一書載賣餅翁賃主人房半間五更

起蒸餅短歌、洋洋自愉適志、巳而主人憐其勤苦與貲錢、襍以他營、前之歌聲寂然無有矣、乃有味唐子畏月下放歌有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己頭白早之句也、

墨染絲

郛群正詩繰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手持退印競傳呼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家人衣別買輸官吏嗔遲寄言夷狄與三軍汝得豈衣民苦辛、讀此知民間差科之苦所謂官用一而民費百也大抵一差出、而胥索吏勒、先飽其願、而後容輸官、官一不爲民作主、而駁換赿畱、皆吏爲政、以不辨東西之剏坻。入官衙、有任其科歛而魚肉之耳、愚詩有猶有流民圖可給、窮簷最苦是征徭、良有感也、但公家之務、凡可取官吏辦者、官費一而民省百、不亦善乎、

獄多重囚

楊億詩鐵鎖銀鐺衆金科伏念頻、絶聞空獄奏深愧片言人清頻黃公撿、黃霸爲頴州太守八年獄無重罪囚甘棠召伯隣、懷賢不能繼、多辟豈孫民、末句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

讀邵康節詩

愚自辛未歸里喜吟自在詩因讀邵子詩一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而細玩其中理解治道、備見乎詞、因錄數首誦于松濤竹韻前有翛然

世之學个人但知非易數却小了他學問

世外之想。又有愀然世上之慮。然康節原是經世之學。談到世道人情處。津津有味。益以詩爲著作者

一等吟

事到手不做還請其作人。

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爲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物理吟

四句一串說。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間。敢言天下事。到手又

何容易。

何難。　程子曰堯夫之言內聖外王之道也

詐者吟

詐者固疑人。天下盡行詐。不信天下人。共間無真話。（我愈疑則人愈詐何如推誠之爲愈也）

憂喜吟

呂佛曰凡人須是開設言不怒方開發言不害。

大憂與大喜。二者莫能寐。二者若能寐。何憂事不治。（邵子數年堅苦工夫方能說出）　先生又有詩曰何故不寐湛于有累何故能寐。行于無事。

不願吟

何可易言。

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省征役。庶幾天下少安息。（先生愛民如此）　愚嘗以寬省差役爲當今第一義其事惟在得人貫行之

近世藥石。

爲善吟

乃是真爲善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心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待物吟

誠僞之分人禽之介

待物莫知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閒緣飾。到了是虛名。

無事吟

無事之樂不可名狀山居稍稍嘗之

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祇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君子吟

君子存大體。小人無常心。于人不求備。受恩惟恐深。

善惡吟

君子學道則務本。小人見利則忘生。務本則非禮不動。見利則非所不行。

天人吟

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程子曰堯夫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正此之謂。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中原吟

中原之師仁義爲主。仁義既無四夷來侮。探本之論。誰能說出。誰敢說出。

時事吟

時久則患生。事久則弊生。弊患相仍。人何以寧。

名實吟

內無是實。外有是名。小人故矜。外無是名。內有是實。君子何失。呂枏曰若一意務名。畢竟把名也無了。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人情吟

人達人情。無寂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

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乎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

民情吟

民情既樂。和氣爲祥。民情既憂。戾氣爲殃。祥爲

雨露天下豐穰，殃爲水旱天下凶荒。

（眉批：處亦皆民非是此意）

見義吟

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眉批：當味力字非是排設）

責己吟

不爲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爲十分人，須責十分是。

（眉批：務自厚之意）

恩怨吟

人之常情，無過于死。恩感人心，死猶有喜。怨結人心，死猶未已。恩怨之深，使人如此。

（眉批：恩怨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必須勸斜此乃爲達）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旣老遂華顛。在昔四五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眉批：詩 見見至詩）

倍人一言

百慮謀猶拙，一言述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才。惟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忌心都去盡，何

（眉批：丈夫服界宁如此看）

復病塵埃。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奪。

（眉批：說得並）

緣飾吟

緣飾了時稱好手，作爲成處似眞家。須防冷眼人觀覷，傀儡全無帳幕遮。

（眉批：事克至誠乃可信人）

知人吟

事到急處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平時可，愼勿便言容易知。

（眉批：觀人要訣）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甚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眉批：治平要論不過如此）

答王宣徽

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爲樂事又起一重塵 程子曰世之博學强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于禪流者特立不惑予厚堯夫而已

（先生衛道之功在此一言）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杵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代書寄友

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豈謂此身廿老朽尚無閒地可盤桓棋逢對手幾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非止不才能退黜古賢長恨得時難

（淺語深味）

感事吟

爲善大宜量力分量力分知幾都在近人情人情盡後疑難入力分量時事自平理順而前皆道路義乖門外是秦荊何人肯認此言語此語分明人不聽

（二語先生涉世觀世俱在此）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于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雅陽裏看盡人間手脚忙

（君伊川曰堯夫任意流中政恐安然取十年快樂此之謂也）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治民正論）

龍門道中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背行

（自討便宜）

閒行吟

長憶當年掃敝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半

（先生相道術道俱于此句）

熙無
首尾吟
大服觀世自是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詠史時曠古弟成
千覺夢中原都入一枰棋唐虞玉帛煙光紫湯
武干戈草色萋觀古事多今可見堯夫非是愛
吟詩
韓文公云內不足者急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得意時志快不須
求事顯書成富自有人知林泉且作酬心物風

求人如
月聊充藉手資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
吟詩
朱子曰小人無才安能勤人王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因有命焉
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
貴方為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
吟詩
不在其位沒動熱勝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天若可升
非待勸神如無驗不須祈人當堂上易施設非
過面前難改移勢盛勢衰非一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歎時閒散何嘗
遠人事語言時復漏天機至微勳業有難立儻
大功名或易為成敗一歸思慮外堯夫非是愛
吟詩
先生不忘用世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憶昔時天下只知
才可愛人間不信事難為眼觀秋水斜陽遠淚

灑西風黃葉飛此意如今都去盡堯夫非是愛
吟詩
醒人治心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省時義若不為
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面前地惡猶能掃心
上田荒可所欺從諫如流是難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深于治理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動時枉道干名
名亦失拂民縱欲欲還墮號為賢者能從善名

曰小人能飾非大佞似忠非易辨堯夫非是愛

吟詩

陳白沙詩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此二語其見道之言乎詩吟多有類堯夫者其亦願學堯夫者矣故其詩曰許大乾坤許大身後來賢聖後來人欲將赤手扶元化且看青袍渾世民萬慮不驚誰

是樂一心原足我何貧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真

詩譚卷十終

詩譚續錄

鶴林玉露乃宋儒羅大經景綸所著也其言以紫陽爲鵠學術治道多有發明而不詭于道甚矣其先得詩譚之意也原編不盡出譚詩茲輯其譚詩之有用者附詩譚後俱仍元本但僭加評云東魯葉廷秀識

病柟詩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

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梟梟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

（眉批）韓子曰以其知己之難曰士爲知己死不亦宜乎

（眉批）周任之言可爲炯鑒

（眉批）方惟深行舟詩舟是世間無妙

千古來何等不驚人

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晩歲八哀之詩旣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柟

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

人才關世道

如此有國家者所宜深加愛惜乃自爲社稷計不

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濡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于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憖遺于數歲皆至論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

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仁人不可無此心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談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

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
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
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時蜥蜴與聞計垤鳴東
山鸛堂穴南柯蟻或如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
云逢庚變或自换甲始刑鵞與象龍聚訟非一
理不如老儂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
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

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
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
畫琱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
賞物華流連光景過于求適幾于誨淫敎偷則
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
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
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
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
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
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
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

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
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
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
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
天之見豈及是乎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

詩惟拙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
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
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
遊子憺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
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
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
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
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

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
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
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
限杯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
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

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
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
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眞見童之論也夫
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
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營中隕
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
(正論不折)

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衰老
不任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
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
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
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
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
漢祚已終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
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是爲武侯吐氣)

太古道氏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玆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緦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一語醒人文子共學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絶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詞意紆酒非誠辭不能

唐子西詩

唐子西在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軌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從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當時世道可知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此語何處得來

說是有用之詩

也得此詩傳頌

愛民者當如此

正統時盧秉安爲東莞令一十九年淸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歸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　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繇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劒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喦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詠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涴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評的是　此是大節所關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

聞便遠行盧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朝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肝江杜來詩云盧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嗟起盧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濶螢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

迎小澹翁學館請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林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氷雪肯怕炎方有瘴烟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宦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橐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貴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

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槩志槩激壯縣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肯日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

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踰陳簡齋其詩翳簡古而發穠纖遭値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

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俞
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寛東南鬼火成何事
終籍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
壽兩宮皆可味也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
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耽渠
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

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横參又愛清
黃弄煙日中年易裹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
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菼出方從陽壯
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
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
六言云淨几横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
吟無句轉頻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說其所養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
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題廣成子像

朱文公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

嘵嘵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麽用公之論
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
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
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
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
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拚命作
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
那。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皆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嘗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

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淡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眞妄乎金盤承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
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
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
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
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
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
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此不

可同年語也

桃錦椰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綿
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
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椰絮乃以
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
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此聯雅稱）
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横字可玩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
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
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
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
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
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
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
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
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
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
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
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
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

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貴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養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繇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捍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

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覓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繇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

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厭初謁邵平、中延百拜百不譍、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旣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況○不○聞○　○賣○何○此○哩○）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咏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

（眉批：然亦無益于錢急使若此耶）

勿猶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横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陜西

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温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晝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綿心綳口氷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囬識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嬌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膚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雙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何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

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横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翦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共間天

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眞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救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淺知子陵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裏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燭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若辭君命驚凡子淸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䟦氷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衮龍衣歲晩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頗有少陵意態

幾有詩云總稱大隱難忘世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末論藏去傳貽厥枯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屐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頴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共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芗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佀懷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邉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

說得可畏學者先要判定理欲以此

物、二公則以喻道、

自警詩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

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纖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向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歛、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君子以理制欲何移之有

梅溪忠孝大節于此俱見

大節表人多從近學中來非此

於太公呂后、而不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繇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此見天理人情）惜二親不見、（所必至何世人不肯講此）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

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第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歡歎、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神鬼惡、要須先與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

安錄事叅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蕃、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天下有不可少之奏議用不用原無加損

詩譚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葉廷秀撰廷秀有西曹秋思已著錄是集所輯詩話半錄舊文半出已論前有廷秀自序稱以爲譚詩也可譚道也可然其病正坐於此第一條卽曰心學第二條卽曰行得始爲難葢以講學爲詩家正脉始於文章正宗白沙定山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者也故其人雖風裁嶽嶽而論詩則不可爲訓焉

佘山詩話三卷

〔明〕陳繼儒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佘山詩話三卷》提要

佘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遝遝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虚

翟公鑾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消夫欲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尙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尙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

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盩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間難得是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𥟖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峭萃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徧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嘗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

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郎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辯嘗爲荆南得橘一蔕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閒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

玕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癭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幷與夕陽來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粱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檢出篋既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

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

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郎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春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

也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嘗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詭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盖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甯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詩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鎭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靑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刦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尚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

龐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

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辭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哉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如陰鷙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貽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錬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

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淸凉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幷尿糞强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顚捕蝗帖云爲君素誇筆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恩庇及此愧惕又雲林帖云友生愧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瘞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遒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醉客捶罵不肖亦醉頹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與謗於雲門翁謂譏議其詩文字畫况雲門學皆造極其艱虞中又嘗遇僕不薄僕果爾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

啓此蹟在檇李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罵吾何恤且復淸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顚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登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絶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宰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眞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論世上昇沈事且鬬（一本作闘）尊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杳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至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驩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
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貽以詩曰南海神龜三
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
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若此
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親集中無此詩

余山詩話卷中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寶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窮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皋在及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書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
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于難
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
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
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
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
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押縫
有御書之寶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

及三愧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
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
恨作幸字公出覘藳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
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
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
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為人作詩輓之云
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為寫眞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
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
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為車兮心為軾車
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
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
甯精神營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
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
未宣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
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冊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
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瑩然何
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
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
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外郎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菓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

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釵正直吟罷由東岸而去

曹松貽方干詩後輩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溫庭鈞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冊有宋徽宗題王右丞山居圖裁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做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輾淪花瓷啜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

噴雪山開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瀵湧山椒神瀵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郎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

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註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綠潤碧鮮皓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簏簌下

垂之貌又作麗䍦（按䍦字不見他字書只見花間集溫庭筠詞）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註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

嘗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顯章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祟豈別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陜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舫名)越吳越閒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

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敘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即非熊也

歐陽文公老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眾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甍謠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煮可握簷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斕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句吳倪瓚畫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己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虎邱顏眞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眉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持槖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帀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回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

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

兩人相見倶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余山詩話卷下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燿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遺歷閒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魏觀字杞山蒲圻入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入閒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郎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没時鶴林伽藍無故揭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荆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

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喻鳧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荆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鈎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

霧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颼外征帆杳靄閒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寘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

百靈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

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閒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素元章有尺牘云見楊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

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間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傍改集）桐里湖邊吹夕涼蕉（改柳）葉滴然（改烟）籠翡翠荷花迷睡（改淚）濺鎖（改溼）鴛鴦卻疑身在瀟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改顧）我雖（改自）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酉昌言高尚書堂戲寫此圖

弁賦贈爲瓚壬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元
海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
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
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
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
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没心情

爲乞治聾酒一瓶社翁李濤小字也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
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
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
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晚唐江東三羅隱虬鄴也鄴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
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
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鷺鶿飛梅雪香沾越女衣
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虬不及
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
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
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
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
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徽一首
云盡說虛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賸抛萬斛臙

脂水灑向銀河一色秋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
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
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
日簷韓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
語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
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
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
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

得詩即歸養錢塘吳燈洪武閒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燈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閒而子或浮沈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祿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抛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皆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

於容易而未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苦甚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輙千百篇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
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寫蕉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
八分蓋蕉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
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劉昂贈
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
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
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

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
妾家祇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
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
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
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
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
是伏羲

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
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
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
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
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
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間
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闔戶
擁衾簞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
夜啓巖扉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
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市都滾滾塵邪余贈以詩
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
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
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作竟不登强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

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黄復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

范鎮東齋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鶴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可畏哉

馮當世慶歷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没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佘山詩話三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此書別無傳本惟學海類編載之然其文皆摭拾繼儒他說部而成殆非其本書其中如以展子虔爲大李將軍之師大李將軍爲唐開元中李思訓展子虔則北齊人也疎謬如是𨚫眞出繼儒手正亦無足取耳

藕居士詩話二卷

〔明〕陳懋仁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藕居士詩話二卷》提要

自序

曩余失吏而返舊菑也得除鼠牀理故刪埽葉煮泉謂可以老矣何旣儲絕而不閑緯蕭揺以覘畊作沽前後若而年走半天下履決衣塵亦云勞止差快名山川廻於寸胼開我旅俗即累有紀載咸足笑棄更兒謨不隱每從歸麓中摘為託種將質琴致之今夫海內稱詩風斯云盛壇坫新裁謏者爲價余不佞調古其間不亦涓水粘天莖藍染夏無益于道徒貲開口乎已而

藕居士詩話　自序　一

檢餘所摘攷證多而隲評少如百川學海中詩話十餘家什七因事不專論詩則皂炎木姑聽之布菌聚亦委紙之所有事也著曰藕居士詩話

耦居士詩話卷上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君臣唱和非起栢梁舜將禪禹俊乂百工相和
而歌卿雲帝乃再歌起云日月有常星辰有
行四時順經故漢武彙其言而有日月星辰
和四時之的宜和者俱不遠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是一時雲龍風虎明良相遇
之象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是一生喑啞叱咤
矜功自伐之狀也日月星辰和四時便見玉

燭之調秋風起兮白雲飛幾致金甌之扶帝
王興衰槩乎辭矣

漢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詩歌用溢字見此

列女傳齊虞姬曰經瓜田不納履樂府僅刪一
字而不覺其襲

文子云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
生少陵豺狼得食喧五字盡之故曰詩者文
之精也

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至誇其
夫婿則曰十五為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
中郎四十專城居即未可謂老夫得其女妻
矐頭內此稚婦然亦似有倍年之覺而能罵
使君誇夫婿尤見心貞

嵇叔夜詩有神辱志沮之句不如左太沖神爇
形茹更奇注形辱曰爇物自死曰茹

左傳昭三年晏子引注卜良隣曰非宅是卜惟
隣是卜故淵明曰我昔居南村非為卜其宅
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陶詩用事澹若自

有而老杜尤捷

馬融直史館蒸熱如坐甑中曰安得披襟赤脚
踏陰山之層冰洗塵熱也故老杜節其言曰
安得赤脚踏層冰註杜者不知出此而妄引
非據昔人謂讀不盡天下書莫看杜詩況註
乎

老杜看落花云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
來折注者云本作不來接一作折按呂東萊
詩律武庫曰玉字別集劉公幹居鄴下一日

桃花爛熳值諸公子遊賞久之遂去公幹謂
其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
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杜
詩用此正是折字
阮
咸醉騎馬欹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
如乘船行波浪中少陵飲中八仙歌知章騎
馬似乘船全用此語注者謂其浙人不喜騎
馬而喜乘船杜益嘲之非杜注乃杜誤也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寺帝問曰卿幾時到上

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杜全用之　陳後
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揶絮點衣張謂後主
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試卿意也杜曰輕
輕柳絮點人衣　段瑄泛舟江風清冷瑄欣
然曰馮夷借我一夕之涼杜曰江風借夕涼
杜詩用事無迹往往如此而注者每失之
楊
泉云以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為
和大動君弱宜強不動君嚴之應杜詩吹葭
六琯動飛灰飛即大動政指當時之強弱言

注者第引續漢書淺矣
鮑照詩雲下如亂巾披巾紛悅古以拭物後著
於首明遠所用或指是也
太白古風云燕臣昔痛哭五月飛秋霜悲庶女
之冤贈江陽宰云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
譽政令之肅句一意兩指用不拘
太白代美人愁鏡云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
仁謂此房老非美人
太白別來門前草秋巻春轉碧掃盡還復生萋

萋滿行跡孟襄陽五字盡之曰徑草踏還生
可為從慱而約之法
襄陽林花掃更合徑草踏還生論者以為出自
天機而不知本劉令嫺落花掃更合叢蘭摘
復生又不覺徑草句之點金成鐵也
曹
攄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暄涼之喻直截
可見孔欣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則悔濫
矣然俱不如唐人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
世風人之旨攄詩本慎子家富則疎族　家

貧則兄弟離之語凡此皆我攜人澆究罷槃劃而守義抱道不因人熱者未可謂世盡無人

晉以後有宮人叅隨侍朝故杜詩曰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朱梁革易遂沿後世肅觀

宋楊萬里姑蘇臺詩插天四塔雲中出隔水諸峯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　本朝高李廸館娃閣詩館娃宮中館娃

閣畫棟侵雲峯頂開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仁亦有姑蘇臺一絶云五年一覺空烟外直薄錢唐了不遮即使兵來看得見已將醉眼日迷花散曰鼎足庶亦似之

徐昌穀觀射歌有突如流星中如樹之句詩行葦云四鍭如樹疏謂四鍭皆中于質如手就樹之儀禮鄉射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鄭氏註云皮樹獸名爾雅翼云皮樹人面獸形若未見行葦儀禮註疏者不知中如樹及皮樹是何語也劉長卿詩手中無尺鐵徒欲突重圍焦弱侯云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學詩者少鑒斯言毋爲嚴儀卿詩非閑書一語所誤

朱子云雪于風勁極寒時始六出他時則否立春後則五出矣李空同立春前一日雪有明日立春應五出之句然宋武帝大明辛丑春正月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又章孝標春雪詩六出飛花處處飄則春雪亦有六出者

矣詩緯云雪六出成花無立春五出之分不知孰是

老杜常時往還大記一不識十較之許敬宗鄉自雖識更爾傲益許或泛接杜則時常往還也

老杜借問彭州牧何時問急難為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資虛名但蒙寒温問泛愛不救溝壑恥此固小詰知交其實遊戲語耳雖然未若如曾老姑夫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

来在門荒年自餬口可以見節無媿伐檀

曲江涼收沙衍出襄陽水落沙嶼出少陵滿減石稜生東坡水落石出皆本於何遜潮去還沙出江洪潮落晚洲出之句而謝靈運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已道于前然俱不如太白水落寒沙空有沙水俱無之妙

徐摛詠橘詩焜煌玉衡散照耀金衣丹春秋斗運樞曰玉衡散為李又散為桃散為椒散為荊又曰璇樞星散為橘故庾肩吾謝賚橘啓

有先分璇循之句摛不引璇樞而引玉衡或有別據乎否也

緯畧云王績詩家藏豐葉酒器貯參花蜜參花人所未見温庭筠詩香鳳軟透人參蕊事更奇仁按陶弘景謂人參上黨者一莖直上四五相對生花紫色蘇頌謂人參三四月生花細小如粟蘂如絲紫白色豈高似孫未見陶語耶

陳琳飲馬長城窟云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水經注以為秦始皇時民謡

少陵杜鵑詩起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用四杜鵑押韻有謂是題下注非也東坡辯之已詳仁又按少陵有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用兩刺史押韻則四杜鵑為詩益明白頭吟云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少陵本此皆東坡辯

所未及故著之

凭闌却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蜩此薛濤題簡州安陽縣江月樓詩也蜀本濤集不載乃知濤之逸詩不止此

王粲詩方舟泝大江日暮愁人心山崗有餘昳巖阿結重陰後人不知昳義妄改為映初學記詩紀等書及升庵悉如之或者皆帝虎相傳之故歟游俠傳云日至昳皆會顏師古曰

眹音侄結反吳越春秋時加日眹梁元帝纂要云日在未曰眹字書咸曰眹日昃可證也

珊瑚鈎詩話云前人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倡和始依韻仁按梁武帝和太子懺詩乃押韻始文心雕龍云氣力窮於和韻不始于元白更明

莊子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註謂逸詩刺死人也佛經布施字出此乎

老杜詠鷹側目似愁胡洙注引魏彥深鷹賦立

如植木望似愁胡似矣然傅玄賦狀似愁胡在隋之前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喧譁顏之推嘆此解有神致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生于此少陵伐木丁丁山更幽亦此意少陵又有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之句此則別與境會有觸而言不可同語也皮襲美伐木丁丁響萬山兩截襲杜幾於嚼蠟矣

元結酬苦雪起云積雪閉山路結云雪中生白雲路閉則俗客不來雲生則素雪彌艷此快雪也

馮道不偶作云莫為特危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真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觀道此詩故能身歷多朝如嫠婦今日失一夫明日嫁一夫旋失旋嫁老不知恥得偶已甚又何不偶之有

苟祿偷身盡此五十六字青箱雜記乃謂其諸理何也

金錯刀刀也亦錢也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賜應奉金錯把刀漢書食貨志云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之其文一刀值五千故杜詩於金錯各有分屬熒熒金錯刀刀也金錯囊垂罄錢也高似孫緯畧直謂金錯刀非錢甚至云前人小說乃以錯刀爲新室錢謬哉漢書豈小說耶

劉希夷詩懸瓢木葉上風吹何歷歷鍾伯敬云
歷歷二字著在風吹之下解不出却妙真境
仁按許由隱箕山無盃器掬水飲之人遺一
瓢操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以為煩而
去之希夷用此故又云幽人不耐煩
何大復城邊客散重回首愁見孤鴻落晚汀與
嚴維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同
一意而嚴有蕭寥不盡之情然不如太白孤
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更顯森此

與本南華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茲遠之意
江淹別賦有一於此乎深於離緒者可與此語
篇中重韻亦自蘇武起曰誰為行路人欲以
贈遠人燕婉及良時莫忘歡樂時三百篇亦
有之此雖不可與拘者道然亦不得借口
禰衡在江夏與黄祖長子射善射請賦鸚鵡衡
遂賦之有云能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又云顧六翮之殘毁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
面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昔

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微軀期
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
庶彌久而不渝觀此則衡亦乞哀於射至矣
從前凌操之氣於此少殺世重此賦吾獨惜
之
皮日休謝友人惠人參曰神草延年出道家是
誰披露記三椏開時的定涵　液斷後還應
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去撇泉華
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止茶佛鉢曰

帝青玉作綠水姿曾　金人手內提拘律樹
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天
覺麥麨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科風
應不等閒吹二律俱見緯畧近刻皮集並失
之故錄出帝青玉石也
女直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遼東此李空同
遠識也邊吏能用公言修備于百年之間何
至潰裂若此公之詩不但長城且蓍蔡矣彼
輕衷自上借杜抑公者祇毫辱耳何匪莪先

生嵩集　本朝有經濟紀事之作有益國家
以備一種者政此類也
說文玼玉色鮮也詩云新臺有玼仁按詩新臺
有泚非玼也泚亦鮮明貌君子偕老玼兮玼
兮乃從玉
少陵古栢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沈括譏其太細長太白錯落千丈松不較
少陵多八千尺乎此皆詩人放言烏可拘也
相如賦豫章女貞樹高千仞神異經東荒中
有邪木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餘尺錄
出為少陵解嘲

何大復送抗憲副詩日月晝懸滄海樹龍蛇春
壓九河流有合選刻李杜及　本朝李何詩
者謂月非晝懸當易晝字非也白虎通日月
所以懸晝夜謂助天行化照臨下地公用此
晝亦春秋包舉之義也
楊升庵驪山行起句秦王作陵個三泉鑿之不
入燒不然叩之空如下天狀只疑地下復有
天此事史所不載蓋取蔡質漢儀李斯上書
語也曰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
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叩之空空如
下天狀升庵用事深得老杜法如此者未暇
悉舉
平江侯陳公　豫　鎮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
緯啼之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
絡緯啼太白已道之矣客無以自明二人蓋
未讀李詩故也右見菽園雜記仁謂絡緯啼

易見者設有鳥鳴言嗷嗷猿啼言啾啾不更
訝乎東晳南陔屈平九歌外尚不乏此詩云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李端木落鴈嗷嗷於此
乎出唐太宗蟬啼覺樹冷則蟬亦可言啼矣
升庵云周賀詩鴻嘶荒壘閉鴻未聞嘶也近一
士夫詩枕上聞猿哭余弟敘庵戲之曰猿變
為鶴矣仁按梁簡文一鴈聲嘶何處歸隋王
胄賦得鴈送人有聲嘶為犯霜之句唐張說
嘶鴈覺虛彈太白哀鴻酸嘶莫聲急不但此

禽經云鴟以愁斷鮑照與妹書云孤鶴寒嘶東坡脩養帖寄子由有猪嘶号林鸖笑鳩舞又皀得水沒喜笑自咏陸機玄猿臨岸嘆白玉蟾黃鳥罵桃花曰笑曰舞曰嘆曰罵不又變為人乎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啖太白鷄何嘈嘈啾啾空城雀少陵啅雀爭枝墜然則禽虫聲響何所不可稱乎升庵且爾使淺涉者見此不知作何如絕倒也本朝高啓義陽賢哀斷逗顛

梁元帝除夕詩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戴叔

倫襲曰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今人但知剽襲之叔倫而不知始作之元帝故表出之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墻衣服簡褶之簡當從此屧之高墻古製也後弓纖以淺

雲南叚功妻梁王女阿蓋主也王聽讒殺功主作愁憤詩有悞我一生踏裏綵之句踏裏綵錦被名也踏裏字亦見杜詩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子建為臣不易一篇題曰怨歌行詠周公居東也周公居東何怨之有而至于涕泣盖子建于明帝則叔故借諷而欲有所感耳太冲詠史實本此篇

金陵志溧水州花山節婦至元丙子間為元兵擄至碑亭橋嚙指血題詩橋柱投水死其詩曰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擄來遥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又輟耕錄臨海節婦王氏至元丙子元師徇台掠至清風嶺嚙指血題詩石間投崖死其詩曰君王無

道妾當災棄女抛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地實哀哉二節婦被擄年同嚙指血同其詩亦同或刪律為絕或廣絕為律兩婦誠有然于詩不能無著述者附會之疑仁過清風嶺王烈婦祠讀蔡潮祠記亦載此律不知孰是

韓昌黎南食詩蠻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粘為山百十名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

營蛤郎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曰
以恠目呈其餘数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樂
魑魅自宜味南京仁處閩粤前後五六年海
錯悉嘗恠形咸覩惟泉之西施舌竹蟶瓦壠
最可味嘗血正藍

永樂癸巳夏五月騶虞見于曹縣白質黑章性
仁而馴祭酒胡公儼以獻禮書呂公震請表
賀不許司業吳公溥有詩云曠代空聞義獸
名盛時方覩貢神京千年瑞應從天降五色

文章炫日明香霧晝眠璽囿暖落花春踏玉
階晴西周仁厚今猶昔頌把周詩日再賡究
州府志所救冗詩甚多此獨不載紀事之作
其可闕乎

蜀道難題不起于李白始于梁人張悰

張曲江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微字此初唐用
字之始

孫太初蓬首提籃直入邵文莊公宅自移榻坐
南面典謁駴而報公公知必太初倒屣出見
太初不交一言即起去但曰十年吟破吳門
月剛得梅花一句詩蓋謂公吳中一人也鉅
碩高流真如一幅佳畫

中散日送歸鴻悠遠已見太白目色送飛鴻邈
然不可攀不亦畫足乎而又添色易飛去稔
殊遠

太白推重淵明亦至其詩有曰河陽富奇藻彭
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奈何又
有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之句少陵題張

旭草書圖斯人已亡草聖秘難得至李潮
小篆歌云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悲
壯文人口筆不定隨意抑揚不獨乎今矣

少陵甚愛庾子山故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
清新庾開府許雖未至然拳拳於前輩如此
今人遇一得名人便欲撓敗甚加筆罵殊媿
古人

升庵趙州館喜晴七言律用亏虹叢豐朋五韻
云左傳引逸詩揚子作太玄皆以朋合亏字

韻蓋古音正聲也合韻朋與澄叶乃鴂舌之
音何俗士信沈約陸詞而疑左氏子雲乎仁
謂後人亦非盡信沈約特膺細且未熟古音
故因循取近耳即洪武正韻古今咸具我
太祖御製經王宋諸公訂定而亦未有悉遵
者近惟徐渭間從正韻無損于詩
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漢魏諸作昌
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沈約
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補大抵多吳音及唐

鶴客士詩話　卷上　九

為茲嚴聲律之禁武夷吳棫乃稽易詩書而
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為韻補新安朱熹據
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音韻之備莫踰四詩
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
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此宋文憲公序
洪武正韻之大畧謂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
陋音韻之學盡侵于此乃今正韻猶未盡遵
是皆耳泥於四聲心離乎三百者也
嘗聞峨眉山中人以盒盒雲送人靜室中闔扇

啓盒其雲亂氳室中久之仁始不信既而兩
登泰山于天門十八盤之間躡雲而升襟屨
所拂率是物可盒而有始信前聞不誣陶弘
景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其未經雲拂衣履亦未聞雲可
盒予劉布衣云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
宋景文落花詩將飛故作回風舞人知為宋詩
中翹楚而不知用李長吉落花起作回風舞
句也

鶴客士詩話　卷上　十

唐人詩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古塚臥秋風不
知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据此詩若
與蕭功較先後者不知信在當時曾無封爵
也信事與韓成同我　太祖以成為首功追
封高陽郡侯録其子覩即酬功一節漢高去
我　太祖遠矣高后紀有襄平侯紀通張晏
謂紀信子晉灼謂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
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得封按此則忘信蓋明
兖州府志云嶧山刻石李斯撰并篆書其碑不

知何時為野火焚裂故杜甫詩嶧山之碑野
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歐陽修云嶧山碑史
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棗木傳
刻耳元祐中鄒令張文仲復摹于石今縣治
內所存者是也說郛云今嶧山實無碑乃南
唐徐鉉所摸刻石于長安耳仁觀緯略此碑
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邑人疲于供
命聚薪燒之縣是殘缺不堪摸搨據是則唐
以前本有此碑可補究志之所未備

說文云鄘沛國縣昨何切人代紀要云蕭何受
封于鄘唐詩麒麟閣識上鄘侯作鄼非又說
文南陽有鄼縣故鄧禹封鄼侯一統志光化
古鄼縣則何非鄼侯頗明錄以備攷

詩後有亂曰自漢樂府婦病行始

漢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扶本子胥河上歌
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若不使事
而事在其中

王摩吉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上句
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
子行語

易林庭燎夜明追嗣日光不如我　朝王稚欽
羲和既逝蘭釭嗣輝佳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身何忍去為娼二律相傳
鐵尚書兩女呈原問官得赦因攷遜國臣記
革除遺忠錄革除遺事俱不言鐵有女惟立
齋閒錄謂鉉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然則一
幼女非能詩兩女也二律呈原問官必始事

時作四歲女能辦此乎或曰味前首似長年
時作當是時色長以鐵女為　上所辱安敢
授以詩書且四歲女存亡不可知即果有二
女止送教坊更復何訊而有問官即有問官
而女當骨肉寬殺之際必不能從容為此蒨
秀之作　成祖於末年七月崩八月　皇太
子即位十一月有建文諸臣家族教坊婦女
始得回籍果其先有問官見詩亦必得請而
後敢釋試思爾時肯特原鐵女否且舊曲聽

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一聯用曾棨維揚懷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翻出棨永樂甲申及第豈襲唱詩者二律益知後之好事所爲斷無疑矣

困學紀聞云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仁謂起於晉陸機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等篇其後有劉琨劉鑠梁武簡文昭明沈約輩紛紛繼作俱在元帝之前

廬州府志貞烈傳曰唐人劉氏廬江郡小史焦

仲卿妻仁按劉漢末建安時人也志既曰廬江郡正合孔雀東南飛歷稱府吏及吾今且報府等句又按漢書云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別爲國府志南梁以後始稱廬江縣至唐以廬州屬淮南道而不稱郡盡改郡守爲刺史矣則劉氏之爲漢人復奚疑著之以俟修志者更改焉

揮麈新談載陸公容夜却館人私奔女詩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抱琴心通

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仁謂不作此詩更見完德

袁中郎力糾明詩藝林咸允十集出幾于紙貴務去陳言力驅剽竊殊爲有功詩道其謂不襲前人一字一意恐未盡然畧舉一二如庖人供薄飾稚子獻香梨襄陽有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　落絮粘行牘老杜有落絮粘行蝶　倦來看洗馬老杜有晚凉看洗馬　感郎千金顧古詩有感郎千金意　去日翟

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鐵女有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珠簾欲度聞仙語佺期有經聲欲度聞天語　古屋繫龍兒老杜有古屋畫龍蛇　東風吹綻紅亭草東風吹暖萋江樹唐人有東風吹綠瀛洲草　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郎老杜之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也六朝舊事殘鐘外即本朝揚載之六朝舊恨斜陽外也大約此等偶襲古亦不避三百篇亦有之不足爲病劉

玉受云余初讀袁集酷愛之徐覺其玩世語
多老婆心少此是大根椎機政不必作婆子
氣旨哉
中郎自以不襲前人一字一意然往往入長吉
園中而不知又其詩曰贖取長吉魂幻作鬼
工賦亦自有意乎拾袁數語合李一人　一
絡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紺巖開
老沉香花飛仙失路冤無家　野桃露滴珊
瑚紅　美人羅袖樸，香蕊斜斗旋旋丁子尾

蘭燈蕊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鶯　寶
枕花酣龍腦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輭步
詢鸚鵡勸醉歸來時幾許鬧粧重點聖檀心
夜明簾外金沙吐又似填詞　東風染就藍
花水刀鱗十寸青帶子鵁鶄御女下灘眠鬧
歌一翅銜烟起入扇香風白芷苗鉤衫剩短
迷陽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鸞巒點梨花
雪　畫巒活舞玲瓏玉　乳花如雪滴春香
寒氣如山壓霜重珠閣銀題連曉動　窮

冬夜冷蘭烟黑　麒麟蹶地青鸞吽　西風
酸斷石麒麟　鸞溪冷絹花紋澁　毿毿風
鬣滴烟香　鬼書未燥花先腐　脫帽擲天
呼石語　研朱潑面火生肌　簸波斜帶水
條烟　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
璃一片冷光死　堂頭老像如冰冷寒碑月
寫風枝影
仁嘗選中郎詩以惠來者第限于力未及梓行
姑錄小亭如左　袁石公萟談天出若以為

明無詩者以其靦緑多而生眞少也夫詩如
流黃間色錯綜成章重黯輕明何機苠有猥
善各成不事盜剽故知所謂　明無詩非無
詩也無其不已出而撇排人有者也故其詩
曰氈骨螘廻旋騷脊蒼蠅聚瞶眉少冶容邯
鄲無高步譏鋒雖利實匪徒言且自弘正以
前尚靡一當於公乃今人不自深得至秖人
唾而盜人涓不知肖則人優弗肖則我面井
失大要公不顧遺識鐵剽礪鈍在各自出已

見不從人脚根一語援濡溺耳若其詩自為
體不資蔭映淺識者猶處從違仁故叢其新
秀獨至與來者期劇陳根于慧圃疏宿物於
清渠而後融諸性情自出機杼以無紀公撫
腐拾浮之誚可也又其詩曰除却袁中郎天
下盡兒戲又曰碌碌彼人奴餘膻蔽天地豈
公為之斯必有以中公者其謂不拾前人一
字似未盡然總之公蓋泛覽六朝微闕少陵
乃心長吉而自為石公者也

升庵詠史有云解印如脫屣醇蔽比朝菌醇昔
酒嚴斷蔽謂淡視祿位如朝榮之花耳又云
嗟此兩痴宍宍古肉字見竹彈歌升庵于詩
往往用古字殊覺力厚使不好者見之不知
作何貶削矣即盧柟賦多用古字好者以為
伊門第一手不好者調將經史海篇字眼盡
意抄謄石鼓詩鼎銘穆天子傳多有難字亦
豈他抄手不惟秦皇不將古之難字罄燒之
而惟多識者用也司馬溫公云倘萬物之體
用者莫過于字而難字可棄乎

李長吉詩有疑其無理者作惟者不可有二者
雖然其語亦有來歷所用故實隱而不顯如
寒髮斜釵玉燕光分明是其不必有古之本
色而不知事出洞冥記桃膠迎夏香琥珀事
見廣爾雅即此數語可槩餘篇讀有長吉所
讀之書始可學長吉之詩若只貽笑優孟夫
何為乎

鍾伯敬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

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昔人論詩曰發穠纖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曰
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
美常在于酸鹹之外曰寧律不諧而不可使
句弱寧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曰以氣韻清
高深眇者絕以格律雅健雄豪者勝詩者人
之性情也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
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肺肝不過僅能嘲風弄
月而已曰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

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以快一朝之忿者為詩之禍失詩之旨前人之論其精如此今之望藩垣者反忽之宜詩道之日趨于下也

盧綸詩日愛閒巷靜每聞官吏賢曹鄴詩州民言刺史蠹物甚於蝗此固當時有謂而作然曹詩則似誹而修郄者矣韻言文字斷非鳴張謗訕之具戒之哉

藕居士詩話卷之上

藕居士詩話卷下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升庵云古樂府題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于天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于漢后與朱鷺飛雲

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仁按毛詩傳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又王伯厚詩攷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故知朱鷺鷺鼓不特漢初此可補升庵補樂府解題訣中之缺若徐陵所云鳧鐘乃用考工記鳧氏為鐘非飾鳧于鐘也

續名馬記漢樂府偏愛權奇註權奇馬名非也天馬歌云志俶儻精權奇言馬之雄快故東

坡詩云作駒已摧奇

詩紀引大戴禮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有謂此闕文作□者誤以為三口仁按大戴本文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垢不從土后從口后音吼厚怒忿聲亦恥也詈也海篇垢犬争聲呀注口字甚明惟詩紀起句下多一口字及垢作垢耳譚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為纖鍾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悚然骨驚益可證非闕文作曰之誤

世言龍鍾竹名枝葉搖拽不自禁持故以比衰老之態則是其竹柔而細長者矣南越志載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按此竹幹巨葉大其無搖拽如衰老可知烏可槩論劉孝標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獻玉退怨歌空山歔欷涕龍鍾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此皆濺澱淋漓之意也

國史補有劍南燒春蓋燒酒也升庵詩錦江卓女燒春注云唐人謂燒酒卓文君製仁按斗嶠詞錦江烟水卓女燒春升庵本此曹能始蜀中詩話亦謂燒春始于文君李時珍本草乃云燒酒非古法自元時始創草木子亦云是元時法酒然歟白香山荔枝樓對酒詩云荔枝新熟雞冠紫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可證非元創也萬首唐人絕句失載此詩併記

米南宮作邑捕蝗隣邑移文謂驅蝗入境米取

牒書一絕云蝗虫本是天災不繇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因憶我明邵文莊公守許時祭蝗蝗去題云今日蝗虫來明日蝗虫去吾為吾民歡還愁蝗去處此非且有天地父母之心者不能道

淵明命子云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既有子可命矣而曰無後者蓋欲子之立身修道弗淪匪彝以光照前人始為有後故結云爾之不才亦已為哉

陳子昂林臥觀無始深居觀元化閒居觀物化
幽居觀大運乘化入無窮幽鴻順陽和大運
自盈縮同一機杼皆得道之言
孟
襄陽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可叅陶淵明
採菊東籬下幽然見南山
後
山詩話費氏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
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亡國詩云君王城
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仁謂費氏當斬
何以恍降旗不知國亡則知之矣何不死既
落身倘後宮矣又何誤因憶項羽死敵時虞
美人歌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生遂伏劒死據是則費於地
下不堪作虞姬奴婢烏可軒軒議人
海
棠有白者真宗海棠詩紅白間纖條有黃者
漢适有黃海棠詩一曰貼梗海棠接以木瓜
則成白花

老杜千崖秋氣高工而大杜牧之南山與秋色
氣勢兩相高雖多奚以及
太
白雖善飲若會須一飲三百杯一日須傾三
百杯中宵出飲三百杯皆放言也雪濤閣詩
評謂勸襲者不飲一杯而言一日三百杯此
是李太白家掏摸據此則詩應寶乎東坡不
善飲而曰萬斛船中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
浮孔北海雖魏武云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
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果如是乎陳宋暄云

鄭康成一飲三百杯故太白用之自非創語
升
菴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
艇字有平聲乃妄改作航字以便於讀謬矣
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水上郎
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蓋用此音也
仁按經史直音有廷挺兩音蓋艇小船航大
舟也艇小故恰受兩三人耳白香山詩亦云
野艇容三人
湯
聘伊尹五反然後肯出先主顧孔明者三然

後肯見老杜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李密仕蜀漢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後受晉徵為洗馬陳情終養後終劉服復以洗馬徵至出為溫令多所僭疾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餞東堂語密令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密既仕漢復臣于晉士節已隳而又汲汲于進致武帝憤色且前以九十六祖母陳情益自有不能已者表中加蜀漢以偽朝

是猶孀婦再嫁于新夫前貶抑故夫為臣不忠何以稱李

西域真人王君常吟咏起句云形為渡神舟語甚奇然出于蔡邕琴歌元氣為舟之句

太白閨情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含意足憐消損可掬自代内贈已云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容則露矣然皆本于梁人王李禮詠鏡可憐不自識之句

太白發白馬一篇十六句用地名者十不但峨眉山月半輪秋之四而已大要負大力者揮役萬有不為俗拘非細膽小才所得庶幾也

白寄句容王主簿云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方之折梅寄隴人蘭更香

白嘲魯儒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術茫如墮烟霧愚謂此不但唐人獨嘲魯儒

乘馬者左手持鑣右手執鞭遇諸途者各以鞭舉如拱太白曰馬上相逢揖馬鞭

青蓮所以凌駕古今者不在豪峭僊逸而在勢如倒峽發若弸箭羅列萬有而不見安排天然得篇而若無思鍊瑕不可拱以其適當瑜不可摘舉之皆寶詩光邁氣迴射宗顛酒韻仙風軼平人外每讀其集驚心悸神方之少陵其去則遠

酒中有仙有醉聖有醉尹有醉士有斗酒學士有釀王有醉侯有麯部尚書有酒民有酒徒獨無酒帝而唐人有詩云若使劉伶為酒帝

也須封我醉鄉侯則伶可酒帝矣此十四字
詔也
何匪莪先生曰漢魏詩遜而悠婉而詳深切而
著于事意可以觀其神爲可以觀其才爲下
逮六朝詞常至于掩意而功遂主于抑才然
而作者之勢必出于此者宇宙人情物理有
時而盡而自恐其言之不能出于古人之外
也故皆雕琢摩厲至于大盡而無餘而上天
所賦之才吾胸中所曾之語固亦覺其索然

矣旨哉雕琢摩厲于近日尤甚專以字句奇
鮮爲工不知事與意爲何等又何暇論其體
乎
詩三百刪後無人評其優劣六義明也何自漢
晉宋雌黃紛然不已非唯作者不能彷彿三
百即觀者于古今得失文質盛衰之際亦未
能有深辨之者噫敝也久矣　孔子教人學
詩專爲治性情達事理後之君子乃教人作
詩工拙之法何其意相遠也所以工倍而無

、用時過而雖成右二則見啓軒獨學記
今世詩法無傳正坐眞不能假假不能眞約不
能博博不能約使天籟之鳴映于吹石而神
機之運溢若轉舩猶之乎眞眞假假博博約
約云爾豈知眞假妙在用虛博約妙在用實
以虛虛實則山河大地總屬火傳以實實虛
則芥子須彌悉歸平等世人膚立手牢閑挨
日昧空花使物爲一定之形而才入必窮之
境豈非詩道之大憂哉右東蒙公鼒云

立詩之體濃淡古今之致每異用而相非斯皆
爭乎其流者也而本之所存不與爲益或深
或遠或質或艷或清或敦依乎質性之所近
而馴之以養輔之以學宣于其詩或累言之
約言之而皆有以尋其所得于中之至分故
古人之幽感于今與今人之興起于古存乎
未有言語之前而因詩以相致爲非苟然而
已也古人之深積于內而克盛其業者即一
章一句終非後世能文之士之所及而于師

志博聞深識靜觀之士其精至者不必論即有率句累辭亦足以繹其深厚歷落之意而矜飾者顧失爲則以所從出之地有深爲者有淺爲者其與人相召之故不可得而强矣世之胃爲于此者不務深其養之所至與學之所階則茍就一旹風尚之所趨而無以自成石朱隗雲子旹齊詩序畧也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

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乞哉于文定之言乎鍾伯敬云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人寫意反靠定用事此亦文定意也淵明飲酒詩多具此意觀者得之

今作詩者捜討字句甚見精峭其視忠厚和平為潛緩而不貴甚至巧加譏訕取快偏衷失詩言志面弗顧太白曰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

善用事者如鴻冥空外不碍于空魚乘水中無得于水即之不得按之斯在乃為高手

活句須尋意外莫索題中得於意外則題始動

律詩不必過以突兀為高只崔之黃鶴捿杜之昆明池水李之鳳凰臺寄閣廓高峭于純温蒨麗中至足取法奚事多求如欲幽遠奇潛又當参白樂天之尋郭道士不遇趙嘏之早發剡中石城寺沈彬之塞下曲之類亦足宣其性靈滌乃塵俗而無刻削傷體之害總之須盡脫文章之氣弗作文人舉止便足稱詩

諸體皆然不但于律

竹批雙耳峻頭上銳耳批秋竹此老杜自翻句可稱雙璧皆出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

姜詩母好江水其妻往汲雪中歸遲詩逐出之仁嘗思詩何不自汲後見方鳳云嗟嗟姜生者何不身自汲試觀負米心誠李不可及乃知賢者處稍非據無不為後人指摘如姜者可不慎歟

一日於逆旅畏熱風與啓窻蚊俱轟入急閉之

已盈室矣蓋昧爽前蚊猶聚耳因思揚鐵崖
詠蚊詩末云東方日出呰未明老夫閉門不
敢行其言雖有所喻然詠蚊實錄也
詩歸云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是為自家死
後占地步夜臺猶寂寞疑是于雲居是為他
人死後占地步然太白語謔浪逹夫語悽感
仁亦謂張説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是為
妓人死後賣俏麗　本朝孫蕡黃泉無客舍
今夜宿誰家是為自家死後尋寓所然乎居

語易蕡臨刑語雖唐伯虎易簀時亦有黃泉
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
賈誼弔屈文有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裁去兩兮絶似升庵士律起句
孟襄陽荊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森茫日
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荒途旅店
只在第三句應上森茫不必更望天涯而淒
颯已極仁生平經此不可指傳悲夫
唐相鄭畋馬嵬詩肅宗迴馬揚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義正辭嚴奪盡哀香惋碧之色
宋玉賦巫山之神薦枕席於襄王坡公詩亦有
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蓋大小孤山俗轉為
姑江側彭浪磯轉為彭郎故云嗟兩山之神
不幸而猶蒙玷若此況于人乎李義山有詩
曰神女巫山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可藉
為兩山昭雪之案
漢時避諱避于史而犯于詩者如高祖諱邦舊

史以邦為國韋孟詩則云實絶我邦惠帝諱
盈史以萬盈數作滿數李陵詩則云獨有盈
觴酒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仲長統詩則
云恒星豔珠景帝諱啓史微子啓作微子開
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傅毅詩則云啓我童
昧如此者尚多皆臨文不諱也若雙諱之避
則中庸曰徵則悠遠大學曰在明明德故禮
記曰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大明律上書
奏事犯諱條後有云其所犯御名及　廟諱

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又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然則止犯一字者亦律中所原但臣下敬君自當謹避耳

晉傅玄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此不用韻詩

李空同夏口夜泊別友人云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江樹亂烏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此全做李涉竹枝詞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舲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東風憶建溪蓋空同才大雖欲降格為中唐不得也

升庵云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澹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仁按魏無名氏詩清風細雨雜香來此在諸家前解蜿詩香雨霏微塵太白詩香雲徧山起然皆借言非實有香也征途記云蕭聰曾遇洛陽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雲雨從巫山來我獨知之拾遺記員嶠之山有爛石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之有烟香聞數百里烟氣升入則成香雲徧潤則成香雨受生藏云一切龍王降注香雨紫桃軒雜綴佛經云龍宮有香名象闕每焚一銖則香雲彌滿者三月散為香雨凡此皆言雨雲實有香者也

升庵稱杜工部天闕象緯逼改為天闚或作天閱殊為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闚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祕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溪之臺闚天杜子美精熟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仁謂精熟理文選命其子者列子云至人者上闚青天黃香九成宮賦云闚天門而閃帝宮之類于美豈不讀而僅以文選不淺之乎闚杜欤

唐以來詩用歸人如丘為萬里一歸人之類甚多而不知爾雅鬼之言歸尸子古者謂死人為歸人也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尚未知聲律對偶仁謂不然三百篇遺聞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漢詩志傲黨精權奇易亂除邪華正異俗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仕夫懷征路遊子戀故鄉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非偶乎然皆高簡典厚不似後之綺靡纖豔耳若魏晉間聲偶始多何謂未知棋摘數聯證之餘未盡録　愛惜加窮栲防閑托守宮 晉樂府 秋蘭披長坂朱華冒綠池崔蒲竟廣澤葭葦

夾長流 曹植 妙詩申篤好精義貫幽賾 謝混 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招摇西北指河漢東南傾 陸機 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張載 朱貿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劉琨 精義測神奥清機發妙理 曹攄 以上諸家雖對偶而句調猶古然鍊字多落第三句以知當時流襲此類甚多不必細録

袁石公京洛篇眼界一尺紗茫茫遠人老仁謂紗無意遮人眼自來襯紗耳王弇州詠眼罩云短短一尺絹占斷長安陌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仁謂我欲見長安人致彼對面不相識耳絹何尤焉

石公詩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曰誤客有戲易誤為富者仁曰詩欲虛客曰吾誤矣當續二句足之曰北在寒態時仕途尚可過仁曰亦貿客曰吾益誤雖然誰謂汝多虛乎乃相與一粲

史謂孟浩然對玄宗不才多病之作乃王維邀

入内院駕至匿牀下詔出北夢瑣言謂在李白第仁謂在白第駕至必預聞可他遁内院倉卒故牀下耳

蘇之子城西有乘魚橋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飛去述異記謂子英晉人也高李廻詩云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然則乘赤鯉者不止琴高

北齊勅勒歌風吹草低見牛羊不如曹丕草淺

歎肥佳
耙野雨詩滅琴彩榻避添硯就簷承仁謂此硯
可寫酒內帳記稱責名今人但要句好不顧
義理如添硯者比比也
古音複字二簫內有秋秋音啾啾今人謂小語
低聲曰啾啾千遥切樂府有啾啾蹌蹌入西
園荀子引逸詩鳳凰秋秋十一尤亦載秋秋
趨蹌聲仁按漢書飛龍秋蘇林曰秋飛貌顏
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

秋秋然也飛龍秋語奇飛貌更奇於啾蹌二
解也
叔夜昔慙柳惠今媿孫登本子建逝慙陵墓存
媿閔廷之句取則前人古亦不廢
張茂先代枇終遥昔遥昔長夜也薛道衡昔昔
鹽一名夜夜曲此出列子昔昔夢為君鹽鹽
行吟曲吴之類以上昔俱訓夜而呂覽孟夏
之昔則注謂終也
史記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
自是而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
以次封矣此太史公須而識也又論者謂中
國一統而馳志如此不知費幾百萬生靈成
此諸侯封爵有謂天下一切摧鋒陷敵之士
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若若許言被曹松
一將功成萬骨枯七字該盡真詩史哉
金牛峽一名五丁峽薛文清公奉使過五丁峽
云蜀在禹貢為華陽黑水梁州之域是其道

通中國也久矣世傳惠王以金牛詐蜀使五
丁力士開此峽繆妄不稽王子衡亦有詩云
古峽天中闢鴻荒不記年蔡蒙來禹貢彭濮
紀周篇自是非吞蜀非關疏鑿然金牛本茫
昧世代浪相傳此詩殊有證據足稱紀事覽
古之作
青箱雜記裴愈累居三館祕閣有詩送魯秀才
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浦浦風
我　明徐昌穀少時所作文章江左家家玉

烟月揚州樹樹花似出此而藻麗過之

湯陰精忠廟葉紹翁岳忠武王詩有云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千年似矣若結云早知埋骨西湖上學取鴟夷理釣船則非王意矣仁過湯陰有中原一死甘恢復血食千年豈壯懷之句竊謂今日之血食且非王意肯以君上蒙塵中原板蕩時為全身計乎

升庵山海經補注云浮玉山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為金山前人詩天將白玉浮諸水

帝以黃金姓此山仁按京口三山志梁天監四年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自梁已著不待明皇

馮元成晉乘曰貴不義則埃塵賤能義則千鈞君子知義不義不知有貴賤之語蓋出於左太冲詩云高眄邈四海豪右詎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之句

升庵云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仁按布謂魏武曰布待諸將厚諸將臨急皆叛耳魏武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其妻亦謂布曰妾昔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以此則呂布不溺于妻即是貂蟬恐非絕色妻之惑人私藏其亦貂蟬之流歟

文苑川后效靈河宗論寶未若魏都賦川形其寶簡秀

越酒有名莤酒者味醲厚因問山會人用莤釀耶曰否問莤字義亦不知一日覽焦氏筆乘云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又借為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一借為酘酒之酘梁文帝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釀謂之酘韻書酘重醞酒乃知莤酒醲厚猶重釀故謂之酘也為之釋然蓋前人本知此義後或譌傳今若書莤酒為酘酒必群起而非之矣時用章詩野

店喚呼雙酸酒更一證必曰薑酒則終無意
義
東谷所見云錢金旁着兩戈眞殺人之物又云
錢乎錢乎以我之貪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
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
得汝亦無奈我何此仁所欲言也漢樂府云
利旁有倚刀貪人還自賊仁謂賊好貨而殺
人者也故戒旁有貝
東谷所見謂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爲憾此特不

能理遣耳理遣宜何如曰譬似當初不相識
仁謂何遣之有使貧賤人無所望于富貴者
則彼亦一忘舊我亦一忘舊等耳彼行富貴
我守貧賤安見富貴者獨忘貧賤太冲詩曰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則又輕世不可也
古逸猗蘭操鍾伯敬云操中一字不及蘭古人
文字寄託不拘如此仁按周武王諸銘亦然
蔡邕琴歌不言琴而琴在其中
鍾伯敬云古人詠史不指定一事寫意而已今

人寫意詩反蒙定用事仁謂寫意在虛用事
在實益才乏用虛故摭事作料而猶誇於人
曰博洽切題而不知其拙
譚友夏云觀太白詩題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曄
而無裴九此詩賈者至有裴九而無侍郎可見
古人作詩非其心所願服者不以入題不畏
勢不避怨也作題是詩家要緊事故屢屢點
出鍾伯敬云豈惟不畏權勢李不以賈存裴
九賈不以李存侍郎友情亦頗不得仁謂今

之人貴必入之不論疎賤必去之不論親此
借交與不下交者所爲古誼蕩然矣賈題不
入侍郎足恥今之書官借交者
岱宗喬岳着山水清妙語奇壯語便是一丘一
壑文士登玩眼孔須胸中典故筆下雍穆有
郊壇登歌氣象始稱右伯敬云
杜荀鶴送人宰吳縣云海漲兵荒後爲官合動
情字人無異術至論莫如清草履隨船賣綾
梭隔岸鳴唯持古人意千里贈君行此詩乃

心人交戒愛無至姑蘇志多收冗詩此獨不
載因攷志吳今唐止三人王凝在貞觀盧東
美在大曆其在晚唐則滕繼一人耳或即是
歟抑併其人而失之也

鴟鴞誠可惡乃元微之句也可惡用于詩見此
太白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乃隋人陳子良
落葉聚還散征人去不還句也唐去隋不為
遠而李直有之所謂弗用大曆以後事者豈
通論乎

逢仁與吾皂過粤西有泊當虎豹宵雖曙行逼
魚龍日未曛之句紀實也邇讀岑嘉州發犍
為詩夜泊防虎豹朝行通魚龍乃知古今行
路之難詩亦有偶合者

盧照隣詠史有云玉帛委奄尹斧鑕嬰縉紳此
我　熹宗朝十字史也

藕居士詩話卷之下　終

藕居士詩話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有年號韻編已著錄是書卷末
論盧照鄰詩玉帛委奄尹鈇質嬰縉紳句以爲此
熹宗朝十字史則作於崇禎時矣懋仁及與袁宏
道鍾惺譚元春游故其論詩大旨以公安竟陵爲
宗自序謂考證多而騭評少今觀其書如元王烈
婦明鐵鉉女諸條亦稍能辨析而舛漏之處甚多
如徐禎卿觀射歌奕如流星中如樹此自用詩四
鍭如樹語而引儀禮之皮樹以爲獸名則如字定
作何解杜甫杜鵑詩證以三絕句之疊用刺史明
鵑字爲韻是已又引白頭吟之郭東亦有樵二句
則不知此乃晉樂所加以諧律非本詞也詩新臺
有泚說文作玼自是當時別本而以爲泚誤作玼
是未勘說文所引五經不同者不止於此謂蜀道
難始梁張悰不始李白不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
載乃以梁元帝爲首謂楊慎趙州館喜晴七言律
詩以朋字押入東韻爲合古法是誤以古韻論律
韻謂傅元以稍押貊爲無韻之詩不知稍在覺部

江之入聲猶在陌部庚之入聲正穿鼻七聲之相通又誤以律韻議古韻至引尸子死人爲歸人句證邱爲詩之萬里一歸人更與本意相左矣所註杜詩諸故實亦茫無根據無一事之可信也

文通三十一卷首一卷

〔明〕朱荃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通三十一卷》提要

文通序

天地間有文之文無文之文有文之文上盤下際雲漢日星天喬流峙燦然眉睫爲有目者所習覩無文之文機杼運旋經緯緜密溢于編簡爲大心者所包羅作之謂聖述之謂賢故古今有無盡之藏造物有無窮之典有文無文皆文也化無爲有統有爲無窮無窮盡無盡則文之通也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會

必有通通而後行典禮也則咸
一朱君文通之纂本於此咸一
爰攷諸家彙成文詩樂詞曲五
編皆以通名曰求以自通其不
通也匪敢通于人也夫文以窮
古今達造化苞萬霧而孕百異

方輿洪覆天廻地游二紀五緯
煙煙熅熅昭回遼亮故文者開
闢混元之精息息與灝渺通夫
子云文王既沒斯文有在以天
自信天以氣運氣化偶轎文不
能無否仲尼之後文有五厄厄

于祖龍而三代之文幾盡厄于
新莽厄于晉唐之叛亂厄于金
元之猾夏而三代以下之文幾
盡然咸陽未熖惟柱下史爲多
書韓宣適魯而後見易象魯春
秋季札聘上國而後得聞風雅

頌楚獨左史倚相能讀典墳丘
索則當時之見六經者葢無幾
矣文猶水火也萬物有生滅水
火無生滅天地生生不已統有
爲無出無爲有兵燹不能焚而
刼煞不能除天之未喪斯文也

散亡之後尚分四庫煨燼之餘猶存七萬卽周公之日讀百篇尼父之韋編三絶詎能盡兩經目收之一掬哉咸一之彙爲通也其先大夫世有藏書家傳鄴架蠹魚萬帙鴻都布綱西園成市咸一精心探討窮理盡微酉巖禹穴之奇竹書汲冢之秘編珠貫玉潄潤茹芳極天下之至賾而溯其源鈎義意之至深而析其派若曰不由聞見而妄自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何諱夫

竊比焉書成卜之夢有大小象之異九十九之數叶河與洛之文闡五行相生之玅得古今文字之備合天道人事之大旣而曰小象立河中吾至老而未免于泥塗也噫唏乎文王窮而卜諸易孔子衰而卜諸夢君當壯年柰何爲夢卜耶九者陽之數也九九者陽之極也虛其一者又數之始也大衍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變化之所由生也物窮則變變則通小象之在河

中少而未舒之像也大者獨超
于所産不淪汨于河者其究握
魁柄執大象起蟠泥而蹕青雲
之兆也夢寐卜學之淺深咸一
卜之夢吾卜之所學而知其必
遇也說夢云乎哉

王序末

天啓丙寅季夏之吉黎陽王在
晉書于德瞻堂

文通引

今之能文者非昔之能
文者也昔之文有體有
格有彀有繩今之文而

卷一

不得一焉蓋體勢未諳
則經營易戾研摩未
審則杜撰滋多于以鼓
衍詞場分鑣執葩難之

難已白石朱君用心綦苦
勤為是編搜括既富辯
析復精譬之大將將十萬
衆部別壘置旌旗易色
又譬之五都匡肆珠琲
服韜名安其所使望之者
因方以究變即觸以搜藏
駸駸乎追蹤作者而不啻

與之埒必是編為嚆矢已
君長才雅度博學多通
自其先大夫而下世好詩
書偶與余邂逅不覺臭味之
合維楚有材得君而益
張矣
萬曆己未重九澹園老人
焦竑撰

敘四

麻城丘坦書

序

朱子咸一之發憤著書也文有通詩有通樂有通詞曲有通文通刻先成成在舊都以示羅子俾作序羅子曰夫文至於通而止矣朱子之爲文通其義况諸彥和之論文而名取諸子玄之讀史吾不具論吾獨慨夫通之爲義深而文不文因之吾見爲車焉坎坎而伐之閉戶而造出與轍左弗通矣車旁無人獨行安之弗通矣卒然駕黃帝而出

蚩霧大作南嚮窅然行乎孤竹之山車前無老馬又弗通矣文亦有之文通者指夫文章家所以通之之道也弗通不可以言文若文通則靡弗通也葢朱子嘗有憂於此以爲文有體體有

要有流有別體與要流與別之弗知而舉吻若有柱發趾若有棘燕越岐於前迷霧作於上而能殫吾思境所欲極積吾學力所欲前悖矣故方舞象時卽發上世藏書讀之於人推誠下問

久而書自六經百氏兩藏人自館閣耆碩下至負薪採樵之流靡弗讀靡弗問則靡弗通也夫通於我者人莫之通也朱子又恐乎哉繇前言朱子自求通之不暇一言聞而志之一事採而

錄之朱子殆若置身墻壁問畬然透入爲快繇後言之使世之人能如朱子之所以通之文章一道思過半矣是朱子南轅燕轍之導師其書坎坎伐之閉戶而造依焉腓焉使天下皆有焉

跡焉之藉也雖然吾他文不具論

本朝經義取士士雖才雖談經軼毛鄭作史比遷固詔誥纂禹臯之微言章奏敷誼贊之剴論舍是無以自見宜朱子終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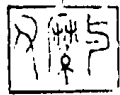
致意於此朱子今方盛年未艾也勉乎哉吾聞

隆萬間有趙大洲先生者輯經世出世兩通今安在顧因文通而求之誰能以經義起家以經史代言封事爲

上用爲世用以他文自爲用領不朽之盛事備經國之大業放而休焉挾詩歌詞曲諸通與俱乎通儒也夫讀文通者勉乎哉

鳩茲友人羅萬爵題於

白門閒眺閣

自敘

文時之爲也而變因焉自羲肴以迄大明時也自圖書以及經義變也文思之聖理苞系于懷不能相告以精時一吐之無言之意亦無無言之意故易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無所謂體也時因圖而畫畫已耳不必益也時因畫而象象繫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不必損也典謨誥誓雅頌六官三禮六樂獲麟之書皆擬議以成變化不過因其性反覆縱放代王迹國史褒貶益商之

迺而以時乎言也是以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故春秋不必襲乎詩也詩不必沿乎禮也禮不必沿乎書與易也五十六卦不必襲乎八也猶之乎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也是故德尊則義深義深則意微意微則理辯理辯則言文言文則行遠無心之文猶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故莊周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後之人亦知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知作者之所擬議非言也後人之所擬議者言也作者擬議之則變化也後人擬議之則體格也言愈擬愈下而六籍始爲方圓矣流而濫觴也不知六籍爲何物而諸體始爲金科玉律矣浸假而爲優孟之衣冠矣浸假而爲沐猴之衣冠矣有識者恐浸假爲輪爲馬也于是典論文賦雕龍流別緣起之屬灌灌於前漁仲志之端臨攷之部別胼分則有海虞吳江博文反說則有新都弇山澹園雲杜或徵七略而爲書或摭寸管而說法亦綦蓄矣言史者自子玄昉矣柳燦爲之晰微文裕爲之會要端簡則不言史而史法具在

也正樂者自三代而降若臧若沒周永定中蘇祇婆勘較七聲鄭譯蘇夔和爽佐之而沮于何妥之自琱迨後消風之志其選矣死洛椒山空谷之音也談詩則廸功記室崔豹吳兢左郭滄浪其人空同信陽琅琊宣城婺州華亭皆成一家之言揚推千秋之業而詩餘南北曲譜均既外九宮十三調安所從而正之填者一二名家秉心房之精所術傳奇膾炙人口第倚以九寸之管比以八十一絲之弦吾不知祝茶上之旨何如也小學不修樂律失其傳言之者絕響矣

惟經義盛於我
明破承腹結可以索篇六經四股八比用能舞驂鳥
道他文可以馳騁借資而經義獨難纖毫出入何也
與唐人言易而與聖人言難也盡者遺笔而失貌鬼
魅之所以工也予椎魯文質無所底恒于諸糟憒憒
若夢足跡所至推誠下問承風者或未必服習服習
者或不屑取瑟爰攷諸家之書棄成文詩樂曲詞五
編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
濫而言之陳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變通而無貶

吁嗟彥升不成權輿雕龍來犹馳之譏流別窮搰摭
之力伯魯廣文格之書號稱明辨自述作而皆不
本之經史契詳于文而略于詩徐又道曲或飲水而
忘其源或拱木而棄其韓嗟乎六經其冠冕乎曲詞
鳥履乎何哀然稱其體邪予玄洵晰于史矣其文則
劉勰也而藻繪邪如其識則王充也而悍訐太過其
所指摘多中昔人然偏信竹書汲冢當惑而不惑下
疑而反疑雖謂其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無史識可
也晰微會要實劉氏之諍臣必并觀互省庶無害於

名敎不則未免益微而損巨也予玄唐人自晉以下
無譏焉愚於
昭代遡唐新舊書上自玉冊王綸下迨市券關引采
評攷要略亦具矣詩言之精者也柰何鄙夷之自適
齊入海以來歷代樂志徒載其詞罕傳其聲善哉夾
漈之言曰夫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
之羽翼耳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
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卽尼父亦何以云其得所也故
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獨當以聲論卽杜夔之屬所得

者巳不過鹿鳴四篇況其他乎鍾嶸云旣不備管絃
亦何取于聲律也崔豹旣以義說名吳兢又以事解
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無以異也樂府之
道幾乎息矣克明茂倩禹金崔吳之徒也記室滄浪
弇州元瑞汝言晉叔齊魯韓毛之徒也臨淄長江之
客直右軍之草訣也安得起逵於樂者如后夔仲尼
一從而學詩耶今之詞曲古樂之流也故子夏對魏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
相近而不同弦誦詩誦謂之德音獶雜子女謂之溺

音樂終不可以道古是以祭祀弗用也至於誘民孔
易其道一也猶書之有闕禮之有野也樂失而求之
音良亦苦矣夫舞蹈詠歌之節人之所不能免也如
樂以為溺音而擯絕不講恐蕢桴土鼓之意不如是
也今之優人能歌之舞之而不能說其義也今之樂
能誦其詩說其義而不能誦之舞之也其弊一也截
胥及溺矣經義
國家用以儁士以試窮理之學次之論表觀其博古
次之策問觀其通今是以聖賢望士也亦何厚也夫

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遜於三代哉然
士竟以帖括報之何太薄也高者勦一二語錄縱談
名理其名甚尊而不敢以為非其罪其鈍而莫不以
為功先聖之道益晦後生之腹益空宋鑾坡所謂臭
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也知其
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間有一二篤生之士仰慕成
弘必遭偃蹇即擢科名父以此戒其子師以此戒其
弟曰此馬肝也甚毋食之夫安得正始之音復見於
今而無媿於窮理博古通今也哉今以其時攷之三

代不能不秦漢也漢魏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不能不
三唐也唐不能不宋元也變止矣六經不能不子史
也三百篇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不能不近體也宋之
不能不詞元之不能不曲也國家之不能不經義也
文質之會運隆升降之原有知其然而然者吾將且
暮遇之矣夫文以經緯天地安定社稷為憲萬邦兼
資一世故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豈第為先資
之務徇酬應之苞苴耶即上馬橫槊下馬賦詩亦未
免負慙於飲食而況其凡焉者乎世無經學故無文

學未有通於經而塞於文者也今不揣固陋會通古
今談經訂史說詩言樂審音之書裝短取長明法究
變尊是黜非每編彙為一通每體彙為一篇文則經
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條晰縷分而殿以統說
詩自三百樂府古近題例豔趨鹽音叶響而弁以總
論樂左書右圖詞曲右調左譜經義憲章
祖訓起弊維新衡以先民之言而黜其餖飣之謬慣
然求通而未能何異語冰而不曉向若而不歎也昔
杜岐公粤稽書契至天寶而通典成漁仲自隧古至

[illegible]天而通志略成端臨始斲定泝天寶而通考成此皆若述家權衡也悉近始降萬遂接端臨如鄭康成箋諸經彼此互正包併參伍自必迨老無日不剸心焉則有之矣然紹貂蕭虎昔人所譏尚不敢擬風俗注丹諸書敢望諸君子哉亦聊以志憤悱于通儒耳天啟丙寅秋日黃岡後學朱荃宰雨中書於桃葉渡

文通目錄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史家流別

偏記　小錄　逸事
瑣言　郡書　家史
別傳　雜記　地里
都邑

評史

史官建置

評史舉正

正史　列國　偏方史
女史　野史

長編

通鑑　綱目

正統

國史問

卷之第三

經史淵源

諸子百家

儒家　道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縱橫家
雜家　小說家　農家
天文家　曆數家　陰陽家
五行家　形法家　兵家
醫家　房中家　神仙家
釋家　彙家　藝術家

刺謬

卷之第四

典

謨

冊

璽書

詔

制

誥

訓

誓

命

麻

勅

令
卷之第五
封禪
檄
露布
赦文
告
諭
御札
批答
符
律
策問
卷之第六
鐵券文
國書
玉牒
告身

諭祭文
哀冊
明文
敎
卷之第七
貢
範
彖
象
曆
本紀
世家
列傳
補註
表曆
年表　人表
書志
天文　五行　藝文
人形　方言　都邑

詳喻　喻外之喻　引喻　虛喻　喻中之喻

卷之第二十四

卷之第二十五

卷之第二十六

文通卷之一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明道

至道

宋景濂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
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
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
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
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
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
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秩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
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

本建
體著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
牆敘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
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
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
可配敘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
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
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
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

量　燄　峻　深　變化

搏而爲之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　爲經　四瑕　八冥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揣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

九蠹

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藻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鳴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

載道　紀事

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夫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

明道

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探溯道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愈摧落而不自振。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本經

至文

王子克曰。予嘗學文於豫章黄太史三年而不得其要。伥伥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兹。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炳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瑰

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儕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嚑。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没者。往往而是。而發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

大體 要理

才 氣

驅氣以爲之內衞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章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宜八音相便握摛襛纖嚌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沓王公之門下逮閭閻褻

儀縟典往來交際幸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輕重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于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妙韵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

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達校語蔓引蔑論英發劃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烹音叢韵軋潔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六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得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闉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闡棘聲微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縴之碑或鏡在封嶽曆匡之壁莫不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

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故爾其玄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擬馬班凌厲蔡陳踩躪韓柳玉采金鏃焜焜煌煌鍧鍧鏘鏘袞章綉絞炳炳焆焆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鼎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䪫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遨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龔管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掩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娩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訓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書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遒宇揮霍竒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燮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㓨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

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開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曷烏足以稱良史益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

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渠䉶論者以爲遷固之書
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
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
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由筆
濫箋朘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謗
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
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
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
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
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
者出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
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
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
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
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敘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
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兵形其勢閜閾料敵
爲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
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
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
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
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
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
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皆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文離
煩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
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
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
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
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
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
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
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炳

霞而皷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烝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騣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

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矣

經學興廢

六經猶七政五行之在宇宙宜無顛隕之期然亦有無可奈何者五聲本于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亾是非人力所能爲也粵稽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又有欲廢春秋者此與汨陳五行何異今采摭班史及諸典籍敘其興廢之由俾後之攬者得其凡焉

易

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杜子春又

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連山首艮以雲氣出內於山歸藏首坤以萬物莫不歸而藏之於中周易首乾以天能周匝于四時也太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首卦易一名而三代異用此亦一大典廢也周易傳自商瞿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後爲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之學後漢

高氏已微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世江左欲置鄭易博士不果而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并注繫辭今唯韓傳故世稱西都丁孟京田東都荀劉馬鄭而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焉

尚書

尚書凡百篇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及始皇滅典籍焚書坑儒藏于孔壁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有篇之義世莫傳聞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皆

科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爲隸古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復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云

詩

詩自卜商閘之漢興分而爲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英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出河間大毛公爲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句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間其道大行若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之疏亦殊絕矣

儀禮

禮漢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今五十六篇後蒼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

禮記

植攷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

周禮

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周衰諸侯去其籍秦人燔周禮自孝公以下用商君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撥求焚燒之漢劉

向子歆著於六略然亡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足之時衆儒共排爲非歆又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疾疫徒有緱氏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賈逵又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周官未卒業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然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令劉向子歆攷理秘書始得列敍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歆向父子並被帝令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

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後馬季長又作解詁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焉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原與經別行有有經無傳者有有傳有經者至杜預始合之故有謂左氏非丘明者唐啖助謂論語所引乃史秩遲任之類趙匡以爲孔子前人不知出何代漢劉歆始傳其書欲立左氏博士而不果

公羊
穀梁

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于漢景帝時穀梁盛于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迺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宋胡安國傳爲世所尊稱四傳然未免以義理穿鑿昔人謂傳愈多而經愈晦豈欺我哉

魯論

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齊論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魯

古文

共王時嘗壞孔子宅爲宮得古文論語于壁中亦無二篇第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凡二十一章安昌侯張禹論說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又有包氏周氏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孫邕集諸家之善名曰論語集解宋朱熹又集諸說爲集註

孝經

孝經孔曾爲請益問答之語廣明孝道出河間顏芝所藏自西漢及齊梁註者百家唐初雖存秘府而多

殘缺傳者唯孔鄭兩家併皇侃儀疏劉子玄辨鄭註十謬七惑司馬貞斥孔註多鄙俚諸家皆榮華此言安生穿鑿唐明皇變註爲石臺孝經自爲八分書勒石爲敘韋昭王肅領袖于前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邢昺爲之正義朱熹爲之刊誤而至有用以滅賊者又何說耶

爾雅周公倡之子夏和之時經戰國傳授之徒寖微唯漢終軍獨深其道注之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二十年

甚得六經之旨詳百物之形邢昺杜鎬共相討論爲之疏釋以經籍爲宗以景純爲主博雅兼之矣

大學有古本有今本古本與朱晦菴所定不同王陽明復定之總爲一章

中庸古本一章朱熹定爲三十三章王陽明復總爲一章二篇皆出禮經故中庸只一禮字足以盡之道不可見一發于禮則道皆燦然有可持循周禮一書不過理財用人而大學爲心法焉

孟子由炎漢之後盛傳于世趙岐陸善經音注又有張鎰丁公著之義自善經已降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則徒分章句丁則稍識指歸而皆未免紕漏王旭作音義孫奭作正義多所發明焉

嗟夫四子之書爲六經之終學者率先四子而後六經故罕得其淵源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雜而已剽攘而已閧市集滾積薄流淺佻佻而鄙儉經學雖名大興實爲大廢可慨也夫卑哉劉歆用周禮以濟莽之惡已爲六經之罪人而安石欲變法乃作三經新義嗚呼二王皆託經以禍世所謂汩陳五行者非與

與其託也寧廢又何怪乎拆人之角解人之頤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圖書編曰周禮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觀列國之所陳魯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讀煩矣備矣孔子觀載籍之紛紜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於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學術非寡自有六經以後趨於約也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於易有傳於詩有敘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也或以商瞿云然猶春秋分爲五（左氏　公羊　穀梁　鄒氏　夾氏）詩分爲四（毛氏　齊　魯　韓）

易

易有數家之傳諸子紛紜以召焚坑至漢而始出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爲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爲三門曰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

京房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爲費氏學沛人高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得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爲之傳註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費氏也至晉王肅又爲費氏註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推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寖微矣

尚書

尚書漢濟南伏生遭秦亡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張生千乘歐陽生世傳至歐陽高爲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世傳至夏侯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於建爲小夏侯之學故三家並立至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爲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爲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於都尉朝爲尚書古文之學未得立傳者中絕遂有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東晉及齊始行安國舊本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

詩

詩漢初魯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於學官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爲之訓衞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微

禮

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後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古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爲大戴禮戴聖又刪定爲四十六篇爲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較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立于國學餘多散亡又無師說矣

春秋

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也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

春秋授東海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子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賈誼爲訓詁以授貫公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得至建武中韓歆陳元欲立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封卒而罷然私相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爲之訓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私說

議曰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

而孔氏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後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於今而惟後出者為衆所宗將掇拾遺佚考覈未精朱紫適炫而正如未先表見邪歷正而後名山石室之藏往往精出而諸儒又得以所誦習參互考定以証是非而後先王之迹著是未可知也然余不能無感矣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儉夫售其贋又更四百餘載而緝熙于殘缺之後何遭之餘厄也詩四家之傳渙如參辰不相屬焉獨毛詩適與經傳合而後儒信之似矣公穀左氏之違戾蓋不特亥豕魯魚偶誤一二也豈有夫子口授而及門之徒已自殊畛域邪世儒擇其差可信者猶曰左氏而近誣之譏尚何辭焉此三經猶可言也禮樂不可一日缺而漢之言禮者後蒼而外無與同柰之何蹐駁至今不可較閱說者謂衰周諸侯已去其籍然使漢與君臣加意於斯未必不可收拾百一而卒以澌滅是可慨也迨夫大易之義彌難言之矣聖人設象以明教而理自存非獨以明理也借令聖人將以理

邵子周是猶派

教天下微易誰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枯默無朕之畫精妙簡寂之辭為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略象數專治文義以飾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為愈而猶互誤京焦黨嗤孟喜彼京焦孟喜雖未必入羲周之室而不猶愈以膚滯離者乎愈邈而下以至王鄭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至宋極矣雖然非質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千載而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不知其解者雖耳提焉猶是也易故未易言也由是言之吾疑聖人之學已絕而其所傳者不啻影響也吾安知後出者之是而前廢者之非邪區區欲以數千年之後論數千年不可知之前聖人不能而況其凡乎然則將遂已而已乎是烏可已也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烹矣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矣凡有微言無論訛正宜並存習以俟融者天不隕絕斯文或生聖人起而折衷之不爾則周禮周官之安從刪正贊修之與取而聖人亦未如之何矣昔漢之君臣詳延廣厲功至偉矣

而吾於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議也。據天子之勢而侵聖人之官。舉一廢百。破壞圖書。不知妄作。莫斯爲甚。曾不若衆建郡學。博徵明儒之爲益。而顧不出此。悲夫。馬鄭二子。多所考定。時稱大儒。溺其教矣。今言出而舊文廢。一家行而衆言息。遂使將來學者。目趨簡易。不焚而烖。職是之由。是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彌寡者。其取彌多。馳騖汎濫。以示其博。而類假屢見。是何爲者也。彼賢者之載筆也。猶將鼓耳目。而況以儒命世者。冒爲之學。徒專師。轉相讚揚。若是而後出者。不驪然卒而脊之如馳乎。夫以儒命世者。言惟作訓。不可不慎也。一言而掃百世顓門。自昔師儒之學。可滅跡絕也。而苟所定者不皆是。所去者不皆非。焚者其誰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去群聖不遠也。載籍尚完。學術未雕。識大識小者。其人不寡也。兼斯五者。猶謙讓於六籍之事。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載之末年。從心不踰。而後乃敢撰定。然猶三絕韋編。而曰庶幾假我數年。以卒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後代儒者。微孔子至聖之德。而有千載曠不相

屬之勢。載籍爛滅。異端烽熾。獨開獨見。無所得。蓋借有一二師友。並持不下。甲是乙非。師心自是。倜然投墨。謂吾既以知言矣。是也非與。

陳同父曰。昔孔子適周觀禮。上世帝王之書。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衆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二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爲明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

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攷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莫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傷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僥淺之行彼其源流有

自來矣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嘗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固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已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怨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所當慮者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正緯

緯織横絲也緯在杼經在柚後漢緯候之學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

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始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内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通考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

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决於聖人之經經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劉彦和曰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夐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

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擿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乃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皥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嗚乎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曆之終是尚書者藏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

瑞是春秋者符錄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罪知錄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旁尋物類厥趣實同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藹都俞之和獷夫厲喑嗚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修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

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韻之宣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縻棄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旣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

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嵬嶢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予一人困於葛藟於臲卼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緻密黜匿寡重者如弔由靈刑盡暨叙欽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列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紏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螓首蛾眉笑倩盼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盍柴嘗立孫今蠢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慤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

之十三者卒平之玄册幾字盡矣

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者在昔昔曰先民疾大漸爲幾病日臻旣彌留是也有束傳而約者如安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敎者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之各剏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爲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

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厖而辭無別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乎藩墻兩漢班馬亦自築蹊隧從茲以降百才踵生千英坌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垛簡編充咽棟梲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奥澀鳴或以纖豔著其閒蕪聲纇句恒居過半卽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

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蓉禹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苟氣猥乃至音澌步躓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韠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姸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璫手帨纓囊蘅蘭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臣祖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賈誚于衆夫也柰何近士從

唐而降乃有異談實錮衆懷獨傷余臆其識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充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衮偉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愨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蘼蔓凡後世之所慕若莊

雅者莫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詼隱譎詭莫如之一唱三歎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者又非句句字

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于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縈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於兩京當塗浮於後漢六代加於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觀通)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翺脩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

伯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於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卽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剟或同箕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騤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目伏耳黨汗狥淺猥腐可嗤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

何必攀援河洛干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勳當自起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狥之以債志曷爲實勳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淸而不汚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厚而不瀉潔而不纇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

而不寒鏘鳴而不咽於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乎五經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賓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搴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畢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盡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乎魯史之牆迨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佚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宮商自協玄黃烜

篚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為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為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為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已推之餘道實為兼總故黼黻王略絺繡之倫昭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黃鉛黛錯其綵絢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凝其芬也谿菁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蘼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瓜昵而永有間斯則香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魴之腴鮮沃心飫腸脩脊粢之厭售和神功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為威儀惟肖文之擷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辭之本事則口之而為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昆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

亦可以為成人矣

敘學

劉因曰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是心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

注疏　議論　史

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論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

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發强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

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

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

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陽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
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
者嘗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辭枯正
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
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
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
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
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
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

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
欲以爲談說之資嘴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掇
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
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
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
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
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黄之書雖云兵家
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
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illegible]辨仁義之言不可

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
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
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纂漢韓子謂
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
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
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
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
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
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

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
故比擬時有大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之
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
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
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
宋儒
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
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
游藝
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

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

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効晩唐之萎薾。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刑。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

此中議論大有斟酌

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絜。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縱。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翺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腋。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

字畫

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隷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晋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隷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晋金石刻。唐以來李陽氷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隷意爲本。有篆隷意則自高古。

鍾太傅王右軍顔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等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者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

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棄天下之至賾壞已之全林也

文通卷之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法

尚書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

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書似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脩書凡八十卷亦準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略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脩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盖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適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

國語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印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盖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刱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刱造

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恭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史系

國史明乎得失之是非黄軒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得而訪失沮誦終古之所紀不可得而聞矣其著見于今者則自二典始（尚書）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春秋）起于魯隱絕筆于獲麟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紀二百四十二年遺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而爲之傳（左傳勃興）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發例（經別行杜預始合之）而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史記）列時事上自黄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變編年之體爲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爲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六輻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宴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氏父

前漢書

子以爲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爲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較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較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共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爲前漢書云

漢紀

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

後漢書

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宣城太守范曄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集删煩補略爲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

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

勃吳錄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晉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

南北史

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梁

（宋書）沈約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河東裴子野又刪爲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較定政和中頒之學宮（南齊書）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較定（梁書）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陳書）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簡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較定（後魏書）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一列傳十二志

十宋劉恕等較定（北齊書）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周書）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較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隋書）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其它各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仁景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

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南史八十卷（北史）北史百卷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稱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修爲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舊唐書）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乾德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新唐書）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慶曆中復詔

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曾公亮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是爲新書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史）五代史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修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而舊書多不列學宮（宋史）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謀始會鞏去不克淳熙中洪邁合九朝爲一三十餘卷祥符中王旦亦曾撰兩朝史而不傳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

修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卷（遼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所修也（元史）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共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是爲正史

史家流別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偏記）夫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最之梁後略是謂偏記（小錄）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逸事）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瑣言）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詭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笫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家史　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止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別傳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

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雜記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于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都邑簿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闕陵廟之矩度必明門觀街廛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小結　右十品其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科

評史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徵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夫並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天下後世之心爲一人之心不可也以一人之心爲天下後世之心蓋難乎其人也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古者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有太史以職簡

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有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國呂政燎天茂史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然史與經異經不敢續以道在也至於史一代缺而一代泯如也一郡國缺而郡國泯如也彼其論三代也有不尊稱

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乎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乎二漢而下有不稱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無宋史而夷獩遼金元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是史之不可缺也史凡二家編則左爲最紀傳則馬遷爲最左之始末在事遷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若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若

於緐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矣說者謂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敘三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緐也不知固之不能爲遷也猶史之不能爲經也以純駁論不當以緐簡論也荀悅法左而袁宏繼之其華寔亦略相當矣然譏荀者王命之載忽以東都採居西京三國乞米于佳傳難辭粥筆之辜修怨于髡鉗漢而稱蜀未免怨望之嫌晉書雜取語林世說幽明搜神詼諧神怪犯不語之經矣

以于鄧之所龔除王虔之所糠粃此何異魏朝之撰
皇覽梁世之修通略耶務多爲美博采爲工雅取俛
于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宋書失于限斷好爲奇說多
誣前代至于創志符瑞尤爲不經南齊書自馳騁天
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更改破
析刻彫藻繪而其文益下陳梁二書歷三世父子
更數十年而後成遲久不斷遺逸亦有時也魏書多
諛少平臧惡沒善黨北朝貶江左信穢史也北齊類
例不一議者少之周書先多抵捂後務清言謂之實

錄則吾豈敢隋書之成號五代志雖該南北兩朝而
治勢理紀了然在目又天文律曆五行成于淳風用
當其才千古稱快南北史刪略補缺頗汰蕪冗第其
述妖兆祥謠讖亦抑晉書之鑑衛矣舊唐成于五代
氣陋法乖論贊靡麗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皷鼙而
新書不出一手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太略猶
不失爲簡古至列傳字多僻澁識者病之劉元城謂
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五代與之太過軒于史記
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耳不知史記自左氏而下罕

所伉儷其獨冠群籍者亦由粹左國國策世本及相
如方朔之文以爲楨幹而又加之以扛鼎之筆歐陽
自視于史記何如哉宋史百萬言自謂詞之煩簡以
事聞之今古以時固矣然可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
同一人而彼此頓異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古之史法
蕩然澌滅矣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
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
孔子持筆而門人一詞莫贊三傳各以意什經國語
世本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而下十七代之書亦皆

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戶分
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由胡人在
位大臣寡學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
自東漢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
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
兩家嗤之于後葉唐史司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含
毫子玄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宋史一書其寔類此
元所壞者宋一代耳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
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

中國嫁禍斯文可重慨已元史冗爛朝報也如完者
都完者拔都名止多一字履歷無復大別惟敘事小
有詳略當是一人化身前史淺謬未有若此者也故
曰金史尚有法宋遼遠不及也愚於元史亦然要之
固識邇𤕤識固子玄識衆史郗粲識子玄雖曰詆訶
實則皷吹寥寥千載才難不其然乎

史官建置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
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
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自黄帝之世倉頡沮
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
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
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
之伯黶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
有太史令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
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
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作爲宗而兼掌曆
象日月陰陽度數馬遷既殁後之續司史者若褚先
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
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
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
臺令史又徵揚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
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充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黄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為後漢書魏氏都鄴黄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

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為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為撰

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為史官洛京之末則綦儁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劭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為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

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為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播之

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姸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為提舉。參政樞副為修史。其同

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為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為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罷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為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

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兼。宗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行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為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非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仍以為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徯斯為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為起居注。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塤、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為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為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為監修。內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充副

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右正史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其年其月鼓瑟鼓缶即其事也王莽纂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慈又郤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凉之劉慶南凉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並若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皆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緯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右列國偏方史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乎隋之王劭請置女史文帝不肯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右女史

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戒有裨焉

右野史

評史舉正

發取 剖析 宗璧 成才 難曰 正之 其實 傳之

粤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遷固既往代罕稱良家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哉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鈎玄囊括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蕪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捃摭纂著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

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摛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憮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覩記而信傳疑經之語適好事之談以竹書爲疑策以壁經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墻之誅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殷辛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勘黎如桓溫拜表之檄遂使

侮聖

皇圖帝籙萃逋逃之藪璇宮瑤室遡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

離經

能品藻人倫勸懲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

事之故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覿也公索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剸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

淺

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大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

昧　固

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産之詠也今馬執西州之無魚而疑道元魚谷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訛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胝執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卅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晰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

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闕棋飲酒之狀是不問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乎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才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長編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記紫陽者也盧陵氏之五代倡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論宋祁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溫公六任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得以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徧閱傳史旁采小說簡牘盈浩如淵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陳氏曰初光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也

（眉注：目錄　考異　通志　長歷氣朔）

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冦蜀涑水大儒因仍之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

三國正統

考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有二又十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旂晉故也宋之繼晉與齊梁陳相統宜屬南而南以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兩史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溫公門人當時已有議之者矣

舉要曆

朱子曰溫公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復因公遺槀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不能領其要而及其詳故不自料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括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綱目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黙識矣

讀資治通鑑而後知文正公之有相業也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發蒙燭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謂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刑之總會矣其書歷十九年而成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皆天下之選也自言專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修書分屬

證實質誤

人未盡一紙欠伸作矣可笑哉說者謂晦翁歷朝四十年綱目屬之門人未免脫漏又剪截文法不無勦徑然夷考其厥初蓋難言哉其黜曹氏于盜黜元氏于夷黜武曌書帝房州大義十餘炳若日星中有迂回離合瑣屑牴牾者求其變而略之可也後之證實質誤洵紫陽功臣哉迨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若馬木癸者曲而體之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蓋自司馬之爲通鑑

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上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而弗能詳也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獻吉欲與蔚宗而下筆且削焉元美欲挈子長而上删且潤焉安知世無其人而遂以爲見忌于造物鬼神乎噫蒼頡作文字開萬世文明鬼胡爲而哭天胡爲而雨粟耶

正統

楊用修曰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簒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剛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簒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

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簒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簒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簒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疾灾曰通也偏劉子玄

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跌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竊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

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先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為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即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

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為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濫偏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弒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竊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之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illegible]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

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史問

明興
祖功宗德直追三五而史獨闕如蓋以
國家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殺編本天諸儒不領著作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刪削則副總裁潤色則內閣大臣稱曰實錄實錄于群下事類不該其體與史異故曰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所錄自不能遺臣民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

傳也人臣而銘傳其君父可以刺乎錄及臣民可盡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則不然識者病之由是野史紛出或失則寡或失則與或失則偏詆者傳疑修郤橫議聚訟是非淆亂史官陳于陛上言列聖治化翔洽如日月麗天而無正史以垂一代典謨何以彰懿軌示將來請詔儒臣開局纂修書奏報可業已次第發中秘徵帙書諸儒臣亦各捜羅辨証屬事摛辭駸駸端緒矣會有中格輒報罷至今莫有舉也嘗攷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
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
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學士胡廣楊榮總
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
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
太常卿楊溥爲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爲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
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
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諧爲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
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副。再命東
陽少傅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爲副。
而監修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
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
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珤賈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
順爲副。後增侍郎吳一鵬。雖可據者十六七。然非有
大手筆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即繕寫亦多訛。
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其家或購倖於朝
章國典。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臨御久。
穆宗嗣服。諸大禮咄嗟而辦。多與舊儀不合。况其他

事近代若雷禮大政紀列卿表王世貞弇山別集。琰
[illegible]錄薛應旂憲章錄。皆博爲之地。雖未能如鄭曉之
[illegible]徵。吾今言爲全書。然傳諸臣民。蔚稱秘典。焦竑采
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甌窳之蹟。棄而蔑之。
曰獻徵錄。其曰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琰宛者
什七。當陳于陛議修史時。竑分得經籍志。退而卒業。
如班書故事。列傳執文。庶幾草創矣。昭代典則典故
紀聞諸書。雖非鄭薛雷王比。要亦可備稽筆之采擇。
至于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野記永昭二陵編訛媛

恣行。不臧宋代惟沈節甫所彙紀錄諸書。差足伐山耳近日之爲國史者必爲野者多。國史容有諱忌野史直恣胸臆其失縉紳必。革布多。縉紳聞見猶麤。革布寡陋自專。如建文事廢詔修復而仍稱革除隆慶事睹記未悉後先倒置一言不知可毋愼哉嗚呼。正史整而多隱野史覈而易誣家史諛而溢眞數者皆幾安所折衷哉亦有局中人道局中事。或在交戟而談日月之際或當戰場而究風雲之變或扈從而述覊紲之勞或遠使而誇溟渤之勝覩記不爽歲時可

稽即世在傳聞瞭如指掌。持以參互庶可正訛尚若御製諸書謨訓功烈婉嫩典謨。會典備六曹職掌。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錄秩吉凶之儀注行遣之制勅錢谷之會計兵馬之額數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天子動容宰相造膝藎臣諍議鬬士敵愾可以紀可以傳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以之編年則左氏用光以之紀傳則司馬爲烈出金匱石室之閟資佐以野史偏記補苴殘漏鼓吹休明俾革除遺事與奉天靖難並觀則伏節與翊運之趣操覩矣否泰錄與復辟錄互攷則禦虜與奪門之功罪明矣視草餘錄與雙溪雜記相參則寧藩之簒衛誰復病榻遺言與內閣首輔傳類閱則顧命之付托誰承諸如此例不嫌並陳不必曲諱不亦春秋之法昭然大明乎石渠之上必有擅才學識而秉公心直筆者文質相傳本末兼該爲一代良史奚待負笭知禮采樵知樂者乎於治體無所繫雖正史寧芟有所埤則與典旁搜毋自恣毋詆譏毋影寫毋面諛毋略美毋沒善庶幾乎倚相董狐復見于今矣若夫任耳而爲目信舌而爲管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焉能逋子玄之彈射乎嗟嗟文士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此至言也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毋令宋人笑人也

此篇如綿之九章若斷古續又今範字不圍爲過諸後立體可柔可詞苞緊矣

文通卷之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淵源經史

顏推之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弇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諸子百家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細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其聯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

固鮮所明也、而强言之、故膚而不衷、蔓而不根、瀆之如啖木然。又况虞初者流、流而非雅者乎。久矣夫諸子之龐而難擇也。故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數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以彼英才特達、炳曜垂文、騰姓氏而懸諸日月、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載之下、要亦不可茹者焉。迺洞風后、力牧、伊尹、而後文諮道于鬻熊、孔問禮于伯陽、聖賢并世、而經子異流矣。至於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于地利、騶衍養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勲、尸佼兼總雜術、靑史曲綴街談、蚩分流鱗、逃於秦炬、而見於漢略者、百八十餘家。晋魏以還、讕言瑣語、充箱照軫。其述道言治、枝條六籍、純粹者入矩、踳駮者出規。月令取乎呂氏、三年問稱乎荀子、此近道之語也。若湯之問棘、蛟礙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蝸角有伏尸之戰、忽移山跨海、淮南折地傾天、此其踳駮者也。歸藏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况諸子乎。至如六蝨五蠹、裂車飲藥、非虛致也。白馬孤

讕音闌漫也

翊音偉 是也

犢比之鴞鳥非妄貶也大諦荀懿而雅管晏覈而練鄒衍參而壯墨隨顯而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深鬼谷奥耿尹文得其要文子擅其能韓非喻博不韋體周崩到理密淮南詞麗皆所謂入道見志之書其次立言者也若夫新語新書法言說苑正論昌言幽求之屬或叙經典或詮政術亦如計囷稟料軍實其視無所有鮮所明而強言之者固不倫矣雖然有難易焉今夫老農之計囷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囷而算龠合不爽也

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要以言其所明則一也然諸子言于言之中莊子言於言之外言於言之中者舉所有者也言於言之外者隔囷望敵者也言於言之中者指屈心計惟恐其遺也言於言之外者游戲三昧巧曆不能遂也邵康節曰莊生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祝允明曰莊周總萬而一者也百氏之傑也昔張衡賦二京言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亦以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蹐已何

偽真 楷辨

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橋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者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恐無捐棄道固然也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又嘗聞之蒙莊矣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敘

天文家

天文者敘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㓙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數家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上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固因舊書以敘數術爲六種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五行家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敘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 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形法家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刳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爍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醫家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

房中家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故曹植曰非精心至志不能爲也

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

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敘方技爲四種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滅虛無毀形棄倫爲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

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
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欻皆儒之妙理也自儒
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
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
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從知
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
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
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
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

之盛哉睎之遏羅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
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
筴殆徧天下固不能使其泯泯也

彙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
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群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
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
所成亦復猥众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
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
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
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
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諡法淳熙孝史乾道
翰苑群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著書莫難于彙
書彙書之人一而讀吾彙者無萬數以一人聞見而
使無萬數人皆以爲允此必無之事也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
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

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君子顧有取焉故
至人獨禀全懿而偏長小秘足以當緩急而裨世機
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儻所稱賢已者乎

刺謬

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影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入齔已尺之蒙及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即稱六家已谷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

之選姚之粹聞許古作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為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為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為宗師談書則因蘇黄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鼎生鼎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則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以來上昉六籍下溥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大抵一貌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靡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散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奥以淺頓以經豔

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為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隳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為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

之靜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繽繽學子
亦曷爲是滮漫耶用是毋徵方策鴻筆燗然水流瀑
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故誅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衣狐裘顔
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
貍織皮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樝梨薑桂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非緜積與嚋離祉鴟義不蠲蒸聒聒起信
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非與
濊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駉之篇芣苢之篇狐裘後之三章
非迂頗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有若巫賢有若甘盤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

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
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
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牝馬之
貞嚚訟可乎其在于今與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
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
下人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

此文王正春一脡脊一橫脊一腸一胃一膚是鱁豺
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兒大水如初屑屑祗祗威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它吉也非疏簡與
毋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
之言實廷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
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拏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戊七丁其無乃是
也予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

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盍猶猶
爾非空虛與臀無膚比頑童踰垣墻鶩馬牛誘臣妾
毋齧骨毋逕羹毋投與狗骨㕑帝武斂散小溲與犬
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違不斯不剸使二婢子夾我非
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
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為物無所不該而
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
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
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

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
衣裳宮器人所造搆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
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
飭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猢欲枉度詭譔
搆奇追俗顓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
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為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
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鞴拔可爾曷為而危其頂搏其
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貜為之其紛頫耶衣足
束骸可爾曷為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縟之以襞

積尚之以絺繡為是樻逕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
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
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
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為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為鄙
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
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裼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
欲刲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腊于前尚為
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謂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
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憒弊也然

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
偏墮綺靡所謂過華因矯其甚矜以防風之腨而思
衛玠之癯令中肅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
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
之其外猶故習也浛洄四季大渠一機其間勝者如
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
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為追武韓柳上薄
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荼是用
全改在昔之成模擧呈今日之異貌即弊文之職由

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非準於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絶狂瀾高涉聖域遂令餘子揚裳從之溺而不返目瞀沮欲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即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假形纖而情窮其氣輕其心卑其志悍其態矯其目冷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

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潤之澤飄泊或幾乎盡矣廬陵逈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衮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儇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决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俚里治之子所以使其犇逆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徇焉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調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兗裳珮玉而少施絺繪稍備章程雖之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青紘者與退之襴幞把笏侃侃朝廷褰韈騎射馳絶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師尚父矣傲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餐松赤體淵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吏慮囚林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令居孔門宜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蠻石獸藉腊骨展轉不已索腴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

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柳歐蘇漫漫固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輒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即史非史即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充而才贍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簡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奘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慨也今以其玆

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壅塞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宋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皆成揮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也字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衆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觀則可知其不妥非違衆以犯不避也惟六氏者認其捐彼

逐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瑶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而不爲已故不信已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顧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苟而易辦爾何則爲八代者必皆口盤五車腹笥千帙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皆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當古人數言而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后嘗合云使我亦手倚古人側殫我平生之智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沖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論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赦水終歲不覩瓊筵寵乞遮陌長無謚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文通卷之四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典

唐孔穎達曰堯典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

注疏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

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而傳述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幽厲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翺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本乎道則史即書也事即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自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彝倫之常道而後可以典名矣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備曾有備于書者乎彼庖羲畫卦不特洪範之稽疑于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

后夔典樂教胄子凡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蹌蹌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爾紀綱也自皐陶作士命德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有二月之書法即史官以時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孰非周禮之教乎明德固闢之於大學也然太甲康誥堯典之克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未發之中固闢之於中庸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學習一貫

固闢之於論語也然遜志典學習與性成主善為師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之性固闢之於孟子也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閑之惟難則已先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欲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謨

謨之義何謂也即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益舜禹皐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而已此所以為嘉謨也惟日孜孜而九功之惟叙思日贊贊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敕天時幾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于逸罔淫於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作不曰兢兢業業無曠庶官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聞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

謨之在虞廷者信乎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謟諛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之中不過運籌决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謨明弼諧惟允迪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册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敕封侯曰册册賾也敕使整賾不犯之也

集古韻作箣通作筴國史亦曰簡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册

鄭玄論語敘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異也

說文云册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漢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册字始作册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册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諡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册上尊號用之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册封諸王用之曰哀册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曰贈册贈號贈官用之曰謚册上謚賜謚用之曰贈謚册贈官并賜謚用之曰祭册賜大臣祭用之曰賜册報賜臣下用之曰免册罷免大臣用之

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妃亦皆用册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其文當以古爲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以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

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
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
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
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
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
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
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
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堯敕責
侯霸稱黄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敕假手外請
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
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
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
國朝民數黄冊所載至為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
丁事產而已人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
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冊成則藏于南
京之後湖

璽書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
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
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
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
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
玉羣臣莫敢用也
老子曰為之符璽莊子曰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
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黄帝得龍
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黄符璽以為秦始制乘輿六璽

非
昭代寶璽凡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
旅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　天子行寶以封
賜蠻夷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
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黄
選勸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　皇帝尊
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

印文凡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柳葉篆一品至九
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
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銀曰銀諸司印文
或以署或以地或以官惟都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

篆法

凡九九之術鼠市之技莫不用志凝神底于極則況
印章之制列於六書用之邦國庸詎無極則乎古者
金之類有鑿有鏤有鑄玉之類有瑑有琢代各異法
人各異巧神情所措工力所至上自嬴秦以抵六朝
窮八代之精咸各底于極則焉廼若急就縱橫得諸

鑿也瘠紋直曲得諸鏤也滿白蜿蜒得諸鑄也方折
而陰得諸琢也圓折而陽得諸瑑也龍章雲篆鳥翥
蟲蠕各極其趣化腐爲奇得神遺跡斯進乎技矣若
夫昧象外之巧眇睹萬殘之變遷卽楮河南之蘂蘭
亭未有見其肖似者也

郝經傳國璽論曰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
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而不以
爲傳故受命者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
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琬判白

偽所修璽考王半卷璽史皆極贈傳河謂

弓繡貫元龜青純等或以爲藏或以爲分或以爲寶
而亦不以爲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祝社僨則
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
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
聖王受命爲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爲統而相傳故
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
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二帝三王
古今莫及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幷天下耆
私知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而爲皇帝璽綬滅趙

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
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爲始皇帝
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
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
物旣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
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幷
爲一代寶器別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
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以爲傳國璽於是偷
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爲已有館於周[illegible]問於

訢於[illegible]古者矣

霍光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於死東漢之亡刼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爲正統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

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簒弑奪攘蹂躪血肉汚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勿傳勿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爲吉祥哉昔湯伐桀於三嵕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爲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忿激之言是

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見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歎惋且其制名爲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簒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盗仍謂其璽爲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爲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

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璽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詔

爾雅曰詔導也郭璞云教導人也又勵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註告也又上下通稱之義秦漢以下天子獨稱之

說文云詔告也釋名曰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按秦漢詔辭深純爾雅近代則用偶儷矣

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為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

制令曰詔於是詔與焉漢初定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古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詔誥制勑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吾學篇曰今制皇帝諭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勑曰文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劑調焉乎允乃行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曰誥

漢文失其傳而經學亡矣漢詔亡盤庚大誥所以亡也詢咨且無論或曰季世天子務繁緒廣漢之時君與民親民與吏親吏與將親天子如對其家人意出而言隨無為詔之意無為詔之意而詔乃落落然三代矣且非唯天子自言也君不暇而臣為之言也亦然無代君為詔之意無是意而詔乃落落然天子焉大誥多方諸篇不周公乎周公之才之美不驕不吝而代成王為之言宛然成王也知古誥者知漢詔知詔者知疏君民不相親民吏又不親吏將又不親而曰我能疏吾恐漢人見之矣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燮伐則威厲洊雷肆赦而春日同溫教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為近古然敕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慴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下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為王言

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宜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制

文章緣起曰制秦始皇以命爲制

珊瑚鈎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謂之制

獨斷曰制詔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誥猶告也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勑者謂勑某官某地皆類此

文中子讀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

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制度之命也蔡邕所云此漢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勑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劉子威雜俎曰制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能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又曰禁藏于胸臆之内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已知彼者也

河圖玉板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危哉

誥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三曰誥一曰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禮五誥古者上下有誥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

爾雅曰誥誓謹也訓飭戒勵之言也郭璞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

蔡邕獨斷曰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

說文云誥者告也下以告上則有仲虺之誥上以告

下則有大誥洛誥考之於書可見已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亦別町畦足辯其異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

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大明會典凡誥軸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
皆如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玉軸伯子男用犀軸爲別
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功臣推封公侯皆得推恩三
代其封贈各從本爵
凡誥勑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
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勑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
制誥之寶勑用勑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勑各編字
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内府

凡誥勑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
品官誥用犀軸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
角軸
凡誥勑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
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
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
凡給授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
須給誥命取自上裁
張永嘉曰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

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按　國初以來成化
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敍履歷宣昭事功其於
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單　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
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
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
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
使　萬乘之尊下褻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
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
當　聖明之世可使　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

乞　敕下内閣自今以後凡爲　誥敕必須復古崇
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删去庶　王言重而人
知所勸矣

訓

蔡沈曰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書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任昉曰訓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祠者告祭於廟也

高皇六年祖訓月成凡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序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日夜以思具悉知慮細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矣

既竭心思焉

誓

記曰軍旅曰誓誓師之詞也禹征苗有誓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

釋名曰誓制也以拘制之也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詞如書泰誓是也後世雖無泰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

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曰誓謹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注猶命也言誓明天子既命之爲嗣樹子不易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近遠二曰命論語曰爲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師氏詔王爲輕命增韻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别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冏命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或以飭職如書之畢命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或傳遺詔如書顧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可法焉

麻

麻始于唐明宗按唐典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並用白麻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其後翰林專掌內命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

勑

勑、漢高祖作太子手勑、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勑、勑用黃紙始于唐高宗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敬天也

劉熙云敕、飾也亦作勑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勑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四曰發勑、五曰勑旨、六曰論事勑書、七曰勑牒、則唐之用勑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奬諭、豈

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厲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牓、　今制諸臣差遣多予勑行事、詳載職守、中以勉詞、而褒奬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

今制

漢書曰誡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勑文曰、詔勑某官、是爲誡勑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誥勑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卽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勑中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勑、其卽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令

說文令發號也徐曰號令者集而爲之節制也記曰命相布德和令又月令紀十二月之政

周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風俗通曰時所制曰令承憲履繩不失律令也釋名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

劉良云令即命也出命申禁俾民從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諸集中不多見載諸史者尚可矜式焉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書記洞詮曰册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

容齋三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敕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于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文通卷之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封禪

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封者金泥銀繩封以印璽封者廣也禪者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三皇禪於繹繹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梁信也甫輔也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

塞故符瑞並臻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黃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蓮甫生不摧自萎繼嗣平明則蓂連生於房戶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狐九尾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景星者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別尊卑也醴泉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三苗爲一穟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曲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晏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可惡爾

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謂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

潬音灘 噅音鴉

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塄勒紀者千八百餘所。典亡之
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
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伏羲、神農、炎帝、
黃帝、高陽、高辛、唐、虞、禹、湯、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
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
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
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
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末之盡也。以
彼其說雖不槪見於經、然士致賞詩書。以其所見推
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

劉彥和曰、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
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潬潬
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
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則戒愼以崇其
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
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
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
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

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
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祝、祀天之
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
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
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
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
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
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
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敘

離亂、討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
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
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
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
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
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
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凡千言、勞

玉牒　按

一君有堯舜之言非堯舜之心所謂僞道不篤者

深勤粢颭𩊆鉠焉茲文爲朋蓋一代之典章也攡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生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徐伯魯作玉牒文以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此蓋後人傅會之文耳然其事不經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

按此與

「皇明玉牒名類仍爲封禪」

漢光武東巡羣臣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詔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遣吏上壽虛美必髡令屯田後以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遂用元封故事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以四夷咸服請封禪詔不許曰若天下乂安雖不封禪庸何傷世豈以漢文賢不及秦皇耶且祭天掃地何必封數尺之土乎後將有事于東封會河南北大水又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灼知其非形諸詔令然亾何而自爲翻覆光武惑於讖也太宗好大喜名不幾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始於唐然不再爲檄也其他報答諭告亦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算强弱角權勢標著龜于前驗懸鞶鑑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

露布

文章緣起曰按通典元魏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為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文世既劣得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容齋四筆曰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

袁宏倚馬

文露

恒

丈夫愧人

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為露布私毎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赦文

說文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

書曰眚災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諺曰一歲再赦婦兒瘖啞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耳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名亂之門闢矣故曰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告

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御札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勑之變體也

如漢高帝賜太子書、文帝賜南越王書、不可謂古無此體也今制答諸侯王書多中書舍人擬古意倣如矣

諭

字書云、諭曉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行人傳言、不假書翰、漢人之作可以爲式、此書所主、雖在文章、則口諭之詞、又不同矣、

批答

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而散文四六則兼用之

今制皇帝批答曰聖旨、太子曰令旨、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曰懿旨、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勑命於上符傳行之

續文獻通考符付也書勑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文心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信陵君用侯生言令如姬竊魏王兵符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

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應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詣合符符合迺應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也

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刻玉符約以爲嫡嗣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兵者凶器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除徵調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偽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隋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賜越王以示皇枝盤

石

徐伯魯曰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追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晉及南朝猶可稽云

國朝符以錦爲之織馬其上名曰符驗以給九邊督撫箭曰令箭皆發兵用之

律

法者人君之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絶亂略可一日廢哉古之李法其律之昉乎虞書象刑惟明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是猶未著之於書也太公丹書無行可悔及周官呂刑已設科條故經以議道書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三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

律者玄齡也若乃漢因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揚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考也然皆一代之書也明興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教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賓興試判則唐律學之遺也鄉飲有讀法則胡安定教國子之意也仲舒溫舒皆以爲均切救世而六家九流所不屑也若夫驅銜委馭四牡橫奔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讀老子至民不知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遂除極刑秦之赭衣半道而姦不息豈不師吏之過乎

高祖於是乎比于唐虞矣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尤非他書之可比也故曰莫憯于意而干鏌爲鈍

宋景濂曰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刪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

等又取漢魏晉之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以九章爲宗大明律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所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

策問

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其問有二一曰制策二曰試策當使視草爲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鐵券文

依此文功不定而錫有

歷代券文

劉熙云券綣也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梁武帝鑴銀券賜范桃棒曰事定當封女爲河南王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邑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鑴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

宋制高闊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劵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

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與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

勤勞既久立功甚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

和裒之劾見于小國

國書

昔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仁智之寔而樂天畏天之道交隣之事焉可忽諸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為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以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獨呂相絕秦豈贍閎闊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者矣

如漢文賜南越王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語便足動人心雖蠻貊之邦行矣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
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
行為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犯之病非如唐宗
室名複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
當皆軼於前代云

鄭端簡曰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
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
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為急大
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
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
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苞塞山戎為寧王度榆關
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元交市東北諸夷為遼
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
庸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
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
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
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
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
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
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
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
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布兵耀武蓋草昧利於
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
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
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

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
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覓晁錯之謀凌逼
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雖僅能躍利害相尋靖
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
勑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
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
網彝泉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
則奪爵賢儁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
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

十餘年間有圖土之收未聞何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　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益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

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横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嚴嵩曰嘉靖間内閣曾題玉牒事宜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内有事當釐改者開具上請看得第一册内例有總圖備載　天潢世系于前所以表　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世而以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近來　宗派蕃衍不下累萬仍用前制不惟紙狹字跡微渺硃線紛亂遺漏混淆將來愈難增續宜倣古史世表之法以便後來增入又當以　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在藩封如　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于　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册内載之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　帝統也其無可妨如

穎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熙祖之長子　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　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　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　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　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　帝統也

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

諭祭文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

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驌裁。或以建置。或中江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廬岸羊腸。覩者驚心。販夫荷插。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爲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之久近也。

教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傚也
言上爲而下傚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
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
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
亦不多見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鎮宣條示諭是名曰教

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
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
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
今提學使者爲教以約束諸生曰教條近雖須自禮
部而於地方所宜士風所急亦自爲而教之

文通卷之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貢

敘治水

此敘事之祖

正義曰禹貢一篇主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
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爲次嘗考之
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
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旣在所
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

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
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
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汩陳五行相
去遠矣

鄭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萬古不易
所以禹貢分州不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
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
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爲史者主於州
縣易移而其書遂廢

自水經而後其翻絕矣

黄省曾曰自九丘不傳四嶽埋緼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崐崘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寖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醜激巨右攺張是以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紜紜詤詤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追法貢體錄爲水經羅例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鈎派盡條科以鏧脉衍務討異奇

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於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袞迯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皐維夾並之坻岍環門之亭鄣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巇嶺廻注之溪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剏莘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詁釋實所

山海序

以粉飾淵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叙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附寫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諸漆沮者遂及荊岐亦自然之偶儷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稡惟之煩勤爾各部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辯之曰予何榆枋之安而蟪蛄之拘也其仰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酈之括纂猶之姒禹之告成也今夫樂

非簠簋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攬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日而盤峙之形不駭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邇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薦土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柱蕭何之纂存也獵殘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辯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淡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覈發於正義應麟冒取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害前刪之而頓蹟古人

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怪狀寫物靈暢探亢極
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銖鑿度卒吟宅定中外
作起民緒谷訓帝乘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
也

範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彝倫攸
敘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
已矣何也彝倫攸斁而帝不畀鯀以洪範九疇者以
其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曰五行
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
八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云用
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騭下
民而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彝倫之攸敘敘此

為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
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
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
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
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凡萬
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
所以敬用五事即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
八政即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為先也協用五紀即五
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即五行之一於

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卽五行之矯其偏而從乎正也明用稽疑卽五行之各兆而愼所擇也念用庶徵卽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卽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以爲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

循此則彞倫敘悖此則彞倫斁矣可不愼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嘗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嘗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乎起之妙必欲以疇强合於數爲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一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况禹旣因洛書以

敘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天巳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巳先禹而爲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爲之疇果禹先文王而敘之爲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爲八果禹先箕子而爲之範箕子後禹而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巳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窺聖人之學

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

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葢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

天下之中與徐兖接境自兖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揚次荆何也葢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

丹書

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蓍也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机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劍弓矛皆爲銘儆焉

象

王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

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彖

善法二陽一陰則從陰二陰一陽則從陽以此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

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道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象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故觀象以斯義可見矣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陳同父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

朔弦望晦

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冬至

喪字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中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槩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

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

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李本寧曰陶通明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

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莫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失子半之交率間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典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大宗伯趙

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會行邊過鄜延、執士登手、相勞如平生、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今大統朞實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不言所測景何地。去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

秋日食、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於[illegible]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幷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由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朞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

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二月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眞喟然動衆、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按之古、俟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怕迂之變、傲人以

回回曆

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為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為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測東南西北景同異忘寐達旦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壄壄不舍貌為省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矣顧令絕地通天之儒產于被髮左衽之朝乎國家文明盛治天所篤祜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

括萬象羅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抉千古未盡之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當吾世而見其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

何燕泉曰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嘗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西域象緯之學絕不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為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留藝衙曰、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明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迺作曆。過也、傳也。

本紀

史通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于列國、假使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

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作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

者既以編年爲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世家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

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惟止一身或襲爵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别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兹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勑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紀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册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

史通曰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

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别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数家之所作其達紀傳之

亦略不同

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耳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

咸以附出爲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如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遊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劉勰曰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

作史之難

長源將史止復坐此

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足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作春秋傳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者夫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衍）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敘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也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此論補史傳者

補注

史通曰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

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裁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其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

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氏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彭城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

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

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姓名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表曆　年表　人表

劉子玄曰蓋譜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于天子也

讀者之非

年表

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至法盛晉書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于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

如韋昭洞記陶弘景帝王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旣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楊用脩曰班史古今人表予反復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簡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在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冀豕韋也眞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舉名諡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有成籍而適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已乖其名

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蝎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之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班所論未易揚搉惆哉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

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云

天文

與古今人裴同

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紀天爲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

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往例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五行

災祥之作以表吉凶麒麟鬭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

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曰太歲在丑、乞糴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禍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審其休咎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考洪範以釋陰陽、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

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彝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恂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猶廣以拾遺、加之語錄。況春秋記二百四十年、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脈變、而必知其地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掩耳盜鐘、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為國、菽為強草、鶩著青色、負蠜匪中

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準句。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動遵繩墨、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所以

言有乖越、事不精審也。天道邃遠、禨祥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誰曰不然。若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談匪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蓺文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蓺文志、論其妄載、亦同諸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其流日廣、騁其繁富。百倍前修、愚謂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可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庶免譏嫌矣。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肢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人形）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道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方言）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叙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権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都邑　氏族　方物）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戸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或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三門三戸也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别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

符瑞釋老

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

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詎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也然亦未必無遺恨焉今更廣以三科用曰敘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參諸五志庶幾無闕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譴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二史咸擅一家通相瘡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者哉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

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
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必伸以純摘窮其負累
雖擢髮而數痡可盡邪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
語而事鬼求福豈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
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起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
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
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
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
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
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
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
越可謂美玉之瑕也魏晉已降語林笑林世說俗說
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
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
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
傷贅猥雜無累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
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

祥瑞

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推而論之其尤
甚者有四夫祥瑞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
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麏求諸尚書春
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近古
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
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
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其僞

朝會

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
擅雄伯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

感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
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
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
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
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

遷除

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
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
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
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

名位

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畧出其力倦其之史牘
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
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
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
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
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考茲四事以
觀今古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何則始自太上

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
諸郯子始聞少皡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
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
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
略者多矣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
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言滿
五車事逾三篋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
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志折中之宜亦何取焉

起居注

注

經籍志曰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昔楊前之曆置
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
粹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
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經摭實借著之
筴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
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
乎史者當國之鑑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譎波詭
勑編刋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

儀注

仁禮一原仁不可見而禮可見故聖王治世禮術大焉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
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
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
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辯說
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
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
君察和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卽謂禮至今存可
也漢與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
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頗有救於前敝亦何必身及

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為愉快乎哉

文通卷之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表

釋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李克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之表劉王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表者標也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制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其用寖廣有論諫有請勸（勸進）有陳乞（待罪同）有進（進書如唐蕭穎士為陳正卿進續尚書宋寶儀進刑統之類是也）獻（獻物）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辭官）解（解官如晉殷仲文解尚書表是也）有陳謝（謝官謝上賜）有訟理有彈劾（漢諸葛亮有廢李平表）所施既殊其詞亦異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

三體　笏表

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為古體者有唐人而為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辯曰古體曰唐體曰宋體宋人又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蓋當時而表之詞也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於廷則其詞務簡又二體之別也

文心曰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

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册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

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以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令制百官陳事於皇帝曰表曰奏曰駁太皇太后皇太后亦如之於皇太子曰箋曰啓皇后亦如之會典

讓表　讓表讓遜也書曰舜讓于德弗嗣

平仄　古調　作表平仄貴諧平仄不諧其病有四曰平頭曰犯尾曰雙聲曰疊韻宋謝伋云[illegible]

平頭如巍巍龍鳳之姿明明天日之表之類是也謂

賀　六法　貫切　對待

兩句起頭俱同韻故也犯尾如剛徒中正句下却有
居九重而凝命是也詩曰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
此雙聲之所由起古詩月影侵簪冷紅光逼履清此
疊韻之所由來作表最忌有此
作表對待貫切對待之法有六一曰正名對天地日
月是也二曰同類對瓊瑤玉石是也三曰連珠對明
明赫赫是也四曰借字對伍相千軍是也伍乃是姓
千乃是數五曰就句對一麾伍部餘十載以臨民白
首丹心歸彤庭而遇主是也六曰不對之對自有生

民以來未如今日之盛是也務須宮羽相變低昂與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宜切響使一篇之內音韻截然
兩句之中輕重各別則庶乎其有得矣
作表格式
作表稱頌君上處於茲恭伏遇恭惟之下擬當
今之表則書
皇帝陛下唐宋則作四聯而不可混書敗事
賀
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或伏覩或伏遇在外官至則稱某部

云云者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
云云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云云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進

某年某月某日臣謹以所撰某書
進呈者云云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
云云茲恭伏遇
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某書隨
表上
進以
聞

謝

辭

某年某月某日臣伏蒙

聖恩以臣爲某官者或賜臣以某物者臣誠惶誠恐

云云 同前

結尾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戴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 或稱辭 以

聞

諫

請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言云云臣某惶懼惶

懼頓首頓首竊以云云 同前 謹奉

表陳

請 或上諫 以

聞

賀祥瑞凡四段

一破題　二解題　三頌聖　四述意

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立后建儲等表皆三段

一破題　二誦聖　三述意

凡謝表皆四段

一破題　二自述　三頌聖　四述意

進書表凡四段

一破題　二解題 或自述　三頌聖　四述意

進貢物表凡四段

一破題　二頌聖　三入事 或先入事　四述意

牋

說文云牋表識書也

緣起曰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文心雕龍曰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是也迨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

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儷語

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啟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變 變

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

蒸民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蔚

摯虞文章流別傳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為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後已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僖鄧后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

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所以揚厲休功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閟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是已今其文雖未及見而竊意大體與哀贊略同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昔帝嚳之世咸黑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巳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風風正四方謂雅容告神明謂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天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諜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

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章

釋名曰下言章上言表思之於內施之於外也

章秦丞相李斯作蒼頡章

上章

緣起曰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獨斷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雕龍曰設官分職高甲攸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

續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册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璠漢紀曰董卓平三臺尚書以下自詣事啓事然後得行

緣起曰啓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如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

之別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辯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無待泛說

天地間無獨必有偶二曜列宿其類相旋爲偶海嶽木石其類相對爲偶火水其類相制爲偶方圓小大修短有無其類相反覆爲偶形影聲響魂魄性情其類相生相合爲偶皇帝王霸世界相遞爲偶儒墨釋道術相持爲偶風雲鳥蛇偶於陣律呂吉凶偶於禮樂道自並行物自並育天地間無非偶也上下千古其人之遭遇有絕相似者薄海內外其事之希奇有巧相值者六籍百家鳥書龍藏其理不相入其言不相蒙而連類比事依韻偕聲合而爲文有若天降地設大易文字之始而圖畫爻象陰陽縱橫無非偶儷由此觀之物相雜曰文成文曰章謂駢偶之文盛而渾噩之氣衰此何異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率天下之人盡去律體而從古詩此必不可之事也六朝靡靡昌黎振之何仲默以爲古文亡於韓陸敬輿疏劄不廢唐調古今以爲名言而蛾眉狐媚十世九人之詞遂使女主嗟歎天下傳誦夫非四六體耶大抵唐宋以下國家訓誥典冊率皆駢語況章表通於下情牋疏陳於宗敬所由來矣歐陽永叔有言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近惟子瞻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其對待如雙蛾積雪其層疊如劍門隱天其相錯如蜀錦其轉變如巴流

鍊若涪水之鋒。叶若琴臺之響。學以濟其才。約以該其博。庶幾六朝鴈行矣

奏

書曰敷奏以言奏書之義也

陸士衡文賦云奏平徹以閑雅

漢書雕字曰秦初之制改書爲奏又曰群臣奏事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帝

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爲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

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封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已下啟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 疏宋人則監 則制而損益之故有劄

劄子　牓子

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
人牓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其目有八
曰奏奏者進也曰奏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
其君亦得稱疏曰奏對曰奏啟啟者開也曰奏狀狀
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曰奏劄劄子者刺
也曰封事曰彈事疏對啟狀劄皆曰奏者何與臣下
私相對劄往來之詞不同也奏啟人規而忌修文彈
事明憲而戒善罵世人所作多失折衷
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

讓官謝恩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
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
然則當今進呈之目唯本與表二者而已革百士之
雜稱減中世之儷語此我　朝之所以度越也
經籍志曰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
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
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
披見情愫覺悟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
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

華黼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
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
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
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盭辭則何觀漢志秩
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何哉
水東日記曰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
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册計字數于後舍鄭
重而從簡便改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
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己事則仍用奏本

東駕則稱啟本宣廟每呼本爲朱子嘗見傳言中云
然
文心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
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
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
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
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
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
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

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

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題

吾學篇曰今制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書焉下乞題行之

奏記

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封事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封事、慎機密也

杜工部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今制通政司專主封駁、視古之納言

上疏

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始(條起)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師古曰、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薦

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薦舉也進也。舉其功能而進之於上也

揭帖

今制奏本之副者投閣部稱揭帖。揭者曉也。曉然明之也。有司投監司亦稱之。常覽病榻遺言。拱等跪榻前。太監某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云云。又曰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張答云乃遺詔事宜耳。則遺詔亦稱揭帖矣。

彈文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彈文彈按劾也按其罪狀而劾治之也文心雕龍曰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風振簡上霜凝者也

彈事明憲而戒善焉

文通卷之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策

策著也史記龜策傳龜爲卜策爲筴注疏云筴以謀筴爲事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或作莿通作冊漢書爲世之長冊

說文云策者謀也籌也策先定則有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天子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曰進策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也唐白居易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大策之體練治爲上摘文次之然人才不同入彀者爲通才嗚呼難矣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

射策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制策者今廷試之策也試策者今鄉會場五問之策也當以試錄為楷

鄭端簡古言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鼂大夫鼂就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

也文中子曰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有旨哉

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為舉首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于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

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論

李充曰研玉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說文云論者議也倫也蕭統選文分區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次之較劉勰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荅客難荅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荅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然詳勰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要此八者庶幾盡之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曰理論曰政論曰經論曰史論有評議述贊體曰文論曰諷論曰寓論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議也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兹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

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辯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辯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辯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辯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

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辭辯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

國之傳書康成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

經義

說文義从我美省人言之我斷之爲美也禮記有經義諸篇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無其義宋因之不過試以眾書帖義至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始行試士舊法始變彼固欲以己說一天下士而視一世他如思退賓國之姦止齊衰世之文而至今倣之爲鼻祖焉經義可見者文鑑所載張庭堅二篇及楊思退陳傳良者皆深沉博雅絕無駢儷之習自是正始而考古者止于國初猶張博望窮崑崙爲河源此丘

文莊所以歎科舉之弊也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排朱文公集註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呼朱熹爲朱家迂闊老儒如辨夷狄有君攻乎異端使民無訟皆出天縱不襲故常漢唐以來人主所不及也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編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初試經義二道四書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

近事 後十月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中式准送會試
後定為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
道表一道詔誥各一道判五道第三場策五道萬曆
成弘 間奏准但照成弘間文體盡黜浮靡之弊經義限五
百字多者不錄程式文字即以士子純正典實者不
許主司代作其不甚妥當稍為更飾毋掩本文卷則
犯諱 御名易書廻避
御名廟諱其條例詳載會典
命題 杜靜臺曰士子得所命之題必先定其格局此題當

為某格其分截何在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始
也當題援不當題援其中也當過接不當過接其終
也當繳轉不當繳轉當咏嘆不當咏嘆某兩股當略
當藏某兩股當詳當顯題語雖多或當輕而講少題
語雖少或當重而講多繁簡斷續瞭然定于胸中故
總論 一舉管扎扯時而成文然文格不可以數計也其難
一滾 者有六一曰一滾格如明珠滾盤而不出于盤有詳
略而無斷續也荊川先生此謂國篇齊做十遊楚篇
連珠 是也二曰連珠格如一線穿珠珠雖有敘而線則相

連若斷而不斷若續而不續中無過接之痕也荊川
先生可以為難半篇清斯濯纓半篇可以意會也三
中紐 曰中紐格如對襟之衣中用一紐荊川先生匹夫而
兩活扇 有天下者篇是也四曰兩活扇格如立則見其參於
前二句題中雖以立與分作兩小扇而前面合起二
小股後面必又合咏二小股前後圓活不定拘定兩
兩扇逆對 大扇死局也五曰兩扇逆對格前扇不作小股惟用
散文或長短句或頂針詭或三疊文一氣呵成而無
影喻 排偶並待後扇逆對之也六曰影喻格如譬如北辰

二句題當以無為天下歸作主而間以辰君星拱熙
影於其中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也其餘有上生下
格有下承上格有下明上格有下原上格有下贊上
格有上開下闔格有上闔下開格有上重下輕格有
上輕下重格有上呼下應格有輕引重釋格有重本
輕證格有重證輕喻格有重主輕賓格有一頭兩腳
格有兩頭一腳格有一頭兩腹一腳格有一頭一項
三腹一腳格有頭虛腳實格有三扇先奇格有二扇
先偶格此皆格之易者也

今日崇尚手書正自相反此成弘之所以不衰是近

馮脩吾曰今士之舉於鄉會者錄其文咸曰中式所謂式者舉業之體格猶匠氏之規矩也匠氏不廢規矩而從木之曲直文士不廢體格而從體之難易曰棟曰梁曰柱曰楹曰椽曰桷豈惟不可移易即分寸不合非良工也曰破曰承曰起講曰泛講曰平講曰過文曰束股曰大小結豈惟不可錯雜即氣骨稍不比非作手也故破欲含或斷或順須含蓄而不偏遺承欲緊或束或解須脫悟而不訓釋起講欲新或對或散須見題而題不露泛講欲特或承或挈須露題而題不盡平講欲實詞出經典余按舉業文字只應用六經語不應用子史語此自是王制遵者便非法門令純正而股必紆長過文欲融意會上下令脫化而體不間隔繳束欲健或照應題中或推開題外令自盡而語有餘思小結大結欲古或引據經傳或自發議論令精潔而言非註脚此舉業之上式也

袁了凡曰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束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成虛而未實常中中融融輕揣淡抹不可帶一分粗糙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節在夏文之大節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騁矣然亦須養後天先不可說盡也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於陰極之時發生機於凍剝之後篇章將竭而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

四時之氣備矣

鍊格

袁了凡云文字先須鍊格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板格宜鍊之而活

正奇

水平箭豆腐湯打空拳說鬼話

鄧定宇云文章家有正有奇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認理典則此便是正若做得有把捉有挑剔有點綴有起伏照應有體認發揮舒精發蘊此便是奇今人以淺薄疎庸爲正却與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爲奇却與做打空拳說鬼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

陶石篔曰明興百家黜而六籍尊詩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注專其岐愈空軏愈端而途益加約一

道同風於斯爲盛而博士家所祭酒者爲王唐瞿薛其文若爰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歌者節拍不可促斯爲正始盖尺幅之中一題一義求之而彌有濬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言無窮若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者焉

馮具區云評文體者極言平淡矣平淡可易言哉坡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必始於神奇而僞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僞平淡競趨僞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僞神奇并收僞平淡益兩失之故余衡士不亟體之正而亟真真如種子一粒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爲枝葉騰爲菁華此何惡於神奇而薄之薄真神奇者以爲必不識真平淡

馮常伯云股法變化則體圓句法頓挫則股圓字法輕新則句圓

宗眼庵云題上字一字不可遺題中意一意不可以

按文有賓主昔洞山曰賓主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故曰我向正位中來爾向賓位中接文章亦然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逍遙齊物秋水諸篇正意不過數言可了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何謂正位正位者主也如君王拱默而公卿部府承奉之詩則賦爲主比興皆賓也易則彖其爲主六爻皆賓也以時文論題爲主文爲賓實講爲主虛講爲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之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或斥斥講而題意反不透露是以有高品俗品之分也

李九我云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古聖賢所爲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沖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邕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惡覩所謂奇者哉彼爲奇者其立意因薄簡易平平淡將跨躐區宇超軼前人以文雄於時而不知其滋爲病也抉隱宗玄穛取異端奇衰之說以恣其奇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爲晦闇其詞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

爲深沉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繫縻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澁而不貫則氣病而脊尚頗僻不軌於正途令大雅之風爲斷則又爲世道病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范光父云近來作者入古則太乾投時則太淺然必語語從史漢中來而陶洗融洽打成一片此真所謂四筵獨坐俱驚者也

吳因之云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爲二項故二者胥失之不知二者雖有操觚與不操觚之辨總之去肉

見骨去骨見髓要以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不可通停閣三月五月之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相觸發而恍然有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於不勝疑而悟之門啟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也其所疑與悟者何物也是心竅中之生機也機觸則引而益長竅開則迎而輒解故隨其所值皆可推類以盡其餘真有日異而月不同之妙〇文字增一分見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淺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於伎倆愈多而品愈下而不足故外有餘此理自然無足怪者惟平日看書則識進識進則臨時迅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斂襟而談亦可嘻怒笑駡而談亦可雄猛如鉅鹿一戰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潛九地亦可橫行直撞不離這箇區區左顧右盼無所用之故夫無修辭之擾無敷

衍補綴之勞省除一切勞苦而歸諸至易至簡者無如識識之於文也一綱舉而萬目張彼操觚者奈何不務一了百當顧屑屑焉趨其所爲用力多而成功寡者哉故術不可不慎也

湯霍林曰當構思之時題內外無字可設但筆下不下時覺微有合處及成人以為我與我所思所合又覺縣甚始嘆作者閱者亦難也

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謂是人境文境苦心者當自得之

題非諸生非主司所造也安得諸生主司妄自立意但經書中必無一字無意義者所取書旨最易既題若實思之隱隱別有理會質之訓詁亦微在同不同可說不可說之間今人政患不索意耳一二俗惡語今人習如士言貫脫於口遂不暇擇余謂禁時語不如勸人多讀書胸中有古人書自可不用今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併可不用古語也

嘉靖之季舉子之文支離冗長如蔓草大費芟除隆萬之間漸歸雅馴矣

王荊石曰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搖吮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繢剽微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可謂不欺否

議

詩云周爰諮諏謀猶備於咨議也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秦李斯上始皇帝罷封建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說文曰議語也又曰難論也

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鹽鐵論匈奴是也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

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訂古由是議寢盛焉大諦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爾而議之詞不分爲奏議私議二體以垂式焉若夫遡流而窮源當求諸史書耳若夫謚議別爲一體

文心曰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

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

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人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

駁

駁、漢侍中吾丘壽王駮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

山海經曰、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漢與始立駮議雜議不純故謂之駮

李充翰林論曰、駮不以華藻爲先世傳傅長虞每奏事爲邦之司直矣

晉書曰、秘傅曰、陳淮甍太常奏謚絽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其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庭憚焉

唐書李藩爲給事中、勑制有不可、遂於黃勑後駮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勑也

今六科抄条、大理評駮、多準古義然貴明允而尚典奥語曰犀不駮不珍駮之關係大非鮮小

牒

牒、漢臨淮太守路溫舒牧羊澤中、時截蒲爲牒編用寫書、文心雕龍曰、政議未定短牒咨謀

今之官府平行用牒文

公移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曰辭庶人言爲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謂關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之也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

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

劉勰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五故不重論也

判

韻會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先王議制春秋著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折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不遠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宋王回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曰科罪曰評允曰辯雪曰番異曰判罷曰判留曰駁正曰駁審曰末減曰案寢曰案候曰褒嘉凡若此類多使理官而不切於應舉蓋選士以律條爲題止於科罪亦唐制之遺也

唐張鷟有龍筋鳳髓判華于文而不麗于律古意遠矣

笏記

記曰造受命於君前則書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凡命婦入朝則書其夫之爵及姓名于笏上問則以笏對

按笏雖有文而無定體

續文獻通考曰笏勿也君有敎命及所啓白則書之備忽忘也

陳同父笏記曰竊乘英賢帝心如渴俛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

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于明時綱設恢恢不遐遺于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藏深仁俯慚微分

劉昌縣筒項探曰笏囊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惟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擧動不苟如此蓋亦以藏記也

勸進

勸進魏尙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宋彭城王義康曰謝述勸吾退劉湛勸吾進述亡湛存吾所以得罪也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

周頌曰繼敘思不忘毛傳曰敘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亂相紬若繭之抽緒易有敘卦尚書有孔子敘子夏作詩敘

敘者所以敘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敘故曰敘也漢書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敘按孔安國敘尚書未嘗言孔子作劉歆亦云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非孔子所作明甚但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矣

爾雅云敘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也又謂之大敘則對小敘而言也其爲體有二曰議論曰敘事其題曰某敘曰敘某字或作序或作敘惟作者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敘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若書敘壽敘贈序別敘賀敘名敘字敘蓋不可殫述以敘事爲正體參以議論者爲變體

漢沛郡太守作鄧后敘則敘人之權輿也

小序

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而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毛詩序及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已意瞭然無誤耳

自序　劉子玄作序傳

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實基於此降及馬卿始以自敘爲傳然但記生平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實煩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改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修開綿長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

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包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叙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當以揚顯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迹終不盱衡自伐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虞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

史自成不害則知揚雄之寓西蜀班門之雌朔野或胄蔡伯僑或家傳態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奕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題跋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畫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覧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夫題者締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爲而專以簡勁爲主與序引不同

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煩宋朱子倣之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書記

釋名曰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而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聚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趣别名各自載耳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是易象與春秋此總名書也

按書記之用古今多品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為言陳也疏之為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罷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堂副提頭書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吕祖謙之賢而亦為之則其習非一日矣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辯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曰啟啟有古體有近體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此六體然要未可為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為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懌懷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尊卑有敘親疏得宜又存乎節文耳

文心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尚書尚書之為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曰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

包併之名

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敘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

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喩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劉子威曰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迺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訓誥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啟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號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喩取譬游戲玩笑

論裁辯對箋固關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職秩談說刺毀詆譏游詞蔓衍詭託假諷奇寓嘲哂則夫提獎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爲用哉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雄才命世英武奮揚迨夫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橫是惟曆古聞耳若見之簡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或洞達無間狷隘毅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

古奥嚴核終以文質言哉

或闡緩需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涵介潔廉貞者或僻澀窘棘憤忮戾刻者或褊迫伺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悵惋激凉悽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靜者或清鮮劭長溫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傲歎自愿者或鄙悖詐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日勝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矣

書

人臣進御之書爲上書往來之書爲書別以議論筆之而爲書也唐李翺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

史記八書其書之昉也

書惟一紙八行七字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任昉

文心雕龍曰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

上書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戰國時君臣同書、如燕惠王與樂毅、毅報王之類、是也。秦以後始爲表奏焉、

韻會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甚詳、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隨意命名、莫協於一、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

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對問

爾雅曰、對遂也、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者也

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邃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眞可以舒憤

鬱而通意慮也、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平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

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而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

諭難

諭難漢司馬相如諭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諭諭告以知上意也難難也以己意難之以諷天子也

說難

說難韓之諸公子韓非所作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漢揚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釋誨

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

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符命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㕧則百姓歸之。

徐伯魯曰、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之間。故大電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爲一門怪誕、遂以爲符、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於是揚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道穢然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焉。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猶以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馳騁文藝者、當知所懲戒、庶不蹈劉勰勞深勣寡之誚云。

典引

緣起曰漢班固所作文選註曰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文選列符命類

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暠南遊詩引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七

摯虞流別傳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之疾靡曼之毒淫曜之害宜以要言妙道以蠲澄滯之累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之雖有甚太之辭而不没其諷諭之義也其流既遠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乎揚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七依

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署曰七林

傅玄七林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通儒大才如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融作七廣張衡造七辨或以闡大道而尊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詠揚輝摛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粲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

七廣　七辨　七啓　七釋　七訓　七華　七誨　七激

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搆夸麗風駭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按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

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暨是崔瑗七蘇陸機七徵遞相摹擬讀未終篇而欠伸作焉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迴別亦作者之變化也

連珠

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傅玄曰。其文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沈約曰。連珠放易象論。動模經誥。連珠者。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排結也。

班固論美詞壯。文體宏而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文而不典。

按西漢揚雄。已有連珠。班固擬連珠。非始於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有倣連珠。晉陸機有演連珠。宋顏延之有範連珠。齊王儉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

物作豔體連珠。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

評

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後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于秉史筆而後為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蓋文章之一體也當以陳壽史評為主有史評雜評二品

如滄浪詩評王弇州明詩評

解

解嘲楊雄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其文以辨釋疑惑解剥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為其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廻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此外又有字解則別從名字說類

原

說文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其題或曰曰原某某原惟操觚者命之也

辯

記云辯說得其黨

任昉曰楚宋玉作九辯辯者變也謂敷道德以變說君也

按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

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禮記曰言僞而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故辯須不得已而辯之可耳莊子云辯雖萬物韓子云豔采辯說是則藻繢其言以眩聽無治亂安危之念者也

說文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刂益執其言行之是非眞僞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也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

發之未有能工者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辨某則惟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說

說本作兊俗作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横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名說字說其名雖同所施則異說者悅也兊爲口舌故言俗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辯士雲踊從横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辯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嘘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字說

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辭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至於辭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於禮有據

說書

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荅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陳大義

今制經筵進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少異似爲有益

譯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賈欽曰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睪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

文通卷之十二

明黃剛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贊

劉子玄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强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

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是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賞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于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羅長源曰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末又爲評爲論更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

郭文毅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見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世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已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胸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胸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

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私好私惡不敢行曹好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雜也范曄琢矣豔矣而琢豔之中有古聲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婉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没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半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脫于宋日就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

總而言之即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槩然見矣碎之刑究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獄辭乎縱觀金匱石室之藏竊有慨于昭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哀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選嬪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餙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漏其半又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

言讜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秉筆者何從而記之夫安得盡傾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榷之也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敘不分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敘義也

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褒貶也

李克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

說文云贊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亾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敘之評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

又有以傳贊名者不一劉歆作列女傳贊傳者事也贊

爾雅贊升庵贊異魚之祖也

敘美也

文心曰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明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賛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奬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行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爲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

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宜城驛記是也或爲游記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同體

題名

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敘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玄宗至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其文豈可易爲哉當今名山奇跡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辱之亦可歎矣當以韓公所

題七首爲法

今制太學每三歲則樹甲科題名於持敬門外而閣部以下各樹題名碑於署內以紀其姓名履歷云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文章流別曰德勲立而銘著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湯盤見於大學、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昔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勤、晃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勸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衮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銘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

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戸席之訓周公愼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愼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

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衞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淸采迅足駸駸後發而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

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劘、文須確至。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淸壯。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絶。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絶。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淸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朂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纖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箴者、誡也。蓋醫者以箴石剌病、故有所諷剌而救其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

規

說文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況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誡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

誡警也愼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散文或韻語

漢書曰誡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誡敕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文心曰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諡議

儀禮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諡卿大夫有爵故有諡

周禮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諡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也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臣會其葬因諡之　又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小喪卿大夫喪

大戴禮曰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樂記曰聞其諡知其行

表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

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諡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成於人　又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諡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后夫人諡臣子共於廟議之婦人本無外事故不於郊

郊特牲曰死而諡之禮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五經通義曰桓王時蔡侯卒諡桓有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　又曰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諡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諡惡有惡諡也

又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諡　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　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諡章其美惡公羊傳曰葬宋共　妾稱其諡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諡者以賤也姬無諡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于今者惟諡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諡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諡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諡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諡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諡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竄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青

傳刊其重復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于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

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穰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

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者也生也從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韓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

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顏閔孚德不聞有謚而朱暉子穆輒加文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爲辱典東漢沙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于藝術與緇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辱典耶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尺牘（尺一通）

尺牘漢文帝遺匈奴尺一牘尺牘書之始也體務簡達語貴婣媺所用最繁必使斯須可辦故孟公授書親疎各異穆之應對移晷百函斯盖駿發而前迅於用短者也

王弇州曰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婣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旣匪一人謀野謀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雖是而還書郗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緻蒯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紆鬱於氊帳子長揚泚於蠶室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扢沈冥或剖析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訌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紐在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辭則雲蒸電燁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宛衍鳳距弱雲路處其修且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黄麻薄䠂緘蘇固蠟欄㮮數行遥寄千里暫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緖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淋漓淚危言甚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昃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若夫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焉者乎

胡元瑞曰漢以前亦尺通用見楊子巵言余所聞尚三數處自唐人以下用者絶希惟海岳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闊四赤長五六赤印証益明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牋用木爲牘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

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玄豕成羣蕩櫛行披骨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帶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次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脉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

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移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移易也讓責也文心雕龍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白事

白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白告也告明其事也

述

魏給事中邯鄲淳作魏受命述聖人剏製曰作賢者傳舊曰述故述者不敢當作者之名也

說文云述誤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略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别名

略

略。漢奉車都尉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

剌字音鍼刺之刺以喻通也刺直傷也閑雅公上刑作投凡刺史可刺三刺俱書从

刺

刺从朿从刂。詩下以風刺上曰刺七賜切。韻補音此名於奏白曰刺漢書湯刺後漢禰衡尚氣慢物遊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漫滅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周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一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留青日札曰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从朿亦聲俗作刺非刺来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濶而書銜或用顏色蘇箋以爲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綿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臙脂毯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

剝僭剌謬之剌以剌盧達切草屍也

仁人之言

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百姓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謁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謁文後漢別駕司馬張超謁孔子文謁白也請見也史稱謁者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圖

釋名曰圖度也盡其品度也

唐張彦遠曰夫畫者成敎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聖先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傳乎金册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

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顔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説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鼎鐘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

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婬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昔夏之衰也桀爲暴亂太史終抱

上法發

書以弁商殷之亡也紂爲淫虐內史摯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書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戴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畫工所畫古人也觀畫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牆壁之畫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訴病其儒以食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夫姓名

李本寧六經圖序曰周易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圖各十六篇無作者姓名盧侍御得信州石本更爲木本取其工易就其傳易廣云蓋河出圖洛出書是時書亦圖也經緯相錯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於書得其理舉其象如以左契合右契也秦焚書坑儒以吏爲師而蕭何入咸陽收圖書漢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圖之可經世用如此任宏較兵書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劉更生父子爲七略有書無圖自是藝文之目遞圖不講然王儉七志六書一圖阮孝緒七錄內篇圖七百餘卷外篇圖百卷即不必盡出三代以前猶幸古蹟存十一於千百而今且盡矣辭章之學既於圖無所取裁性理之學方以書爲筌蹄安問圖哉道聽塗說見名不見物猝然當典革之會制度文爲靡所措手猶且侈然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難何有於易此與畫鬼魅何殊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言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圖者載道之器無圖則無器無器則道何以形禮何以備盛德何以見乎朱子深惜樂記說理精而度數節奏無可施用晚年又病說易者脫略卦象然則圖惡可已也余觀諸圖於宮室車服器用之類法象稍詳其有圖而非象若書而實圖者曰譜曰表一展閱而綱目源委黎然指掌與圖同情異形同功一體若大衍之數揲蓍之法六年五服之朝四始六義之論諸國爵氏世次之別六官分掌之職氏數荒政神祇人鬼祭祀之式與譜與表不殊而義皆準於圖總名

俗學之弊如此

之曰圖國家頒五經大全學官皆有圖此圖業已具載易則兼收楊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論三禮者以儀禮周禮爲經禮記爲傳今有周禮禮記無儀禮作者去取之指不審云何或有未竟之筆耶抑所授受僅有此耶考馬貴與所紀有朱子發易圖鄭東卿易卦疑難圖程大昌禹貢論圖歐陽補鄭氏詩譜張傑春秋圖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夏休周禮井田譜聶崇義三禮圖陸佃禮象所不知者又有演左氏傳諡族圖帝王歷紀譜春秋世

譜春秋宗族名諡譜春秋二十國年表其本不得傳未知與此圖合否諸家書容有穿鑿附會舛謬經訓圖則非口談臆决實與經相發明公意在窮經博古洗俗儒之耳目而一新之嘉惠深矣

王弇州曰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爲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八一耳然而不然蓋顏光祿之訓曰圖理而爲卦也圖識而爲書也畫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瑚戈若岣嶁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爲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略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爲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藉以紀皆書爲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陋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

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爲籀爲斯爲鍾爲張爲崔爲蔡爲羲爲獻其賢者爲杜爲師爲梁爲衛爲索爲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爲顧爲曹爲衛爲陸爲張爲道子爲成其賢者爲墨爲勒爲微爲逵爲廣爲二閻爲展爲董爲尉遲爲二李爲維爲昉爲仝爲董爲六朝諸賢以至荊范馬夏巨然流順于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人人視古聖喆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惕然而思戒

者哉甑仙釋之消搖而不寄悰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夭矯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陋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略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

有有圖者如三易射鄉君臣圖鑑輿地九邊圖修攘通考及止齋受諫鄭俠流民博古圖之屬

有無圖者如周禮考工深衣之類

有名圖而無圖者如三輔黃圖之屬皆不可廢也

何爲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胤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

劉歆七略有書無圖七略其六經之罪人乎

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

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泰人之典蕭何能

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散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與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與鄭樵通志

讖

說文云讖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曰讖也其義讖微廣韻讖書增韻符讖

郭璞山海經𤜶𤜶獸贊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妖祥亦應圖讖

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讖也

東觀漢紀曰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較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悞後生

詛文

詛文秦惠文王詛楚文書曰否則厥口詛祝詩云侯作侯祝靡屆靡究釋名曰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閼射殺叔鄭莊公不能討乃使軍中詛之於神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編內所載銷詛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爲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盟

記曰涖牲曰盟

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動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于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祝文

古者祝官有册祝載所以祝之之意册祝祝版之類也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言其備也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纚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

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敺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

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祝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其品有六曰告曰修（脩常祀也）曰祈（求也）曰報（謝也）曰辟（讀曰弭禳也見郊特牲）曰謁（見也）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有散文有韻語之異

祝辭者頌禱之詞也世所傳有淨髮醮而祝辭苟推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為之

祈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薦脩辭貢端

禮記曰夫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嘏

嘏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慈告者也辭見儀禮蔡中郎集亦有之

矧禋廢而楮燎盛社樹圮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衣冠而肖貌之帷幌而匹偶之瀆甚矣

譜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經籍志曰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

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沖韋述世多稱之大氐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郎權力如文皇不能戢崔幹于寒畯眙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皂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脩史之流例宜區列之以備覽焉

方正學曰尊祖之次莫過於重宗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

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

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貴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鄙之行則其庸鄙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評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

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矣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

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剌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椁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者吉凶之禮立

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錄

焦弱侯曰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有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勝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瀾翻或自蹈之日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別爲糾謬焉

焚草　今制事之最鉅者爲實錄每實錄成則焚其草于芭蕉園與日之史也辰戌丑未大比天下貢士錄其文曰會試錄子午卯酉鄉舉錄其文曰某省鄉試錄皆冠以前序主考官爲之次執事次題問次取士姓名次程文殿以後序副考官爲之進呈

試錄　御覽殿試曰登科錄皆藏之天府仍以其副遣官賫南都藏之其驕駮者部科得糾正之然禮部職掌而

國計錄　戶部則國計錄爲重錢穀兵馬之數四夷之費亦時有登耗焉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旨美也令也達旨言也取達其意而已

勢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畧筆勢。形容字體者也

蔡邕作隷勢。篆勢。

法

漢留侯張良序次兵法。文心雕龍曰。法者。象也兵謀無窮。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司馬法魏公子兵法。皆其書也以言乎法律之不可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諧 音淺

諧讔

劉彦和曰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

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疑誤)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讔者

眢 音[illegible]

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眢井而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謎也者迴互其辭

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篇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篇，什也。積句以成章，積章而成篇也。

篇本一章，非全書。其見於詩則曰三百篇。後世子家多用以釋家諸體爲多。而篇則寥寥明名全書。鄭端簡著國史亦以吾學名篇，蓋以避史之名而不居也。

其他什、解、章、龆、趣詳于詩通。

紀事

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裨史籍之遺亡。名雖不同，其爲紀事一也。故以紀事類之。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斷

引經斷獄

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子獨斷則太阿自持而權不下移樂禮征伐不出自諸侯陪臣士庶人能獨斷則剛毅近仁不致身聲名俱敗故曰需者事之賊也疑者身之毒也疑行無功疑事無成緩之旦夕失之終身皆濡忍于利欲而亂大謀者也在史有斷限獄有斷讞文有斷制剛腸百鍊片言立剖其斯斷之義乎

靈樞經謀慮無斷者膽虛也金罍子興大在事膽弘大業在量先主初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誅操先主未發偶爲曹操英雄之顧先主方食失匕箸此其膽不足張也君子曰漢之卒不復舊物天也亦先主之膽量有所局哉

約

任彥升曰約漢王褒作僮約約券也釋名曰約約束之也

說文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於用而略之歟後人如鄉約之類固宜倣此庶幾不失古意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之所以爲信也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祇罪髠鉗、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棨者刻木爲合符、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洛治病傳、仕、弟子張策門人李藏齋過所詣雒、還責禮冒渡津、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今之路引關批、其過所乎

續文獻通考亦作示、每至關津、出以示之也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按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莂

釋名莂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葢卽今市井合同夷人木刻之類耳佛經有記別之文古人作僧寺文多用記別字而不知其解如此古文但用別周禮八成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卽券書也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以限爲別也大書中央破別契刻也識其數也太平御覽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傍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帝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

文心雕龍曰契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襃髯奴則券之楷也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師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爲約今僰（僰音北）夷苗仲猶然余履其地見之然呼爲木刻云

二文多謬外而兼文可古矣

見太平御覽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逐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記當殺百餘人余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亭事廼是古姑大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如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以有毛脚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歸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歛此零丁至冢

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此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腸當以重斃贈門相賞請爲諸君說事狀我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如蕆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楇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自陷如米羹柸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雜著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疏布也、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者以其事有關涉也、牒之尤密、川之爲籤、籤者纖密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文通卷之十七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為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彝鼎之類漸闕而後為之也文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為體焉

後漢書曰郭林宗卒蔡邕為碑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惟郭有道無愧色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自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眾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碑陰荊州記云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見傷此刊碑陰之可考者今人多刻樹碑姓氏及醵錢數於陰

篆額 其篆於額者曰篆額書碑曰丹丹書上石非丹書不可
鐫也

鐫刻 其劂剞曰鐫古人善書者往往自鐫恐俗匠失筆法
耳

書丹 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碑評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
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則碑陰有評語矣

孔宙碑陰不曰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

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
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授徒親
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
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著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
吏古籍者則曰故民非文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涖
則曰義民此皆讀漢碑者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
故著之

胡侍曰夫俾幽貞潛德流光奕揜鴻勲駿伐垂馥靡
盡高岍為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

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闡其
先烈中世以降諛然同風困彌文之通懷命靈之極
致也而時變道凉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見誇誣獎
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
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
沉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為鸞鳳進蹻跖
為勛華雖語有精麁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
獲嘉名淑慝俱旌真贋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
則寫照傳神眉目盡姸素交卒觀未免誰何儻眜平

生秖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
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榮寵亦覥顏無情之辭後將
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
之士所深惜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
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
號碑表之等倘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
豎販夫咸目君子之號乘田委吏輒樹神道之碑市
妾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祗以自尉寧曰罔人犯分誣
親愆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

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鬬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頗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衮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屨渾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㮣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閡便嘗婉言莫承勿令回我兎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貫紫端蓋雖空空鄙夫平

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愜潤譬諸刻鵠略全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摛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楹喪大記曰君葬四綍

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間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

文皆有敘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林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敘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絣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

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尊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敘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完其上若實竅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

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嗟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一辨之意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其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碣

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碣、傑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原缺第十一葉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祭文弔古哀慟懇至見古文苑

遺文

遺文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歿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餘冬序錄言其鄉有富民張者妻生一女無子贅其壻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妻性極妬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其壻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求分其以券呈官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子復訴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詭書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

文字之無死者若生

談苑宋張公詠守杭有富民將死子三歲乃與婿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以財訟婿持書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不然子死汝手矣皆泣謝而去

走生伊造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文章緣起

劉勰曰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以載不必詳焉

文通卷之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誄

釋名曰誄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累其行而讀之[illegible]）喪事攷焉（爲有得失）小喪賜謚

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忘之如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

謚宜為惠弟子聞而從之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林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而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祭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夫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罔有過也

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荊川祭刀之文是別一體

弔文

周禮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爲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爲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鎛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以切要惻愴爲尚耳

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

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

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輩為之。其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心之辭。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其訥並列之，殆未審歟。若夫古辭，自為一體。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墓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其為文有正有變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其遡流而窮源也葢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變　別題　釋

墓碑文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為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為鹿盧而貫綍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審也蓋葬者既為誌以藏諸幽又為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為體有文有銘

文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為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與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慕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恨當時攜文之士惜逸此言

東坡不諛墓

東坡祭張文定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今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元祐中奏云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碑終非本志況臣老病鄙詞不稱人子之意伏望特許辭免觀此一奏近之諛墓者可無汗指

東坡答張子厚書云志文疏中已作太半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今書大事略小節已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體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隷皆云始於晉益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

襲議恭王謚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徳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摛文之士宜少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

墓誌之始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殁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敘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却是銘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

二十題例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其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殁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

塔

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

句法　韻法

作誌文而銘内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内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雜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爲審諦

神道碑

事祖廣記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正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蓋本也其初猶立之於塋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若神靈往來出遊之意亦有稱碑銘者

唐呂夷簡臨歿無碑神道故以碑名耳

文通卷之十九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口宣

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内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葢諭告之變體也

宣答

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葢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詞皆兩句尤爲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撰肄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

貼子詞

貼子詞者、宮中粘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粘諸閤中之户壁、以迓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絶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葢視其宮之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尚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

表本

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册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爲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壼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益可知已。今之祝贊，即其制也。

右語

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歟？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

致語 徐伯魯作樂語

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爲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寖盛，北齊後主爲魚龍爛熳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益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誇突厥，總追四方散樂

大集東都，爲黃龍縄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正旦春秋興龍地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畀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引開偉門，有文華門、仁智殿，寵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堂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其詞如此，何異諫哉？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乎？

青詞

青詞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葢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瀆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別名也

上梁文

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麪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工於是匠伯以麪抛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禮也又按元陳繹曾文筌有寶瓶文云巧者墁棟春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爲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宋人又有上碑文盖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也

道堂榜

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壇榜亦曰齋壇燃燈者曰燈榜戒孤魂者曰戒約榜限孤魂者曰結界榜浴孤魂者曰浴堂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教學者勿求焉可也

法場疏

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詞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筌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其曰齋文即疏之別名也

法堂疏

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用以啓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也

募緣疏

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祠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哉

文通卷之二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衒文彩始華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爲史之道以古博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

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定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干寶范曄理切而功多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塲褰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爲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未字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羽割漢中王高帝高帝亦盜乎　何以盜項也不予肯乎

正名

唯名不可以假人必也正名乎春秋吳楚稱王仍書曰子此褒貶之大體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自茲真僞莫分訛謬相仍如更始中興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漢之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

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也作者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如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勸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忘夫至公難定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自三代以來名實相允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

題音第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齊武成昆季僻王庸主猶曰祖宗史臣載削必書廟號何申勸沮杜偷濫乎位在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號可也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元氏起於沙朔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二十八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書帝書崩何異腐鼠而稱璞乎自昔稱謂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諸

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襄有共和之相楚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四皓酋建萬石皆出於編錄之弛張取叶隨時耳後頗纂流時採新名務成篇題若王晉之處士寒儁沈宋之二凶索虜是已唯魏收自我作故無所憲章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

淫謂董賢
亂謂隗囂

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昔原涉開道表曰南陽阡、欲繼跡京兆曹尹、而世人但云原氏阡耳、事非允當、誰其遵之。如收之詭名駭物、難以形諸竹帛矣、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豈可便書其名、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曹丕、

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正朔之後、大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此失近多、難語中庸、略舉一隅、以存標格。

題命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上古有墳典丘索、春秋尚書檮杌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大抵多以書記爲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時、推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陸二賈（不韋）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而俱牓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恒規、如

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爲目、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改書爲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雄雌未央、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頗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

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舉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
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
若毋將盖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
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
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適藥
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
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宄安在乎蓋
法令滋章古人所愼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
夫一句之褒貶姚而成章者矣

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屬
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爲篇區分類聚班
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履顛
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
乎且所記全爲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儕焉
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
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
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

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
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
與夫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
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
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
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
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
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

位先不窋。益逐兎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恒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巳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載。未爲格言。

斷限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耳。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丘明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義文交互。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起乎司馬。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自茲以往。實踰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

及。惟二袁劉呂而巳。各進鴞行弑。燃臍就戮。總開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旣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讃。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册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巳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

全錄禹貢

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如班書地理志葢以水濟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鼈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葢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云雖有愛而必捐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煩省

荀卿云錄遠略近史之詳略審矣于令昇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葢著作之良模也張世偉著班馬優劣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咸以左氏爲最馬次之孟堅非矣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煩言彌甚勢使之然也何者春秋之時閉境力爭吉凶大事聞於他國者或因假道或通盟好否則無得而稱習史所書實用

此道至如秦燕楚越僻遠罕通多有闕如且自宣成已前三紀一卷昭襄已下數歲一篇隨所見聞非故爲簡約也漢則會計之吏歲奏輶軒之使日來作者倶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此所以倍於春秋也降及東京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譜宗錄各成私傳此中與之所以廣于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如謝承陳壽如宋齊梁陳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

秦氏二世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夫論者但當要其若於榛蕪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如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豈得謂之煩邪從可知矣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若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訴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蕭衍孫盛習鑿齒之所編煩於班馬不亦謬乎

倣傚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干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傳云何以

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日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徒已出、輒自問答者、豈敘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

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敘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氏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

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江、湛江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敘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

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李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奪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

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採撰

及史之缺宣尼所歎自昔博雅君子靡不徵求異說採摭群書然後能成一家之言丘明授經立傳廣包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聚編成錄若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之若斯也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若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奔月如斯踳駁豈可殫論稽康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多採六經圖讖范曄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左慈羊鳴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魏收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功業為虐絕風遺朋惡乎宜乎若晉書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解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矜里誇族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如稱江東五儁顏川八龍徵彼虛譽定為實錄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行路傳之衆口故蜀相

斃於渭濱，晉書稱其嘔血；魏君崩於馬圉，齊史云中流矢；沈炯薦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彼此有殊，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涇渭一亂，烏兎雌雄，將師曠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朴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皋謨、誥誓是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春秋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納諫，魏絳揚干，戰國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謅説，利口寓言，若合縱連衡，范雎反間，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具于筆表，獻替總歸筆札，至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若朱雲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鵒貫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既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之遠識，頗似劾聲好

丘明者偏模左傳爰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
辭見于魏晉楚漢應對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
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
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
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
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
翦為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不可多得而彥
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
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安益文彩虛加風

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
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嫫姆多
媸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
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
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
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
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
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
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
誦而世人以為清雅質朴何哉蓋已古者即謂其文
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
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
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
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

為政者不擇人而理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若事皆
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

文通卷之二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體性

劉彦和曰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内而符外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

曰典雅二曰遠奥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奥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醲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奥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

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神思

劉彥和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
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
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
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
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
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
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
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

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
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
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
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
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
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
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
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
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禀才遲速異分文之制

騷　速

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
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
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
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
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
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
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
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
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

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
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
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
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
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
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
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養氣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自三皇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故精氣內銷。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牛山之木。曹公懼其傷命。陸雲嘆其困神。非

虛談也。且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勌。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絕妙者。

捶音朶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晝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淸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美人　木背　不粉　黛粉　黛木

情采

劉彥和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

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

必皆
美人

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葢風雅之興志思蓄憤
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
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
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
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
文之篇愈甚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
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
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
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

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
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
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
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
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
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
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京飈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
而事傷此羇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

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
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
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
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
也

探頤

劉知幾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肯歸則難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肯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攫摭而掤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

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此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

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强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强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强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

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

衎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附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録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主、海内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史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録、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思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閭、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攷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源書、斯則

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遵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陳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於焉

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記傳區別兹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攷衆家之異説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猖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定勢

劉彦和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鬻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句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强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

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顚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序事議論自不相淆然文之至者或由本以之求盛振末以領綱條繁條約而言一篇而數

鎔裁

劉彦和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斵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　　　可以行之乎

通變

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常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

楚騷矩式周人漢賦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斟酌質文之間隱括雅俗之際

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兹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畧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物色

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詭勢瓌聲，模山範水，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于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彫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五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二語出呂氏以之論文哭鬼[illegible]神矣

粘音帖合

彌綸

所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童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宫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

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賦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多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腠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音次音咀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

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文通卷之二十二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叙事

史通曰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之聖其孰能與于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説事者莫辯乎書説理

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奥訓誥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班馬繼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始分焉經猶日也史猶星也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简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王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綺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

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横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潤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悦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

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書事于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槩而讀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覶縷聊爲區分類聚於別篇

觀者省焉

簡要

史通曰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兩漢三國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于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于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

直紀才行

唯書事跡

可知

事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

假讚論而見

省句

文通——卷二十十　簡要　云

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于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

省字

煩句

煩字

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字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小晦之對進乎勿矣

隱晦

劉子玄曰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厲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

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以承祚受責于少期子昇取譏于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

之質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兩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直言

史通曰、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僞相

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
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
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于寶虞預各棲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丞
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
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
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
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

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
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
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

史通曰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
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
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
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
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
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
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持報已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
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
又記言之姦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
所取其有往賢者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
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
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
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
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史出於東觀武明帝所定武馬后依刊而炎祚靈長
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
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髠故
加兹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
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
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傷諸華遂

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
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
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
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
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
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
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觀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
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

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
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
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
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
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
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
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
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文王繇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鵩賦始用鶡冠之說上林撰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頗酌

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才學褊狹雖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膚拙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

腴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練精理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

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衞則改事失真山木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多言 邑里 族氏

因習

史通曰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槃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棄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益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寢音浸

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興殷周子乃封王名非僭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衆賦禹計塗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道稱邢卲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槥子長所書魏始爲壟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卽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文紀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新史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麗蒯

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況慈山定積彰于代讖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蓋藏又或氏姓本穢減省從嘉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夸餙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餙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餙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餙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餙則餙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饟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怪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餙元

脫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餙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慼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餙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餙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載事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及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煖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郤克臧孫之事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辦不容致思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踈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豔敢奮飛于前乎如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一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扛千斛龍文鼎力未及此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蕢謂大臣之喪于子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奥矣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墻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

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邇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伯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

載文

劉子玄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

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没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則不然至于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

之强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鄴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録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其詐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深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變于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畢録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惟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諧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於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

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從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筆削者可不務乎

載言

史通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自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于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傳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

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載言之文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贍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犂蓋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皆據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曰武夫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

觀此可知後三八之又

其詩之卒章皆不載詩而意自具其日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爲得體

言以簡爲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明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所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刪經傳之文

章句

王弇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章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劉彦和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

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因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謡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

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貿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

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一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協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若此等詩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也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龍字云龍冥果

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客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客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

長句法如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貴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

短句法華而睆否立孫畏厥溺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為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若祈父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容齋三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眡甍蠱齍皋斂眾對網祭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為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

謚以易名然則謚之為義正謂名也司馬長卿諭蜀

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愍顔注云終以愍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月往不返兮謚爲愍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李善訓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辭可謂奇矣

練字

劉彦和曰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隷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閲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作翫成阻奥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

呶音鐃

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閒、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肱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愿斯遊、褊心惡㕵呶、

台

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字法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者所以張文勢壯文義也然皆有法否則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其不見哂于刓木爲棊者幾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宮嚼羽含矣

或字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何術系不能備析皆廣以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又一法也

者字法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莊子曰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隨者唱喁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噓者嗅者秣者立者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因用莊子法也

之謂字法係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係辭也

謂之字法易係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如爾雅宮謂之室室謂官等法蓋訓詁也凱風謂南風皆此類

之字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燕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

作江之亂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可字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永可輿可毋表記
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字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
處臺榭孔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
盡年
爲字法易說卦曰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

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又一法也爾雅蜺爲
挈貳弇日爲蔽雲暴雨謂之涷又與謂之開朋講武
篇亦然
必字法考工記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
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不以字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字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字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
其字法係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莊子曰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

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
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雖每句用其
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焉字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三年
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又一法也

于時 實 句二見 曾是 侯 有若 未嘗 斯 于是乎 有也

于時字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實字法。詩云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曾是字法。詩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侯字法。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有若字法。書曰、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未嘗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

斯字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於是乎字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有字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樂師曰、有帗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又一法 又一法 兮 然 而 方且

兮字法。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終始也、厭厭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藏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然字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莊子曰、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奚字法。莊子曰、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而字法。莊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狀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盝之、而揚之、而沃之、而塗之、而宿之。又一法也。

方且字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

應聚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似字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似眼似耳似枅似圈似
似注者似汚者

乎字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
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
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禮運曰洞洞乎其
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莊子巻
廣此法而用之

迺字法詩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
畝

以之字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
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
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
禮故武功成也

足以字法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
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又一
法也

也字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周
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

得其字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祭得其
哀辨、得其黨蒞官得其本政事得其施

以字法太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不能備
載

日字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周禮凡次敍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
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易象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

[illegible]爲非曰義凡此此類又一法也

得之字法莊子曰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之以字法禮運曰處其縱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所以字法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祀也

存乎字法係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慮無咎者存乎悔

莫大乎字法係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通變莫大乎四時懸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知所以字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矣字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連用五字如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甚奇

焉與謂之間用如爾雅五方篇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邛邛岠虛齧甘草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焉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服徒

何字法如天問篇句句用何字雄視千古

對待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宋畫吳冶刻

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言對 事對 正對 反對

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踸踔而行也

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illegible]

跉踔 音滲 鈔

交錯

文有交錯之體若纓糾然上作析理畢盡後乃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之則文斯遂矣

複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糧我無食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眇眇予末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急之意自曲折也

文字之妙各極其趣所謂有物言有則也

複字用于詩文中最難惟馴楊用修取三百篇諸書之複依均彙集惟伐林者諗焉

容齋隨筆載王季朗云太學士宵戲作人焉廋哉論以人焉廋哉一句複作數轉大可噴飯

千秋絕調

晉蘇蘭璇璣圖詩裏侚宛轉參寥千古白雪陽春周

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畱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妙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神風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偪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

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蘇氏時年二十三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遂携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裴徊宛轉自為語言非我家人莫能解之遂發蒼頭齎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弗獲而錦字迴文盛傳于世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文聊示將來

載言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麗姬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家乎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不避重複一也家語載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云云曾

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益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臧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欒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為害而左氏兩變其文益避重複也

孤行

天下物之孤者最貴品之孤者最高調之孤者寡和注之孤者必勝角之孤者必瑞如金毛師子墮地獨行不求伴侶奇矣哉及乎文字匪假發端必藉助語文之弊也尚且累累之也若若乎而謂尚書無一也字不駭且笑豈有文至千萬不相複襲而辭理燦然者哉然亦有數家各自為體妙出天然或文字接屬而理義炳蔚如周興所撰千文詞古節追四言一韻鏗鏘如響隋潘徽所撰萬文實追其蹤或不接不屬而

通音叶響律呂相宜如韻會所收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合之則平上去入共歸共母分之而陰陽平仄自叶其均中雖有複文而音屬轉注或一字數音義隨音異而聲響懸殊亦不可為同如近世千家姓亦復可觀皆以一言成句一字成書真天地間絕奇之體寥寥千古可謂獨而無耦孤而寡和者矣與夔之一足跉踔而行者異矣文章微妙夫言豈一端而已也

贋

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杜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闕戚飯牛而相經者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擣

杌紀而趙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耻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僞者子贍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僞備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托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附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

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援引

凡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吉甫美宣之詩亦曰人亦有言。衞侯之征乃舉政典。盤庚之誥亦載遲任。或稱古人言或稱我聞曰。是皆有所援引也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益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言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

攷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益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誥（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汋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曰（國語）斂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欲為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

節節引起者。如大學邦畿章。中庸尚褧章。節節引詩起奇絕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譬況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又曰罕譬而喻夫惟博故能罕也宋陳騤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可無喻乎抑嘗攷之詩之比似矣易之象皆本自然非聖人因象後畫故象不可為譬喻以其皆實事非寓言也各爻亦隨爻為象亦非寓言張橫渠曰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察取象物宜非寓言也卦爻小象容有寓言楊信州曰小象亦無寓言如豕

負塗載鬼一車歐陽公疑之遂指謂非聖人之言以事理斷之豕安能負塗車安得載鬼至于一車乎極為不通險怪之論然以象求則爻之乘承比應內有豕象有負象有塗象有鬼象有載象有一車象合之為辭所謂以疑事為象亦以意取象所以取是義者雖以意得之實聯卦內所有合而相比乃見其如此若有似于寓言而實有此象據聯為言故謂六爻皆實事非寓言也然則象之與譬況有間矣太古之人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誰僞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智者正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寓言十九在莊生自言之淮南子曰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隋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噫六書已有假借而釋氏全用此法以瀉澳心愈博愈罕生機咆然矣

曰假喻如黃帝鼎湖之事曰采銅鍊剛質也登彼首

山者就高明也大爐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濟中和也群龍者衆陽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也治成而上則精微所徹去人遠矣羣小臣智識不及攀龍子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袞衣冠善世利俗之具也民懷之而已號以決慕蔽以奉其傳也

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

曰譬如北辰莊子曰淒然似秋此類是也

喻

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沒平公軍無秕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侯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

喻

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此類是也

喻

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喻

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

喻

曰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此類是也

喻

曰簡喻其[illegible]辭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喻

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喻

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喻

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飂易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楊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俎之才也猶

書曰迓衡云耳横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訓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説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因常吳之伐齊本

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説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禰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益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illegible]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語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諸如此類眞可謂罕譬而喻善繼其志者哉

助辭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辭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然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書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多也左氏傳曰王事無乃闕乎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此不嫌用矣字為多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辭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為有力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為有力

只　且　忌　止　思　而　何　斯　旃　其　些

毛詩語助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年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奪胎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臭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犁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謚。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植李宗覆。東坡贈朱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奪胎之妙。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此蓋本之洪容齋楊用修升菴亦載之

倒法

宋陳騤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死又所以彊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纖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纖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烏足與知此

焦弱侯曰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豢之爲群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浮之爲沉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不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爲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蘊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臭不潰茂以潰訓遂也特以豢鍾以豢訓群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則皆坐與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榘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湯霍林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文之脉在動動則轉轉之妙全在用倒昔人所悟升裏轉斗裏轉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有意倒者有勢倒者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哉

接屬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告戒答問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及春秋名卿才大夫辈爭重詞命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以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盈篇牘甚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

數事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之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目人列氏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左氏傳曰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

蹈襲

歷觀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今條于後則可推矣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左氏傳載士蔿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傳曾哀公誄孔丘曰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載吳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此不約而同五也考工記曰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

文通卷二十四

人物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其惡可誡其善足傳死之日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自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如有虞進賢將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縱暴滔天或累仁絕世雖將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

行事三傳並作史道洽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苴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有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子長之著史記也馳騖古今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損擬之甚乎既而孟堅漢書牢籠一代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兎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子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遺而不編斯亦網漏吞舟矣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

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能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

不才之子。纔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暴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援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猥乎。斗宵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欲。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憶若斯數子者。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課虛成有。不亦煩乎。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可不慎哉。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經。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項見載記。言徐羲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經。共在偏袒之徒。莫不摸是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遁。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娶誦者比比。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射虎。難再效耶。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者無識。以紬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間有此氛祲。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託爲靈響。以驅一世於杳昏之地。卿延壽等輒爾特書。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惟起倖心。冀公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膠

次而不可破矣。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晳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晳。今也不晳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敀葬，而曷不能報諸殺己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敀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己之太子，其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談景㒵事可知矣。雖然，以左氏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晏，網設昆明池，以佛語咒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世固有之，此何足道，而因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胝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眞狐𤟫兎落之俚儒也。

鑒識

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是以三王受誚，伯魯述而復申；五霸擯名，逢孔宣而見詆。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哉。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而竟不列于學官；公羲埋僻，言野私淑，才劣爲世所推。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魏卿、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豈謂讚發于明心，受嗤于拙目耶。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與同文舉、逸等公幹，合章如子雲，飛藻類長卿，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雖然，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沉雨絕，安有發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辨識

劉子玄曰、史之爲務、厥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下也、三者苟闕、夫何爲哉、昔晉叟不獲三恒之勢、龍門無假七貴之權、而近來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夫才非河獻、識異淮南、欲重而彌輕、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愬知、唐修本草、

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爲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若直如南史、才如馬遷、精懃如楊子雲、諳識如應仲遠、督彼群才、藉爲模楷、可矣、今之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凡所引進、或以勢利升、或以干祈擢、遂使江左以不樂爲謠、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笑歎也、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體闕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負乘致寇、悔吝旋生、五尺童子、猶調笑矣、唯修史則不然、或卒歲無述、而人莫之知、或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地處禁中、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中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于私室、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得失者哉、

不語

路史曰見伱而知後世之有狗猘獝而知後世之存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着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嚴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苻丕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閙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品藻

夫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而世之稱悖逆者輒云商周論忠順者類曰伊霍彼徒以厥跡相符不必差肩步武自遷固作傳品彙相從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蓋史官之責也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定九等言亦高矣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于他子難爲等倫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折中周閒焉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不忍亂謀失權加罪三甥固見機而作決在未萌自當寘諸雲漢何乃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我其敘晉臣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述燕客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或珍魏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江充息夫躬禍延儲后毒及忠良過於石顯遠矣而敘之不列奸凶楊王孫狂狷之徒而與朱雲同列諸如此繆其

累實多劉向列女傳載帑之秋胡妻者其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而輒與貞烈為伍稽康高士傳顏回蘧瑗獨不見書止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鄒魯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近代史臣所書往往而然如陽瓚効節邊城其劉卜之徒歟而沈氏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琊砥節礪行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而階逆亂撰隋史者不

能與梟感並列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吉士為伍豈其類乎光武受誤於龐萌曹公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不能使善惡區分誰之責歟夫能申藻鏡區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徵勸永肅激揚不朽乃稱人倫之鑒哉

忤時

劉子玄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謨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亾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順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

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敘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王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

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若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僕既功虧刻鵠、筆

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文通卷之二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才略

文心曰，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騁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

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
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
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
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
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
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
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
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

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
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
矣杜篤賈逵亦有聲于文跡其為才也崔傅之末流
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沉膇垂翼不飛馬融
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
而絢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枝
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
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
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

何遜　考前

氣盛于為筆禰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
以騁才故絕羣于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
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
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
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
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
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
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
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

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
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
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
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
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摽其志吉甫文理則臨
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
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
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
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

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榦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于長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

于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僊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綸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程器

劉彥和曰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不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于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

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浮詞

史通曰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

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愼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隷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情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立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殊錯

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

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仰惟恭晉而鳥官創置豈闕郯子之言毳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沓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言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棻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

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指瑕

文心曰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
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
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
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
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
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
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古若斯餘不足
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

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
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
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
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
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
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
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
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
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
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
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
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
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
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
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
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

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
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
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
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
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
數筌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
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檃括於一朝可
以無慚於千載也

客作

唐書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何常之會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趣者數輩與語甚悅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

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己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陳用揚曰予與宋仲石入覲途中切被相嬲予謂二字甚古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李為所困今竟得之時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即蹂碎大行也

知音

劉勰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

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

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劒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

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惟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絶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惟深識鑒奥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葢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明黄岡朱荃宰一父著

解經不可牽强

張横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彛句亦如此

河圖洛書之數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變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榮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羽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

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即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即河圖之五十五也

先后天合一圖說

朱楓林曰先天八卦圓圖方位以畫卦橫圖中斷之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圓之其卦畫之對待法象之配合純出於自然人所可知若後天八卦圓圖方位則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有不易知者後人不過即其已然之迹說卦之所已陳者而用之唯朱子言後天卦位其嘗以卦畫推求縱橫反覆竟不得其安排之意又曰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但不知四隅之卦却如此對何也噫吾朱子推求之於卦畫其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歟愚請述平日一得之愚以成儒先之意蓋後天八卦方位因先天方位卦畫自然之對取用於交易而已初無他意義也卦畫之對乾三陽與坤三陰一對也坎中陽與離中陰一對也震初陽與兌末陰一對也艮末陽與巽初陰一對也此四對者造化自然之法象而先天後天之所同也先天方位乾尊於南陽畫多於上陰畫多於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離坎相對於東

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巽艮相對於西南西北八
卦四對離坎横而六卦縱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
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後天則因其
定位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定位者尊卑貴賤之
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升
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故
後天方位震用於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於上故震
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
東北坤乾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震兌横而六

卦縱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
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又曰震兌始
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
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用中之偏乾坤
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也又曰震兌横而六卦
縱天地之用也邵子此三條之說已深得後天方位
之旨但卦畫自然之對在先後天方位皆一横三縱
邵子論後天震兌横而六卦縱是矣而其論先天者
猶未歸一乃云乾坤縱而六子横故後人惑焉余予

推求後天卦畫相對既得之於震兌離坎矣而未能
推之以通其餘盖因不知三縱一横之相對而直以
交午對角求之故此義未徹如月之將望而猶有一
分之未圓而有待於後人也如此（）先天八卦除乾
坤坎離以純氣中氣居四正卦位外四隅四卦必兩
縱相對則不特陰陽相對又且長少相對然後二卦
合而爲純氣中氣而造化進退升降自然交互之法
象具焉若以交午射角取對則震巽皆一索之長男
女艮兌皆三索之少男女陰陽相對雖可以合爲純

氣而長少不對不可以合爲中氣若六子横取爲對
則巽兌皆女而震艮皆男長少雖對而陰陽不對其
非是尤可知也此論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交午言
象處並行不悖因論卦對縱横之妙理而索言之

四家詩

齊魯燕趙四詩十有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証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貢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敘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貢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証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為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

論古文今文尚書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辯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

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中古文校伏生本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訛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傳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
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
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
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由觀寧王以厎言同則亡
繹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
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
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
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

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
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
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
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
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
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外
國本云

辨詩敘不可廢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
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
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
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
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
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
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毋捨敘
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祗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

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
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
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
爲彼人之辭以胥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
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
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
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
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益可見矣茲詩之見錄

者。必其敘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敘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敘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敘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敘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敘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

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益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苯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其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敘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敘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敘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益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

以特立之己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敘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謷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敘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敘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詞。緇衣之兩義並存。則

其外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敘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泥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敘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敘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敘之尤不可廢也

春秋左氏傳別行

李本寧曰孔穎達言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石經書公羊傳無經文服虔題左氏傳解誼不題春秋春秋經題也左氏傳傳題也杜預作經傳集解釋例以春秋此書大名因冠春秋其上又曰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然則杜預之合經傳也殆倣之馬融乎魯國故有春秋孔子筆削之以存王迹左氏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蒐合二百四十年列國之事爲傳三十篇要以自成

以別行也

一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春秋云耳孔子作自名春秋後人名春秋以經非孔子作名也左氏書自名傳後人名以春秋傳非左氏書名也其書或有傳無經或有經無傳或本事先或應事後而間引孔子春秋書法及居常所評騭語罷之其意不專釋經其體合如是耳公羊穀梁則專釋經者故有一定凡例有互相問答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襃貶所關遂令孔子微言大義刻類文致晦類隱語矣漢興表章經學置五經博士諸儒以公穀釋經列學官而左氏以不

釋經見緇劉歆謂左氏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片
若公穀傳聞於七十二弟子之後也此以三傳原委
定其得失故爲正論杜預因左氏親見孔子而取傳
與經分年相附號公穀之法以求左氏傳遂多牽合
附會之病益篤於崇信而反乖其本指安在有功左
氏也當預著成時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摯虞賞
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爲傳設而所發明顧故亦孤行則經傳別行杜預
後尚有然者並行而不悖使孔子春秋不以左氏一

人一言一事之失而起疑端使左氏不以釋經之故
而開罪於經寧直全左氏亦所以尊孔子也漢以後
諸君子而達此註疏訓詁家何至紛紛若聚訟乎

春秋正旨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
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
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
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

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
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
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
行賞罰是作威作福僭踰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
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
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
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與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

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義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

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為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繇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為是懼以為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

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為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

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

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

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非夏正）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

辯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人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與東

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

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畧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爲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于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檮杌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

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天罰且加於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

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者焉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爲有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

在王歟且狩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卽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卽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

卽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强爲之辭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

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
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
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
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
魯桓簒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
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
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
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
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僭稱之公否乎

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
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
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
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曾祖有朝魯桓之事遂與二
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
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
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
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
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

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
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
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
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
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
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
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
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
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

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
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將無與
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
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
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
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
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
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宜公時書公如
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

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於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

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

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瑞爲已歟且後世亦屢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

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

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巳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沒則魯史之脩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巳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茲昧不可知者而符巳之事爲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爲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

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巳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之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嘗闢詎止無取巳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巳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諸氏家生麟邑

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巳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由說也彼其必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

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況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

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啟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茍徒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者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為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個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為孔子之自為天子也故為之說曰權

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為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己意曲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為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高新鄭

一洗諸家之陋千秋絕唱

三傳短長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攷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如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取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

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辨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

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
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
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
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
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
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與
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

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
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
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
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
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
異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
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
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

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咯
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
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
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
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
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
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群公子
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根葉

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
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
有惑於質文之興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
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
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
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
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純臣之義春
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

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攷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强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

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論語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何晏等上

吳澄曰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

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較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較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疑說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

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較魏晉已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証又皆不合決非

漢氏孔壁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較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鄉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職掌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禮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敘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後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後蒼禮記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攷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

仁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鈌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間獻王——劉歆（列七略授二人）——緱氏
　　　　　　　　　　　　　　　　　　　　　　——杜子春

杜子春（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鄭衆
　　　　　　　　　　　　　　　——賈逵——馬融（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賈公彥（作疏唐時人也）

辨聲樂不傳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敘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

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篇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肆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爾雅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孟子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趣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秘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秘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算數之學蓋古昔

六秘乘其虛明肆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嚮空疎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

六經字音辯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載於國風之詩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棄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贖有兩音化讀一音樹）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贖謂樹罷（音擺部買切）吳之音也

至今吳人爲罷爲擺瘍醫之初藥云祝（音呪）鄭康成謂呪爲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爲注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爲常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此聲音之興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而平仄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雲之爲慶雲咎繇之爲皋陶之類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說會爲最暨爲既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禮記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

書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過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舍不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爲禮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收齊音若夫楚音以來爲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來爲黎楚音以野爲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爲汝則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曰秦晉之逝齊之徂彝之適均爲往之義也齊彝之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爲信之義也如此則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文通卷之二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叢史

王震澤曰孔子沒而天下不復知有經矣班固死而天下不復知有史矣古之史官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并其情僞得之所謂信史也

李延壽之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見舊唐書張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行一行一嘗追步日食至於春秋厤七十九如發縢耳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强去等差晉有亡漢之寇魏有亡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

國語與左傳同異不滿百章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脩於

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武曰伯益所記云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傚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篡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准尚書當時風行。頗去澆靡。若夫嬌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　朝丘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陸儼山曰。丘文莊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　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又嘗聞之王文恪公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稱

胡元瑞曰。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天刑。夫天綱恢矣。而史佐其淆。鬼責形矣。而史暴其微。幽贊參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育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贊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笣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撥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夭。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傾。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史氏

司馬遷、荀悅、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晳、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億、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攽、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虙、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桱、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燫、司馬光、朱熹

大明史材

列聖御製　大明會典　寶訓　大明集禮　大明官制　諸司職掌　一統志　郊禮通典　祀儀成典　大誥　大明律令　帝訓　承天大志　天潢玉牒　孝慈錄　龍興慈記　國初禮賢錄　吾學編　大政紀　昭代典則　皇明政要　洪武大記　開國事略　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　皇明繩武編　國朝謨烈輯遺　明初略　國朝事蹟　皇明紀略　泳化編　徵吾錄　今言　九朝野記　鴻猷錄　今獻彙言　明興雜記　繩蟄錄　孝陵紀略　剪勝野聞　尊聞錄　翊運錄　興濠開基錄　國初事蹟　賢識錄　洪武輯遺　革除遺事　建文事蹟　備遺錄　遺忠錄　革朝志　遜國紀　奉天刑賞錄　奉天靖難記　前後北征錄　北征記　壬午功臣爵賞錄　順命錄　平定交南錄　三朝聖諭錄　正統臨戎錄　北征事蹟　革書　復辟錄　平夏錄　平胡錄　使北錄　否泰錄　天順日錄　三中傳　可齋筆記　西征石城記

平漢錄　撫安東夷記　病逸漫記　瑣綴錄　燕對錄　平番始末　興復哈密記　治世餘聞　震澤長語　醫閭漫記　後鑒錄　北虜事蹟　西番事蹟　繼世餘聞　江海殲渠記　視草餘錄　召對錄　諭對錄　宸章集錄　南巡錄　北還錄　雙溪雜記　大同紀事　雲中紀變　菽園雜記　俺答前後志　平惠州事　金臺紀聞　玉堂漫筆　松寇紀略　海寇前後議　孤樹裒談　海寇後編　大獄錄　西征日錄　邊略　三封北虜始末　雲中降虜　上谷議略　安慶兵變　平曾一本敘　病榻遺言　西南紀事　征南紀略　西南三征記　甘州紀變　平夏紀事　遇恩錄　正統北狩事蹟　古穰雜錄　聖駕南巡日錄　大駕北還錄　北平錄　平吳錄　平蠻錄　制府雜錄　雲中事記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雲南機務鈔黃　滇載記　安南傳　南翁夢錄　勘處播州事情疏　防邊紀事　伏戎紀事　撫彝紀事　靖夷紀事　綏廣紀事　炎徼紀聞　星槎勝覽　瀛涯勝

覽　改正瀛涯勝覽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朝鮮
紀事　使琉球錄　名卿績紀　靖難功臣錄　國
琛集　國寶新編　續吳先賢讚　吳郡二科志
新倩籍　金石契　守溪筆記　彭文憲筆記　畜
德錄　青溪暇筆　閒中今古錄　停驂錄　續停
驂錄　豫章漫鈔摘錄　科場條貫　水東日記
餘冬序錄　鳳洲雜編　譯語　海槎餘錄　君子
堂日詢手鏡　庚巳編　四友齋叢說　留青日札
松窗寤言摘錄　漫記　近峰略記　百可漫志

錦衣志　星變志　瑯琊漫鈔　縣笥瑣探　蘇
談　寓圃雜記　菽茂堂雜著　窺天外乘　二酉
委譚摘錄　閩部疏　江西輿地圖說　僥南九三
府圖說　志怪錄　涉異志　奇聞類紀　見聞紀
訓　新知錄　儲君昭鑒　大明玉牒　紀非錄
永鑒錄　谷世通訓　武臣訓戒　武臣鑒戒　禮
儀定式　行移減繁體式　教民榜　忠義錄　昭
示姦黨錄　務本之訓　文華寶鑑　爲善陰騭
外戚傳　外戚事鑒　歷代臣鑒　五倫書　勸政

要典　文華大訓　高皇后內訓　仁孝皇后勸善
書　貞烈事實　章聖皇太后女訓　醒貪錄　清
類天文分野書　建文彙編　灼艾集　名臣琬琰
錄　皇明奏疏　萬曆疏鈔　介山堂別集　皇明
文範　明文奇賞　諸家文集　修攘通考　海程
倭變志　刑書據會　獻徵錄　武備志　諸司
職掌　各省通志　嘉隆聞見紀　皇明臣謚　滇
程記　帝后紀略　兩浙名賢錄　蜀中廣志　海
運占驗　海運總圖

可謂有意于本矣

今人但思剖斗析衡

文通卷之二十八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質文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懸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

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瘵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因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示因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事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

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啟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闔乎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産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

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

罔書 宮言 莫盛 十今

亾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度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

叔向不忍罔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亾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六過四弊

在鄉 鄉亦 未見

頫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弊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緻緻然在文之中而四弊者壘壘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文也故雖徵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槩模之以爲文是猶慕璧之圓而

辨體

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玉者葉葉而鐫之以稱

練氣

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于偏解矜激乎一致而以庈語畢辭仰模作者雖精不遠矣

廣識

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梓慶之爲鐻也十年而不敢

懷非譽巧拙栗林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積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巳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味調劑而和羮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醞釀千古汴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事而未眞是胡寛之營新豐也得其眞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劒而悟書

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頹波横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于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至于夸則太侵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哀歌忼慨眦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也以爲文而至于悲非治世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之圖罔魅也以爲文而至于怪是陋者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弊也乃今講藝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之若鶩不知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而以爲瓌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弊也弊

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謂察機于微眇而口不得言者也

文論

顧況曰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

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

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何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惟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染說

蘇伯衡曰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盌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湆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

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紫非

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文筌

陳繹曾曰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為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為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輿歌巷謠牛竪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取童時所聞筆札之歷者

命曰文筌夫筌所以得魚也魚得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夫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為

四不可無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强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廝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真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縱横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

文通卷之二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六書原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然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攷也已以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擘劍挽削以爲衣食其氣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詔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形而諧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栢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諧松之聲借白以諧栢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

工以諧江之聲借可以諧河之聲所謂諧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文之鳴也有其文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義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人猶未失其義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便直借彼之聲以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是求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

豕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豕義矣未知因聲以豕義也夫文字之用莫便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豕義而不知因聲以豕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協修而後耳目之政不廢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圜而文方聲備而文不足天下之物猶有出於六書之外者乎其

寡已矣夫天地萬物之載具於書能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許氏之爲書也不以豕辨異故其邵居敽雜不以宗統同故其本末離椒凡子之爲書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子以聯子子以聯孫以辨其衆以統其宗宗統同衆辨異故眡繁若寡而御萬若一天地萬物之富不可勝窮也以是書而衆之則若數二三焉故曰知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下萬物矣

墳典之盛

歷朝墳籍畜聚之多亾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志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游如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較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朏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槩加裒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奥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

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亾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緐興則前代流傳

寖微寖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較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較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較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

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較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亾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較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亾書三禮涉弼三傳彭

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彌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亾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祕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是滎州助教張頎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頎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

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書籍之厄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
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
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
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
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為書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
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較
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略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其為南朝盛時梁武
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
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
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
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
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
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
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
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

宣和三詔

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牛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頗有不及參互乘除
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
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
以為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
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
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
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
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

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
槩頗為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
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
通考甚詳而此以為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
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
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
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為二萬
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
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

十厄

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陛亦未及載也。
牛弘所論隋開皇之盛奩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
元之盛奩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
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國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
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
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
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
爲十厄矣。
論曰。凡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

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
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
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
京之季。纂輯無間（班志存西漢東京惜希泄無校集者）魏晉之間。採摭
未備。卓躍諸兇。摧殘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

可恨

墳籍之厄。秦因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
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雁尺簡也。唐之厄厄

火生於木還焚必也

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
玉石俱燬。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

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湮乎云爾。

舉業之陋

王文恪公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

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竢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

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

近世割股作文謂之股段

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门科不峡易也

升庵曰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文通卷之三十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異人異書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語曰真正英雄從戰競惕厲中來又曰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如鸞鳳相群雄能得雄如兕虎自豢唯兼總英雄之略者乃能羅集鸞鳳鞭箠兕虎緜九章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皇皇多士爲周之楨孔子稱周之德爲至德者以其能兼總英雄之略也曹根遂云歷觀古人草澤期許必有沉潛不可見之心事無限闘廻乃能有成後之史氏能得而窺之而馳驅之迹皆其郛也五臣十亂二老三仁所苦之心所籌之策可得而窺乎窮極五行之變遠佈三驅之羅可得而知乎後世豪杰特起之士舍文王唯有屠釣死餓而已予嘗謂異人即異書非異人必無異書無文王惟有屠釣死餓而已

道

性者靈虛寂照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不壞者也性無方所善於隨物必有術以攝之始能固而常存命者升降消息之機所以攝性而全其不壞之體者也性非命則蕩爲精魂命非性則滯爲幻魄未嘗相雜一也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之無命宗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有無交入性命合一之宗也復曰常常曰明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是義

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所歸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發之中正心還本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還本所謂觀竅也情歸於性是謂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於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夫老氏雖以鍊養爲宗其微辭原於大易未嘗詭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孟云善養浩然之氣無者無聲無臭之密機善養者勿助勿忘之妙用是即吾儒之藥物火候所謂極臻乎性命之奥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氏未免似是而非弁老氏之旨而失之下者往往旁門曲見狗象執有譸張變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以無爲爲宗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而後爲妙雖非旁門幻術要亦所謂衛生之經而已其於老氏之髓得與否未知何如也自尹喜而下凡若干人大都制鍊魂魄出入有無皆彼家所謂得其術者敘其遷化之期多者百餘年少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

而止了緣修幻任世和光幻滅緣消超然而逝如此而已矣雖彼家有五品仙道之說要多寓言未足據也然則所謂長生久視之道果何所指耶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乎此古今一大疑事噫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不壞之旨也哉

釋

王龍溪曰佛教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恒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人之所同有無有乎不善者也蘊之而爲四德發之而爲七情施之而爲五倫參贊天地發育萬物肖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可覩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其所歸不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規矩未嘗有方圓而天下之方圓皆從此出故曰規

矩方圓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爲己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乖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無爲用羣然自信以爲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圓之迹遂以方圓爲規矩不能適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精義據之以爲己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圓而棄之而爲吾儒者甘心兢兢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略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壞宮垝宇耗財蠹物以爲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

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辨者矣有謂恍惚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偏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亦嘗厭動而有所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於念離念即情忘情不即不離是究竟法未嘗欲絕而去之也經有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便是文字

之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不能心悟反爲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此其大凡也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有其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國而不知神聖之法固齊國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何以異此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佛爲西方聖人中國則泥庶幾足以盡儒佛之辨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相生所謂方圓之至也佛氏

之教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欲使萬物同歸寂滅并其方圓之迹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所謂泥也其理彌近則其辨彌微所謂毫髮之差存乎心悟非言說知解可得而議其崖界也彼佛氏之精義皆吾儒之所有而佛氏之病則吾儒之所無使爲吾儒之學者明於虛寂之體以無爲用蓋然而出之脩四德和七情敘五倫人人務爲聖賢不忍安於不肖之歸正吾之經以與民行萬物訢合天地將爲官焉此千聖經綸之實學萬有生於一無萬

有生於一正雖有佛氏之教將如爝火之於日月無所用其明矣又何暇與吾儒爭衡而迭爲盛衰也哉故曰佛氏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

釋道

自聖學無聲無臭之旨不傳於世世之為二氏之學者往往徇象執有墮於一偏之見并老與佛之旨而失之非特儒者為然也無中生有範圍三教之宗道之與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以為聖學之旨在是矣而復泥於無方無體之見措之應感往往蕩而無歸其與所謂沉空罔象者亦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夫道雖無方所而實有專翕之體以為直闢之機所謂有無相生也譬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

貞明之體始能得天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知此則知聖學之宗傳而二氏毫釐之差始可得而辨矣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專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為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為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開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

佛說無量壽經

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以躐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携匕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胃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携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俯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

金非　長生　久視

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況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為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艸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艸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益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

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文士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顏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横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峨峨決決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北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己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爲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己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己于後世楊子雲之草

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鍾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揚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弃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何以後世爲而又何以一世爲哉且卽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

世且卽無一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益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益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爲事不以文章爲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覊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益世之足云

詮夢

乙丑蜡月泙漫子將以剞劂于役秣陵意忽忽有所疑而欲筮之已端筴列龜兒紱進曰夫子爲祭祀之齋將有事於鬼神乎抑亦問諸蓍蔡耶予曰然予坎壈纏身衆址即成錯腹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每欲放聲滅跡巢棲茹薇而隱比求名事更爲艱爲之柰何今文生及子恒以予所著足傳日夜慫慂予亦見獵而喜緣是不惜家人生文稱貸盆之産已破家人不識所謂徬徨牽衣咸曰一日之澤世所共有而子獨

栖栖皇皇跋涉於水澤腹堅之日憔悴如死灰亦何爲而止乎嗟乎予何能一二爲家人言耶意所忽忽者慮以副本遺凍餒之患上及老母下及妻孥故欲裁之龜蔡紱曰傷哉貧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然紱聞之占者所以定吉凶決嫌疑明休咎也昔舜之命禹曰志先定鬼神其依元包曰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是以君子定其目而後視定其耳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數而後算定其身而後動定其志而後行夫子立言之

志定于紱之未生而業成於數十稔之久上下千秋斯文賴之豈今日而猶待決於卜蓍邪太史公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平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虞卿窮愁著書八篇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之數子者可謂憂患困戹之至矣未聞之數子者以憂患困戹而遂輟止其志定也而況貧乎且貧者天所命也人所敚也使子不著述不以此書縣之國門天不靳乎人不敚乎不饑寒

困辱乎無所事卜且數君子當其立言之時一切種種皆置度外故能言之犁然當天地之心以竢後世而子柰何不遂其初乎紱未之前聞也子無以難遂賈餘韜英浩然往矣解明衣就枕夜將半夢一大彖（繇以周切）産九十九象予往觀之大者未見獨所産悉在河中如京師浴象狀一二小者人立而舞覺而異之私心難之曰九者陽數九九者陽之盛豈復有陽九之遭乎已而思之曰象者像也三易皆象而彖爲文王所立以顯明六十四卦之用者也逮孔子十翼有大象

有小象孤子曰易之作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然終疑
于亢悔不懌者久之述之於人雖有所詹繇而未諗
也夫既已不十且得夢乎哉遂發舟行日日石尤行
七日猶未達潯陽大雪中發書論其義以自解免且
舒孤棹之懣慨然嘆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
乎方今文之弊也患在不能正本溯源反文歸質若
河傾海覆汎濫平陸流溢無依奚翅洪水之患亂臣
賊子之時而楊朱墨翟之充塞乎予之述諸通也所
以救其弊而障其瀾也蕨已未曾質之耆宿耆宿以

爲可傳而玄晏之予亦倓然自命復加十年之力海
以內抱予書而痛哭者一人焉客歲流遊南都一二
先達欲災木而未果今夏復困頓歸杜門掃帆潛思
者六閱月豁然大悟因悔入海算沙用是盡翻往桊
經經緯史縱子橫集起始究變從病會通布綱陳目
設繩縣衡謝華啟秀呂陰律陽覈古印今庶幾乎可
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而後知向之暫疑
者不少也傷哉乎太史公之言曰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劉子玄亦云撫卷漣洏淚盡繼血子雲慮其覆瓿

彥和詭爲偵粥其心大可憐也悠悠塵俗有不鄙其
愚而哂其勞乎今夢若斯予何敢與執禮器隨孔子
西行者比然伏而詮之至哉道乎芒乎芴乎可得而
窺乎易稱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道其大象乎
爻其小象乎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老子曰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周易起乾文也歸藏元包起坤質也質者文
之母也母主生極生儀儀生象無極之前陰含陽也

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曰
生也鈎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及五行
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合而一之一數
至十數環列爲圖河洛之總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
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
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
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圓一方一
贏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
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也今所夢一與九十九與

河洛之數合而古今之文字備矣伏羲因圖畫卦禹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契焉敘九疇箕以衍範文以繫卦公以繫爻皆各抒獨創文周以父子而議論亦不相沿所謂作者至孔子大小象易詮釋文王所繫蓋述而不作也劉彥和亦取大衍之數名雖能多所廓落而未盡予述文詩樂詞曲五通定法五行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傳曰五行者陰陽之精氣造化之本源德贊三才功濟萬物在乎天也謂之五星據乎地也謂之五嶽行於人

也謂之五行若夫天無五星則辰宿錯減地無五嶽則山澤崩竭人無五材則性命斷絕故知天以五星為政地以五嶽為鎮人以五材為用三正之立五行所成也合而行之為五德皆本於五行也然則色不以五行雖有離婁之明不能窮其文采聲不以五行雖有師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跗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道不能定其噓吸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不能守其敘陰陽不以五行雖有犧炎之聖不能定其吉凶言不以五行雖有仲尼之德不能定其詞理予之述諸通也實竭其耳目心思以上繼婁曠俞跗聃黎犧炎仲尼之意以文究六經諸史百家兩藏之用而優優于禮以詩歌詞曲宮調遡黃鍾之源而洋洋于樂帝王之道禮樂備矣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世無諸通何以究理亂文質之變動天下之務默天下之機以知詖淫邪遁之害哉伏而惟之將自怡之研而盎之將自測之語其義則蠱而不誣觀其詞則杳然不及其旨數千其言數百萬是必合河洛之數而後足

以窮天下古今之賾以擬諸其形容也小象人立而舞者僕自舞象之年即欲窮有字之典而恥以功名自見也立于河中者此身至今垂老而猶未免於泥塗也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其氣息也五音六律七變皆由此作焉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萬形經曰易變而一一變而七七變而九九者氣之究也廼復變為一一者形氣之始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重三三而九九為天德兼坤數之成成而後有九乾坤相并俱生至萬一千五百二十圻復從

于貞聖人君子因而消息之卦純者帝不純者王而
禮樂文章之運因之且九在西方爲金金克木爲雕
鏤之象又象爲西産而參於東物以所養者爲克王
制又曰南方曰象巽日者當胛鎮狄擬象譯之鄉而
形氣所變殆與元會相推遷矣劉勰云白齡影徂千
載心在使予書與白虎風俗注丹子玄傳于此名雖
窮餓且死猶得執簡記侍羑里鑑室諸君子于天上
噫嘻經緯之說雖鑿鑿如此要亦未必非予之傅會
也是何異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世之嫉之者非盡

吾之性命才情而擭之則曰是向秀之注宣和之譜
耳夫吾身之外既已擭之矣而藏之吾身之内者吾
又盡吐之于書固不若君平所云憎之以威寵之以
詐則死不從命也是吾固無所靳而無待于擭即擭
之彼亦章甫越人耳而必欲擭之何憎主人之無已
耶若不由聞見而妄自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惟懼
聞桄見陋無所徵信勒一二評話以貽笑于大方之
家故每有稱引不書其書必書其人其出於臆斷者
十不得一焉予與氏曰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予
愚見之聞之而不知也擇之識之而妄也予何諱夫
竊比焉宣和故有書畫博諸譜如奕旨象勢然博用
六子子六面數自一窮六一子含陽之三少爲圓圖
六子得乾之一策爲方圖老少相生奇偶錯綜四五
爲陽八九爲陰變化無窮消息莫測由此究之可以
化質第患用之者詭斷竊嚮益其機械以見斥于有
道予憾陳其數不知其義以覩道于瓦礫粃糠又幸
而附于竊取賢已之流蓋惴惴如負山之蟻當轍之
螳焉然奚第今日也虞訥譽張率慶虬借馬卿非耳

食于人則耳食人此楚人之食猴也若張綱守廣陵
虞詡令朝歌又食肉而食馬肝也人情夢十等豈因
訕謗頓起究親罪我者知我者嫉我者痛哭我者古
今如一丘之貉予聊詮此義以相儕慰書之佳惡吾
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王弼曰言者象之蹄
也象者意之筌也吾願世之筌蹄我也

文通三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荃宰撰荃宰字咸一黃岡人所著有文詩樂詞曲五編並以通名見於自序而文通獨先刻成其書取古今文章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析葢欲仿劉勰雕龍而作其末詮夢一篇酷摹勰之自序然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奥博未能一一融貫也